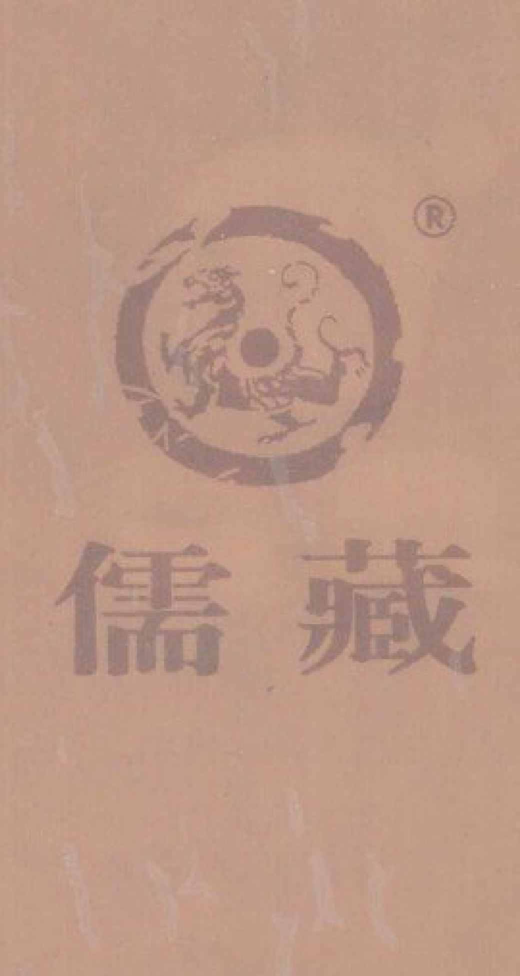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三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第十二之十

詩

隋劉斌謁孔子廟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毁，空驚逝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曖如此，卿以慰蒸求。

唐元宗經鄒魯祭孔子而歎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卽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說應制奉和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惹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拜親後，少婦下機迎。

劉滄過闕里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歎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壠樹，莓苔多浸古宮牆。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祖廟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閟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爲共王好治居。

四十六代孫舜亮咏手植檜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羣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淩上百常。傍欺汫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鱗差闕鞏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眞儒迹，何嘗識寵章。

吳秘謁林　高天之有文，星辰黯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木旣無辭，星辰亦難測。詎倂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閫閾。天地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胷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墳側。

邵雍謁先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無名氏謁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金党懷英謁林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棲霞影，松牖回春駐日光。老檜曾霑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岱參天汶泗長。

陳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巍巍雄鎭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含金翡翠，層巒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淸溪遶，雨臥龍碑碧蘚封。三獻禮成閒竚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元謝彥實謁廟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奐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蹤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王惲謁闕里　庭訓墮渺茫，師授悖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己得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篤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遙遙魯甸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靉。齊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酹。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掃灑。披雲睹天日、太極闢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賴。眇聆狥鐸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佩。當時七十子、授受儼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怪。韞藏寶康瓠、斡棄淸廟鼐。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胷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蔕。循循善誘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忲。一奢古無復、荒陵餘石獬。煌煌天乙孫、膚敏牛冠蓋。德傳慶自修、道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齊聞謦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一喂。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鄘邶。一簞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趙孟頫題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强、氣象凛凛含風霜。子孫守之愼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

張起巖謁林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岡、重墉屹元宅。交柯矗雲霄、文楷閒蒼柏。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境土自淸曠、密樾不容隙。巢居絕禽鳥、叢茁無寸棘。苔蘚帶堅塡、草露濕寒碧。肅躬款崇闕、屏氣前趾蹐。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偕守長、聯翩來接跡。羅列儀雍容、奠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晬容宛如覿。徘徊凝睇久、景慕還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欲歸重躊躇、歷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揭傒斯謁林廟　巍巍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敎之誘之。凡厥庶民、則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庶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臧。商民圖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葛邏祿迺賢孔林瑞槐歌　闕里陰陰槐樹古、百尺長柯挾風雨。密葉蟠空擁翠雲、深根貫石流瓊乳。蒼皮皴蝕紋異常、天成篆籀分毫芒。游絲縈錯科斗亂、雲氣飛動龍鸞翔。嬴秦書焚士坑僇、幾歎遺經殘壁屋。千年聖道復昭明、嘗見文章出嘉木。神明元胄嗣上公、雨露滋沐深培封。清陰如水石壇靜、彈琴樹應歌薰風。

趙鼎手植檜詩　擢秀貞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鶴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難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團欺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仁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周伯琦謁廟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內廷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欽專對、于原愼載驅。秋陽晞稼穡、書路走槐榆。歷歷由齊汶、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宋、惟餘五父衢。祠嚴柔日過、林近絕晨趨。殿堞依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闉。反宇周阿峻、迴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響金鋪。庭迥檜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闔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竽。尊居元聖儼、侑食列賢俱。興頫鏗珩珮、周旋顧履絇。祼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煇雲陛、祥薰集寶鑪。共觀周典禮、寧數漢規模。似續於今盛、欽崇自古無。徽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萬卷牙籤帙、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揖、泉井澤沾濡。推本尊師道、題名述廟謨。佇看交東帛、豈復歎乘桴。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明月璚送衍聖公還闕里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鴈邊青冢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幾層。

六十代贈衍聖公題杏壇　魯城遺跡已成空、點瑟回琴想像中。獨有杏壇春意早、年年花發舊時紅。

又祭尼山　長驅一任馬蹄穿、不到尼山又幾年。遠近峯巒凝黛色、高低草樹起蒼烟。西風墜葉迷寒徑、落日飢鴉噪晚田。洞入坤靈思聖祖、千年遺事逝如川。

又尼防書舍　盤石垂蘿何處家、山深茅屋隔烟霞。幽人讀罷無餘事、紗帽籠頭自煮茶。

又登舞雩臺　春服初成候、同行沂水隈。欲求曾點志、先上舞雩臺。仰止懷先達、遊歌啓後來。鄉民瞻望處、童冠幾人回。

吳寬咏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所存非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籍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羣。羣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素絢、徽纆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遙瞻失嶙峋。

汪舜民謁林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嶽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金湜謁廟　復壠重岡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垂天地、萬古文章炳日星。泗水遠連洙水碧、尼山常對泰山青。入門端拜秋陽裏、正脉追尋在六經。

李東陽新廟五章　巖巖泰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略。　新廟既構、其煇孔炤。如輪斯輳、如樾斯茂、若續若繡、惟功之茂、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災、鬱攸是祟、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儆、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盛册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慤。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又謁林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又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蹙額面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廻青驄。

又尼山春曉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微遠峯露、掩沓層城繞。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上公圭袞胄、興與巖谷杳。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回首岱宗巔、誰云衆山小。

又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李兆先謁廟　日色荒凉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駐前朝蹕、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宮牆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熊相謁廟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昔讀聖人書。文獻徵前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又咏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云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浸餘灰。

翠色滋壇杏、虬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劉大夏謁闕里　數仞宮牆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翹首、卻喜東來一倚欄。棟宇巍峩高泰嶽、江湖迢遞望長安。使臣不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李時送衍聖公還闕里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袞近、拜恩歸賜錦袍新。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陳鳳梧登奎文閣　嵯峩傑閣入宮牆、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日表、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嶽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

儲巏咏手植檜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與千年檜、乃此枯株存。想當蓊鬱時、羽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兔逃狂秦。豈無四方樹、楷杏難爲羣。土無鸜鵒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蘚跡、茫昧科斗文。云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我來刼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傳成均。南枝幾時復、青帝將東巡。豈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霄姿、嵬崿爭嶙峋。

喬宇謁廟　南近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牆空傴僂、敢從滄海問津涯。

陳沂謁廟　憶昔尼山下、栖栖數畝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空。道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同。

又謁林　路出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植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林庭棉謁林　曉漏疎星候啓關、朔雲晴日獨登壇。素王祠下頻稽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楊維聰謁林廟　驚風飄寒雨、秋杪淒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林。靈光亦已廢、閟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崎嶔。往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覽鳥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牆、惕厲感我心。

張璧謁廟　岱嶽仙源路、文宣闕里祠。乾坤開鉅觀、天地壯巍基。臺殿明丹艧、宮牆敞綠璃。參天搖檜柏、盤石隱龍螭。寒落空壇杏、香凝老檻芝。嵬山森畫障、虹寶照瓊墀。矗矗奎文閣、峩峩玉篆碑。秘藏還刼燹、流響尚金絲。帝追元同大、王封本自宜。靈光餘斷瓦、鄒嶧但荒蘖。尼父家常在、丹書誌不移。故多神鬼護、寧受雪霜欺。歷代文加厚、明朝寵更奇。日星懸有象、洙泗浩無涯。末學頻瞻仰、茲遊豈夢思。三薰拜元座、千古帝王師。

又謁林　北上過濟州、望兗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魯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灑嚴柏。淙淙泉石清、皚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墀、檀欒陰窗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邃且長、享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斂衽還踧踖。游衍成壯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蹕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覿。臨眺歷豈悁、展拜氣方息。還遶楷木林、雨露正培植。遙探洙河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珙璧。徘徊恆顧瞻、鑽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元石。

胡纘宗謁闕里五首　日出登清廟、仰見春雲流。百拜杏壇下、金石諧深憂。袞冕儼堂陛、顧瞻心悠悠。天不生尼父、斯文將焉求。　春雲覆魯阜、紫氣生尼山。奕奕素王宮、宛在海嶽閒。海深不可量、嶽高不可攀。鳳鳥復何處、洙泗空潺湲。　巍巍登宮牆、肅肅列冠裳。穆穆啓邃殿、翼翼瞻崇堂。雍雍餘禮樂、郁郁昭文章。悠悠但百拜、納納何能量。　兢兢入闕里、翼翼登杏壇。皞皞美于室、楚楚富百官。羲文不復作、太極誰爲端。輾轉感麟處、絕筆有餘歎。　暮依嵬嶧山、曉循洙泗



水。杏壇浮白雲、蒼檜獨旖旎。但見宮牆高、不知室家美。恢恢留百王、顯顯垂千祀。

方遠宜寒食謁孔林　參天樹見心喪日、駐草亭知駐蹕年。千載蒸嘗又寒食、願分新火讀遺編。

施篤臣謁廟　平生寄跡華山下、何意乘槎泗水頭。天爲杏壇留雨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讀不盡、更將宜父問虛舟。

諸大綬謁廟　平生常念此心同、何幸親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季、道從祖述契洪濛。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沛地中。仰止殷懃陳澗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唐順之從衍聖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云入魯王城。新貝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劉應秋孔林紀勝擬古　鬱鬱圃中柏、青青池畔草。春山日以榮、秋色何皜皜。泰嶽峙其巔、長河繞其抱。九龍爲之御、合沓揖五老。千載臥麒麟、百代薦芳藻。蒼蘚殘霞篆、煙楸浮古道。人世有凋謝、此物無朽槁。聖德乾坤大、封邱神所葆。久矣瞻靈光、何須說蓬島。

龔勉恭謁闕里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牆。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檜握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尙趁秉燭光。

鍾羽正孔廟手植檜歌　君不見夏松殷柏杳不傳、豐鎬棫樸隨雲煙。斯文一緖天未墜、聖庭古檜獨佩然。憶昔栽時初蓊蔚、淸標灑灑超羣卉。香葉時籠逢掖衣、芳柯廣染芝蘭氣。我師曳杖杏壇東、韋編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陶勁質、回琴點瑟鳴春風。邇來二千三百載、老榦龍鍾美猶在。冰霜剝落操尤堅、雷電憑陵節不改。螺旋龍甲萬回縈、昂藏砥柱仰孤撐。亭亭影對東山靜、脈脈津含泗水淸。恍忽枯榮關氣數、興衰八代如朝暮。忽龍何論大夫松、婆娑詎數將軍樹。大造滋培歲月深、萬靈呵護向崇林。肯將婀娜媚俗目、祇以孤高表烈心。凭欄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無顔色。

李奎謁林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尙淸淺、楷木正蕭森。日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嶔崟。　歷年已千祀、高冢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靈。胎角披柏翠、石獸鎖苔靑。輦路今猶在、宸遊定幾經。

敦燝謁廟　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泰岱巍巍垂俎豆、秋陽皜皜照宮牆。堂虛似有絃歌響、檜老眞看手澤長。用世自憐經術拙、羞稱弟子及門行。

畢懋康謁林　洙泗瀠迴兩派分、泰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已化三千士、執贄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場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雲。高山仰止勤瞻拜、敬向春風薦魯芹。

沈應奎謁闕里　混沌一大劫、古初開鴻濛。羲畫文字祖、唐帝天之中。虞夏傳典謨、元氣猶融融。商周遞放伐、帝降爲王風。文王邁至德、姬公奏膚功。大雅忽摧殘、河洛悲鎬豐。西京不可復、滔滔日已東。天縱我夫子、萬靈稟其衷。祖述兼憲章、道德彌穹窿。周流轍欲徧、問津途何窮。歸來洙泗源、廣座芝蘭叢。鑪錘鑄庶品、日月還太空。千秋照長夜、六籍牖羣蒙。獲麟兆素王、誅意褫奸雄。挺挺祠前檜、脈脈象外通。此道不可知、夫豈人之工。低徊壇宇下、仰止徒忡忡。歲月嗟自虛、人代鮮有終。吾生不可棄、何事如蒿蓬。私淑愧宮牆、崔嵬萬仞崇。

黃克纘謁廟　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非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奧、尙阻於閾。

迩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顔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非
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
甘棠封殖。非物之懷、惟德是憶。況我聖道、飢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
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
詩以青躬、莫之敢飾。

王在晉咏手植檜　古檜凌霄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離奇。秦皇漢武
留松柏、未許文壇借一枝。

劉敬業登奎文閣　廟庭松檜幾經秋、奎閣凌霄瑞氣浮。檻外龜蒙
元並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文光過斗牛。聖里
歸依心目闊、非同王粲漫登樓。

李恪謁廟　魯城佳氣曉蒼蒼、萬古千年夫子牆。斑剝斷碑苔繡碧、
蕭森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迴、澤遠還同觀海長。徙倚宮門空
外望、於今猶自愧升堂。

六十三代孫貞棟詠魯壁　漢魯王餘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
絲萬古有高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國朝施閏章謁闕里廟　朝登泰岱巔、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門、側
身洙泗席。宮廟煥以巍、俎豆爛有赫。中庭雜杏壇、檜柏參天碧。禮器
陳鼎彝、圖書雜琮璧。慚非顔閔徒、勉躬思踐迹。斯文今未衰、靈爽炯
不隔。肅雍視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誦高山詩、詠言矢無斁。

又夫子手植檜　靈檜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
蒼。元氣收東嶽、孤根接大荒。遲回思手澤、俯仰愧登堂。

又子貢手植楷　不辨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
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霑襟。

吳懋謙謁闕里廟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杏壇開禮樂、洙水爛
文章。廟貌存天地、神功接混茫。龜峰原尋尋、渤澥自蒼蒼。琛帛來羣
后、簪纓謁萬方。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
幽幽琴操古、燁燁玉書祥。鬱圖觀猶盛、韋編秘已揚。蠻方驗楛矢、土
木辨羵羊。朗耀恒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觀削披猖。豈但
垂千祀、兼之啓百王。几筵虞帝座、弟子列鴻行。禁籞能罷靜、周廬榆
柳防。璇題翬嶽繞、複栭列星張。紫氣通閶闔、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
檻、日月麗雕梁。柏影參天出、松陰匝地涼。罘罳射朱碧、銅瓦雜丹黃。
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澤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兆興亡。圭瓚從高殿、葱
珩玕兩廊。琪苕徵異瑞、蓍草茁新芳。穆穆尊彝舊、斑斑鐘鼎光。土花
鎔纈采、金液瀉精良。制度非秦漢、雕鏤紀夏商。累朝咸駐蹕、大祀各
蒸嘗。協理靈旂肅、滋萌景物翔。摐金紅霧擁、振玉煖煙香。瞻仰分今
昔、披帷儼異常。千春綿奕葉、萬國動冠裳。禮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
宮碑驚赫烜、
御筆倍輝煌。豈意趨蹌後、欣逢盛典將。精心仍可托、道澤渺難忘。西苑
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甸、鹿跡徧宮牆。曠代昭禋祀、明燈奠
玉觴。祇躬兼浴德、稽首頌明堂。

宋慶長謁至聖廟　廣殿同天闕、崇階是辟雍。岱雲連睥睨、奎宿映
芙蓉。古檜凌霄出、喬林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閣峻書盈
帙、壇高級幾重。三千難辯族、七十盡膺封。穎壁疑張伯、聞音駭魯共。
碑鐫
天子詔、碣示聖人容。禮樂蒸嘗備、衣冠鵷鷺從。明禋萬世肅、至道百王
宗。洙泗源常遠、防尼秀所鍾。霜飛寒碧瓦、漏靜徹金鏞。景行當年志、
趨蹌此日逢。微官原
帝簡、拜手暫辭農。

勞之辨陪祀夫子廟敬賦　闕里開千聖、明禋饗百王。遺文周柱史、
古殿魯靈光。俎豆家風舊、詩書食報長。
興朝崇禮教、釋奠重膠庠。束帛由
中賜、劍奕出



佾方。䖍灰初應律、黍稷告盛簠。松柏非秦漢。尊彝本夏商。笙歌傳廣樂
篇舞儼趨蹌。劒珮陳淸廟、衣冠萃講堂。衡文來泰岱、持節拜宮牆。九
獻儀方肅、三終夜未央。牲牷榮受胙、醴酒酌盈觴。喜見簪纓盛、還欽
道德昌。園陵多杞棘、壇坫不滄桑。洙泗長流水、鍾業自夕陽。登山與
觀海、天地大文章。

顧炎武謁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
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留。俎豆傳千葉、章
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當庭發、淸洙繞墓流。一來
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朱彝尊曲阜晩眺　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
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闕雞臺。

李振裕

皇帝親祠闕里雅十二章幷序　岱宗尊聖也。

皇上文德武烈、震揚域外、海隅晏安、民有禮樂、絃誦之習、蒸蒸嚮風。迺
循覽謠俗、還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禮儀致敬、賚予有加。詠歌其事、
而作詩以賦也。岱宗巖巖、遐邇具瞻。登封受命、上帝是監。維嶽降
神、篤生尼父。大道昭明、炳焉終古。於皇
時清、繼天立極。累洽重熙、與民休息。苞蘗既除、干戈永戢。偃武修文、
風行四國。　歲維甲子、歷起上元。翠華南指、旌軒雲屯。肆覲東后、百
辟駿奔。頫臨日觀、傍矚天門。　泰山之陽、曲阜之宅。萬乘回鑾、里門
是式。奕奕本支、恭迎淸蹕。下輦升堂、祀典攸秩。　軒縣蓁矣、樂具奏
矣。尊罍既陳、饗醴侑矣。俎孔碩矣、
天子獻之。豆孔庶矣、
天子薦之。祝史有辭、我
皇黼藻、曰萬世師、揭此顯號。華蓋九斿、于飾于廟。姬公孟子、亦越奠告。
皇曰噫嘻、相予肆祀。濟濟臣工、莘莘胄子。布席橫經、披陳奧旨。圜橋肅
聽、聆容有喜。
皇陟泉林、厥流孔滮。
皇撫檜文、厥枝孔虬。憩之植之、曰惟尼父。
皇心愉愉、爰紀爰賦。
帝恩優渥、零露瀼瀼。流根潤葉、受祉無疆。匪曰賚之、孔氏之光。斯文不
顯、邦家之慶。　泗水湯湯、孔林蒼蒼。文草靈蓍、輦路之傍。樵蘇有禁、
舊不踰頃。今也廓之、數兼常等。　奎畫有煒、垂象神宮。取彼琬琰、是
琢是礱。豐碑百尺、崒嵂大東。歷年億萬、與岱比崇。　維山有岱、維天
有漢。
皇德是峻、
帝文是煥。大道彰矣、治化翔矣。日月星辰、慶重光矣。

鄭重恭紀

聖駕幸魯、魚海弢弓日、鼈山楹璧年。雲旗千仗出、行殿八風宣。肆覲
來虞牧、封泥陋漢編。明堂開左个、洙水溯長川。景運文昌耀、儒宗
帝德全。宮牆瞻數仞、俎豆接羣賢。警蹕鑾輿降、威儀玉步虔。百王尊莫
尙、九頓禮無前。魯殿施宸幄、奎文肅講筵。翼經雙夾轂、闢異獨乘權。
撫檜文仍在、披圖貌儼然。何來雲煥棟、知是筆如椽。鄒嶧連山近、顏
曾列座先。景行光後裔、
欽命永承乾。大野初回軫、深宮更麗篇。碑當霄漢上、氣入斗牛邊。聖嗣
開弘館、羣才彙廣淵。臣鄰叨侍從、詞賦邁甘泉。統向中天接、文從崆
地傳。作君師亦備、王道頌平平。

李澄中恭紀

皇帝幸闕里釋奠　前年甲子十月時、
皇帝問俗先尊師。諸侯朝會泰嶽畢、翠華更指泗水湄。左亳右社兩觀
出、層城曲阜何逶迤。登堂禮器制度古、山罍玉豆兼鼎彝。麾旛首尾
雜綵繪、應鼓響答笙管吹。翩翩翟籥自萬舞、猗那歌頌無參差。我

皇盥獻肅再拜、微風不動揚靈旗。於昭至聖儼陟降、馨香明德遥相道。
杏壇卓立懷英字、書藏魯壁聞金絲。老檜依稀記手植、風霜剝蝕苔
蘚皮。旋紋屈蟠金鐵骨、蒼鱗怒茁虬龍枝。更遵輦路謁聖墓、石壇一
望形彝彝。千章喬木絕烏雀、楷旁剩有叢生蓍。貢宗東封駐蹕處、至
今亭子矗遺規。
宸章高揭懸日月、十行仰睹爾雅辭。詩律賦記妙風格、天葩爛燦雲霞
垂。鳳書
賜出表異數、
御額題作千年基。廟中玉節寒旖旎、檜前金薤春葳蕤。鬼神歲歲共呵
護、屏除木魅奔妖螭。世官博士逮四子、元公遺愛分諸姬。
聖朝名器豈濫與、要爲吾道存綱維。漢帝太牢誌過魯、貞觀釋奠弘唐
治。豈若吾
皇闡精一、修明經傳文在茲。幸逢盛典愧揚厲、恭頌辟雍明堂詩。
蔡升元恭紀
皇帝釋奠闕里詩　岱郊成禮不封巒、問俗江淮雨露寬。東望泮林連
鬱相南來車騎
勅祠官。衢通五父循牆入、
詔許諸生夾道看。知是
王心恆主敬、稷門乍到便停鑾。洙水橋迴輦路存、大庭雲物接松門。
槐檀樹底林無刺、瓴甋祠前鳥不喧。井稅新蠲今歲賦、墓田重拓舊
時原。自封黃玉千年後、未見優崇若
至尊。
陸肯堂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十二首　升中日觀下星衢、蹕道風清
睿覽紆。不獨方行周海岱、須知演孔得真圖。　揚旍伐鼓泗源迴、五色
仙雲夾仗開。魯國三千圭璧士、一時歡沸

屬車來。　金絲堂近魯王宮、五鳳遺甎嵌壁東。
玉趾升階陳祝册、杏壇進爵恰當中。　犧象山尊自漢時、軒懸翟舞奏
清詩。大牢祠魯尋常事、釋奠曾無九拜儀。　止公奉席儼橋衡、詩禮
堂前講義呈。此日雍容陪勸誦、親聆
天語誨諸生。　檜樹靈根不作芽、琳瑯金石淨苔花。
聖心欽水尋眞樂、愛向庭陰汲井華。　曲蓋御蓋引旌旗、日射幢朧樹
影疎。
特勅中涓留魯殿、萬年長護素王車。　大庭遺庫奎門通、瓴甋壇前楷
木風。縱是前朝曾駐蹕、不聞拓地至千弓。
賜衣賜爵襲恩殊、更
賜今年一縣租。博士特官元聖後、褒崇盛禮百王無。　因懷禮殿念鑾
居、銀牓高懸映紫虛。不是東巡
親御魯、如何寰海降
天書。　燕山白石白於霜、琢就交龍額更長。載入檀車來闕里、一時奎
璧盡騰光。　書成盛典貯三雍、百世長膺掌秩宗。卻笑祥符昊元獻
僅將蘇頲頌東封。
姜宸英恭紀
大駕東巡幸闕里　軒皇垂裳得天紀、七曜聚合如璧珠。經歲四千五
百六、貞元之會今同符。康熙紀元
天子聖、二十三年文教敷。臨雍雷振靈鼉鼓、拜洛天浮龍馬圖。舜干作
揮荒服靜、神鞭再投海水枯。爰議時巡降清問、禮官具儀
帝曰俞。德音始渙萬物泰、所過蠲
賜明年租。禮崇望告首東岱、制度一一準有虞。簡省輿衛止除道、奔走
父老寧需扶。既陋五土事封禪、亦笑八駿徒馳驅。闕里臨幸有故事、
跨漢軼唐禮數殊。泉林游泳證道妙、魯門未到心先輸。有司宿戒壺
濯陳、彝鉶飯簋籩脯胸。筍鱗虡贏編磬備、和以琴瑟笙簫竽。樂工肆

成太常部、三十六舞紛紫紆。是月仲冬日己卯、軫中期穊明前檐。風
和氣暄翼雲旱晃旒肅穆中殿須。雲靄之尊犧象二祭器羅列商周
模。祝辭親製
皇帝獻告虔將嘉酌清酤。贊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烟燎旣
舉神洋洋千官並起鏘瑤瑜。
皇帝更衣御行幄臚傳進講駢生徒。如聆金石壁中奏復見詩禮庭前
趨。諦觀象設展圖繪、始知妙手神明俱。
帝乃載歌歌五言首成雅頌文典謨。摩挲手植生意盡化工迴斡欣重
蘇。鸞旗北指廟扉闔義和停轡儼未晡。墓門高瞰大庭庫、石梁徑渡
城陰洙千年隧道絕荆棘、四方移種饒檀榆。黃玉一閟不復見、惟見
羣雀鳴相呼。舉酒三酹復再拜、草間翁仲聞都吁。靈著目擊心自契、
陰陽變化誰能摹。六師久嚴先輅動、
皇情欲去增踟躕。青雲罶拂翠華葆、垂露交輝金榜烏。四氏承
恩拜稽首、塡觀萬姓皆睢盱。踰年廟碑復載往、
睿藻揮灑翰墨濡。碑用西山䂬玉石、白鏹齎運出中谿。蓋用琉璃瓦象
兩樹之金聲門右啣。排抉幽局煥長夜、晶晶懸日當天衢。百家騰恣
仁義塞、可憐聖路久榛蕪。元和大中祗文具、漢鑄唐搨空模糊。我
皇好道不旁鶩、但言魯國惟一儒。岐陽嶧陽先後聖、鼂戟并列穹龜趺。
從此膠庠盛經術、絃歌詎獨鄒與邾。人文化成休氣應、陽和鼓動天
地鏞。羣臣不知所報答、
陛下萬歲長懽愉。
李斯義恭紀
幸闕里、古廟旣釋奠遺寢亦肅拜。步自洙水橋、回流何澎湃。窈窈萬
木聲、青葱儼如畫。鳥雀不敢巢、蒼龍時一掛。石壇四十九、琳瑯倒金
薤。當年駐蹕亭、御氣發光怪。枯楷長孫枝、隧道惟所屆。仰瞻屋
皇情恪恭實匪懈。尊師
賜田宅、塋兆拓昔隘。從茲億萬年、風雨護靈界。
彭殷元恭紀
聖駕幸闕里
聖治文德敷九垓咸洋溢。欽明媲堯舜濬哲協舜日。道德景前修詩書
崇四術。東封告成功南狩問民疾。
回鑾過闕里躋堂撫琴瑟。惟茲魯一人、生民未有匹。生當姬周季憲章
而祖述。刪訂萬禩功、制作百王則。我
皇紹道統異代如一室。龍輅駐杏壇圜橋歡耄耋。濟濟趨千官洋洋舞
八佾。肅拜親几筵、藻牆殆髣髴。斯文信在茲、日月中天揭。訪道問崆
峒、禋祠貞崇太乙。何如東魯魯、陋彼老與佛。卓哉
聖皇軌巍巍洵超越。
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
文治高千古、
神功冠百王。昭回儲玉斗、廣運叶珠囊。
鴻業方頻廓、丕基卜永臧。威弧除猰貐、戰艦靖鯢鯨。德比天中盛、恩流
海外洿。車書同朔漠、候尉過氐羌。瑞獸馴靈囿、珍禽獻越裳。馬牛弛
服馭、琛賮競梯航。至化從箕畢、休徵備雨暘。巍巍難可並、蕩蕩覓能
詳。沐浴
皇風暢謳歌
帝力忘。郅隆看已治、軫念尚如傷。旰食恆無逸、宵衣每不遑。鼂元齊覆
載、手自致安攘。濬哲謙彌著、欽明抑愈彰。右文窮學海、稽古發書倉。
遜志期終始、虛懷樂就將。拜言宗夏姒、主善法殷商。洙泗儒風在、春
秋教澤長。麟書先紀瑞、虹玉晚徵祥。汲汲恆忘老、栖栖竟舍藏。漫占
龍德隱、寧問鳳歌狂。吾道雖云否、斯文幸未亡。六經昏室燭、一貫濟
川梁。運啓千年

聖心符數仞牆。邃頌
天子駕遠過素王鄉。拜洛堪輝映遊河庶覩頑。巡行時正泰、順動月逢
陽。馳道霓旌出期門羽衛强。夔龍爭扈從襃鄂效劻勷。繡陌三驅遠、
銀河一帶杭。恬波憑竹箭阜俗勸農桑。巡歷句吳徧迴鑾泰岱旁。六
龍雕玉轡八馬耤絲韁。帳殿榮光護帷宮瑞靄翔。清流經汶濟碧嶂
指尼防。典禮吞宗伯、威儀飭奉常。先期虔滌濯、經月肆笾簠。企望卿
雲近、遙占湛露瀼。和風冬晻曖晴旭曉滄涼。薦菑金根動葳蕤繡幰
張。虎賁黃袴褶、豹尾綠沉槍。會弁蠙璣燦、華劍孔翠揚。光民欣抃舞、
五氏競趨蹌。鸞斥班初合、葱珩佩有瑲。豫遊行緩緩、
宸眷喜洋洋。夙戒棲神宇、修誠俟
帝閶。閟宮晨乍啓、庭燎夜相望。月轉觚稜黑、烟籠玉碣蒼。導從門左个、
位設殿中央。穆穆
天容泰安安
帝度莊。元臣鳴劍珮、髦士奉圭璋。奕禩尊彝古。千秋俎豆香。音容瞻對
近左右駿奔忙。信以蘋蘩薦馨傳錡釜湘。牲牷昭博碩、黍稷告豐穰。
律應雲門奏聲和嶰谷篁。貫珠成翕繹拊石協鏗鏘。綴兆舒還疾、麾
幢偃復抗。金卮浮桂醑、玉瓚酌椒漿。大祝陳嘉幣、司筵薦吉璜。初行
九拜禮式煥兩楹光。象設旋披幄龍蹲儼在牀。畫圖環黼黻琬琰撫
牖匡。曠典崇師表隆規邁漢唐。寳尉傳結構銀牓倍煒煌。
恩撤鉤陳仗榮留曲蓋黃。每敎逢盥薦、長許侑烝嘗。更
御經筵座。還升詩禮堂。明新歸至善爻象本乾剛。巽命何諄切、臣心倍
悚惶。遺蹤承顧問敷奏指微茫。老檜如金鐵孤根耐雪霜。泉餘寒井
渫杏傍古壇芳。漆簡留殘壁丹書缺閉房。豐碑羅贔屭傑閣祕縹緗。
仰被龍光渥、重臨馬鬣荒。已叨紆日馭、更荷酌霞觴。俯仰公西誌、徘
徊端木場。蘽蓍枝見宋、文草蔓經量。林內禽知避、亭邊楷不僵。檵檀
分幾種、翠柏擁千章。叢少豺狼穴、衣無蒺刺妨。

一人迴顧盼、萬象盡殷昌。忝主東家祀、頻膺
北闕慶。遭逢眞不世、優渥愧難當。裒龍松筠節、輝騰綺楔坊。
頌詩追雅頌、
賜賦陋班揚。乍捧豐貂笥、兼承獸錦筐。精修天地實、祕簡日星芒。子姓
蒙甄錄蒐羅到朽株。蠲租先下
詔擴地旋除糧。頌溢奎婁野、
恩覃上下庠。涓埃何以報高厚固難償。芹獻同田父、葵傾祝我
皇。綿綿增寶歷秩秩衍銀潢。卦定星龍馬、巢應下鳳凰。太和盈宇宙、景
運屬明良。願泛千春酒恭稱萬歲觴。謠吟歌有截、舞蹈誦無疆。
奎奭直南書房觀
御製闕里碑文恭紀四首　祕殿花陰轉綠苔、身隨冠珮到蓬萊。巍巍
鳳閣星辰近、烜赫龍函日月開。義舉六經歸典則、文成五色象昭回。
珠林玉册光千古、天上親曾一睹來。　奎章寶墨灑宮牆、制作昭垂
邁百王。一代儒林增潤色、兩楹俎豆有輝光。鸞迴
御帖晴雲濕、螭護豐碑翠蘚香。漢蹕唐封安足並、
聖朝文治繼軒皇。　宮簾長日午風清、細帙紛披雪繭明。楮上虬蟠方
詰曲、行間鳳舞必縱橫。銀鉤鐵畫神常健、抉石奔泉勢自成。想見
御屛宵旰暇、麟毫灑落瑞烟生。　列宿中天拱帝車、翠華曾幸素王居。
懸題已賜龍鸞額、伐石重鐫琬琰書。
聖學孳扶道統、儒風習習返皇初。微臣幸際休明日、拜捧
天章近玉除。
卞永式奉
勅撰
御製碑樹闕里恭紀　巍巍堯德不可名、天地得一皆清寧。櫜弓韔矢
武功定、手揭四海開文明。圖書龍馬凌波至、
玉輅東巡輯五瑞。迴蹕親登闕里堂、道源直溯通洙泗。淋漓

睿藻何煌煌、日星炳嚶飛天章。龍鶱鳳翥灑
宸翰、登三咸五超前王。自愧不才同櫟棘、口啣尺一來鬼嶂。不刻之眾
頌德碑、獨揭星渚支機石。河伯效順屏翳避、衛河十日長風吹。百尺
磨崖切雲漢、千鈞厚載運坤維。金椎鐵畫工倕手、靈鼇負貔媧蟠科斗。
繼往開來睿素王、長與宮碑同不朽。憶昔駸冠登王衛、妄比山人承
明廬。曉日濡毫立螭陛、秋風侍獵隨鸞旗。何緣盛典還身逢、
帝德師模兩昭布。東山嵯峨泰岱高、億萬斯年綿
聖祚。

六十三代孫貞瑄　夫子手植檜六章　文檜一章　左旋其理、厥體斯直、厥影不倚。　文檜二　尋萬木亞其尊。天挺厥榦、地厚其根。　手澤恒新、世莫槁之。振古特立、神式保之。　露以雨露、淬以風霜。本支萬億、永庇無疆。　樹之楷模、貽之準標。運有滄桑、光之枝條。　靈怪叵伏、奇詭震聞。莫敢或託之匪子所云。

顏光猷　舞雩臺　春暮臺高露未晞、桃花飛浪捲荊扉。當年童冠隨遊處、惟有空城獨鳥歸。

六十七代孫毓埏　唐槐　孤瀕唐年樹、青宜漢殿幽。山河同不老、雨露合長流。側有松風入、根無蟻夢愁。最憐殘暑退、花映古城頭。

又漢柏　魯王宮已沒、翠柏尚含情。何代移新甫、於今傍大成。名因易世古、榦以飽霜輕。殿閣微風起、蕭然萬籟清。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　恭紀

幸魯盛典書告成　焚香棐几閱瑤編、彷彿金聲振自天。穀字亦文成
此日、
翠華仙仗記當年。道心想見
宸心契、祖澤長蒙
帝澤宣。顧間杏壇頻太息、手攀遺檜一周旋。麟游牛駐圜橋外、講幄曾闢舊宅邊。採納遂兼風十五、雍容看奏禮三千。鴛行覽序如聯翼、聖裔賢孫得並肩。異數特留隨輦蓋、新恩仍擴護林田。即今廟貌輝丹艧、終古宮碑灑紫烟。未系自慚無報答、夢魂長繞
玉階前。

又舞雩臺　郭外臺猶在、清陰可息機。俯臨沂水闊、遙指岱宗微。吾祖曾遊賴、先賢自詠歸。至今留物色、不共晚雲飛。

又漢柏　老榦何貞固、由來異物情。參天無曲影、拂瓦作秋聲。歲月窮偏古、風霜飽覺輕。遙憐武侯廟、萬里氣同清。

又唐槐　憶自開元種、盤拏勢若虬。蟻封何代徙、兔目到今留。徹日常疑雨、含涼不待秋。靈根蒙聖澤、長峙殿西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第十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家語弟子解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載顏淵以下實七十六人。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有顏何顏祖、無琴牢陳亢縣亶、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合二書所載弟子共得八十八人焉。考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初裁爲七十二人。大觀閒又增至八十二人。明嘉靖時復減爲七十六人。議論紛紜、去取不一。我

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爲據、第黜公伯寮而進孟子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八人之數始復其舊。茲於諸賢特著其年名出處之大槩。其言行之見於魯論戴記者、槩不錄。至追崇封爵及從祀配享原委、已在祀典考中、亦就略焉。序次照家語、從其朔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郭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廏。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

冉耕字伯牛、魯人。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卒。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其德。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爲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端木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

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飮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玆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荷天之寵、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也亂、替也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定公薨。後七年、魯人執邾子。孔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爲義也、口[illegible]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絶、而遺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驟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墳之墜、
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臨
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
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高國鮑晏、因
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
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
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
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
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
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
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
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
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
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
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
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
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
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願王不
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
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伐小越而畏
强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
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
失前人、內不自量、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
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暴
猛、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
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
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
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
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
使得修俎豆而奉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
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
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自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
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鄫之會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橐皐之會吳王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鄖之會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齊陳恆弑其君簡公魯公孫宿以成叛入於齊。魯人使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先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子貢好廢擧與時轉貨貲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爲季氏宰。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君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齊軍。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

自吾得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矣、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孔悝之母伯姬召蒯聵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去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之與膏雨乎。

卜商字子夏、衛人。鄭康成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云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爲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



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蟲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日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又曰、商聞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性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他日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殷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學名聞天下。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皐。齊人、齊大夫高氏之族。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爲成宰、成人化之。又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

君子不阨。又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史記云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樊須字子遲、魯人、鄭康成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古本家語云四十六歲。仕於季氏。

有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古本家語云三十六歲、史記云四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思嘗爲宰。孔子卒、隱居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古本家語作萇、字子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史記云齊人。

南宮适、家語作縚、史記作括、字子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考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宮縚也、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故明夏洪基斷爲二人、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又孟懿子亦以父命學於孔子、今從祀無何忌、又以南宮敬叔與南容爲一人、是弟子之從祀者遺敬叔、懿子兩人矣。

公皙哀字季次、家語作克、字季沉、齊人。讀書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鄙天下多仕於私家者、故終身未嘗屈節人臣。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孔子賢之。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蒧、字皙、曾參之父。

顏無繇、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史記云字路、顏回之父。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傳楚人馯臂、臂傳江東橋庇、庇傳燕周豎、豎傳淳于光乘、乘傳齊田何、何傳東武王同、同傳淄川楊何、田何又授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漢儒言易者有施孟梁邱之學。以漢初言易者有田何、故世以別焦贛學、謂曰田何之易、以孔子卦象爻

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目爲章句、其實皆本之商瞿。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蔡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公良孺或作公良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而出孔子。

秦商、今本家語云字不慈、古本家語作丕茲、史記云字子丕、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索隱云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俱以力聞。

顏高、家語作刻、一作剋、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犁耕、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魋作亂、奔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子旗、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梁鱣、或作鯉、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云三十九歲。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家語有、史記無。

冉孺、字子魯、或作曾、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史記作幸、或作柳、或作韋、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古本家語作處、字子晳、史記作子析、今本家語作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古本家語作寵、字子石、衛人、鄭康成曰楚人、正義曰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字子亢、說文作伉、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亢子貢弟子、家語有、史記無。

叔仲會、一作噲、字子期、魯人、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秦人。

奚容蒧、字子晳、家語作奚蒧、字子偕、一作子楷、魯人、正義曰衛人。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

廉潔、史記家語皆作廉絜、字子庸、今本家語作子曹、衛人。

公西輿如、今本家語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

罕父黑、今本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古本家語及史記皆作子索、或作子素、魯人。

公西蒧、字子尚、史記云字子上、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作薛邦、字子從。司馬貞曰、邦作國者、漢避高帝諱。薛曰鄭者、字譌也。或曰薛邦、鄭國實兩人。

后處、字里之、史記云字子里、齊人。

縣亶、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字子象、魯人、家語有、史記無、或云即史記之鄡單也。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字子行、史記云字行、魯人。

狄黑字哲之、史記云字哲、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史記云字選、楚人。

榮旂家語作榮祈、字子祺、古本家語云字子顏、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古本家語作原杭字籍、一作原桃、魯人。

公肩定、或作公有、家語作公肩字子仲、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魯人、或曰衛人、或曰晉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有、或作子友、魯人。

燕伋、古本家語作級、字子思、史記云字思、秦人。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今本家語云字子界、古本家語云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

石作蜀、古本家語作石之蜀、今本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邽巽、字子斂、家語作邽選、字子歛、一作國選、一作邦巽、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家語作子常、魯人。

申棖、家語作申續、又作申績、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又作申棠、字周、或作儻、或云字子續、魯人、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等皆以爲一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閒皆以爲兩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也。

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史記云字叔、魯人。

孔忠、今本家語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子。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

縣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云字子横、魯人。

顏祖、今本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云字襄、魯人、古本家語無。

秦冉、字開、史記有、家語無。

鄡單、或作鄔單、字子家、史記有、家語無。

顏何、字冉、古本家語云以字稱、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

牧皮、年字里居無可考、家語史記皆不載。

述曰、史記有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明嘉靖初張璁從程敏政之請、以其常愬于路、爲聖門之蟊螣、始罷配食、而此外左傳有仲孫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家語有孔璇、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鞠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都文翁石室有廉瑀、魯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無可採入從祀者、今備列其名、以俟後之議禮者考證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一

自周室衰微，孔子不得位，退而與其徒贊易象、修春秋、刪定詩書、講求禮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昭明於萬世。而淵源所及，或聞風私淑，傳緒無窮，或守其遺經，抱殘補闕，俾聖人之書佚而弗墜於地。是皆功在聖門，而崇祀之典之所以特隆也。顧前世以來，罷復不一，求瑕指累，議論紛紜。我

朝博採廷議，斟酌參詳，自七十子外，定爲聖嗣伯魚子、子思子、蘧瑗、林放、孟子、孟子父激、門人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周傳春秋者三家，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漢傳尚書者二家，伏勝、孔安國。禮三家，高堂生、后蒼、杜子春。詩一家，毛萇。春秋傳一家，董仲舒。注疏一家，鄭康成。蜀儒諸葛亮，晉范甯，隋王通，唐韓愈，宋范仲淹、胡瑗、邵雍、周敦頤、敦頤父輔成、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程頤、二程父珦、張載、載父迪、尹焞、楊時、羅從彥、胡安國、李侗、張栻、朱熹、熹父松、呂祖謙、陸九淵、蔡元定、元定子沈、黃榦、陳淳、眞德秀、魏了翁、何基、王柏、元陳澔、趙復、金履祥、許謙、許衡、吳澄、明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清、羅欽順、

國朝陸隴其，凡六十八人。其位次、封爵及從祀之所由，已詳祀典考中。茲特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爲列傳，以類相從。其序次一以年世之先後爲斷。惟孟子及程朱門人，則不以世次，而各附於其師之後，以著道統。至伯魚子、思已列世系，安國既入家傳者，遂不復述云。

周

蘧瑗，字伯玉，衞人。仕衞爲大夫。衞獻公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文子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衞，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衞，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蚡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衞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

述曰，蘧伯玉，先聖稱爲君子而嚴事之，至衞嘗主其家，徵其行於傳記，蓋卓如也。而林放自魯論問禮一事外，他無所表見，先儒但以爲魯人而已。近錢塘進士成君城輯泰安郡志，獨考其里居甚詳。其說曰，魯地闊遠，以經傳注疏及國語、史記、水經注、括地志諸書證之，大約東至沂水費縣，西極魚臺、嘉祥，南盡鄒嶧，北抵泰山，廣袤數百里

皆在魯封域之內。今闕里志但言放魯人、不能確指其鄉之所在。山東通志因之、兗州志并佚其姓名、不可謂非遺憾。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舊志及他書皆不載、余獨謂其可信者三、宋眞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衎贊林放云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意孔子並時、列國名卿大夫及魯多君子、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於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乾隆已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以爲信者也。放城集舊名放城鎭、在郡城東南百八十里。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

周

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旣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其有所刺譏褎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威王傳鐸椒、椒授趙成王相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漢初爲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爲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淸河張禹。禹爲蕭望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授王莽。初此經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方進質問大義。先是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爲孔光言、光卒不肯。唯房鳳王龔許歆。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博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然竟不得立。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旣立旋廢。建武中、鄭興及陳欽子元傳春秋左氏學、會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復立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詞、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分明黑白、建立左氏、釋解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俛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太常選博士四人、以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卒、光武重違衆議、遂不復補左氏。復廢。賈誼八世孫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徽子逵傳父業、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閣。章帝卽位、降意儒術、特好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上之。帝嘉焉、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敎以左氏。由是左氏復行於世。而鄭興子衆亦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子安世能傳家業、世遂有鄭賈之學。自外孔奮服虔穎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鄭康成之徒、皆傳左氏。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唐貞觀閒、孔穎達等奉詔修疏。永徽中、長孫無忌等上正義三十六卷。

公羊高、齊人、口受春秋於子夏、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五世相授、至壽、傳其弟子齊人胡母生。生著於竹帛、爲漢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敎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時武帝尊公羊、其學由是大顯。董仲舒弟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及東平嬴公、而惟嬴公爲能守學、不失師法、以授東海孟卿、魯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卒、二人各專門敎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東門雲、公孫文、文徒衆尤盛。顏安樂授淮陽泠豐、淄



川任公、由是顔家有冷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貢禹始事嬴公、成於眭孟、授穎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顔安樂、故顔氏復有筦冥之學。筦路授孫寶、冷豐授東海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任城何休作春秋解詁、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作公羊墨守。晉王接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義乖謬、乃更注公羊春秋。徐彥又撰疏三十卷、彥不知何時人、或曰唐貞元長慶後人。

穀梁赤、顔師古曰名喜、阮孝緒曰名俶、字元始、魯人、受春秋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漢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千秋死、徵江公孫爲博士。江博士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申章昌、徒衆尤盛。始更始事千秋受穀梁學、傳琅邪房鳳、而江博士又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晉范甯以穀梁春秋未有善釋、撰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徐邈爲注。

述曰、左氏、公穀各成一家言、以闡述先聖作經之微旨、其得失優劣、先儒論之詳矣。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考事甚精而不曾講學、公穀乃是經生、而考事頗疎、程伊川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事差、朱子之言也。而夾漈鄭氏獨曰、三家之傳、體制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漢時公穀旣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事。左氏旣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捃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此說最爲允當、未可目爲調人之論。他若尊公羊者以左穀爲廢疾膏肓、守左氏者議公羊爲多任權變、各持一說、互相觝排。興廢由於好惡、盛衰係於辯訥、遂至啖趙之徒欲起而盡廢三傳、不亦有漢諸儒之過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

周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也。父激、字公宜。孟子幼時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遂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年八十四卒。今孟子父激配食崇聖祠、而孟子之徒據趙岐注、有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季孫、子叔凡十七人。宋孫奭又益以盆成括、得十八人。徽宗政和五年、皆追贈爲侯伯。元吳萊作孟子弟子列傳、又益以滕更、凡十九人。而史記索隱又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廣韻注又稱離婁爲孟子門人。考公明高實受業於曾子、而離婁之說更無稽、不足信、先儒已有辨之者。至子叔季孫二人、朱子集註復以趙岐爲誤、則孟子弟子之傳者、蓋止十有七人也。今惟四人得從祀於廟庭焉。

樂正克。魯臣。

公都子。

萬章。

公孫丑。

述曰、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學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各隨其學之所近以教授。及門其後、源遠派分、道術益雜。如吳起、禽滑釐之屬、兢以功利相高、荀卿至敢爲性惡之論、以顯悖於聖人、而猶依附孔門、謬稱私淑。沿及漢初、迄無異說。司馬遷傳極羣書、乃亦不審是非、至屈孟子與荀卿同傳。嗚呼、異學之害正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四

漢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唐，因姓焉。禮自孔子時而其經已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是獨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漢初諸學者多言禮，而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又授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於是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後又有古經出淹中，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又多異。餘三十九篇並無敢傳之者，以無師說，今皆亡。高堂生所傳者稱爲今文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者。伏生教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又事兒寬門人同郡簡卿，稱大夏侯。勝授褒成烈侯及齊周堪。烈侯授漢元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於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許商授沛唐林、平陵吳章、重泉王吉、齊炔欽，皆顯於朝，徒衆甚盛。小夏侯者，大夏侯勝從兄子建也。建初受業於勝，後又事歐陽高，以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而此外習大夏侯者有北海牟融、定陶張馴。習小夏侯者，有東海王良。歐陽尚書之學始於歐陽生、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地餘子政，政子歙，八世皆爲博士。歐陽高授濟南林尊，尊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龔勝。當授九江朱普、上黨鮑宣。朱普授沛桓榮，榮爲章句二十三萬言，傳子郁，郁定成十二萬言，以授楊震。朱寵由是桓君有大小太常章句。桓焉、桓典皆世其學。朱寵授張奐，楊震傳其子秉，秉傳賜，賜傳彪，四世盡以歐陽學顯當世。張酺、丁鴻嘗從榮受章句，明帝詔鴻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授劉愷、楊倫、陳弇，而歐陽歙又授高獲、禮震、曹曾，曾又傳子祉。他如牟長、宋登、尹敏、杜喬、徐穉、鮑永之屬，亦皆習歐陽學。三家之學，惟歐陽最盛，大率皆本於伏生，所謂今文尚書也。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晉齊閒，而孔安國古文尚書始顯，其源流授受在安國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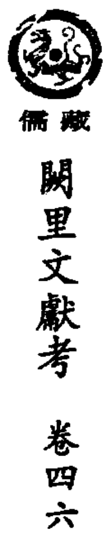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爲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閒人，稱大毛公，授萇，萇爲河閒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詩故有小序，相承爲子夏作，自爲一編，別附經後，毛公引以入經，及衛宏又加潤飾焉。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逵又承明帝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漢初言詩者有魯、齊、韓三家，魯詩出魯人申培公，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浮邱伯，受詩。既卒學，申公歸魯，爲訓故以教，門人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惟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承相韋賢事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及孫賞，於是魯詩有韋氏之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傳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

賓、沛褚少孫、於是魯詩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兄子游卿授琅邪王扶、陳留許晏、而沛縣薛廣德亦從王式受魯詩、授楚兩龔。此外善魯詩者、有任城魏應、平原高嘉、右師細君、細君傳會稽包咸、應傳千乘王伉、嘉傳孫容、容傳子詡。齊詩之學、出於齊人轅固。固孝景時以治詩爲博士、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而魯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白奇、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昌授九江章部、琅邪皮容、皆至大官。而外此治齊詩者、有蜀郡任末、梓潼景鸞、東武伏黯。黯傳子恭。韓詩之學、出於燕人韓嬰。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涿韓生授河南趙子、趙子授同郡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泰山栗豐、豐孫之學。而此外言韓詩者、有關中楊仁、壽春召馴、淮陽薛漢。漢授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犍爲杜撫。撫授山陰趙曄。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族子咸及王臨、薛曹充、魯夏侯敬。臨傳犍爲董鈞。充傳子褒。初、漢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兄子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漢末、馬融傳小戴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又爲之注。魏王肅受學康成之門人、亦有禮記注。唐孔穎達等奉詔撰正義、其序曰、晉宋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惟皇熊二家見於世。皇熊二家、謂南朝皇甫侃、北朝熊安生也。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閒、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閒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焉。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逵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而其說引杜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

述曰、漢承秦後、初除挾書之律、當時守遺經者、率以口授生徒。其後獻書者益多、國家始爲置博士、教弟子、而祕府之籍、猶有伏而未發者。然而兩漢四百年閒、傳經之士、生徒數千、盛者或至及萬、無不深通一經、更或兼舉數藝、授受相承、各有師法。及漢之後、經籍大行、而專門名家者反寡。盛於絕續之交、而衰於昌明之日、古今人不相及、竊甚惑之。今廟堂從祀漢儒、於兩京得八人、安國則列入家傳中。康成兼通六藝、仲舒又不以傳經祀、皆別爲傳、右於各傳一經者、類而敘之、其淵源授受、亦粗述其最著名者數十家、其他弗能盡也。又考漢世諸儒、易有田何、施讐、孟喜、梁邱賀、費直、焦延壽、高相、京房諸家、三傳有賈誼、胡毋生、江公數家、皆不列於祀典。意者三傳傳經、漢儒傳傳既祀左公穀、不復及賈生等邪。又先儒之祀、始自貞觀、當時諸家之易已微、惟王弼注獨顯、是以進弼而不及他氏邪。至明嘉靖閒



從張璁之議而遷祀，又罷，於是易廟覺闕秩祀云。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五

漢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
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
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
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
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
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
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
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
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
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
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
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
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
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
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
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
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
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

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卹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

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帝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地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帝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帝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進曰、江都當六經離析之後、下帷發憤、學究本原、令後學者有所統壹、誠兩漢之一人也。弟劉子政以爲有王佐之器、雖伊呂無以加、未免推許太過。惟眞西山之論曰、仲舒學術醇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終未窺大道之全、或至流於災異之術。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愧於游夏。旨哉斯言也。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六

漢

鄭□(諱)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漢氏中興。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為魏侍中。

述曰：西漢經師純質，術業深邃，然於六經初出之時，各持己見以為訓詁，人是其學，家自為書，攻短較長，率多牴牾。延及東漢，傳授愈紛，議論益雜，執滯章句，固不可通。康成出於眾說紛亂之中，乃能博洽舊聞，折衷義理，貫穿融會，著為訓言，然後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之學，犂然有所統壹，不可謂非經傳之功臣矣。至於擇焉不精，閒多謬戾，摘瑕索玷，誠不能免，要終不得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七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太山郡丞珪之子也。亮早孤，遭漢末擾亂，隨從父元依劉表，避難荊州。元卒，亮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1]徐庶與友善，謂爲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之，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建安十二年，劉表卒，子琮嗣，聞曹操兵至，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操所追破，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留鎮荊州。明年，昭烈自葭萌還攻璋。又明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十九年，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亮乃收集羣賢，辨別才器，處以顯任，各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然爲治頗尚嚴峻。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任、任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明年、羣下勸昭烈稱尊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即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是歲秋、昭烈忿荊州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張飛卒後、亮兼領司隸校尉。明年夏、昭烈兵敗、還永安。又明年春、昭烈病篤、召亮會永安、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遂崩、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結和親、為與國。三年春、始率衆南征、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乃悉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十二月、亮還至成都、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勵、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統諸軍將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郞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六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節度、舉動失宜、遂大爲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才五萬、或勸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通變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勞。冬十一月、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③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表上、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救之、亮出自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以亮仍爲丞相。八年夏、魏使曹真由斜谷數道並進、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棧道斷絕、魏主令真等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射用連弩、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與戰、又敗之、射殺張郃。亮以連歲出師、皆苦糧運不繼、乃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軍事、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遣使約吳同時大擧。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以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持百餘日、秋、亮有疾、密表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後蔣琬、費禕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病篤、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出、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謚忠武侯。後爲亮立廟沔陽。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憤死。平常以罷免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嘗自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作八陣圖、

蓋黃帝太公邱非法人、莫曉也。皆陳壽奉詔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亮卒、子瞻嗣爵、官至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因愛及其子、每因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炎興元年冬、魏鄧艾伐蜀、瞻督軍涪亭。前鋒被退、還駐綿竹。艾遣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大敗死之。其長子尙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亦策馬冒陣而死。

述曰、汾謂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然後歎武侯之去聖賢不遠也。蓋澹泊則寡欲、而志氣淸明、寧靜則有養而根本醇固。故能始也不苟進、而藏器於身、繼也不顧身而盡忠所事、威望著於華夷、德業傳於後世。偉哉。伊呂之後、誠罕見其匹矣。至於炎祚告終、有志未遂、實由天命、夫豈人爲。而陳壽遂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以成敗論人、抑何見之陋也。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九終

校記

①潁州：《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作「潁川」。

②亡：右引作「忘」。

③虚：右引裴松之注作「今」。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八

晉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也。曾祖晷爲晉雍州刺史、有政能。祖稚、辟大將軍掾、早卒。父汪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爲桓溫安西長史。以蜀平、進爵武興縣侯、官至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後以不悅於桓溫、免爲庶人。甯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崩樂壞、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沒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教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其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喩。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樹、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幷衆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合幷、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淸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遷流、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采布

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杜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厥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已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宜皆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闇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陳留范宣少好學、博綜羣書、尤善三禮、隱於豫章、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而甯在郡亦儒博通綜、立鄉學教授、江州人士化二范之風、並好經學、由是當時並稱二范焉。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焉。

述曰、自魏晉扇清言之風、尚元虛之習、於是士皆擯棄經籍、宗旨老莊、以放誕爲清流、以禮法爲俗學、漫淫成俗、流禍國家、陵夷至於五胡亂華、禮樂崩壞。延及江左、日以衰微、而兩漢諸儒傳說盡亡滅於其閒。清流之禍、一至於此。獨范武子不爲時尚所誘、發憤而力排之、斯亦鐵中錚錚、庸中皦皦者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九

隋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高祖虯，事北魏孝文帝，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父隆，隋文帝初國子博士，出爲昌樂令，遷猗氏，秩滿退歸不仕。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既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共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壟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檐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乃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議曰：禮，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者，天下之能事畢矣。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子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爲中說十卷。通所續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福時子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勃與兄勔、勮，唐初皆著才名云。

述曰：朱子之論仲淹也，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

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閒、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

唐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郞。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署爲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郞、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郞。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郞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有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鬭、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訕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郞。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

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謂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其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乃作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皆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讙曰、善。廷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闡明性道之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他著作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文多不載。載其原道、原性等篇。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則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蓋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述曰、楊墨之說、下逮處士、猶有援附儒者之意、其害如蠹。佛老之教、風自上行、遂與聖道互爭消長、其毒如蠱。同一欺世誣民、充塞仁義、而強弱之勢迥不侔矣。昔在漢世、書籍雖經秦火、士猶以經術相高。至唐承魏晉五代之後、經術道息、學者不睹先王之大全、而二氏之教復從而蠱惑其際、天下靡靡日益衰壞。文公能排擯斥力闢異端、使後世猶知尊聖教而談仁義者、皆一人之力也。前史稱其道過況、雄、功齊孟子、可謂不虛溢美者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一

宋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蘇州吳縣。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仲淹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在官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爲屈。比去、貧止一馬、乃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寘府學。仲淹上書宰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會仲淹服除、殊遂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忤太后意、不報。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愱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帝悉其忠。明道二年、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調護聖躬、始終十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遂止尊爲皇太后、而削去參決軍國事語。是年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奉使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呈帝、爲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湖、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有詔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復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謂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書訟之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

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康定元年、夏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鄜延捍賊、乃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從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未踰月、徙慶州。既而四路置帥、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鎭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鎭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彦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營。不數年閒、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屛人徹衞、與語不疑、故賊信而畏之、亦不敢輒犯其境。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會元昊請和、乃召拜樞密副使。五讓不許。既至、諫官歐陽修等以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與韓富二樞密並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王素張昷之輩、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得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廕子。大臣不得廕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衞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卽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鎭、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

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寖聞上矣。帝時與執政論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明鑒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去。生四子、純祐早卒、純仁、純禮、純粹皆至達官、爲當世名臣。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

述曰、初文正知開封時、以忤呂許公坐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交指爲朋黨。及許公復相、乃引文正經略西事、相約戮力平賊。文正亦樂爲之用。嘗奏記於呂曰、相公有汾陽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其驩然相得如是。又文正參政時、歐、余、王、蔡爲諫官、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止。觀此二事、則文正之胸襟豁達、和而不同、洵非他人所能及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三終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二

宋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與晉州孫復、兗州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仁宗明道間、年四十餘、以經術教授吳中。當是時、師道廢久矣。學者有師自瑗及復、介三人始。而瑗之徒最盛。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閤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强。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於是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郞。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歷四年、春、詔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①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望其醇厚和易之氣、皆知其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四年六月、卒於杭州、年六十七。詔賻其家。

初、謚安定、後改文昭。宋初學者方尙詞賦、瑗在湖學、獨以經學時務爲教、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令講貫精熟、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其治太學也、先甄別人物、各隨其好尙、以類羣居、使互相講習。暇卽召之、令各陳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置對、而後可否之。或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瑗卒後、神宗召其湖學高第劉彝、問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偸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湖蘇、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學者明聖人之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陛下所知。其在外明體適用、敎於民者、殆數十輩。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瑗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與談物理性命之學。乃事之才、受河洛圖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其遊於洛也、以洛爲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

之士，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興至輒吟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洛中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或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號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彊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邪。初，富弼爲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棐以告，雍不答，爲詩謝之，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賢安用更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也。時河南尹文彥博以南府禮召見雍，雍不屈。弼爲奏乞再舉遺逸，河南尹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不起。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雍，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固辭不許，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韓絳尹洛，爲請謚於朝，詔謚雍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伊川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述曰：安定明體達用，雖事功未竟，而弟子師之，皆有爲有守，足應世資。康節究極天人，其學本足以經世，而天懷消落，絕去畛畦。昔人謂安定之學問誠篤，似子夏；康節之性情曠朗，似曾點。洵篤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四終

校記

①興：《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作「典」。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名敦實避宋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敦頤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更相告語莫敢違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也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險遠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以疾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鎭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十七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雅有高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敦頤樂之因自號濂溪而築書堂其上豫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程顥及弟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間魏了翁累疏爲敦頤請謚曰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浸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恭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不爲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

竊爲之不平久矣。猶自前歲誤被簡擢，承乏潛寄，幾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加朱熹、張栻皆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頤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十三年夏六月賜謚曰元。

述曰：朱子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四

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父觀、爲綿州軍事推官。修四歲而孤、叔曄任隨州推官、母鄭年方二十九、携修往依之、遂家於隨。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所覽輒成誦。十歲遊州南大姓李氏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及冠、嶷然有聲。試南宮第一、擢甲科、授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自修之出、天下始靡然從風、一變而肆力於古。以留守王曙薦、召爲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饒州、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進也。是年召還、復充館閣校勘、轉太子中允、同修禮書。明年、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慶歷二年、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修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尋請外、通判滑州。三年、仁宗廣言路、修政事、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人多薦修、宜爲臺諫。乃召還、轉太常丞、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修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三朝典故、起居注。閱月、改右正言、知制誥。故事、知制誥必試而後命。帝知修、特除之。明年、兼判登聞檢院、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重斂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屛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改潁州、轉禮部郎中、復龍圖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官。有詔起復舊官、修固辭、乃許之。至和



元年、服闋、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權判流內銓。時修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皆切齒。有楊永德者、陰以胡宗堯事不當改官事中修、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修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修修唐書。乃還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俾修唐書。二年、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是開封尹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承拯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厲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尋兼羣牧使。五年、新修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未幾、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帝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及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及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議與修合、修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

忠。始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修於經術、務明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嘗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平生辨明先儒傳注謬戾者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為非、未有說者。然亦不苟務為立異、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蓋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尤多所闡發。在翰林時、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惑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讖緯之說、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又常著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羸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而無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夭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勸、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勸、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騖、衆莫能及。獎引

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秦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得一千卷。復研稽異同、立說表識、謂之集古錄。奉詔與宋祁修新唐書、祁撰列傳、修撰紀志表。其於禮樂志、明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於五行志、不書事應、恐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書少於前、而事增於舊、雖遷固無以過。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體例嚴密、多取春秋遺意。外又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古①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述曰、歐陽子濮禮一議、誠不免諸賢所詬病、然其服官垂五十年、始終一節、至於正人心、闢邪說、起衰救弊、功亦不在韓子下。昔蘇文忠公嘗序其集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於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識者以爲得其實云。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終

校記

① 「古」上當脱「集」字，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三四。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五

宋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葬陝州夏縣涑水鄉因家焉。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光獨下帷絕編、迨能背誦乃止。其平居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嘗精思熟讀、故於書終身不忘。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未至、連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有軍功、葬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美者、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幷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命光按視。光請築二堡、益兵以制夏人、募民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衆、雖官無所得、而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夜引兵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乞獨坐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因奏賦以風。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詔免賀。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對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黜。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詔寘末級。初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鎭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他日復上疏言、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嘉祐六年九月也。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爲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其賢於人遠矣、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以驕恣聞。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敎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皆汝輩敎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

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璘，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公主亦安得無罪？」帝感悟，詔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誼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止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光手稾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不報。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太后既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會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曰：「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游惰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此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義①、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以爲言、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內臣。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初、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呂惠卿憸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會河北安撫使韓琦上書論青苗法、帝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方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以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爲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陝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光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初、光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亦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許借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又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歷十九年、至是書成、賜名曰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

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擧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敎、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渙廢提擧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擧、而於通判中擧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郞。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靑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擧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郞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飮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經話②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淸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述曰、程子嘗言、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薛文淸公讀是言而贊之曰、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終

校記

①義：《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作「明」。

②續經話：當作「續詩話」，見蘇軾撰《司馬温公行狀》。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六

宋

程珦字伯溫世居中山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珦爲黃陂尉調廬陵尉遷澧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人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收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從知磁州歲中瓦屋及冰上水凘成花卉狀郡以爲瑞將上聞珦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臨之衆乃止又從漢州漢守有公田之入至者無不厚藏珦於終任所獲惟布數百疋而已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觸使者李元瑜怒遂移病歸旋致仕轉大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居官不以私事皆非人曰嘗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自領崇福宮外無職事不問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善知人嘗識濂溪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師事之故卒成大儒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能無悶乎珦笑曰吾無悶心嘗遊壽安山顧謂二子顥頤曰遊山之樂不如靜坐也晩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象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更求時賢撰碑銘曰虛辭溢美徒累吾不德耳爲人慈仁而剛斷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少假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并教養其子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顥字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釵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二十六登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第授鄠縣主簿縣令以年少易之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顥問曰爾父藏錢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大奇之有稅官貪而橫衆憚之莫敢發顥至其人心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八年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顥攝邑爲畫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爲浮言覬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然必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者

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之食、生者大半。嘗云、一命之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大中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以爲神、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顥爲令、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在邑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踰十年、官其土者猶見民有聚眾口而不祈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主。上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稾子弟不得窺見。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以爲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顥因上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神宗方嚮用安石、稱安石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帝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足以及此。安石與顥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顥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沮、乃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顥居職八九月、章疏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剝民希寵、諸事未嘗一語及功利。當是時、侍臣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顥再上疏乞檢會累所上言施行、不報、遂乞去言職外補。安石終不深怒、但令提點京西刑獄、復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亦不報。顥至鎮寧、



時守臣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顥嘗任臺諫、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樂從者、相與甚權。屬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決澶州曹村、顥語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從之。顥立至決所、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効。時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銜細繩度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不數日而合。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幷修塞第五埽決口。鎭寧河淸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請於朝、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五年、父珦告老歸、遂求監局、以便養親。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家素貧窶、儉居洛城、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身退位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尋改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有自洛入覲者、帝問程顥在彼否、且曰、佳士也、然終不能用。八年十月、彗星見翼軫、顥應詔直言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顥事尚寬厚、以敎化爲先。有犯小盜者、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牽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顥力陳不可、神宗是之、得免。顥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粟貸之、鄰郡亦請、

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勿貸。顥獨力請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至盛、所至陵慢無忌、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官制改除奉議郞。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爲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尋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初、顥以扶溝地卑、歲有水患、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之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神宗崩、詔至、韓絳子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答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又問、二公果相、何如。答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後四十年而言果驗。又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顥雖小

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無眞儒，則貿貿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曰：門人朋友爲文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

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闕下，欲仁宗以王道居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嘗遊太學，見胡瑗，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嘉祐四年，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因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故事、四月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登聞鼓院、頤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體、再辭不受。頤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哲宗常首肯之。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頤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嘗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者、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臣下尊之過甚、則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舊名嫌名者勿復避。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文彥博與呂范諸人侍經筵聞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因不悅於蘇軾、軾在翰林、亦有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詆頤不宜用。初、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臣問知否、曰不知。頤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

憤恩懼、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乞放歸田里、不報。再乞致仕、又不報。五年、丁父憂、去官。頤服除、三省欲與館職、適軾弟轍執政、但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以疾未拜。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削籍竄涪州、編管。時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徽宗即位、移峽州、俄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初受命、即謁告、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答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其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復奪所復官、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頤力疾微視曰、道用著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既沒、涪人祠之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嘗自言、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行、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之行、於此文求之可也。又嘗言、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惟有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成久之、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答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少有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聖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治①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李籲字端伯，頤稱其才器可以大受。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穎有此。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適道。及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仕終知濠州。張繹字思叔，壽安人，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見邑官出入傳呼於道，心慕之，飭發憤讀書，以文章名。後厭科舉之學，不足爲，乃學佛。周行己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道而學異端？」會頤自涪州還，遂從頤受業。頤稱其疏通穎悟，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載卒，乃事二程，而卒業焉。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呂大鈞字和叔，京兆人，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字與叔，大鈞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言：「臣僚

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宰相張浚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趙鼎亦言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曰：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本朝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意，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哉。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寖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②明發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命，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③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焞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其爲學之要有三：一曰玩味，二曰涵養，三曰踐履，主一之功多於窮理，進不得施之於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嘗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也。獨奉詔撰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八歲能爲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



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程氏兄弟講孔孟絕學、河洛之士翕然師之、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積學、渟蓄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丁父憂、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餘杭縣。還南京宗子博士、知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復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辭不就。時所至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年幾七十矣。天下多故、或言於蔡京、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趣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志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四海、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壹。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

原閩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乃降安石於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又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帝然之。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朱震言時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詔贈官賻以金帛、賜謚文靖。時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實時爲之倡、而朱熹、張栻之學、其原委脈絡皆出於時焉。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盡識舊學之非。時熟察之、亦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盡語以心傳之祕。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



也。嘗謂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君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閑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撰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又著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中卒於官。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賜謚文質。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而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之禮焉。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閒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恭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

矣。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理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擧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學者稱之曰延平先生。

述曰。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漢人雖重經學。然得簡編於煙燼之餘。守其遺文。拘其師說。附會解詁。日以支離。旣鮮眞實之修。莫辨性天之蘊。兼以教衰俗敝。靡靡之風。皆厭常喜誕。於是佛老之說得以起而中之。其儒說之最長者。如法言。中說。第以一時之論。覬擬聖人。於闢邪放淫。略無裨益也。厥後韓歐之徒出。肆力抉摘。其功非不甚鉅。然文章之與性道。終有閒焉。於是上下千數百年而道學之傳。幾乎熄矣。自濂溪周子心與道契。提綱起鑰。作太極一圖。又衍爲通書。豁然知理之推本於陰陽五行。而誠之統該夫五常百行。二程夫子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其理原於性命。其說依於六經。其功由於致知主敬。而其事不外乎日用躬行。合之孔子之博約。克復。孟子之養氣擴充。若符節然。然後孔孟之傳墜而復續。由是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新安。脈絡淵源。遞相授受。久而不衰。而究其端緒。實以河洛爲之宗。自鄒魯風微。開來繼往之功。孰有盛於斯者乎。至於和靖。雖不能如龜山門人之盛。然其篤信主敬。工夫涵養。踐履實爲程門第一。昔孔聖之傳。曾子以魯得之。乃程氏之傳。和靖亦以魯得之。殆亦後先相契者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八終

校記

①治：《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作「志」。

②明發：《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作「發明」，疑是。

③痛：右引作「病」。

④義理：右引作「義利」，疑是。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七

宋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宋仁宗朝，終知涪州事，卒於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從而家焉。載始就外傅，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載已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坐輟講，曰：「嚮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爲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受事至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閒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曾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知，俗用丕變。京兆延至郡學，載教人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學者多從之。遷著作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州帥蔡挺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悉諮。嘗請軍儲數十萬以貸邊民，募士人以損戍兵之數，皆用其策。熙寧二年，神宗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即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日，有所獻替。」帝然之，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載往治之。程顥時爲御史，言載本以道德進，而使之按獄，不宜。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爲御史，以言得罪，載益不自安，即移疾歸橫渠，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初，人有未及者，載不輕與人言。程顥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載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貲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載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載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與人交久而益親。嘗

自命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謂可推行於今、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其卒也、門人欲謚爲誠明中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乃已。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嘉定閒賜謚曰明。所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初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頤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也。

述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之語。尹和靖言之伊川、伊川曰、表叔生平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橫渠崛起關陝、實卓然自成一家、然始經傅雜、終歸極詣、蓋得力於二程者居多、其淵源亦有不容盡泯者焉。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八

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屢居上游一日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安國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數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改使湖南當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學校並受其害安國獨撙節行之榮其太甚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會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李良輔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良輔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時曾孝廣帥之歸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良輔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侍養丁內艱服闋以宰相余深薦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丁外艱既終喪謂弟子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浹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強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狥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狥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

西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
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
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
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
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
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
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
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
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嘗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
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
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也。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詔
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
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
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
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
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
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景衡、詔竟
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
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
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
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
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
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
所進十二篇者施行。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
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

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
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
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
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
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
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寘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
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
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
以塞兩閒、一怒可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恤民、立政、覈實、宏度、
寬隱、言皆切直。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
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
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
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
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
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
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
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斁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
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
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
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
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
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
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
春秋之時[1]、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
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

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罷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又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初、王安石盡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乎熄矣。安國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書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採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品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所著自春秋傳外、有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文集五十卷。子三、寅、宏、寧。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安國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長而志節豪邁。宣和中、舉進士、除校書郎。時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靖康之變、金人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棄官歸。建炎三年、以張浚薦、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駐蹕之所。寅建議以爲宜枕戈復仇、不當退保吳越。語甚切直。首相呂頤浩惡之、除管江州太平觀。尋應詔條上時務十事、又不報。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又上書爭之。與宰臣議異、乞便郡就養。歷知邵、嚴、永三州、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初金人欲帝張邦昌、中丞秦檜受御史馬伸之約、共持異議。安國頗重其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又極爭和議。檜恨之、謫新州安置。檜死、始赦自便、復其官。二十一年卒。寅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行於世。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紹興中、上書陳時事、不報。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初以廕補右承務郎。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學者稱五峰先生。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著也。寧字和仲。以廕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除館職。及寅與檜忤、出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翼其書云。

張栻字敬夫、漢州緜竹人、丞相浚子也。以廕補官、辟宜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奏以栻從事。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以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

固已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帝爲悚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此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帝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所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讙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帳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屢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自作遺表，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上，邸吏以厭僚不得上遺表，卻之。卒四日，帝乃聞之，時年四十八。栻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其父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及長，命從胡宏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栻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未敢自足，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反而得乎簡易平實之地。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自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嘗自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卹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競競，雖法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生平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欲更定而未及。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定八年，詔謚曰宣，以知潭州衛涇之請也。

述曰：二程夫子倡明道學，志在經綸，而生不逢辰，厄於羣小，浮沉簿領，不竟所行。壽至國是日非，遂有靖康之禍。高宗偏安江左，忘親事讐。孝宗雖有意恢復，而用人不由其道。若文定、若南軒，不能專心委任，一如熙豐故轍。嗚呼！道之廢興，實關國運，豈盡諸賢之厄耶。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終

校記

①之時：胡寅《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狀》作「入侍」，疑是。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九

宋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發憤讀經史百家書、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者。聞龜山楊氏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閒而已。登政和八年進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鎭。紹興四年、胡世將、謝克家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爲屬、辭。鼎再相、召除祕書省校書郞、遷著作佐郞、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尙書度支員外郞、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郞、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郞。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卒、贈通議大夫。松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原仲名憲、崇安人、從從父安國始聞程氏之說、嘗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歎曰、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故山、力田以奉其親、折彦質等薦、授建州敎授、再召、改祕書正字、卽求去、與祠歸、衆稱籍溪先生。致中名勉之、崇安人、踰冠詣大學、時禁止毋挾元祐書、勉之求得之、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紹興閒、呂本中薦、特召詣闕、不與秦檜合、卽歸、人號曰白水先生。彦冲名子翬、崇安人、以父任補郞、父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除通判興化、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凡十七年。閉戶父墓下、徘徊涕泣、或累日而返。學者稱爲屛山先生。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卽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既孤、則奉父命往告胡憲、劉勉之、劉子翬而奉學焉。勉之以女妻之。年十四、卽厲志聖賢之學。十八貢於鄕、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勤敏利物、不憚勞瘁、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秩滿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以奉親講學爲事。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擧、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矣。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臣竊謂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矣。隆興元年入對、又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帝欲獎用廉退、以厲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傷及權倖、羣小乘閒讒毁、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始受命。熹自同安奉祠歸、至是幾二十年、閑關貧困、不以累心。至南康、興利除害、愛民如子、尤以厚人倫、美風俗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疏請蠲減、章凡五六上。値歲不雨、講求荒政、申嚴鄰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義、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閑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立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君心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幷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然則民安可得而恤邪。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主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帝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以納粟人未推賞、俟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重、而因①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

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②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帝爲動容。會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屏去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帝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會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於是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淳熙十年也。武夷精舍成，熹還自浙，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五年，淮罷，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帝曰：昪乃德壽所薦，謂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而胡晉臣新除侍御

史亦首論某執拗不通、營同惡異、妄指學者爲黨。帝亦以某言太過、黜知泉州。時左補闕薛叔似上章援熹、宰相周必大亦言熹足疾是實。帝曰。昨上殿時朕亦見其跛曳。且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乃令仍提點江西刑獄。熹再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時③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惟任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太子者國家之本也。唐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嫚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謂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宗社安而統業固矣。大臣者所與共治理者也。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陛下誠宜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盡、如此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若夫宮省之閒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禁錮天下之賢才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臣聞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不時之需。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熹力辭除祕閣修撰、仍主管崇福宮。熹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帝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帝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而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復上書訟其擾人、朝廷不能決、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不許、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會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再辭、不許。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帝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帝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



百閒、欲從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兇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閒、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一二十閒、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望見太上皇帝、即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又願陛下嚴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帝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帝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閒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時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吏部尚書鄭僑主其說、請別爲僖祖立廟、而以順翼宣三祖之主祔藏焉。熹獨條其不可、謂僖祖祧毀之議、始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僖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太宗如周之文武、俱宜萬世不祧。又擬爲廟制、以辨疏上、帝稱善。至再。會宰相趙汝愚力主鄭僑之說、而熹議遂寢。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侂胄怒。讒於帝、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帝、且諫且拜、帝不省。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皆不報。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之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

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帝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慶元元年，汝愚卒以誣逐，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熹草書萬言，將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賈禍，極諫。蔡沉請以筮決，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稾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劉子翬，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殿中侍御史，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諫官劉德秀又論留正以引僞學之罪，而御史胡紘、劉三傑、諫議大夫姚愈等復極言排擊，或因得美官。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而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稾，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弟子著者有蔡元定及其子沉，與黄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黄灝之徒。李燔字敬子，建昌人，仕終通判潭州，謚文定。初從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後諸生有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曰黄李。嘗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也。張洽字元德，清江人，仕終著作佐郎，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無所不讀。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顔色。所交皆名士。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官至國子錄，不合於史彌遠而歸。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其爲泉州推官時，太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方子嘗謂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黃灝字商伯，都昌人。仕廣西轉運判官。敏悟强記，性行端飭，以孝友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之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其謫道州，州縣捕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沉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命，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之，將薦於朝，皆不就。

黃榦字直卿，福建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歸白其母，大雪，卽日行。旣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師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⑤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從講學於墓

屬者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遣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値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又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爲務，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皷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賞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先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淸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



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月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條畫討論、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飮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三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吾關失守、則蘄黄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所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於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告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熹守漳、淳請受教。熹曰、凡閲義理、必窮其源。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又數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讀書格物、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痹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閒、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胷、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胷中、將此心放在天地

閱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其語尤中學者膏肓。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狥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寮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稱爲北溪先生，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時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熭命基師事焉。榦初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然後可從事聖賢之學。基悚惕受命，因得盡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必研精覃思，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其志。凡所讀書，咸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於是從遊者日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讀易者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又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如此。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序正諸經，以論異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而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各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寧布衣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貢。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釋、近思錄諸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遂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喟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乃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得聞立志居敬之旨。柏爲學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劃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



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衞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閫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等書。

元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斯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元世祖用朱瑄、張清策、興海運、其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起爲迪功郎、史館編校、辭弗就。宋亡、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苟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著四卷。謙爲校定、皆傳於學者。元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旣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高祖實、師事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口授

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隱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元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至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沒，朱子之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乃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述曰：薛文清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汾讀朱門弟子傳，而歎易學則定自季通，書傳則成於仲默，於直卿有斯道之望，於安卿有與點之思，爰及何王金許，道脈相承，淵源有緒。凡厥諸賢，其有功於紫陽，亦豈淺尠哉。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終

校記

①上句「重」，下句「而因」：《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作「而因重」，爲一句。

②「群小」下，右引有「相挻」二字。

③時：右引作「持」。

④范念得：右引作「范念德」。

⑤喪：《宋史》卷四三〇《道學傳》作「表」。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

宋

呂祖謙字伯恭申國公公著之元孫也。先世本居壽州、自其祖尙書右丞好問始遷婺州。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重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尊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帝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

述曰、朱子謂東萊詳於史而略於經、能博文而不能守約、然觀其像贊云、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其推許亦旻至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一

宋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兄九齡、九韶。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教授興國軍，嚴規矩，肅衣冠，勸誘引掖，學者興起，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學問淵粹，隱居不仕，學者稱梭山先生。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槪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敎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閒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尙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又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屛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閒，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九淵會吏民，爲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獨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淸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迴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其本心也雖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禍福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又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厲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九淵與兄九齡並講貫理學時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離席言曰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復請書講義刻石惟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其第一書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

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熹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九淵再書辭加憤厲、是以熹答之有曰、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忽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九淵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述曰、學者言朱陸異同詳已、是皆睹其分而未識其合、見其始而未知其終也。蓋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朱子之論以道問學爲主。尊德性則工夫直截、而求端於天心、道問學則基本堅固、而盡力於下學。下學久、可馴致於知天、心地明、自爲學無滯礙。雖從入之途各殊、要其究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至陸氏弟兄始與朱子會講、議論、不無牴牾、故往復辨析、至於再三。其後亦深悔鵝湖舊說爲非、甚欲著實看書、平心下氣、而朱子贈子靜詩亦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句、則又未嘗不始歧而終合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三終

校記

①羣：《象山先生集》卷三三附楊簡《陸九淵行狀》作「郡人」，疑是。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二

宋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玆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貪我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淸議所貸至謀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紘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尙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時皇子竑與史彌遠不協彌遠陰有廢立意德秀嘗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故後卒及於禍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改著作佐郎同列相甚議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言官又詆之而德秀亦力辭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豐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甚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倘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會金人來督歲幣德秀上疏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姑徙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尙存則用之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獨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偸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嘉納之遂能金人歲幣初德秀奉使如金賀登位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帝曰臣歷揚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

不抏丁壯不練、家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又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先是、都司胡槻辟極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民困。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孤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槖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入見、即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以固結人心爲本。又因湖州兵變、史彌遠矯詔殺濟王竑、乃上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以掩前愆。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帝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篯夫對。帝擢篯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閫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蠱蝕者、惟學可以

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彌遠外示嚴憚、內實忌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及李知孝又劾之、請加竄殛、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於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復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循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嘗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夾第禽殄之。未幾、聞金亡、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又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有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著作甚多、而大學衍義尤盛行於世。既卒、帝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本姓高、出繼魏氏、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從李燔輔廣遊、慶元五年登

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偏國中騷騷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偸。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卽劾了翁對策狂妄。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稱爲鶴山先生。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事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了翁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遏入。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咸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愧天位。幷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機有五。謂宜察時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時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時相寖不悅。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剴上。最爲切至。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

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令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卒，帝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帝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眞德秀，帝因民望，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帝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帝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帝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帝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一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逮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頞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述曰：汾讀史至眞魏二公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國之興也，不興於興之日，而興於羣賢有彙征之形；國之亡也，不亡於亡之時，而亡於正士有淪落之感。宋當嘉定端平間，國勢亦云亟矣，佹冐亂政於

前朝、迨蒙君於後、外患疊興、內憂間作。幸而碩果尚存、二公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乃疏遠之、擯逐之、至詆爲僞君子、眞小人、使不得一日安於其位、而末命亦用迨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悲夫。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三

元

陳澔字可大、都昌人也。父大猷、宋理宗開慶二年進士、歷仕至黃州
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澔潛心經學、尤精於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年八
十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元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
墓。所著有禮記集說、自為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
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
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
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
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
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
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
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
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
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
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
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
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
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明洪武時、其書始
列於學官。正統中、遂以其說取士。成化初、工部右侍郎劉定之上言、
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
義、於書專取蔡沉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澔集
說、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
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既專取其說、固宜褒異
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從祀舊規、有程頤、朱
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沉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澔未與
其列。以臣觀於澔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
蔡二氏之肩。況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
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澔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閼然。疏入
不報。至我
朝雍正二年、始用廷議、
詔從祀孔子廟庭。

述曰。雲莊之學問、他無可見、獨見於禮記集說一書。而論者或譏其
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直詆為兔園册子。且云自集說行、使天下後世
束注疏等書不觀、皆雲莊之為之者。夫度數品節、其說誠不免太略、
然簡核精當、得聖人約禮之深意、或亦非諸儒所可議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四

元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姚樞奉詔從行中書省、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掛俘籍者、悉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言、驚爲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夜半、復逸去。樞馳馬蹤跡、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仰天大號、欲自沈。樞勸曰、汝徒死無益、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無他。復勉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之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樞既退隱蘇門、乃請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曰江漢先生。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若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錄授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於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殖。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

于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帝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時務其一曰立國規模、言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自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驗、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敍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目、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

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能欺之。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計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而召之命之、況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節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蹊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彗出東、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機已萌、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翼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銜之、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

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梓等以酒禮至、衡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汚隆、吾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遺訓其子師可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眞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爽執守。其爲學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以灑掃應對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

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初，中統之召，聞命輒赴，道遇劉因，謂之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耳。比至京師，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衡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胼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衡未嘗以失計爲歎，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延祐初，詔爲立書院京兆，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述曰：趙仁甫紹述伊洛，首爲北方開理學之源。許文正尊聞行知，見之德行，而措諸事業，使天下翕然知儒術之足貴。雖其著述未知於朱子何如，而繼往開來，淑身牖世，嗚呼，懿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五

元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宋亡、入元。至元十三年、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時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未明即起、然燭坐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延祐初、召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至治三年、起為翰林直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每日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三禮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其序易曰、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之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旣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又曰、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閒。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闕誤顚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又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口諱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書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爲晚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

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袠，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其序詩曰：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合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爲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詳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補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三家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



則俟同志者共講焉。其序儀禮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稾，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勵之哉！又曰：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

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其序周禮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康成，康成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其序小戴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後，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功臣已也。其序大戴記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遠甚，蓋彼其菁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

遷。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澄所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議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矣。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乃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述曰：草廬嘗舉進士於宋，既而仕元，議者遂謂其忘君事讎，竟能從祀。夫舉而不第，則未嘗登仕版也，固不得以事二姓例。至觀其出處之際，難進易退，又非汲汲榮利者可比，誠不當與莽大夫同類而共譏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六

明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祖仲義，元末不仕，以經術教授鄉里。父貞，
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瑄。初生時，
肌膚瑩如水晶，五藏皆露，家人以爲怪，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洪大，命
止之。少即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
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欲以奇童薦，固
辭。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
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改官鄢陵，瑄補鄢陵
縣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
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識一面，
謝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尋以於班行中識之，歎曰：薛公見且
不可，況得而屈乎。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
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延見諸生，必
先詢其學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講授，隨所長而成就之。才者樂其
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中官王振權傾一時，語三楊：吾
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
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
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
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
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
振旨，誣瑄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時
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衛死，人皆爲瑄危，瑄怡然曰：生死命也。
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眞鐵漢也。廷訊時，瑄呼王
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囚不遜，理部立決。瑄
有三子，上書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
爨下。振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
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放爲民。家居七年，閉門不出，弟子來
學者日眾。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
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
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是年冬，御史
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
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
人所得薦。不許。後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
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復言於帝。四年秋，召改北
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
以判，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
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寘之極刑，瑄力言於帝，
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左右目之曰：
此眞薛夫子也。時曹吉祥用事，其生日，同列約往賀，瑄避稱腹痛而
出。尋命爲會試考官，瑄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之，瑄曰：某
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帝初禮遇甚厚，後寖衰，遂乞骸骨歸。石亨
素敬瑄，聞其欲去，來視疾，且曰：如即不留，當請之上，下勅書即家
立教，且以資其養，何如？瑄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
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
不辭官之愈也。亨歎息而去。未幾，徐有貞、李賢皆下錦衣衛獄，人始
服瑄之去爲先見云。家居時，當李賢柄國，屢致書問，瑄終不答。人問
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
此意也。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

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稱爲敬軒先生。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弘治中詔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

述曰、文清在內閣時、所與帝言、皆正心誠意之學、一以啓沃君心爲務。一日召對便殿、望見帝褻服以待、卽凝立不入、帝遽更之、始入。後連日不召見、謂同列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僞占諸。遂稱疾辭位、蓋在閣中才五月耳。夫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文清者、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七

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每出。母有念。輒心動。卽歸。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敎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有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歷初。追謚文恭。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歷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南京吏部尚書。性孝。華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年已七十餘。猶寢苫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驛在萬山中。苗獠雜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之。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

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遁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閒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禽日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命都指揮許淸、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斅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犂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猺。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

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郞中曾直、御史張鼇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閒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鎭。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

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己酉大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賊至是果奏捷武宗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媢功且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

只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左右之忠泰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反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明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

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眾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過目成誦、年十一、從父過江、望金山、命賦詩、語奇甚。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旨、謂聖人可學而至、深有所契。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少好俠、喜談兵。長與李夢陽何景明輩切劘爲古文詞。謝病歸時、築室陽明洞中、又習導引術。泛濫二氏學者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雖旦夕軍旅、與儒生講學不廢。嘗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乎見聞。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此其說之宗旨也。泰和歐陽德、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輩相與尊信之。其徒慕其說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踴躍而從者甚眾。然退而叛道悖德者亦不少、視程朱之門人、有入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異焉。著述甚多、如傳習錄及文集、皆行於世。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畬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

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其子正億世襲伯爵。進曰：白沙之主靜、陽明之致知，其學皆推本於周程，然各立宗旨，門弟子又從而加甚焉。是以卒有禪派之譏。虚齋飭躬砥行，動遵古人，其所著易四子蒙引等書，甚有裨於學者，第專以主虚爲教，使襲其說而不察，幾何不與主靜、良知之說同一流弊邪。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九終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八

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愼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鶩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眞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居仁性行淳篤父病劇嘗糞以驗甘苦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隱居梅溪事親講學之外謝絕人事間與其徒遊閩浙道金陵泛彭蠡而上歷覽名山大川以博其識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旣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於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追謚文敬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敎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時劉瑾方作威福南京吏部用其新例以欽順給假不合奏或謂欽順宜一面瑾欽順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遂奪職爲民瑾誅復官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及大禮議起請愼大禮以全聖孝皆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屛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敎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略曰聖門設敎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知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也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旣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

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述曰、胡敬齋、羅整菴宗伊洛之緒言、守朱門之遺矩、學先格致、德尚躬行、立說著書、粹然一出於正、誠篤行君子矣。明自白沙、陽明聚徒設教、其弟子各立門戶、因有姚江之學、有江門之學。宗江門者、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姚江者、乃至別立宗旨、顯與朱子相牴牾。百年之後、其教大行、雖其傳述之過、抑亦立說者先不能無病。與整菴早見及此、故與書往復辨論、惜後書未達、而陽明早卒也。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九

國朝

陸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名、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宰相宣公贄之裔也。曾祖錫蔭、祖溥、父元、世以儒術稱。世父㷳、前明進士、爲濟南府推官。崇禎十年、我大清兵破濟南、闔署殉難。迨隴其以官起家、始得以其祖及世父衣冠招魂葬鄉里。隴其自幼端重靜默、穎悟過人。年十一、爲文即原本經術。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專以程朱爲宗、居敬窮理、粹然一出於正。其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會明運將終、盜賊蠭起、隨父倉皇奔避、患難中猶讀書不輟。已而書籍復爲遊兵所掠、則自訟曰、禹能行疇範之道、天乃錫禹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故天靳之。益痛自刻厲。嘗曰、大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復究心天文、留意經濟。康熙五年、舉於鄉。九年、成進士、年已四十一矣。以需次復歸家敎授著書。又五年、選授江南嘉定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民多逐末、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靡、貧者舞刀筆、而不肖胥役復相倚爲姦利、號稱難治。又地不產米、漕糧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去官。隴其至、歎曰、民不輸賦、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爲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逾年、風俗爲之大變。訟不至庭、案牘幾廢、惟日爲上官訊他邑事。先是、催科者惟假敲扑、逋者逾限、輒須杖錢、自隴其爲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勒輸限、居期及半、亦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遂無逋負。初、邑有胥吏數千、至是退去者過半。會福建按察使缺、

上命天下選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都御史魏象樞以隴其薦、而江寧巡撫慕天顏與隴其不相能、疏請更調、旋文致以諱盜落職。其去任也、與妻同篙一舟、惟圖書數卷、織機一張而已。百姓爲之罷市號哭、攀留者數萬人。隴其皆慰遣之、衆知不可留、乃爭立祠尸祝、謂自建縣五百年來、未嘗有此官也。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詞。工部主事吳源起以隴其薦、會丁父憂、不果試。明年、象樞廉得其被誣狀、乃疏劾天顏舉劾不公、而力陳隴其廉介。是年夏、

上命廷臣各舉廉吏、象樞疏舉十人、復以隴其薦、有

旨服滿補官。然隴其雅不欲仕、服闋、仍家居講學著書。以郡縣敦迫再四、二十二年始就道、復求改敎職、不許、乃補直隸靈壽知縣。靈壽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民貧地瘠、水旱頻仍。隴其拊循安輯、務在與民休息、時派運

大內灰車、靈壽小縣出五輛、較大邑轉多、經年費六七百金、民不能給。前令董所請減之、不能得。隴其至、復請於監司、至以去就爭、始得減二輛。邑舊多荒地、會以言者申隱地處分之例、民益相戒、不敢開墾。隴其諄切曉諭、於是漸有開者、終隴其任、竟無一畝首報。前此縣令審丁、率以溢額爲功。隴其曰、如是是驅之逃耳。乃覈實具報、至虧一千五百有奇、且請於上官曰、若就筋疲骨盡之民、猶復責其包賠、一點良心、實難自昧。縣令平日失於撫綏、以致戶口缺額、聽候上官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卒從其議、民困以蘇。巡撫于成龍涖任、諮訪利弊、隴其條陳六事、一言春夏之餉、請緩征至秋成。二言荒熟不常、請使有司得便宜以熟補荒、已墾成熟者、十年而後起科。三言水道宜疏、處請司農度其費、以次分年舉行。四言墾荒及河淤所入之穀、請留本處備荒。五言書辦工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及供應上司、過往等類、宜稍復存留款項、以杜私派之弊。六言審丁不宜求溢額、果有溢額者、請留以補逃絕、以此補之、有闕則蠲之。成龍歎曰、此眞

久大之謀也。每公餘卽詣學宮、聚諸生講說聖賢之道。有質疑問難
者、與往復辨析、明白曉暢、於是人皆屬志於學。二十九年、畿輔大饑、
命發帑以賑。壟壽得三千兩、太守約以二千及民繳千兩為勘荒費、鄰
邑有已散而復追者、隴其獨持不可、曰上負朝廷、下欺百姓、隴其不
為也。巡撫格爾古德、于成龍先後兩以疏薦、學士李光地承
顧問、亦稱其留心性學、清廉愛民。以大學士余國柱沮、皆不果召。後都
御史陳廷敬復薦之、乃行取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召至、見廷敬、獨不
稱師生、廷敬歎服。隴其為御史、首疏陳畿輔情形、曰臣官畿輔者久、
知畿輔民情。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
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煩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
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
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
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
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
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
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
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
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
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
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
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槪蠲、百姓甚
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第今歲秋收稍稔、既
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
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
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
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也。疏入、
聖祖稱善、再三顧左右、卽下其疏於戶部、終格於部議、及奉
特旨、始盡蠲免。湖南巡撫于養志丁憂、督臣請令在任守制、
詔廷臣會議。隴其以疏論之曰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
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
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
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
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
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邪。且臣不知議者以于
養志為何如人、如其非賢者邪、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
賢者邪、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
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
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
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
所請、無庸議可也。
上從之。三十年五月、京師亢旱、
詔求直言、隴其上三摺子言事。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一、積欠錢糧

宜請豁免。一、捐免保舉宜急停止。輔臣以用捐子不合爲辭，不得選。隴其退復具疏曰：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閒，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汚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加稽核。伏乞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令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有旨同九卿會議。司農主議不以爲然。隴其又上議曰：謹議得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汚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即無有不一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所以有速停保舉捐納之請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利是圖，何嘗知有百姓？賤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搢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也。九卿迫令改議，隴其執之愈堅，由是衆滋不悅，遂劾其拘執負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詞案政事，負言官職，擬革職。奉天安插，李光地及順天府尹衛既齊、西奏救之，得旨寬免。尋奉命巡視北城，然終以與衆齟齬，試俸期滿，都察院擬以不稱職對品調用。隴其既以剛直罷，仍歸家教授。明年卒於家，年六十三。又明年江南學政員缺，廷臣會推翰詹大僚，上不允，特旨著陸隴其去。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故，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不可多得矣。蓋隴其忠鯁雖不合於時，其獲知於聖主有如此也。隴其德器粹然，文必載道，所著有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四書大全、四書困勉錄、四書講義續編、松陽四書講義、讀經會元、讀禮隨筆、讀朱隨筆、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衞濱日鈔、靈壽縣志

等書、皆發明經學、講求治理、有裨實用、而不爲詞章之學。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者鮮矣。又因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墜、思力挽之、故其學術辨上篇曰、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中篇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横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



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害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嘗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叠趨而不能合。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下篇曰、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舉、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閒、

而不知向使其恐違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邪。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汩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夫陳王之病、世儒類能言之。至若斥陳王而仍入於陳王者、則非隴其之深抉閫奧、細察秋毫、不能發其隱而大服其心也。乾隆元年、九卿等因議原任一等公禰善等諡法、附奏云、原任御史陸隴其精研程朱之學、實爲昭代醇儒。於雍正二年、經九卿議准從祀文廟。但以官職未合請諡之例、當年未經予諡。臣等謹按通典云、諡主於行、而不繫爵。故宋儒如胡瑗、呂祖謙諸人、官職未顯、俱得予諡。今隴其既經從祀文廟、似亦應追諡以示表章。得

旨、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述曰、清獻罷御史時、議者有責其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觸忤衆怒、席未及煖以去者。嗚呼、是豈知清獻者哉。夫清獻浮沉下僚年踰六十、一旦得居言路、已迫桑榆、若再委蛇觀望、不踰年而即卒矣。是終無一言以去、豈不有負斯職邪。昔歐陽公上書范司諫、責以朝拜官而夕奏疏。陽城久居諫議、而不言、昌黎作諍臣論以諷之。清獻之不肯和平委曲、相時而動、正清獻之所以爲清獻、而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窺及也。又行狀及年譜載其爲令時諸政績、皆循吏所能爲、故不具論、論其有關學術治道者。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一終

閩里文獻考卷七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十

皆明初罷祀揚雄、及嘉靖間張璁釐正祀典、又罷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人、而改遽瑗林放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鄉。我

朝雍正二年、

詔九卿議可復從祀者、於是復祀遽瑗林放鄭康成范甯四人。乾隆二年又復祀吳澄一人。尚有荀况劉向戴聖揚雄鄭衆賈逵馬融盧植何休服虔王肅王弼杜預等十三人、今考其傳別敘從祀賢儒之後。

周

荀况趙人。年五十、遊學於齊。初、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襄王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漢

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交元孫也。父德爲宗正、封陽城侯。向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帝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神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帝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郞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帝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郞。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言議邪並進所以致灾異狀。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興者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指短堪、謂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帝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灾、其晦日有蝕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

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帝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書奏，且曰：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帝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從父德並事后蒼，授曲臺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及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刺史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復為博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帝甘泉，還奏甘泉賦。其三月，祭后土，還上河東賦。十二月，羽獵，雄從，上校獵賦。明年秋，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使農不得收斂。雄從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既而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

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耕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元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郞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其恬於勢利乃如是王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盡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殽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父興建武六年徵拜大中大夫九年監征南積弩營坐事左轉蓮勺令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衆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郞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違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明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諫不可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郞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郞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章帝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淸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於官時賈逵亦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

桀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從京兆摯恂遊學，博通經籍。恂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

閒王廞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融上疏乞自效、朝廷不能用。又因星變、陳北狄、西戎將起、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少事馬融。融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1]毛詩、左傳、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禦災凶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時見親於卓、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山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
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
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説。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
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
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
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建志，
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
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
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黄初中，
爲散騎黄門侍郎。太和二年，父蘭陵侯朗卒，肅嗣封。三年，拜散騎常
侍。四年，大司馬曹眞伐蜀，以霖雨山阪峻滑，衆過而不展，糧運難繼，
眞發踰月而行，裁半谷。肅上疏諫，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
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昔
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位。是以帝號無虧，君
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
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及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
飾，皆同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
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
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
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
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
倉卒。肅上疏論諫，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
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
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
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有之，可以
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
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
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
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
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
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
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説邪？爽
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
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
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
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
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昭問其故，肅對曰：此
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
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昭謂
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
爲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
志。後孫權襲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
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昭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絰者百數。追
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
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
駁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父業為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未弱冠，往造吏部郎裴徽，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黎尋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注易及老子，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天才卓出，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及潁州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厲疾亡，年二十四。司馬師為之嗟歎者累日。

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可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魏甘露二年，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畿豐樂亭侯爵。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厝之本在於簡直。詔班於天下。晉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存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之。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平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馬。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其主。預欲間吳邊將，使

於大軍臨至，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乃表還其所獲之衆與吳。吳主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張華亦贊成其計，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閒，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之如歸矣。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吳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一子亭侯，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滍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先儒說左氏未究邱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述曰：儒者之患，最易好名，否則立異，至於勢怵利疚，品斯下矣。楊子雲著太元、法言，欲擬易象、論語；杜元凱慨陵谷之變遷，汲汲焉惟恐不傳於後，是皆好名之過。然素號為恬退者，而終不免投閣之譏，究不能脫然於勢利外焉。荀卿嘗聞道衰微，忽創為性惡之說；劉子政見枕中秘笈，遂買聞黃金可成。王輔嗣學尚清虛，何邵公注述風角，探索隱怪，學術遂歧。若夫戴大君治郡不法，馬季長不勝飢困，覓附權臣，王子雍尊魏，則忘漢，為司馬，則忘曹，利勢之見生而儒行之道喪矣。之數人者，其言行固不無可議，然而覃慮研思，務精其說，苟舍短而取長，亦未可盡以人廢言也。賈景伯欲尊左傳，而世主方崇讖

緯、遂托其說以幾左氏之得立、蓋有苦心、非左道亂學者比。張現徒逞一時之論、肆爲詆訶。至舉無可疵議如鄭衆、盧服諸人、亦盡舉而廢斥之。嘵嘵過矣。汾粗學淺識、誠不足論諸儒優劣、謹取前史所載者、列於篇、而附鄙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至王安石父子之當黜、龜山論之詳矣、故其傳不載。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二終

校記

①合：據《後漢書》卷九四《盧植傳》，當作「今」。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

吾宗自二世祖以下，歷世單承，至八世而始有三子，曰鮒、曰騰、曰樹。自是派別支分，偉人輩出，上自漢世，迄於

國朝二千餘年之閒，或守其家學，獨抱遺經，或策名登朝，鴻猷懋著，或秉高素之操，或厲忠義之節，或以獨行見稱，或以文章名世，莫不炳炳麟麟，昭在前冊，使其略而弗紀，甚非所以光顯前修，垂訓後哲，此汾家傳之所爲作也。傳之體例，首博士，崇祀典也；次族長，尊齒德也；次世尹、學錄，先世職也。僖與尚任雖非世職，而用漢書恩澤侯之例，則亦附其後焉。家學所傳，莫重經術，故儒林次之。學優則仕，用取通經，故諸名臣又次之。以下忠義、孝友、隱逸、文苑，則竊取史氏之義，各以類書，而附熙先、範二人於末者，使知悖亂殞宗，亦所以示戒也。大宗家傳已見世系，故不復書。至於序列不以時代，而以宗派，且必著其高曾之系者，則又因以寓家譜之義云爾。

問禮，字知節，六十一代衍聖公次子也。究心天文、律歷、聲音、制度等書。明正德二年，始受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中庸書院祀。卒年五十九。

毓埏，字鍾輿，六十六代衍聖公次子也。康熙十八年，襲五經博士，

賜三品階，授奉議大夫。年五十八卒。毓埏好學而博，工於著述，所著有研露齋文集、麗則詩集、蕉露詞集，皆典贍可觀。初

聖祖嘉毓埏有文學，

御書遠秀二字賜之，後人因序次其集，總曰遠秀堂集。

傳鋕，字振文，六十七代衍聖公次子也。性通敏，美丰儀，能詩畫。康熙四十五年，襲五經博士，授通議大夫。

世宗臨雍，入京陪祀，

召見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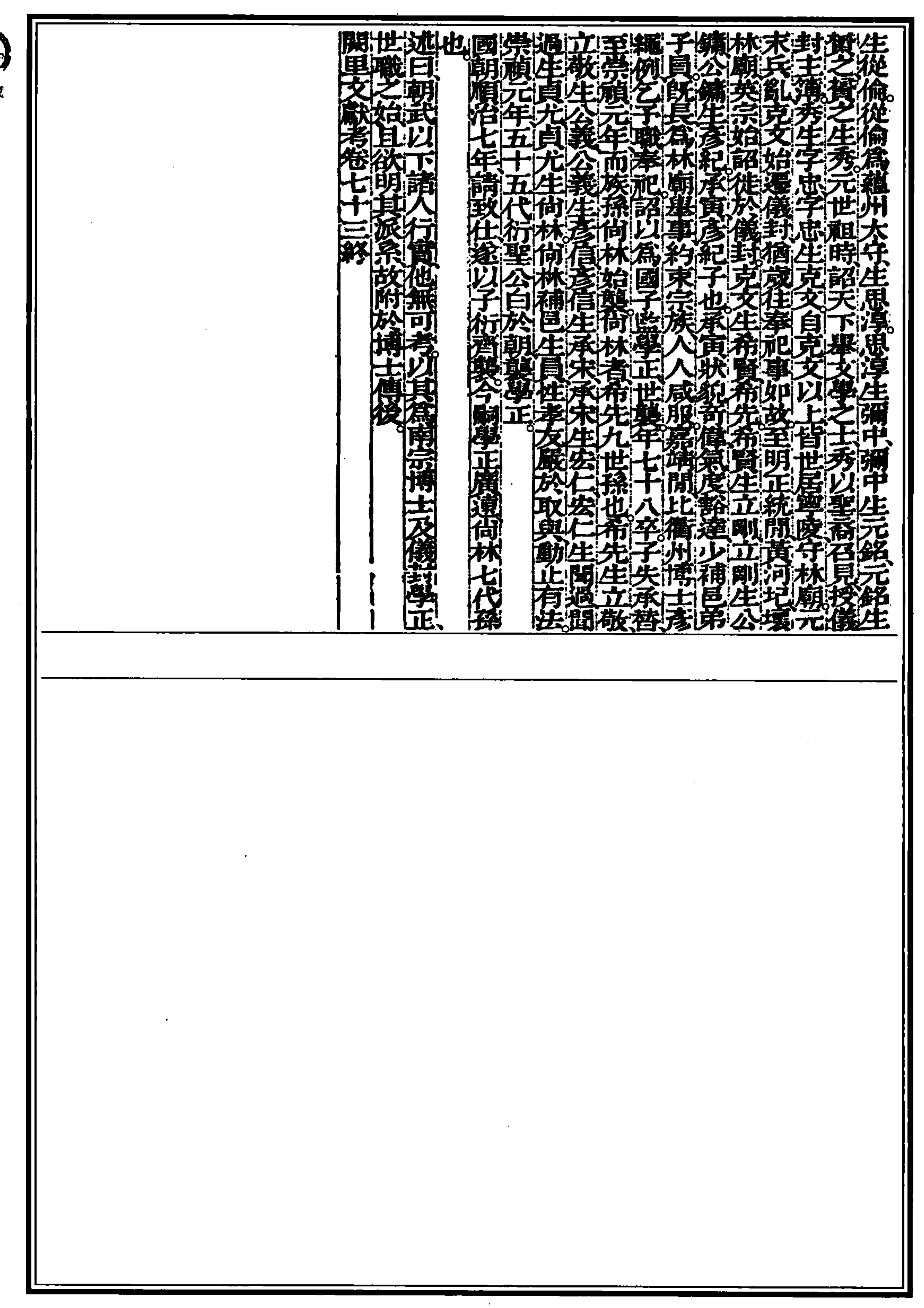
上注目良久，曰：「孔博士風神酷類其父。」欲用之，問博士有陞遷否。傳鋕以職在奉祀子思祖廟對，乃止。

賜六藝世家四字額，著補閒集、清濤詞。年五十四卒。

述曰：右世襲五經博士，自三八而外，有六十三代貞寧、六十五代衍桂、衍植，衍桂早卒，衍植後襲衍聖公，皆已別見世系。六十九代繼溥，今以疾致仕。故事，博士承襲，以衍聖公次嫡子，所以重主鬯也。然或無次嫡，或有次嫡而已領他職，則庶子及族子咸得代襲主祀事。庶子代襲者，有六十九代繼瀚；族子代襲者，有六十四代尚達，六十五代衍相、衍錫、衍隆，六十七代毓麟、毓瑛。

彥繩，字朝武，先聖五十九代孫也。十二世祖傳，有傳。傳長子端問，南宋時爲奉新縣丞，生璹。璹，漳州錄事參軍，生攄。攄，銅陵主簿，生應發。應發，武寧縣令，生之言。之言，兖州府同知，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兄思俊第三子克忠爲嗣。克忠，福清學正，生希路。希路，福州岳山書院山長，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繩。此明初舊譜之世次也。弘治十一年，彥繩改刊家譜，謂己實南宗衍聖公洙之六世孫，北宗駁焉，勒石衢之學宮，而衢州知府沈杰右之，爲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輕則起科，後改徵重稅，請仍改輕以供祀費。」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并減其祭田之稅。今襲博士者，其十代孫名傳錦。

承寅，字秉肅，先聖六十代孫也。二十六世祖子數，爲唐三十三代褒聖侯，次子子賢，孫羲，皆自有傳。羲生炯，炯生惟一。初，唐天寶之亂，賢同嗣文宣公避亂寧陵，後兵解，文宣公歸魯，惟一與文宣公之弟惟時留寧陵，守林廟，生簡。簡生持。持生昭遡。昭遡爲諫議大夫，生濤。濤，通判南康，生侮。侮，邑州推官，生皓堅。皓堅，登州判官，生秀正。秀正，宋仁宗天聖元年賜學究出身，奉祀事，生才實。才實生休重。休重



生從倫。從倫爲縉州大守、生思淳。思淳生彌中、彌中生元銘、元銘生賛之、賛之生秀。元世祖時、詔天下擧文學之士、秀以聖裔召見、授儀封主簿。秀生字忠、字忠生克文。自克文以上皆世居寧陵、守林廟。元末兵亂、克文始遷儀封、猶歲往奉祀事如故。至明正統間、黃河圮壞林廟、英宗始詔徙於儀封。克文生希賢、希賢生立剛、立剛生公鏞、公鏞生彥紀。承寅、彥紀子也。承寅狀貌奇偉、氣度豁達、少補邑弟子員。既長、爲林廟擧事、約束宗族、人人咸服。嘉靖間、比衢州博士彥繩例、乞子職奉祀、詔以爲國子監學正、世襲。年七十八卒。子失承替、至崇禎元年、而族孫尙林始襲。尙林者、希先九世孫也。希先生立敬、立敬生公義、公義生彥信、彥信生承宋、承宋生宏仁、宏仁生聞過、聞過生貞尤、貞尤生尙林。尙林補邑生員、性孝友、嚴於取與、動止有法。崇禎元年、五十五代衍聖公白於朝、襲學正。

國朝順治七年、請致仕、遂以子衍齊襲。今嗣學正廣遺、尙林七代孫也。

述曰、朝武以下諸人、行實他無可考。以其爲南宗博士及儀封學正、世職之始、且欲明其派系、故附於博士傳後。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

鼐，字器之，先聖五十代孫。高祖宗𣪘，見國子博士彥輔傳。曾祖若鼎，宗𣪘第五子也，爲壽張令。祖端修，金章宗時授進義校尉，不就，以年長命爲孔庭族長，兼提領監修林廟事。父琇，學究出身，養親不仕。鼐幼失怙恃，勵志讀書。避兵汴京，流離辛苦，間猶手不釋卷。左丞張琪奇其才，薦之朝，授開封令。金亡，歸元，爲濟、兗、單三州等處宣課提領。時兵火後，祖庭殿廡俱爲灰燼，鼐慨然申於東平行臺嚴實，實可其請，即令鼐提領監修林廟事。鼐勤慎廉幹，克復舊制。又以宗系失傳，感憤陳論，獲辨正焉。

元龍，初名𢌿，字伯凱，亦先聖五十代孫。居衢州。曾祖傳，有傳。祖端己，傳次子也。父𤩽，宋理宗朝授迪功郎、孔庭族長，奉祠南岳。嘗讀書至老不輟，嘗謂人之誦經史，猶飢渴之得飲食也。自號景叢子，有景叢集十卷。元龍嘗從眞西山遊，篤學尚志，閉戶著述，作誨忠策。又輯洙泗言學四十餘章，西山稱其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後上其書於朝，帝嘉之，授迪功郎、孔庭族長，後任饒州餘干簿，尋歸衢教授。部使者延請爲柯山精舍山長。年踰九十，猶手不釋卷。有柯山論語講議、魯樵集。卒，門人私謚曰文介子。後以子應得貴，贈少師。應得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諫議大夫、簽樞密院事。

涇，字世清，先聖五十三代孫。祖元敬，有傳。父之薦，元敬第四子也。善春秋三傳，終深澤教諭。涇初仕元，爲興化路學正，再授平陽路教授，四方學者爭從之遊。改紹興路知事，入爲翰林國史院檢閱。明初，避例徙臨濠，以五十六代衍聖公奏，得放還鄉里，爲孔庭族長。洪武七年，涇呈告世襲知縣希大諸不法狀，下山東省審鞫，省勘得實者數事，餘涉子虛。希大既得罪，涇亦坐誣，刑部上讞，詔旨免罪，復令涇及希大面對，責涇以教諭不先之過，仍賜龍頭藤杖，主理家政，幷遣御史王昂齎勑宣諭族人，俾遵約束焉。山東省試，兩聘分校，皆稱得人。晚年續訂祖庭廣記二十卷。卒年七十六。子四人，思楷其次子也。

思楷，字文道，繼父爲族長，奏請重修祖廟，能世其職。性尤好施與，有友呂博自太原來依，多方周給之。博死，復撫其孤女，鄉黨咸高其義焉。年六十二卒。

詮，字全伯，先聖五十七代孫，五世祖之熙，元敬長子也，爲雲夢尹。高祖洵，三氏學學正，東平路教授。曾祖思衍，濮陽路教授。祖克儉，世職知縣。父希幹。詮兒時讀書顏子廟，與羣兒嬉戲，失腳墜陋巷井中。家人以繩引出，詮曰：井有巨虵，張口吐舌欲噬人，幸未受其害，然吾亦不甚懼也。時人異之。及長，智識超卓，遇事明斷，里黨有不平事，詮以數言剖析，復以禮讓勸諭之，人多悅服而去。明宣德八年，爲林廟舉事。年五十九卒。

述曰：族長爲舉族矜式，必齒德眾著，始足以樹儀型而端表率。舉事主修林廟，亦非公勤廉幹者弗勝厥職也。若鼐、若涇、若詮，皆能其任。元龍以儒學著，而思楷德厚，亦有長者之風焉。抑考自四十六代孫宗哲於宋崇寧間始授迪功郎，爲孔庭族長，繼者類能舉宗範以訓子弟。而世遠年湮，家傳殘缺，能舉其軼事者尠矣。顧可考其名者，族長則有四十七代若鑑，四十八代端修，四十九代瓚、琯、璘，五十代持、撫，五十一代元祚、元裕，五十二代之善，五十三代澮，五十四代思𣘽，五十五代克晏、克晏有傳、克煦、克勳、克晟，五十六代希琛、希晟、希迪、希瑄、希璡、希瑒，五十七代諸、詡、談、譁，五十八代公寵、公寧、公綉、公紓、公源，五十九代彥乾、彥鳳，六十代承蛟、承謨、承賓，六十一代宏存、宏侃、宏依、宏傣、宏瑄，六十二代聞學、聞埱、聞塾，六十三代貞詩、貞珍、貞玥。舉事如道輔、克伸，皆自有傳，端稟見世系考中。餘若四十六代舜亮，四十七代若升，四十九代琇，五十代揮，五十一代元長、元灝、元讓、元石、元質、元祇，五十二代之文、之容、之進，五十三代澄、汴，五十四代

思義、思用、思度、思畢、五十六代希韶、希瓚、五十八代公錄、公性、公從、公源、五十九代彥灝、六十代承沂、承芑、承流、六十一代宏顒、宏超、六十三代貞瑛、貞操、貞枚、貞壘、六十四代尚壝、六十五代衍樾、衍鑰、衍璥、衍楨、衍權、衍瑰、六十六代興訥、興濯、興熉、六十七代毓儀、毓琰、毓宗、毓銑、毓珅、六十八代傳壆、傳櫆、傳家。備列其人，使後來者得所考證焉。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

勗字自牧、先聖四十四代孫、中興祖第四子也。少孤、能自立。宋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大中祥符元年、眞宗東封、詣闕里祠孔子、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王欽若言勗有治行、即召勗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初、勗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番酋爭持寶貨以獻、勗皆慰遣之。六年、轉屯田員外郎、仍知仙源縣。仁宗景祐元年、遷太常卿、提舉仙源景靈宮太極觀。寶元元年、以祕書監上章求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累著政績、年八十九卒、贈吏部尚書。子五、道輔、良輔、彥輔、延濟、延範。道輔、彥輔別有傳、良輔歷官大理寺丞、上章求退、帝嘉之、授太子中舍。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年六十四卒。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也。登進士第、知仙源縣、爲治有條理、以恩遇族人而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遷太常博士、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嚙、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得可用者十五人、獨稱奬其二、乃宗翰、王鞏也。遂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是、慶歷中詔給聖廟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自熙寧變法裁減人役、於是洒掃戶祇存三十人、林戶祇存三人、不敷供應。元祐元年、宗翰奏請仍復舊制、得旨允行。時有旨衍聖公如遇朝廷非大擢用、他職許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宗翰因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絹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然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乞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詔從之、於是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復兼領他職。尋進刑部侍郎。帝以上元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尙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宗翰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欽服。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爲缺憾、乃合而修之。

思逮字進道、宗翰九代孫也。宗翰長子恢、奉直大夫、恢生松、宋泰寧軍節度判官、松生班、班生揮、揮生元石、元石生之文、揮、元石、之文三世提領監修祖廟。之文生淑、濮州朝城尹。思逮、淑第三子也。初爲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元武宗至大三年、以祖廟禮樂廢缺、言於禮部曰、闕里四方之所瞻仰也、今釋奠行禮無大成雅樂、不稱。如蒙製造發下本廟、以修祭祀、庶盡事神之禮、傳之萬世。上以新聖朝崇尚之規、下以慰四方瞻仰之意。中書省用其言、移江浙行省製造、運赴闕里用之。後爲曲阜尹、歷大樂署署丞、署令、陞大常禮儀院判、著大元樂書。

克欽字敬夫、先聖五十五代孫、父思誠、見世系。克欽篤志好學、該博經史、襲父職尹曲阜。鋤強梗、卹老弱、境內肅然稱治。會歲饑、賑恤有方、所全活者甚多。洙泗間爲先聖講學舊地、因置書院、設山長教育生徒、復建倉貯粟以贍貧族。在職多善政、年五十四卒、民爲巷哭祀於鄉。子二、希大、希章、先後襲曲阜尹。希大以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襲、十八年改祕書郎、辟中書省掾、翰林院都事。希章以至正二十三年襲、明太祖洪武初復起、希大襲曲阜知縣、七年爲族長涇所訐落職、帝以其爲聖裔也、特釋之、而罷世襲爲世職云。

克伸字剛夫、亦先聖五十五代孫、曾祖之全、見世系、祖澄、嘗提領監修林廟、父思儼、穰縣主簿。克伸初爲元豐縣教諭、希大既坐事、明太祖詔衍聖公於合族內擇可以令曲阜者、五十六代衍聖公以克伸薦。太祖召見、命賦鍾山詩、應詔稱旨、帝曰、不須他才、只此詩應與知

縣矣。遂命知曲阜縣事、自爲敕賜之。自是授世職知縣者、皆給敕。至宣德間始停給敕之制。克伸居官謹恪、屢膺晟寵。

克中字正夫、宗翰十代孫也。宗翰第四子奉議郎恂生鎧、鎧生珏、珏生擢、擢生元恩、元恩生之英、之英生洙泗書院山長濱、濱生庚、城教諭思政。克中、思政第三子也。成祖永樂九年、薦知曲阜縣、力辭不受、强之乃應辟。下車之後、凡尼山祖廟、先聖塋域及學校壇壝之類、莫不請新增修。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年六十一卒、祀於鄉。

希範字士則、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三子也。天姿穎異、器宇魁岸、自其少時族人即以爲賢、欲薦知縣事。希範曰、先聖德澤宜均被後裔、吾兄弟豈得獨專其美。讓於從父克富、克富卒、又讓於從兄希文、希文又卒、族人卒薦之。不得已乃應薦、時洪武二十八年也。希範既受職、以直道自任、法行不避宗戚。有豪族誣旨民以當戍邊者、其人勢焰灼甚、民受誣不能自直。希範曰、吾爲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因力爲辨於上官、民冤得白、而竟以其罪罪所告者。於是豪強皆帖然斂迹。孔末之裔復假冒世胄、規避徭役。希範曰、是嘗亂吾宗者、今不明、後世無知者矣。乃力辨其非、復刻宗譜於石以志焉。時五十九代衍聖公方在襁褓、希範代主祀事、凡所以保育調護俾克成立者、皆希範之力也。年六十五卒。

希禾字士穀、先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涇、有傳。祖思柤、父克昌。希禾少好學、頗涉獵諸史百家之書。補弟子員、入三氏學、從教授歙縣江遈受易。遈去任、希禾曰、易道甚大、夫子尚曰假年。乃買舟裹糧、訪師吳地、聞受業於安成吳祭酒、深得易之奧旨。憲宗成化元年、詔三氏學每三歲貢一人、希禾首膺其選。明年、授曲阜世職知縣、在官勤於撫字、有循聲。年五十七卒。

謨字顯伯、父希武、克伸次子也。謨初隱方木上、自食其力以養親、家貧不能具酒肉、常耕貨以給之、不求聞達、而明辨果決。每廟庭有疑事、族長就決焉、以故知名。正統十一年、薦授曲阜知縣、政以能稱。歲旱蝗、謨清滯獄、覓急逋、中夜齋沐請禱、遂得大雨、飛蝗盡殪。民有私繼室訟前妻子者、謨廉得其情、諭以天性、父子感泣於庭、卒成慈孝焉。以母喪去官、尋卒、年五十九、祀於鄉。

燮字理伯、父希敬、克中第三子也。燮有至性、母病篤、籲天請代、嘗糞以驗甘苦、母尋愈。爲曲阜知縣、聽斷明決、人不敢欺。歲荒、先賑而後聞、生全者無筭。後加兗州府通判、卒、祀名宦祠。

公鏜字聲文、五十七代衍聖公第四子也。爲人慷慨有氣節、敦尚信義、人有過、輒面質其非、時有孔門御史之目。宣德九年、薦知曲阜縣、有政績。居官十年、邑中大治。嘗語人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乃上疏曰、臣本無似、賴祖宗餘澤、大宗既膺顯爵、而世尹又及臣身、兩世一門、盡叨美仕、物忌滿盈、乞賜放歸田里、以族之賢者代。疏入、不許。會有無賴子誣陷以事、法當罷官、公鏜不辨、曰、得掛冠、是吾願也。遂奪職。景泰初、五十九代衍聖公入覲、陪幸太學、始爲陳其誣枉、有詔復官、卒於家、年七十一。

公珏字粟文、燮次子也。嘉靖十年、授曲阜知縣、廉而能寬、以仁愛爲治。有王禮者、受誣坐重辟、公珏廉知其冤、爲力辨、乃得理。患民不知教、語父老曰、吾生聖賢之鄉、而風俗日偷、心甚憫焉。乃條孝親敬長睦鄉卹族十數事、率子弟輩以身先之、民亦感化、而頑俗頓格。居官十二年、家無餘財、致仕後、民念其無以蔽風雨也、爲運土築宅、至今經其地者、猶稱曰萬民牆云。卒之日、里爲罷市、祀鄉賢祠。

承夏字永功、希範之元孫也。曾祖詢、祖公良、父彥允、皆不仕。承夏早孤、事母極孝、母死、廬墓三年、嘗有異鳥棲墓樹上、甚馴擾、人皆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特賜旌表。承夏能詩、又善數學、決吉凶夭壽多奇中。弘治十七年、貢入太學。正德五年、授曲阜知縣、後以流賊壓境、守禦無術、自劾免。嘉靖元年復職、年五十九卒。

宏復字以誠，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恂，有傳。祖彥喆，父承業。萬歷元年，山東撫按請仍以世職管縣事，乃考選宏復爲曲阜知縣。宏復既涖任，患積貯不備，無以救水旱，乃建二十四倉以廣儲蓄，民賴以濟。在任二十三年，加都轉鹽運同知銜致仕。

聞簡字知徵，先聖六十二代孫也。八世祖思政，見克中傳。思政長子克淵，明初舉曲阜世職知縣，不就。克淵生希誼，希誼生謳，爲瀋王府長史。高祖公田，謳第五子也。曾祖彥鵬，祖承耆，父宏猷，爲招遠縣訓導。聞簡以天啓元年授曲阜知縣，剛明果斷，有折獄才。二年，流寇竊發，聞簡緝獲賊諜，斬以狥。賊再攻城，皆設法禦卻之，擒巨寇劉燦等十餘人。寇退，敘功加東昌府通判，後以事去官。卒年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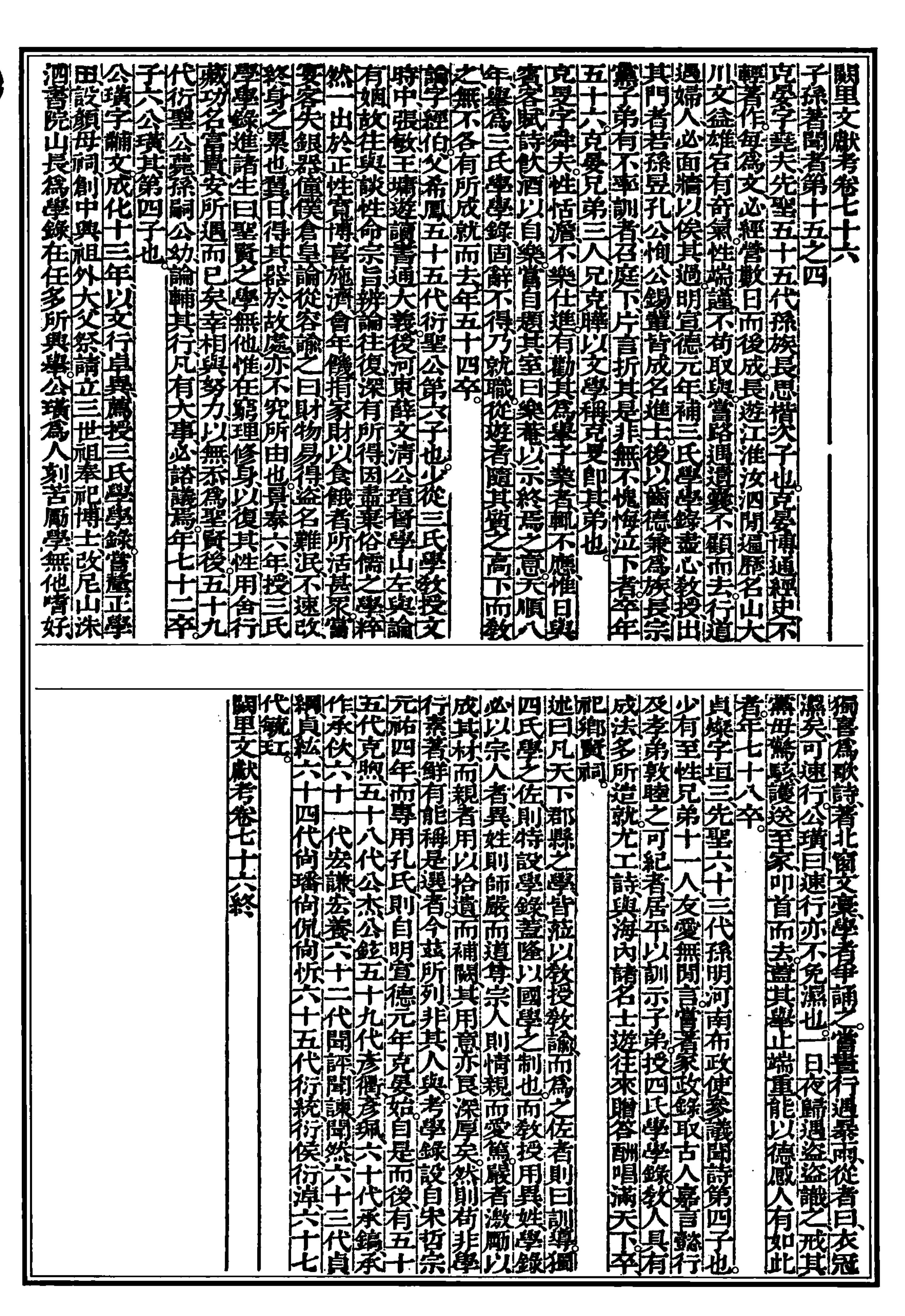
貞堪字用輿，先聖六十三代孫。七世祖希麟，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五子也。希麟次子譽，譽生公恬，公恬生彥丹，彥丹生承芳，承芳生宏蒙，宏蒙生聞默，貞堪，聞默子也。以廩生薦授曲阜知縣，性倜儻，志量不羣。崇禎十四年，齊魯大饑，寇盜並起，貞堪多方拯救，親冒矢石，獨宿城頭者六月，邑賴無虞。以丁憂致仕，年六十八卒。

貞栽字用茂，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思速傳。淑長子思遷，爲嘉祥尹，生克紹，克紹翰林國史院待制，生希先，希先新河尹，生讜。讜生公鎰，貞栽高祖彥剛，公鎰第三子也。曾祖承弌，祖宏岱，父聞墅。貞栽萬歷二十七年授曲阜知縣，興利除弊，民安耕桑。三十年，奉委開泇河工，役借庫銀四百金，無以償。貞栽曰：是役也，逋徵已甚，吾不能代償力，復召脫而高予。乃於羨自積俸補之。以四民學去廟遠，特改建新學宮，并請增廩額，卯府學者滿加。東昌府通判，後加都轉鹽運使致仕，卒於家。

尚愉字怡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眉，貞眉大宗，繼道聞詩長子也。尚愉爲曲阜知縣，蠲族愛民，除去一切苛政。會有挑河之事，民不堪命。故事，惟孔顏子孫得免役，民戶不與焉。是尚愉爲請於上，亦獲免，民賴以安。卒，祀鄉賢祠。

逃曰：自唐咸通中以孔續爲曲阜令，厥後多以世爵兼之，而宋金元之世亦參用族人之賢者。至元用傳子之全，之全傳子治，治傳子思誠，思誠傳子克欽，克欽傳子希大，希章遂爲世襲。明初特用克伸，仍改世職焉。以世爵兼者，有四十一代公琬、四十三代公仁玉、四十五代公延世、四十六代公聖佑、五十代公搥，皆見世系。由族人任者，尚有四十五代道輔，別有傳。其無傳者，則有四十六代舜亮、宗壽，五十三代濟，五十四代思凱，五十五代克昌、克嵩，五十六代希文，五十八代公鐶、公統、公澤，五十九代彥士，六十代承厚、承泗、承震、承業，六十一代宏廊、宏毅，六十三代貞敬，六十四代尚愷，六十五代衍淳、衍澤，六十六代興認，六十七代毓瑞，六十八代傳松。其政績亦間有可紀，不具載，特取其尤著者列之於篇。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四

克晏字堯夫先聖五十五代孫族長思楷次子也克晏博通經史不輕著作每爲文必經營數日而後成長遊江淮汝泗閒遍歷名山大川文益雄宕有奇氣性端謹不苟取與嘗路遇遺襲不顧而去行道遇婦人必面牆以俟其過明宣德元年補三氏學學錄盡心教授出其門者若孫昱孔公恂公錫聲皆成名進士後以齒德兼爲族長宗黨子弟有不率訓者召庭下片言折其是非無不愧悔泣下者卒年五十六克晏兄弟三人兄克曄以文學稱克旻卽其弟也

克旻字舜夫性恬澹不樂仕進有勸其爲舉子業者輒不應惟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樂嘗自題其室曰樂菴以示終焉之意天順八年舉爲三氏學學錄固辭不得乃就職從遊者隨其質之高下而教之無不各有所成就而去年五十四卒

論字經伯父希鳳五十五代衍聖公第六子也少從三氏學教授文時中張敏王墉遊讀書通大義後河東薛文淸公瑄督學山左與論有姻故往與談性命宗旨辨論往復深有所得因盡棄俗儒之學粹然一出於正性寬博喜施濟會年饑捐家財以食餓者所活甚眾嘗宴客失銀器僮僕倉皇論從容諭之曰財物易得盜名難泯不速改終身之累也翼日得其器於故處亦不究所由也景泰六年授三氏學學錄進諸生曰聖賢之學無他惟在窮理修身以復其性用舍行藏功名富貴安所遇而已矣幸相與努力以無忝爲聖賢後五十九代衍聖公薨孫嗣公幼論輔其行凡有大事必諮議焉年七十二卒子六公璜其第四子也

公璜字黼文成化十三年以文行卓異薦授三氏學學錄嘗釐正學田設顏母祠創中興祖外大父祭請立三世祖奉祀博士改尼山洙泗書院山長爲學錄在任多所興舉公璜爲人刻苦勵學無他嗜好獨喜爲歌詩著北窗文稾學者爭誦之嘗晝行遇暴雨從者曰衣冠濕矣可速行公璜曰速行亦不免濕也一日夜歸遇盜盜識之戒其黨毋驚駭護送至家叩首而去蓋其舉止端重能以德感人有如此者年七十八卒

貞燦字垣三先聖六十三代孫明河南布政使參議聞詩第四子也少有至性兄弟十一人友愛無閒言嘗著家政錄取古人嘉言懿行及孝弟敦睦之可紀者居平以訓示子弟授四氏學學錄教人具有成法多所造就尤工詩與海內諸名士遊往來贈答酬唱滿天下卒祀鄉賢祠

述曰凡天下郡縣之學皆設以教授教諭而爲之佐者則曰訓導獨四氏學之佐則特設學錄蓋隆以國學之制也而教授用異姓學錄必以宗人者異姓則師嚴而道尊宗人則情親而愛篤嚴者激勵以成其材而親者用以拾遺而補闕其用意亦良深厚矣然則苟非學行素著鮮有能稱是選者今茲所列非其人與考學錄設自宋哲宗元祐四年而專用孔氏則自明宣德元年克晏始自是而後有五十五代克煦五十八代公杰公鉉五十九代彥衡彥珮六十代承鎬承作承伙六十一代宏謙宏養六十二代聞評聞諫聞然六十三代貞綱貞紘六十四代尙璠尙侃尙忻六十五代衍統衍侯衍淳六十七代毓玨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五

僖字仲和、先聖十九代孫、漢御史豐之子也。章帝時、與友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初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賜酒飯。僖因自陳曰、臣草莽所微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臨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拜臨晉令。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帝幸安邑、觀鹽池、僖自請從行在所。帝識其狀貌、慼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卒於官。乃命其二子長彥、季彥留葬焉。

尚任字聘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璠、有傳。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鉉充講書官、釋奠之後、

聖祖御詩禮堂、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鉉進講易繫辭。

聖祖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又

命尚任、尚鉉同衍聖公毓圻等導

駕徧覽先聖遺蹟。

迴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

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後以部議停止、仍還朝。三十三年、遷戶部主事、尋陞員外郎。三十八年、以事休致回里。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闕里舊志未備、廣搜博採、別撰新志二十四卷。他所著有岸堂文集、湖海詩集、會心錄、節序同風錄、行於世。尚鉉字立之、康熙十一年舉人、官至戶部主事、世職知縣貞堪子也。

述曰、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乃不歸大儒、何哉。迹其信理而不信卜、死生之際、亦有非俗儒之所能及者。至於從容敷奏、義正辭和、遂使明主霽顏、渥及苗裔、固與後世之貢諛希寵者有異矣。聘

之立之、亦皆以秦封授官、故取以附仲和傳焉。更稽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幸魯、嘗拜孔氏四人官、今名皆不可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魯、賜孔氏出身者六人、聖佑、渭、延祐、延渥、延魯、延齡。聖佑即四十六代公、渭、譜失其名。延渥四十四代公第三子。延祐中興祖孫、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愈子。延齡見子宗旦傳。延魯後改名道輔、有傳。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六

安國，字子國，十代博士子貞次子，明達淵博，動遵禮法。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孔氏古文尚書，安國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焉，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與馬融、鄭康成作爲訓注，而此外張楷、周磐、盧植、劉祐、尹敏、蓋豫、周防、楊倫、杜林、衛宏、徐巡等，皆通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西晉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惟古文尚書獨行。考孔壁初出時，字皆科斗，故世謂之古文。自安國以隸古定，已易古而爲隸篆矣。至唐開元十四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易以近世楷書，而猶稱古文者，從其朔也。論語，漢初有齊論、魯論之別，孔氏古文出，其章句繁省與魯論無異，惟分堯曰篇爲二，凡二十一篇。安國作爲訓解，以授晉人扶卿。古文孝經與河間顏芝之本亦大較相似，安國作傳二十二篇，至梁、陳之際，二書並亡失不傳。今所傳者，惟有家語，然亦非安國舊本也。安國子卬，爲諸生，善詩、禮。孫[illegible]舉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詁。衍亦成帝時博士。成帝詔劉向校定祕書，不錄古文尚書、論語別錄，衍於是上書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其聖也。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籍，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聞大論焉。臣祖故臨淮

太守安國、逮仕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名儒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爲改今文，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記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帝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行。

臧，祖樹八代文信君第三子也。父聚以執盾從漢高帝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以高帝五年屬韓信破項羽垓下，功。六年正月，封蓼侯，文帝九年卒，謚曰夷。臧嗣封蓼侯，遷博士，歷位九卿。武帝時，壁經既出，從弟侍中安國奉詔作傳，臧爲書與之曰：報侍中，相知深，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任，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尙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元朔二年，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免。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嘗爲賦二十四篇，今連叢子有諫格虎、楊柳、鴞、蓼蟲等賦四篇云，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子琳嗣爵，位至諸吏，亦傳學問。臧常有書戒之曰：頃來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多得。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羣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琳卒，子黃嗣爵，歷豫州從事，坐事失侯。宣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功臣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黃無嗣，黃弟茂之子長安公士宣得復其家云。

奇字子異，先聖十六代孫，兄奮有傳。奇博通經典，以家世儒學，未嘗就遠方異師。王莽之亂，時年二十一，從兄奮依河西竇融，每與兄議學，兄謝服焉。淡忽榮祿，不願從政，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以開後之學者。書未畢而沒，宗人子通惜其不遂，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答問爲三十一卷，行於世。子通譏失之名，系不可

者。

豐字子豐，先聖十八代孫。父仁，見祖建傳。豐少以學行聞，三府交命，表賢司空拜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歲大旱，帝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豐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帝納其言，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彊焉而不能勝，豐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恩，不報無道之彊也，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羸內在，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而違其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豐善經學，不好諸家書。彥與豐名齊而業殊，故謂曰：諸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陋爾。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豐曰：君子樂醼，小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又嘗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賢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遠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為賁，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亢長濁赦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費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猶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從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撰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譯，惑莫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智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色者益德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也。子僖已有傳。

長彥，季彥，僖之子也。隨父官臨晉。父卒，遺令止葬其地。時長彥年十二，季彥年十一，共閉守墳墓，從父友西洛姚進受學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覽先人遺書，伏而誦之，研精殫思，窮日夜不輟。遊其門者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其一時譽望如此。時蒲坂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長彥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理為得，願子無疑。曰：君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避其車，終老於華陰。弟季彥守其喪，亦終身不仕。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學。東漢尚文辭，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長彥顧時為今學，而季彥守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族弟昱謂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盍姑已乎？季彥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曰：學所以求知也。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



愚學、竊人誠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儒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酬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正義耳。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儒、因嗤笑前聖、君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昱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太尉楊震常問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季彥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亂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耳。免害爲幸、何大儒之歸乎。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礪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攻業、與肓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專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長孫尚書問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季彥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睹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初、季彥父友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之。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衛尉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益之。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受人以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之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常聞致粟焉。常見劉公、客有獻魚者、劉公熟視、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之食、育鳥獸以爲之殺。衆坐曰、誠如明公之言也。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生也。蚊蚋食人、蚓虫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蚓虫生地也。知此則鳥獸五穀之本、不爲人、可以無疑矣。梁人有爲後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季彥退嘗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者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緋素、上紀天子、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扶。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彥與扶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大忌也。時下邳長孫子逸止扶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帝說焉。帝召見季彥於德陽殿、季彥陳其事、如與扶言、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

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卽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退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叠、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年四十九卒。

穎達字仲達、一作仲遠。高祖景進、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也。北魏時爲工曹掾。曾祖靈龜、國子博士。祖碩、治書侍御史、南臺丞。父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贈青州別駕、金鄉郡公。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敎。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卽秦王府開館、延名儒、引穎達爲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敎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涖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時諸儒議立明堂事、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敎劉伯莊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勅、依豆盧寬、劉伯莊等議、以爲從昆侖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稾秸、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淩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闇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臾聖躬、侍衞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愼。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又與尚書八座參議歷法、多從其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飇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穎達奉勅覆審。其序周易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

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序尚書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自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

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朱長才、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四門助教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序毛詩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引、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

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趙乾叶、四門助教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序春秋左傳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史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

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博士臣馬嘉運、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序禮記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卷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勑刪定、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助教臣李善信、太學博士臣賈公彥、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周元達、四門助教臣趙君贊、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序其意義、列之

云補。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又嘗疏公羊傳凡三十卷，今其書不存。穎達長子志□（闕）、□（闕）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述曰：右子國至仲達，皆湛深經術，稱專家者。其他已載世系及自有傳者不再列。夫士不通經，不足用，而微言奧義亦恃有所自而傳。故經學推漢世爲盛，而孔氏子孫類無不以明經徵博士者。語曰：良弓之子學爲箕，良冶之子學爲裘。豈盲淵源之有本也。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終

校記

①何引：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作「何胤」。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七

光字子夏十三代褒成烈侯第四子也隨父從家長安以明經舉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漢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從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帝帝於是召光與丞相翟方進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咎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光與丹持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成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

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閉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卒。王嘉復爲丞相、數諫諍、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帝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帝悅、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衰、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毁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毁短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公、益封、如霍光故事。太后令尚書具其事。莽因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太后乃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詔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己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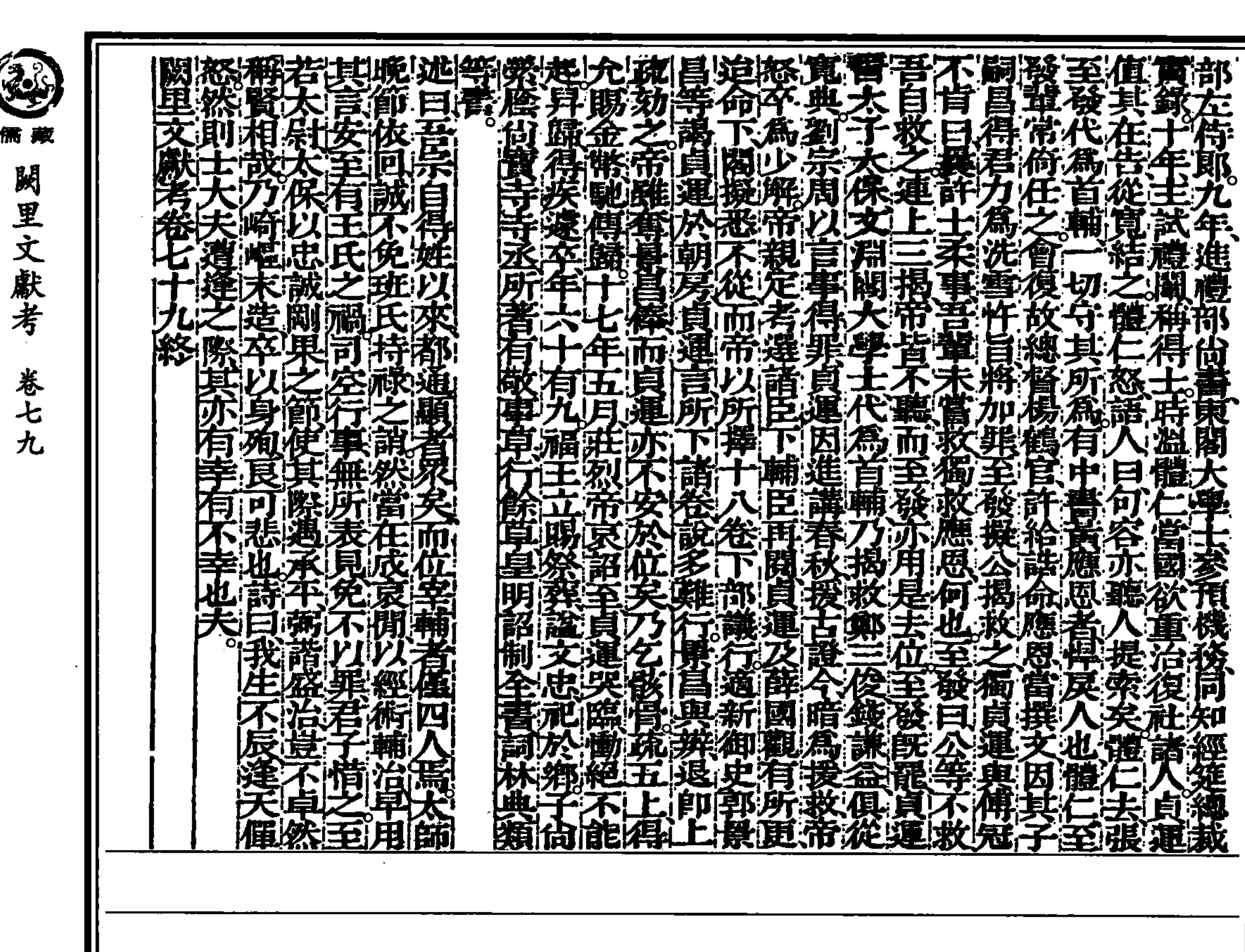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於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卒，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博山侯。又漢書王莽傳云：居攝時，封光孫壽合意侯。考家譜云：壽，諸曹校尉，捷之子，蓋光之兄子也。

扶，字仲淵，先聖十九代孫。祖嘉，見曾祖霸傳。父猷，通嚴氏春秋，事親至孝，為宗所歸。漢桓帝元嘉三年，選為百石卒史，主掌祖廟禮器。扶初徵博士，出為太守，入為太常。順帝陽嘉二年六月，進拜司空。明年，三輔大旱，五穀災傷。時劉崎為司徒，帝召尚書周舉，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得失，並對以宜斥貪汙，遠佞邪，則時雨必應。帝問百官貪佞汙邪者，為誰？舉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冬十一月，以事策免崎，因并免扶。扶為弘農太守。

緯，字化文，先聖四十代孫，祖戣，有傳。父遵孺，華陰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多與有名者游，故才譽益成。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擢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華州、河中，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還為右司員外郎。宰臣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中外聞風，不繩而自肅。歷戶、兵、吏三部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職，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授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赴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屋，為盜剽剟，衣囊略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徹怨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乃召三院御史謂曰：吾等身被國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自泣下，御史亦辭盩屋剽剟之餘，乞食不給，請辦一日之費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疾且暮，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道，途多梗，願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邪？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拔緯達散關。緯策玫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帝還駐岐陽，特進、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

戶，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昆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僖宗崩，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領國子祭酒，完治之。察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帝將郊見，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有司曰：「中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帝召諫官謂之曰：「方舉大禮，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主之，請自率禁軍爲招討。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且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問計於緯。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尙足支數年，幸聽勿疑。」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出爲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行，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書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鎭犯闕，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鎭，思用骨鯁正士，遣中使趣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夕，改吏部尙書。翼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太淸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緯扶疾至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令閤門使送緯至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入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帝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篤，還京，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九月卒，贈太尉。緯家尙節義，挺然不羣，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謝日，臺吏白中書，準例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以爲言，緯曰：「知公必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子昌珝，舊唐書作崇珝，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貞運，字開仲，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句容。十四世祖靈，見其父端隱傳。靈生撰，撰元時爲明道書院山長，生元祥，元祥生學孝，學孝生世基，世基生二子，思敬、思謙，元季同以義兵保障鄉里，爲義兵長。思謙生克昌，克昌生希安，希安生伯隆，伯隆生公智，公智生彥庸，彥庸生承林，承林生宏玠，宏玠生聞敕，聞敕爲四川鄰水縣主簿，生二子，長貞時，自有傳；貞運其次子也。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宗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錄。尋陞中允。時璫焰燻灼，貞運正色立朝，絕不與交接。會典順天試，中人欲以所私請，堅拒之，知不可奪，謀中以禍，卒以公得免。莊烈帝卽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年，擢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仍兼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大禹謨，敷陳明切，帝爲聳聽，羣臣於是盡去貂，傳爲一時盛事。自唐時祭酒穎達講孝經，至貞運乃再，以聖裔爲國子師，進講，帝特加優禮，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進詹事，以親老乞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郞，禁遊女，毀淫祠，南都靡麗之風爲之一變。故事，清明節祀孝陵，值流冦披猖，訛言將以是日乘虛襲白下，都人洶洶，有司請改期。貞運曰：「先事綢繆，則冦知有備，自遁，豈宜過示恇怯？」卒獲成禮。八年，轉北京禮部左侍郞，改吏


部左侍郎。九年、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同知經筵總裁實錄。十年主試禮闈、稱得士。時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諸人、貞運值其在告、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體仁去、張至發代爲首輔、一切守其所爲。有中書黃應恩者、悍戾人也、體仁至發輩常倚任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之、獨貞運與傅冠不肯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曰、公等不救吾自救之。遂上三揭、帝皆不聽、而至發亦用是去位。至發既罷、貞運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代爲首輔、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寬典。劉宗周以言事得罪、貞運因進講春秋、援古證今、暗爲援救、帝怒卒爲少解。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定、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論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而貞運亦不安於位矣、乃乞骸骨、疏五上、得允、賜金幣、馳傳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舁歸、得疾遂卒、年六十有九。福王立、賜祭葬、謚文忠、祀於鄉。子倚縈、廕尚寶寺寺丞、所著有敬事草、行餘草、皇明詔制、全書、詞林典類等書。

述曰、吾宗自得姓以來、都通顯者衆矣、而位宰輔者僅四人焉。太師晚節依回、誠不免班氏持祿之譏、然當在成哀間、以經術輔治、卓用其言、安至有王氏之禍。司空行事無所表見、免不以罪、君子惜之。至若太尉、太保、以忠誠剛果之節、使其際遇承平、弼諧盛治、豈不卓然稱賢相哉。乃崎嶇末造、卒以身殉、良可悲也。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僤怒。然則士大夫遭逢之際、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八

奐字休文先聖三十二代孫居會稽曾祖珽之有傳祖琇太子舍人尙書三公郎父幼孫晉書作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尙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自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儼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奐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奐陳霸先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乃除奐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霸先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霸先受梁禪是爲陳高祖遷奐爲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文帝在吳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中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尙書常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帝疾篤奐與安成王頊及仲舉并吏部尙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言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奐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文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尙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尙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尙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

披衮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揔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揔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揔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別有傳。孫楨。

楨、紹安子也。唐高祖時登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出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楨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爲王哉。楨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楨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高宗時、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溫。

戡字君勝、先聖三十八代孫、六世祖穎達、有傳。五世祖志亮、穎達第三子也、官中書舍人。高祖琟、曾祖務本、滄州東光令。祖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父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戡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爲不法、戡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子之道、順則受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此、不當爲彼。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從史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爭之、無改悔色、則恐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始若受其言、終偃蹇不軌。戡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城東、不與當時事。未幾、李吉甫鎭揚州、表置幕府。從史曰、是欲合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鎭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明年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兄子溫裕。

溫裕、父戢有傳。溫裕舉進士第、授補闕。宣宗大中四年、黨項爲邊患、發兵討之、連歲無功。溫裕上疏切諫、帝怒、貶柳州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以私財修冑祖廟、語在林廟考中。從弟溫業、字遜志、戢長子也。穆宗長慶元年進士第二人及第、遷禮部員外郎。開成中、宰相鄭覃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薦溫業與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等共正焉。溫裕之貶柳州也、溫業官吏部侍郎、亦求外補。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後遷太子賓客、卒。

敏行字至之、先聖三十九代孫。父述睿、有傳。敏行、唐憲宗元和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

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敏行雖操不逮其父然少能修潔及仕官所交皆當時豪俊名重一時云

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勖有傳道輔幼端重宋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九年以四十六代嗣文宣公年幼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以稅廩廣道輔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廉訪怒按其邑一一修舉不能責解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報可卽命道輔主其役乾興元年遷大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之日卽抗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論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天聖八年春詔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九年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先聖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故道輔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舉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旋奉命使契丹賀册禮復命轉尚書兵部員外郎十年出知許州許州圭田素厚道輔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管內蟲饑道輔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上聞十一月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尚美人有寵於帝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尚美人於帝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傷帝頸帝大怒閻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大臣呂夷簡素怨郭后因勸帝廢后且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請勅有司毋受臺諫章疏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帝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明日晨入待漏院至右義門有吏持勅赴馬前云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矣臺吏押行出都門時被黜十人皆一時名臣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昨當攖鱗之際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搆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頃之徙知徐州景祐四年又徙兗州道輔之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進道輔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假居郭贄舊宅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大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寶元二年開封府史馮士元以贓敗語連參知政事程



琳帝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污朝廷、詔道輔鞫治。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乃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年五十四。道輔卒後、元昊寇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與都監黃德和等禦之、德和畏怯卻走、軍潰、平獨力戰敗沒。德和恐罪及、誣曰、平非戰屈、乃叛耳。帝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冤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將叩中丞馬白其冤。兩街販夫以千數、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矣。平家慟哭而止。其直聲之留於沒世如此。初、道輔之知兗州也、孫明復隱居泰山、以道自重、道輔兩就見山下、恂恂執弟子禮、與談堯舜周孔之道、作詩刻石壁、歲時送服食、薪芻饋問不絕。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在章獻太后時事、帝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今從祀鄒縣孟子廟者祀於鄉。

文仲字經父、先聖四十七代孫也。居新淦。父延之、有傳。文仲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自厲、學問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文仲。文仲對策曰、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賢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之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書、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皋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也。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

講彊國之術臣之觀上相疾如仇讎何其有閒則相與蹈籍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彊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彊國爲效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滯遠效而貴近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曾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國而彊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驅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閒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趨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追急四方所以畏愛者信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積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霸彊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衛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而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勵敎首者明主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焉之而未臻乎聖策

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閒不足以審眞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自安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間以適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爲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爲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枱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徙轅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

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蝕，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蝕，東京七十四蝕，蝕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閒。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愼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微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疏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亂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閒，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職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或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臣言責不得盡其辭，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立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憑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疏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賊王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

黄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犇衝之寇不可禦乎　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致外馳使者布宣惠敎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敎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征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賚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導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責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能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所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尙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枙摩轂日夜合離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宴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宫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恃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

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廢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綦、均輸之吏苛於貙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刑。此在陛下約己以率耳。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惟京師也。惟其雜、制之宜甚詳。周官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訪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眞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天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覊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敎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閒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肢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赦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肢刖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實、而亦貴於愼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愼名哉。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敎、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敍其始末之要。此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閒、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閒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變、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敎、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縱情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

德，而不愼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憲、僖，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縱情之所伺也。觀其有閒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退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閒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地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追不迁，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蓋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愚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眾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從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哉？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愼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從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閒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愼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illegible]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碎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觀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識，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

出。凡陛下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時宋敏求第文仲爲異等，安石怒其指斥所建理財訓兵之非，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鎭又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饑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與充爲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惟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閒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蝕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壓國命，宜察此以消厭災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聲闇黨。八月，文仲上疏劾奏崇政殿說書程頤，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語在伊川傳。十一月，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遺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穎熟而惡桴棘，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黜其黨。後黨論起，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思迪，字疑道，先聖五十四代孫。父溆，見兄思逮傳。思迪以國子生授膠西主簿、安慶錄事，轉光山尹。光山地沮洳，土人以爲不宜桑，廢蠶織。思迪於縣北築圃結屋，其中名曰幽風亭，環亭種樹三百餘畦，樹成則分植鄉村。不數年，桑陰達乎四境，民蒙其利，朝野咸歌詩以美之。尋除陝西行臺御史。值關陝歲旱，設法賑貸，全活甚衆。雲南省臣有據蜀拒命者，起大策，擅爵殺，大軍壓境方納款。思迪兩上章，言蜀寵僻在西陲，方難作時，守正者被戮，附反者獲官，此而不懲，何以示後？又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詔皆從之。擢內臺御史。時元文宗幸佛寺，泛龍舟，遊玉泉，思迪抗章極論，帝即爲回宫，旌以文綺。會楚中洞蠻作亂，以思迪有威望，遷爲湖廣都事。思迪至，果皆畏遁。以疾辭歸。至元六年，起爲太常禮儀院判，終太常禮儀使。

思立，字用道，思迪弟也。自幼聰敏，六歲即能應口對句。既長，遊太學，益工詞翰，人得其單詞隻句者皆寶之。釋褐太常太祝、新河縣尹，精於吏事，涖政詳明。拜御史，巡歷三臺，風采嚴肅，所至有聲。累官至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思立之進用也，由左丞相太平推拔，一時省中皆海內知名之士，稱爲得人。而太傅脫脫與太平有隙，思所以中傷之，先去其黨，因誣思立以罪，黜免，當世惜之。

聞詩，字四可，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章，見父克欽傳。希章無子，以兄希大之子訥爲嗣。訥生公儼，公儼生彥縉，彥縉生承田，承田生

宏山宏山生聞詩。聞詩明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考吏科給事中。明習掌故，又好旁詢民生疾苦及邊海阨塞險要之事，故所言莫不切而有本。崇禎元年，條上八事。一曰端士品。士人立身涉世，有恥乃不辱君，達道方不負民，此聖訓也。從未有隨世俯仰而事業光明者。臣服官初見二三輕才諷說之徒，與夫輭美巧令者，莫不稱爲妙人。及崔魏燄起，趨炎附熱者即出此輩，夫妙而媚，諂何如拙而守身。茲遇聖主當陽，衆正盈朝之日，當改頭易面，敦名節、奮醍躬，各懷有恥之良，互砥端方之品，庶可以破趨附之習、銷門戶之障。上不負於君，而下不負所學，眞事業從眞人品中來，臣願以恥之一字爲今日鍼砭也。二曰肅銓政。蓋地位清要莫過銓曹，而機務填委亦莫若銓曹。每見進取則擠營，惟恐不前；而受事則卸擔，又惟恐不早。或數日而轉一司，或旬月而轉四司，席未暇煖，跡若飄蓬，官與事了不相涉矣。至於急選、大選，非選郎不知，往往一選之後即便抽身。其中間起送之遲速，簿書之轉換，前後文移，有無相錯，飛海跳澗，名色紛然。令萬里孤客，一介微程，有歷至五六選遲至一二年者，積薪株守之苦，不可殫述。後官即欲清查，而旬日間能遽料理乎？今後須遵祖制，司官非三月不轉選郎，非六選後不准給假，久於其任，庶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若夫品題公當，此在本司自勵，不待人言之諄諄者。况比來以賄敗而出都門者，不啻振落，有不顧覆轍而競惕者非情矣。三曰稽援納。開事例以資餉、資工也，而國家曾不得實用者何也？良由頭緒愈多，資格愈薄，且一例方出，百弊已叢，役猾之包收，奸胥之侵匿，旦而白丁，暮已拖紫，改易頭面，大駭聽聞。今後凡實歷三考者，必用本省印咨，援例納考者必庫收對勘，方准其冠帶上卯，至於贊官，非生財之地，師席非入貲之官，此項尤宜停革。四曰愼署官。人愛鄰之子不若兒之子，愛兒之子更不若己子，何也？父子關切，情不容已。縣令爲民父母，情亦宜然。今遇州縣缺出，府州佐貳便起奔競，撫按司道即作情面，一旦握符，但思飽喫飈飛，何暇愛養嬰兒。攘臂攫金之態，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見者。甚而神通廣大，扣缺歷選，州縣有一二年不得補者。當此東西交訌，民窮財盡之時，能當此輩又一剝削乎？至於鄰封州縣兼攝，此法尤爲不便。在本官視之則爲兩頭莊，在百姓視之則爲兩頭蛇矣。今遇州縣缺出，或一時難於銓補，不妨擇本處學官佐貳之清正者暫時兼理，倘無大弊，亦權宜之法也。若云斯輩資薄望輕，安能爲民造福，然不能爲民造福，不猶愈於爲民作禍者乎？五曰嚴政教。當今守令之選莫重於甲科，非爲其才高黨衆、威令之行易，正爲其望重、迹遠、撫字之心長也。奈有一種不肖之徒甫膺民社，便念身家，奉妻妾美田宅，碩鼠之腹未滿，窮民之髓已盡。贓私狼藉，恐載彈章，乃借甲科之名，邀改教之例，是進不得清華，退亦不失富厚，人亦何憚而不爲哉？且未幾而國學，未幾而曹郎，未幾而郡守，清愼者猶然，故服察黜者已儼然黃蓋，東陵之退步不幾爲終南之捷徑乎？竊思學官乃興賢育才之地，豈藏垢納污之所。此後甲科被彈射察黜者，量其贓私之多寡，或處以雜流，或錮其終身，庶貪墨之吏知懲而窮黎之命稍蘇矣。六曰重恩廕。繁纓有愛，敝袴有惜，誠以物雖微而磨礪之機權重也。夫恩廕者，乃朝廷酬德報功之典，非市恩納賄之地。窮鄉下士，皓首沒齒，求半綸一命不啻登天，往往見紈袴膏粱子弟指既朽之骨，翻已陳之案，婉轉比例，朦朧陳乞，輦金入都，公行賄賂，通家年籍，齒頰有靈，當事者以今日之情面，作後身之榜樣，無奏不可，無疏不覆，先則入監讀書，未幾而充部郎，膺郡守，正途出身者積薪於下，而伊人接脅於上，令人樂有賢父兄，而不必有佳子弟，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邪？况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居官貪婪，不惟敗其家，且凶於國者有之，與其削奪於後，何如裁汰於前。自後凡遇恩廕，當照會典，嚴行參駁，其在內三品未經考滿，在外三品非眞死事者，槩不准給。庶人材借以砥礪，而名器不至



冒濫矣。七曰清兵餉。自東事以來、天下之民愈窮、邊上之兵愈急、而不肖之貪官愈富。假搜括則胥吏探囊、借加派則敲骨吸髓。講屯田則以屯田相高也、按籍曰某官開墾若干頃、某處開墾若干頃。實求之則龜毛兎角矣。重節省則以節省相尙也、按册曰某項節省數千金、某項節省數萬金。實核之則捉風捕影矣。以天下鬻妻賣子之民急飛輓、不啻拯溺救焚、披堅執銳之夫、呼庚癸幾於脣焦舌敝、而尙甚如此剝削乎。即如天啓五年遼米一節、兗郡民間五斛麥始易一斛米。及運之他方、則斛米已費千錢。未幾而漂沒者漂沒矣、焚燬者焚燬矣、浥爛者浥爛矣。旣云飢軍望濟、不啻然眉、何以解到不收而付之水、收到不放而付之火、且甘爲朽腐而不之問。此又事之不可解者。今歲山東二麥焦枯、雨澤愆期、將又愁輸粟之役矣。此等積弊、須擇資深風力科道二員單騎出都、按其情形、核其冒濫、但求淸楚、勿滋繁費、庶於國計民生有禆。八曰恤驛遞。今之驛遞疲敝極矣。恤驛遞之苦者、不曰痛革倩借之馬票、則曰嚴禁折乾之夫馬、言皆似是而實非也。夫輪蹄之往來非昔少而今多也、額設之錢糧非昔增而今減也。大抵驛遞之錢糧非隷於州縣則隷於本府、有司出納、視爲己物、非駕言搏節則借名扣留、給發之不時、而馬之倒者十二三矣、賠累之莫支、而馬戶之逃者十八九矣。有司耽視、司道相蒙、艱艱小民誰敢以馬力之微犯訐上之戒哉。惟是驛遞錢糧按濟者及時按濟、給發者按季給發、加以痛革馬票、嚴禁折乾、則窮民不至賠累而驛遞稍蘇、輪蹄不滯矣。疏入、帝嘉納之。尋丁毋憂歸、服闋、當事者忌其戇直、外轉眞定井陘兵備副使。九年七月、

大淸兵入昌平、下近畿州縣、閏詩應援守禦、甚著勞績。八月、

大淸兵出口、閏詩方隨巡按閱視三關、而鎭守內臣崔某又檄調閏詩修固關。閏詩以固關非敵兵所經、宜先其急者、赴調稍遲、內臣御之、譖於帝、降調河南大梁督糧道參議。未受任、遂乞歸。又七年卒於家。閏詩居官任職、正論侃侃、而平素從未輕官人過。性恬憺、登進顯膴、事蓋終身未嘗齒及也。

述曰、國家設臺諫之職、寧令委蛇承順、緘默取容而已哉。必將犯顏極諫、上以格君心之非、而下以肅百僚而風有位。若詩所云邦之司直者、斯其選也。右自休文以下、類皆匡時拂主、號稱謇諤、而原魯立朝風槪、尤爲諸賢之冠。經父建白亞於中丞、惟劾伊川一節、稍不協於士論。然考呂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而懵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致陷善良、晚乃知爲小人所賣、遂憤鬱嘔血而死。君子觀此亦可以諒其心矣。若長史之輔驕王、書記之佐强鎭、其地位尤卑、而心亦彌苦、故比而附於篇焉。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九

休源字慶緒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坦、有傳。高祖混。曾祖失名。祖遙之、宋尚書左丞。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齊明帝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後生之準的也。瑯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祀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便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梁武帝受齊禪、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帝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稱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於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史、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帝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兼揚州刺史。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遘疾、帝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慨。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忠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藩政



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强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强禦、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官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戣字君嚴、先聖三十八代孫。父岑父、見弟巢傳。戣擢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殿中侍御史。唐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戣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詔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親吏得娶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致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惟戣常自行。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當是時、帝以武功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爲類、向意助之。戣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可與論是非。帝入先言、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召爲吏部侍郎。戣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屬、未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遷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理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養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戰于方舉殁之弟也。初、叔巢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長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戣移書昭義、斥數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戣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歡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戣躬禱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毓珣、字東美、居汶上。曾祖尚陛、六十三代五經博士、贈衍聖公、第六子也。祖衍銘、父興洪、福建按察使。毓珣自幼讀書、即留心經濟、不爲章句學。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幸魯、釋奠孔子、毓珣時年十七、以陪祀

賜恩貢出身、除湖廣武昌府通判、在任三年、以卓異薦、擢知江南徐州。徐民敝於丁賦、釐革不易、毓珣拊循七載、民困以蘇。河道總督張鵬翮薦其熟諳河務、授邳睢同知、尋陞山西平陽府知府、移知雲南順寧、又改開化。丁內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府。毓珣歷守邊郡、皆因俗爲治、弊去太甚、蠻服安之。再以卓薦、擢湖廣分守上荆南道。排荆門萬峯之險、爲民築隄捍患、民因以孔公名其隄焉。五十五年、授廣西按察使。廣西地瘠民悍、林深箐密、猺獞多窟穴其內、伺閒陸梁、而各土司亦往往自相仇殺、郡縣不能制。毓珣至、力除因循之習、每遇大案、設法捕治、務盡根株。靈川縣獞廖三尤巢深窩聚、數出焚掠、毓珣白撫軍陳元龍曰、不殲渠魁、患正未已。元龍乃遣兵往勦、又檄縣令標儉率鄉勇共擊。瘴嶺阻采、獞猶負固不服。毓珣指示機宜、困之浹旬、卒就擒。自此諸苗皆畏懾奉法、莫敢爲非者。五十七年、遷四川布政使。時西藏用兵、毓珣籌餉於叉木多、轉輸絕域、民不知勞。重築灌江口堰、蜀人比之李冰。六十一年、廣西巡撫缺、

詔廷臣舉可任者、陳元龍以毓珣薦、遂

命巡撫廣西。粵人既喜其復來、而毓珣亦深悉粵之利弊、首重民食、核實常平積穀三百萬石、他如催科有法、獄訟不擾、端士習、淑民風、百廢具舉。

世宗即位、嘉其勞、加總督銜、以寵重之。雍正二年、授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乃建議改連山陽山二縣直隸連州、以便控御、裁碣石守備、設同知、駐衛城、以資彈壓。沿海數千里、多宿重兵、餉道迴遠恆苦不繼、議於提鎮協營、各建倉備穀、依常平例計口借給、以足兵食。又請撥廣西倉穀三十萬石、分貯東省、以備賑糶。先後條奏、皆得

旨允行。五年春、入覲。奉

命先偕河漕督撫諸臣會勘蘇松水利事宜。毓珣議先開劉家河入海故道、而吳淞白茆七浦亦應次第疏築。事雖不行、朝議韙之。將還粵、乞假展謁祖林、道宿州靈壁、閱見溝渠不通、水潦停積、恐爲河患、具疏入告、

上爲申飭河臣修治。八年、河督齊蘇勒卒、

上念此任非毓珣不可、

命移節治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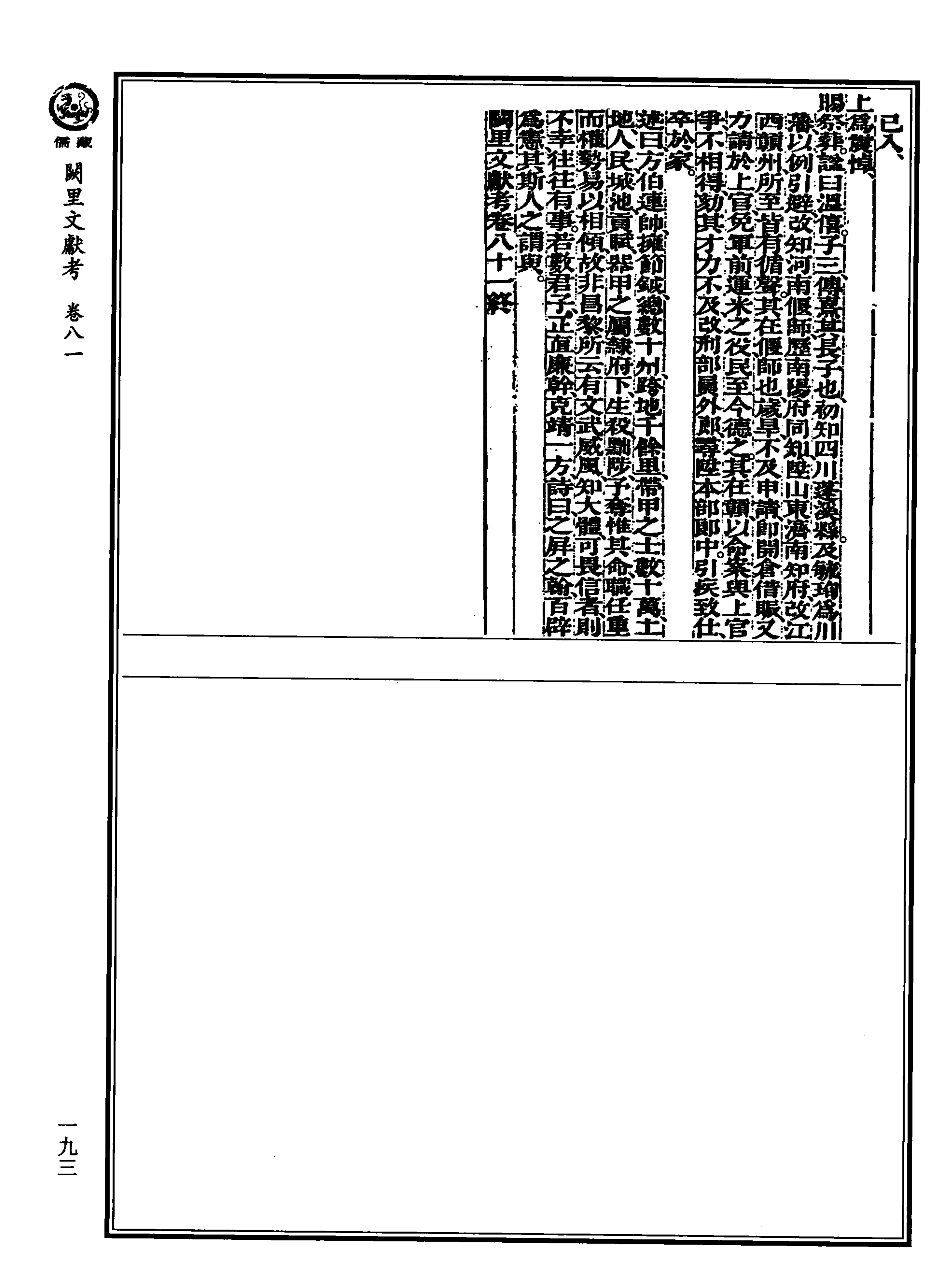
親指授方略、以黃淮交衝、自山盱高寶至瓜州、隄防不足賴、宜有源流兼治之法、而高堰勢尤險要、將發帑金百萬、以專力治之。時毓珣年六十五矣。奉

命、從事不憚勞瘁、衝風冒雪、往來洪濤巨浪閒、以是遘疾。

上聞、

賜人參藥餌、

命其子刑部郎中傳[illegible]帶同御醫孟旭胡徵麟馳驛往視。未至、而遺疏



已入、

上爲震悼、

賜祭葬。謚曰溫僖。子三、傳嘉其長子也、初知四川蓬溪縣、及毓珣爲川藩、以例引避、改知河南偃師、歷南陽府同知、陞山東濟南知府、改江西贛州、所至皆有循聲。其在偃師也、歲旱不及申請、即開倉借賑、又力請於上官、免軍前運米之役、民至今德之。其在贛、以命案與上官爭不相得、劾其才力不及、改刑部員外郎、尋陞本部郎中、引疾致仕、卒於家。

述曰、方伯連帥、擁節鉞、總數十州、跨地千餘里、帶甲之士數十萬、土地人民城池貢賦器甲之屬、隸府下、生殺黜陟予奪、惟其命、職任重而權勢易以相傾、故非昌黎所云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若數君子、正直廉幹、克靖一方、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其斯人之謂與。

閩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

融字文舉、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融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退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為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



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宮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群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爲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字鴻豫，漢獻帝嘗時見融及慮，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操以書和解之。慮復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

大鍾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平原禰衡與融善、融嘗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聽、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操、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黃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兆曰：范蔚宗後漢書傳贊云：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諒哉。又譜載融爲宙第四子、上有三兄、曰晨、曰謙、曰褒、下有一弟、曰昱。按融以建安十三年見殺、年五十六、其生也應於永興元年癸巳。梁冀之伏誅也、在延熹二年己亥、是時融生止七歲、而昱傳中已有大將軍梁冀辟不應語、則昱之齒長於融也明甚、不得云昱爲融弟也。又後漢書注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今云宙五子、融居四、是皆謂之可疑者。再考漢太山都尉碑、宙以延熹六年卒、融年僅十一、而本傳曰年十三喪父。張儉亡命在建寧二年、融已十七、而曰年十六。儉少

之文誤在史矣。爲附識於此。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一

愉字敬康，先聖二十五代孫。六世祖彪，與其兄宙同傳。五世祖乂，魏大鴻臚。高祖裒，冀州刺史。曾祖潛，太子少傅，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侍中、選曹尚書、湘東太守，歷世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於洛。晉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騎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元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廩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民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民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從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閒，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賻，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閶、汪、國。閶嗣爵，位至建安太守。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惟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按國，晉書作安國，蓋疑以字行也。

謚曰貞侯，忠孝廉正，爲時名臣，而二子以直亮清慎，並見重當世，可

爲能克其家者矣。餘不溪，逕今浙江德清縣，縣人立祠其地，歲時享祀不絶。抑所謂聰明正直而壹，没則可祀於鄉者歟？至若當世目爲神人及龜紐左顧之事，其説近誕，儒者所不道云。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坦字君平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會祖竺見從父愉傳祖沖晉丹
陽大守尚書令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
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
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
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
姦臣賊子弒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
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
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
經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
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
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
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
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
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
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
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
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
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二憲制宜信去年察舉
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氾問
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
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命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
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
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
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

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
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
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
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
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
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遲來是襲朝廷虛也
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
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
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
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
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
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
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
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
大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
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
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
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
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
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
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
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大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
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
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



六之艱既過、維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奮命戎狄之手、蹈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彰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無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闔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轉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龍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登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常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敍、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父倫見祖奕傳。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

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聖諱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述曰：東晉僻居江左，地促勢衰，此正君臣枕戈待旦之秋也。乃將相碌庸，苟安自足，王導、庾亮既乏恢復之才，殷浩又祇以虛聲取累，遂使坐失事機，釀成禍亂，以致朔方雲擾，逆竪弄戈，圖之不滅，國用殄滅。讀二公傳，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若輩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三

琳之字彥琳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祖沉有傳父廞吳興太守衆遷廷尉光祿大夫有文集十一卷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車尉桓元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閤祭酒元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元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且宜依舊制元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民害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懃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

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艱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惟君子能之。餚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劉裕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十一年，又除劉裕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裕受晉禪，是爲宋高祖，永初二年，召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且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鬭，凶勢輙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録收捕樊馬子，互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僚所瞻，而不能弘借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太常。著文集十卷。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宋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譽，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喪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志，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孝武帝孝建三年，拜臨海太守，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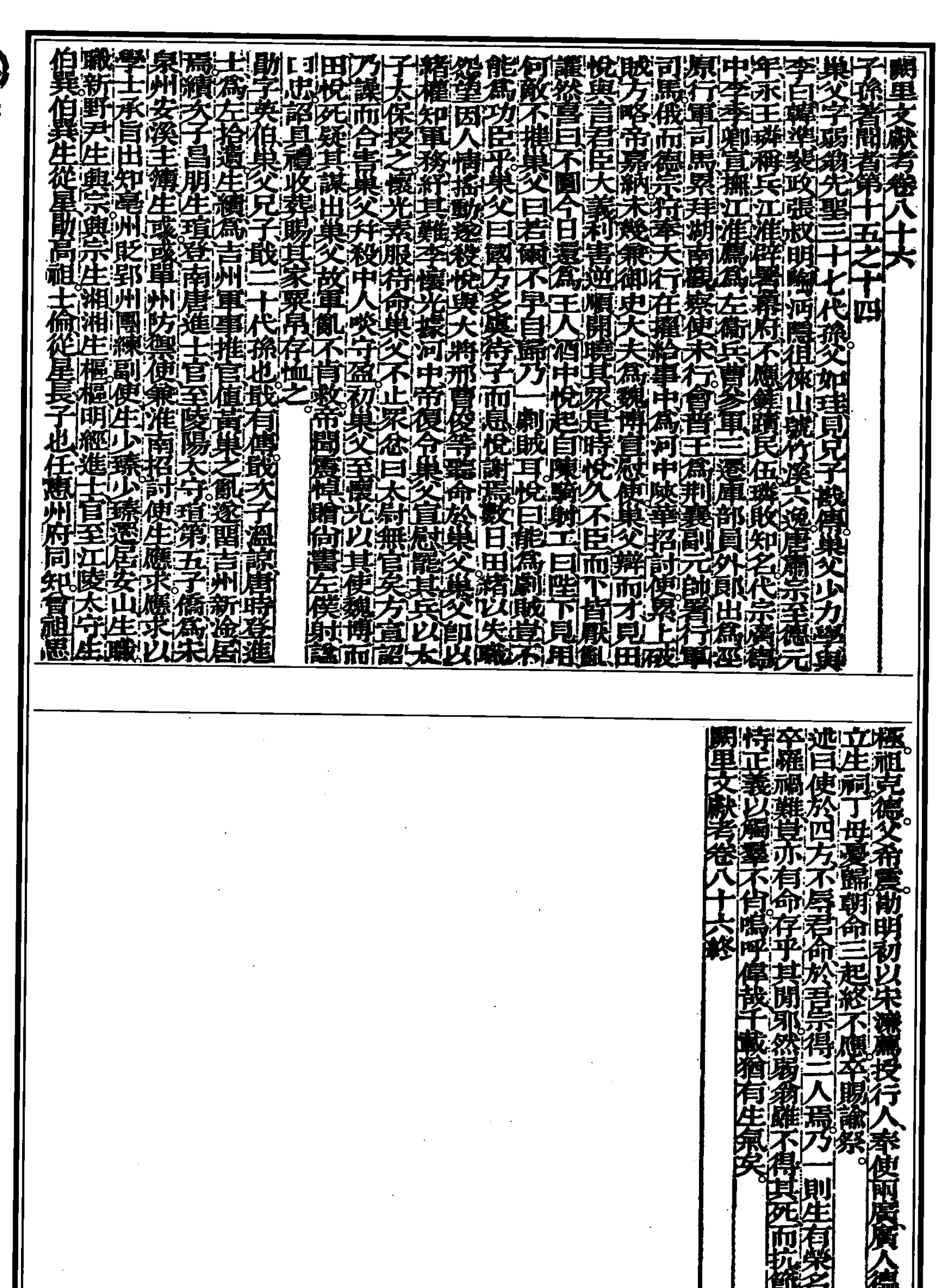


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至是，帝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選時良，永貫治職。」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為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覬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潁川庾徵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八年，覬自郢州行事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廢帝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是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廢帝而立湘東王彧，是為明帝。召覬為太子詹事，遣故左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先是，廢帝使朱景雲持藥賜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死，其長史鄧琬等不奉詔，遂舉兵尋陽。及得明帝即位令書，復為子勛傳檄曰：「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貌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於是雍、郢、荊諸州皆起兵應之。明年正月，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諸州亦皆不奉明帝詔，共應江州。明帝以上流未附，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亦奉尋陽王子房，發兵馳檄，以應子勛，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未決。其少子寶先勸之，又見覬前鋒軍已渡浙江，遂據郡附覬。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唐湖，反與延熙合兵，屯晉陵部陳甚盛。及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東討，庾業、劉延熙、孔璪、王曇生、顧琛等諸軍相繼奔潰。延熙赴水死，業、璪等東走會稽。明帝又遣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覬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復與戰，又大敗。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又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為，夜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瀆。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嵴山村。覬既走，其從事中郎張綏封倉庫以降。王晏入城，殺

殺。敕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府庫並空。君鄢村民獻其參軍事主孔覬，將斬之。覬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璪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璪首以獻。覬爲嶄山村民縛送晏，晏曰：此事孔璪之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初，覬之起兵也，夢行會陽門道上，顧盼皆邱陵，覬竊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克邪。至是果如其言。弟道存，由江夏內史遷南海太守，歷黃門吏部郎，爲晉安王子勛侍中、行雍州事。子勛兵敗，見殺，從弟微離，失之。

論曰：彥琳秉書見憚，自祭思遠，清操足澄濁俗，矯矯之風，寬乎尚矣。雖思遠稱兵向闕，史以叛書，然湘東纂統之時，有乖世及之序，輔子房以應子勛，是亦不忘孝武之意。事之不成，實關天命，不可與熙先輩同日而語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四

巢父字弱翁先聖三十七代孫父如珪見兄子戡傳巢父少力學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唐肅宗至德元年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鏁錮民伍璘敗知名代宗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荊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而下皆厭亂讙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早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以失職怨望因人情搖動遂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於巢父巢父卽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幷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勛字英伯巢父兄子戡二十代孫也戡有傳戡次子溫諒唐時登進士爲左拾遺生續爲吉州軍事推官値黃巢之亂遂留吉州新淦居焉續次子昌朋生瑄登南唐進士官至陵陽太守瑄第五子僑爲宋泉州安溪主簿生彧彧單州防禦使兼淮南招討使生應求應求以學士承旨出知亳州貶郢州團練副使生少臻少臻遷居安山生職職新野尹生興宗興宗生湘湘生樞樞明經進士官至江陵太守生伯巽伯巽生從星從星長子也任惠州府同知曾祖思極祖克德父希震勛明初以宋濂薦授行人奉使兩廣廣人德之爲立生祠丁母憂歸朝命三起終不應卒賜諭祭

述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於吾宗得二人焉乃一則生有榮名一則卒罹禍難豈亦有命存乎其閒耶然弱翁雖不得其死而抗節强藩持正義以屬羣不肖嗚呼偉哉千載猶有生氣矣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字光祖，先聖四十三代孫。五世祖戣有傳。高祖溫貴，唐太子少傅。曾祖昊，後入避宋太宗諱改為照，宋史作炤，萊州刺史。祖昂，虞部郎中，唐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父莊，為晉右諫議大夫。由戣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廕授秘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署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錄事參軍。入為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宋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歸田里。太宗即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擢虞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二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為舊章。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為太常少卿，魏羽為秘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為光祿少卿，魏庠為衛尉少卿，張洎為太僕少卿，呂端為大理少卿，臧丙為司農少卿，袁廓為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為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為少府少監，虞部郎中宋湘為將作少監，府裴莊、惟從吉、宋雄先為少卿，皆改授東宮官。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遊嵩少，聞樂其風土，願卜居焉。帝詔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玢同學究出身，為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帝皆為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帝勿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代孫。高祖思晉有傳。曾祖克全，元淮安路教授。祖希恭，讀書知大義，元末奉母避地不仕。父信明，永樂九年舉人。公恂事繼母極孝，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禮部具言其故，特遣使召之，日且午，備試卷不及，帝命翰林給以筆札。登第，即丁母憂歸。六年，五十九代公薨，妾江訴嗣公幼弱，為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中治喪，公恂理家事。天順元年，授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屢有建白。奉勅賞邊，宣布德意，禁革侵漁，人蒙實惠。五年，蘇州嘉定有滯獄未雪，詔往勘之，至即白，人皆服其明，以此益有名。七年，大學士李賢言公恂大聖後，賢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謝，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為汝子傅。」孝肅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為盛事云。憲宗即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請武臣譁然，給事中御史交章劾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三年，大學士商輅請復進言得罪者官，既服闋，得復故秩，尋陞南京詹事。七年卒，年五十九。著集二十卷。

述曰：光祖以佞佛貽譏，宗文則以言兵忤眾，迂怪疏闊，君子笑之。然二人居官蒞職，亦非漫無表見者，使舍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盡空言無實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六

奮字君魚，祖捷，十三代襃成烈侯次子也，官諸曹校尉。父禾，漢平帝時爲侍中五官中郎將。元始三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廱，使禾與少府平晏、羲和劉歆、常侍謁者孫遷等治之。明年，明堂成，封禾寧鄉侯，食邑千戶。後爲莽大司馬。奮少從劉歆受左氏春秋，精究其義。歆自謂弗若也。或訪經傳於歆，歆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地河西，依大將軍竇融，常爲上賓，以從容論道爲事。光武帝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淸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尚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淸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淸平。後以病去官，守約鄉間，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能繼其業，作左氏說。

奕，先聖二十四代孫，父竺，見兄子愉傳。奕爲晉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以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子倫，晉倫官黃門郎，嘗注儀禮纂別，有傳。

賢，字元亨，父子歎，三十三代襃聖侯次子也，流寓寧陵，賢幼端穎，十歲能文章，初從姚崇授經，及聞江夏李邕長於易，往質疑難。邕聞其論大奇異之，講論數日乃去。後邕坐事貶，賢遺書許邕男子孔璋。璋爲上書辨邕，得減死論。賢又與張說善，說嘗曰：「說友多矣，益說以善未有如元亨者。」登進士第，歷太子中舍，深州刺史，有惠愛，政化大行。或以爲帝曰：「朕嘗遣使察吏，吏多負我，今賢能如此乎？」詔遷其自州民合數百人詣闕懇留，帝從其情，特賜白金十斤，衡水莊一區，增給田五頃，以襃異之。卒年五十九。

昌寓，字廣成，先聖三十五代孫，父德紹，有傳。唐貞觀中，昌寓以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子舜新，唐書作祖舜，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雅馴於庭。

端隱，字子宣，先聖四十八代孫，父傳，有傳。端隱幼聰敏，博極墳典，成童即以明經授博士弟子員，年十八，登宋紹興進士，時徽欽二帝陷於金營，當路者莫不逃竄，端隱獨喟然曰：「讀聖賢書，所作何事？國家慘變，聞者寒心，凡稍知大義者咸思仗劍以從王事，禮義由賢者出，況吾孔氏子孫乎。」乃與宗族中義氣激昂者數十人俱至大元帥，宗澤辟府請自效，復召集豪傑扈從高宗南渡，後爲江寧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著淸白聲，以愛民爲務，士大夫莫敢干以私者，卒於官，百姓哀慕，立碑以頌其德，方其觀風至句容也，愛靑城山水之秀，曰：此

禍地也，吾百歲後其歸於是乎。後因勸農復至句容而沒，即其地藏焉。次子瑄更名靈爵，句容守其墓。

括字端中，亦先聖四十八代孫，居新淦。父淑見族父滋傳。括南宋初知淳安縣事，廉介有守，市號美醞曰淳安清，時以此況之，名聞行在所。高宗題殿柱曰吏師孔括。歲滿，百姓留之，帝諭宰相曰可轉一官，令再任。終正議大夫、知濠州軍事。

元敬字忠卿，先聖五十一代孫。父鼎有傳。元敬少孤，性篤孝，比長奮志勵學，不與庸常伍。元世祖為太子，撫軍伐宋，次於濮。元敬甫弱冠，往謁於軍門。世祖奇之，命從軍而南。元既并宋，辟江東宣慰司照磨，改池州青陽縣尹。時兵燹後，官府草創，糞斂不訖，民往往避匿山谷閒不敢出，胥吏乘機疑喝，傾覆其家產。元敬至，疏禁布誠，節用薄賦，令於邑曰有能從城中者復之。不期月，市肆成聚，政孚人和，秩滿，寓金陵。江南行御史臺辟為掾史，不就。中丞劉伯宣、宣慰周伯英薦授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照磨，錄囚溫之平陽。有冤繫累年不決者，元敬察其誣，得立釋。東陽玉山群寇蜂起，行臺欲招討，議誰可使者，僉曰非孔元敬不可。元敬受命，冒鋒鏑入其巢穴，曉以禍福，賊眾股栗，會大軍繼至，諸校爭首功，欲盡殲焉。元敬為籍其渠魁誅之，脅從無辜者數萬人悉縱還鄉井。調福建閩海道照磨，尋陞邵武路經歷。府有大獄，吏文致具案，元敬原情破之，主者不能決，兩讞上之朝，廷從元敬擬。他日復有疑獄，元敬語主吏曰：於法當如是。及獄成，卒無不如元敬擬者，一時服其平允。後以興化路經歷致仕歸。元敬生平以纂述祖德為事，徵求文獻，撰成素王世紀十二卷。年七十卒。

克慧字慧元，先聖五十五代孫，居廣州。高祖元演有傳。元演生之邈，之邈生汝，汝生思儒、思齊。思齊官至福建市舶提舉，所至有聲。生克慧，以兄思儒無子，命克慧為思儒嗣。克慧年十八登元仁宗延祐五年進士，授寧化尹，尋擢撫州同知。時催科政急，克慧專以撫字為務，愛民興學，戶口倍增。臨川吳澄素負重望，不為當事屈，獨就見克慧，爲莫逆交。時人以徐穉、陳蕃為比。任滿，考最，陞浙江行中書省參議。兵戈以來，公私交困，克慧條上整屯田、謹鹽政、集游民等十四事，奏之皆見施行。遷陝西路廉訪副使，秉持風紀，不避權貴，貪墨不法者皆望風避去。致仕歸，士民建祠祀之。著德書集、奏疏、歷官紀、歸田錄等書。

彥祿字朝庸，先聖五十九代孫。祖謨有傳。父公郁，以捐粟賑淮南饑，授承事郎。彥祿幼讀書，日記萬言。明成化五年舉於鄉，授河南裕州知州。裕州當西南之衝，商賈流寓，過土著之半。先是有豪猾結黨橫行，民受其害，不可制。彥祿初下車，即縛其渠魁，置之法，餘皆聞風遁去，民乃得安。又禁游手，務農桑，興學設教，境遂大治。年四十六卒於官，裕民為之罷市巷哭，吏民百餘人共扶櫬還曲阜，號哭而去。

聞定字知止，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敬見世職知縣燮傳。希敬長子譜為英山縣丞，生公紹。公紹生彥珮。彥珮三氏學學錄，生承茹。承茹明魯王府紀善，生宏典。宏典德州學正。聞定其長子也。為宣化府西路通判，有惠政，民愛戴之。尋陞四川鹽課司提舉，百姓遮道哭留。事聞於朝，得以陞銜留任。後以親老致仕歸。

貞瑄字用六，先聖六十三代孫，六世祖諤有傳。諤第三子公恍，生彥絳。彥絳生承亮，承亮開封府教授，生宏震。宏震生聞商。貞瑄，聞商子也。究心經史，精算法、韻學。中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授泰安學正，陞雲南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以按丁派食之法，兵火以後丁亡額闕，民不能償。貞瑄乃請減之，民困以息。又境有前明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酋賂，復主之。貞瑄不勝憤，為力爭於上，不得，遂罷去。歸，構聊園以自樂，著聊園文集、詩略、操縵新說、大成樂律全書、滇記、黔記、泰山紀勝、縮地歌等書，年八十三卒。

尚鉞字震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禮有傳。父貞坤。尚鉞明天啓四

年舉人、會試不第。三上疏陳時事，不報。崇禎十三年，選授陝西鳳翔知縣。時流賊蹂躪中原，關陝殘破。尚鉞單車赴任，撫瘡痍之衆而安戢之。民困少蘇，陞鳳翔府同知，會督師馬士英擬用其私人傅夢弼漕撫，路振飛乃奏尚鉞別補山清河務同知，尋致仕歸，卒於家。其守鳳翔也，修五丈原諸葛祠，慨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微斯人吾誰與歸。其後邑人思之，遂以配食武侯焉。

尚銑，字昭之，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堪，有傳。尚銑少以廩貢舉孝行，貢入太學，授博平教諭，遷尉縣令。縣故有水患，尚銑爲築堤以禦民，離昏墊之苦，而復便轉輸，至今稱利焉。

尚惇，字德允，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籍，有傳，父貞楷。尚惇醇朴，廉靜，居家以孝友稱。康熙十七年舉於鄉，授陝西同官知縣。時

王師征伐西夷，遠踰大漠，輓運軍需，人多憚其寒苦，尚惇獨毅然往。上官憐其賢勞，令同僚助以金，辭不受。居官九載，家無餘財，聞者稱爲廉吏云。

興詢，字奚吝，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尚鉁，尚鉞弟也。父衍淳，曲阜知縣、加東昌府通判。興詢以陪祀恩貢，授雲南麗江府通判。麗江處滇西北鄙，密邇土番，明初置軍民府，世以土酋木氏知府事，其民椎魯不知學，嘗人怒獸，時出攻殺爲患，而流官通判其地者，又率以閒曹不任事，故其俗益僿。興詢至，力以變化風俗爲己任，因仿文翁治蜀之法，乃請建文廟、闢學舍、置師儒，集流寓之士日與講明先王之道，由是其俗漸化。陞貴州定番知州，以疾歸，卒於家。

述曰：昔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旨哉斯言，然太守承流布化，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右自君魚以下，或爲守，或爲令，類能與化致治，克稱厥職者，抑吾闕之明者多察，察則苛，以爽之聰察而能使民畏若考妣焉，不尤善用其明者與！冉昌寓考，宋人趙明誠金石錄有孔昌寓碑，載其世系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沖，沖生大司農侃，侃生秘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侯，侯生宋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琇，琇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秘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今家譜列昌寓於三十五代，其父德紹、祖伯魚、曾祖宗範、高祖休源，五世祖琇，皆與碑合，惟魚魯字小有訛舛。至琇，直以爲遙之之子，而無中書侍郎畢一代，則與碑異。又其上世十三世祖潛生竺，竺生沖，沖生侃，亦與碑合。至侃則謂侃生散騎常侍坦，坦生散騎常侍混，混子失考，孫遙之，又與碑異。譜內有名滔者，在二十九代，乃齊散騎常侍景偉子，仕梁爲海鹽令，非晉時人，官亦非秘書監。有爲江夏太守名侯者，在二十七代，乃餘不亭侯愉之孫，平越中郎將汪之子，其子名祐，隱於四明，並非滔之子。其子亦無名幼爲尚書左丞者，其中孰爲錯誤，茫茫千載，竟不可辨。按梁書及南史休源傳，皆云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父琇，則琇爲遙之之孫，非遙之之子，與碑相合，似乎其誤在譜。但譜傳已久，歷世相承，又未可執一據而妄改，茲考於休源、德紹、昌寓諸傳世次，仍依譜爲斷，而附敘碑與譜之互異者於此，以見考古者傳信之非易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七

宙字季將。先聖十九代孫。六世祖黃。見太常蓼侯臧傳。黃子及孫失考。其曾孫尙爲鉅鹿太守。生曙。曙爲陳相。生賢。賢生三子。長郎宙。次翊。字元世。次彪。字元上。宙治嚴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官至太山都尉。翊舉孝廉。爲御史中牟令。拜尙書。彪舉孝廉。拜尙書侍郎。轉治書御史。出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以病辭官。

述曰。右兄弟三人。皆一時良吏。而史冊不登。鮮有能舉其事者。其可徵者。僅墓碑而已。宙彪兩碑。今移置祖廟中。以歷世久遠。字漸剝蝕。又摹搨者多。漫漶更甚。至延平元年孔翊碑。考祖庭廣記。已云缺落不可讀。今幷其石亦不可復見矣。嗚呼。三君之治績。其遂將泯沒於斯乎。故考諸貞石。參以字書。就其可知者。載其文如左。季將墓碑曰。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敎。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故能興朴■於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嗣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罪。■■■[illegible]田畯。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眞。慕寧儉之遺則。窀穸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逝。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閣■是虔。夙夜■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變時廱。撫茲岱方。師彼凶人。覆■■南畝。孔儲山有灵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乃委其榮。忠告殷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盨簋不敶。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造。元上墓碑曰。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賈宿■遷■未出京師。遭大君■泣踰皋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拜尙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皋陶之廉恕。■■用旣平■博陵太守。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賊。劉曼。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敎■削四凶。以勝殘乃■爰尙桓桓。拼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強人。義之所欲。不■姓樂政而歸於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太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病解官■孝竭■■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綱。而疾■流乃碩乃■世■建寧四年■月辛■■哀哉。魂神超邁。冢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哀■念不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肴斁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讚所見於時頌■是故吏■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孔君。大聖之冑。惇懿允元。叡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亮彼■克■王道辨物居方■也。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成■猾殄逬賢■庭。■乃■

[illegible]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慨。嘗享眉者、莫匪爾極。[illegible]遐[illegible]不意[illegible]悲兮、[illegible]息。漫漫庶幾、復[illegible]咨乎不朽、没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illegible]惟我君續、表於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illegible]于以慰薹。右博陵太守碑、內云彪穎川君之元子也。考家譜以彪爲賢之季子、賢亦不載官穎川事。歷世久遠、無可考證、不敢妄改譜牒、姑識其互異者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八

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行。先聖二十七代孫也。居會稽。父闓。見祖餘不亭侯愉傳。靖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晉安帝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初劉裕以參軍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裕。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裕後討孫恩。時桓元纂形已著。裕欲於山陰建義討之。靖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元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纂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裕亦以爲然。既定桓元。以靖爲會稽內史。靖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游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飭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劉裕北伐。靖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裕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以爲尚書令、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裕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裕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宋武帝永初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四。岦、靈符、靈運、道穰。岦歷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過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岦一本作峕。與道穰二人皆見宋書。家譜失載。但字典無岦、峕字。考南史有吳興太守孔山士。恐岦、峕皆山士之訛。靈運官著作郎。

靈符。宋文帝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孝武帝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覬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從居。葺宇疏皐。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卹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敳、郄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靈符愨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涖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淵之南史作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

琇之，著作郎靈運子也。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小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西昌侯鸞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蕭鸞輔政，防制諸瀋，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卒。

延之，字長源，先聖四十六代孫，居新淦。高祖瑄，見明行人勘傳。曾祖僑，祖質，父中正。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宋仁宗慶曆二年，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欽州軍事推官。四年，廣西蠻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安撫杜杞討平之，延之策畫居多。杞書奏，謀議皆延之屬稟。遷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鄧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尹奏可罷。御史與尹爭不決，詔延之按視。延之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詔從之。尋知封州，即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爭以爲無益，乃不果城。遷本路轉運判官，以母老辭，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廉、欽、雷二州蜑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延之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須負重三千人，延之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畏，奪其書，逐收官屬并其拏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痍死。延之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痍死，人讙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爲本路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士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廢，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延之奏不可，乃止。召以爲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宜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宜州。而課法以歲滿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爲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延之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緋魚服，尋出知潤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一。延之氣仁色溫，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辨且強也。方微時，已劇切上官，老益自強，不以齟齬易意。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家貧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工於爲文，有文集二十卷。子七：康仲、文仲、武仲、平仲、和仲、義仲、南仲，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當時以爲盛。文仲、武仲、平仲自有傳，和仲五舉進士，義仲、南仲並以蔭補太廟齋郎。

傳，原名若古，字世文，先聖四十七代孫。祖道輔，有傳。父舜亮，將作監丞、知仙源縣事。傳博極羣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爲利誘勢怵。宋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於衢。紹興二年，知郴州，鋤強扶貧，民咸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功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閧，傳單車馳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祕省。晚號杉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家雜記等書。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大夫。年七十五卒。

公才，字義文，先聖五十八代孫。父諤，見世職知縣門。僩傳：公才，諤第三子也。明成化十九年舉於鄉，初知江都縣，正德二年，內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時劉瑾竊政，百僚承順意旨，綱紀大壞，公才恥隨衆俯仰，

自請外補改大名府通判尋知和州。九年流賊入境州將閉城自衛、公才厲聲曰如此其如城外生靈何乃亟令開門放男女數萬人以入又率民兵捍禦之境內宴然民爲立生祠祀之明年陞山西按察使僉事兼理大同兵備大同越處關外時有虜患仕者多詭避其地公才受命卽赴至則繕城隍飭武備屹然稱北門鎖鑰朝廷錄邊功、多優賜後致仕歸年七十六卒於家。

彥綸字朝貢先聖五十九代孫居句容七世祖學孝見明大學士貢運傳學孝第三子世洪世洪生思學思學生克文克文生希政希政生文知文知生公鎭公鎭生彥綸彥綸景泰元年舉人爲台州通判正直廉介吏民畏而懷之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未行卒祀台州名宦祠。

尚則字儀之先聖六十四代孫八世祖希大見克欽傳希大生詩詩長子公鏞明永樂十五年舉人生彥綸彥綸生承沂承沂林廟學事生宏樞宏樞生聞燿聞燿生貞遇貞遇善鼓琴著有琴譜尚則其次子也少有膽氣崇禎十三年成進士知河南洛陽縣時流寇充斥當事者尚撫馭之術賊陽就招安而仍肆出攻掠尚則勦撫兼施縣境盜勢稍戢先是賊陷河南有竊福藩寶玩者有司利其貨悉意窮究胥吏以是導之尚則曰吾聞君子非無貽之患而無令名之患網利以首怨吾不爲也悉置不問大守郭某忌之誣以疾遂解職歸起補全椒縣全椒地瘠民貧逋逃者衆其賦役復累及鄉里代償民不堪命官亦以催科不力獲譴者相望尚則力爲請於上官得少汰其賦額有魏國公家奴犯法尚則械治之不少貸曰吾爲朝廷司牧知有法耳於是一郡股栗用巡按御史王雷臣薦擢刑部主事尋由員外遷郎中侍郎解某雅重之嘗語僚屬曰深文者苛之屬也意忌者忍之屬也如孔君者吾知免矣尋解組歸卒於家年五十九。

述曰昔子太叔繼子產爲政不忍猛而寬鄭遂多盜至於盡殺乃止夫清靜倘厚優柔而移易之此與道致治之世所爲也若夫民俗彫敝姦軌蕃生則有非精明武健不爲功者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右自季恭以下類皆明習文法英毅強幹能以威成其愛者故卒生有榮號沒見奉祀類而紀之以見循良之吏之未可以一格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九

德紹先聖三十四代孫居會稽祖宗範見高祖休淵傳父伯曾陳散騎常侍德紹官祕書省正字烏城縣丞後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唐太宗及建德滅帝執德紹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捽投樓下死

宗旦先聖四十五代孫祖晃中興祖第三子也爲兗州參軍父延齡以朱異宗幸魯恩賜同學究出身宗旦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與都監張立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何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瞎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

文甫先聖五十一代孫十世祖唐散騎常侍昌弼見父緯傳昌弼嘗唐末朱溫之亂依嶺南節度使徐彥若避地南雄生葆葆生承休承休居廣州不能自存當事者念其高祖戣昔鎮嶺南有惠政乃以廣恩館廢寺田贈之生繼明繼明長子維翰生忞忞生家修家修生茂蕃茂蕃宋高祖時爲[illegible]刺史生伯鼎伯鼎孝宗時爲中書舍人長子德超生文甫文甫長八尺餘能挽三石弓居廣東高明縣以勇力聞郡邑閒嘉熙中邑有寇警守令檄使捍賊文甫挺身赴鬭所向克捷以功授都巡檢使後賊又統二千人至文甫與戰尖岡自午至暮所擊殺者數百人斬一渠帥繼而賊衆大集圍之數重文甫馬蹶遂被害朝廷憫之錄其子孫世爲校尉

檜字廷植先聖五十三代孫居新淦十二世祖昌朋見行人勛傳昌朋第三子玹登南唐進士官至著作郎生倖倖五舉進士登科爲撫州民曹參軍生樵樵第五子安仁五舉進士生仲達仲達生汶汶五舉進士爲常德府錄事參軍生倬倬生彬彬生世隆世隆爲通事舍人生三益三益生鼎一檜鼎一次子也仕元爲邵武府經歷仗義死節贈承直郎濟寧府總管

承浦先聖六十代孫曾祖詩見明刑部郎中尙則傳祖公鑑詩第三子也父彥綏明正德六年流賊劉七犯闕里承浦抗義拒賊爲賊所害妻王氏并死之

聞籍字知史先聖六十二代孫世職知縣聞韶弟也明天啓五年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行人使藩府必有餽餉使客復不勝需索習以爲常聞籍奉使諭祭榮藩再諭祭淮藩悉謝卻之秩滿遷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郎中出爲陝西按察僉事西寧兵備道西寧嘗承平日久邊備廢弛猾吏奸賈闌出塞外恣爲奸利邊吏知而弗問且因而漁獵之邊事用大壞聞籍至申約束嚴關禁平馬價闌出入者有禁邊境大治踰年遷參議移治商雒未之任察罕寇甘州聞籍奉檄護將士禦敵與戰大捷寇遁去督臣上其績且聞鎮西寧會新差內臣移駐鎮海堡市馬偵知番商馬安邦有善馬令參將白某以計取之而滅其直安邦素以俠結城中大族椎埋爲奸至是恚甚欲執內臣而甘心焉內臣懼奔還西寧謀勒兵誅之安邦遂嘯聚亡命外結西夷執白參將犯西寧副總兵莫與京禦之所將卒多賊親故無鬭志遂敗績而賊黨劉監生等因乘亂攻殺內臣開門爲內應聞籍見事不可爲積薪戶外謂其妻曰我國之藩臣誓與城同存亡爾輩亦義不可辱賊手遂與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俱投火中死聞籍死後三日安邦等亦伏誅初安邦嘗以事繫獄聞籍貸之數十及陷西寧得聞籍子善視之其德孚於人如此事平贈光祿寺少卿

貞璞字用琢先聖六十二代孫十世祖淑見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逵傳淑第五子思永東平路同知思永生克康克康元太常禮儀院太

祀生希遠。希遠明兗州府通判，生語。語生公鉅，公鉅生彥平，彥平生承錫，承錫生宏端，宏端生聞相。貞璞，聞相子也，知河南伊陽縣，流寇犯境，貞璞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之，祀於鄉。貞璞之殉難也，長子尚和聞難奔往，并遇害。次子尚穆負骸骨以歸。

貞度，字宏甫，亦先聖六十三代孫。二十五世祖戣有傳。戣長子溫質，唐時為四門博士。其長子緯，懿宗咸通二年進士及第，僖宗乾符三年為丹陽令，卒於官。值兵亂，子昌言幼不克歸，遂家於丹陽。昌言生子芳，為校書郎。芳生維乾，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校定五經義疏。維乾生清臺，進士，為兗州參軍。清生簡之，簡之生宗本，宗本生若晉，若晉生端方，端方生璇，璇生標，標居合肥。生元啓，元啓生萬福，萬福生泮，泮生思亨，思亨生克用，克用生希政，希政從明太祖取建業，平陳友諒，又從大將軍廖永忠平廣東，以功授總旗，調守清遠，因家焉。生伯英，伯英以總旗從征交趾，陣亡。生公祥，公祥長子彥禮，次子彥義。彥禮生承平，承平次子煦，湖廣衡州府學教授，生聞鵬，聞鵬萬曆中官淮安府同知，治河有德政，民生祀之。生貞度，貞度為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子五：尚友、尚賢、尚忠、尚考、尚勳。

本朝順治四年九月，城陷，全家死節。時同宗殉節者又有貞復、尚爵、尚賡、尚恭、衍栻及衍栻之二子，凡七人。貞復，父聞麟，煦長子。尚爵，即貞復次子。尚賡，父貞亨，祖聞行，曾祖宏晨，高祖承章。承章，彥義子也。尚恭，父貞本，聞行第三子。衍栻原名熙，父尚聖，祖貞元，曾祖聞詩，高祖宏晃。宏晃，承章子也。衍栻二子失名。

衍僑，字仲升，五世祖承澤，五十九代衍聖公第三子也。高祖宏性，曾祖聞聰，南城兵馬司指揮。祖貞樗，海州知州。父尚曄。衍僑，尚曄次子也。明末為諸生，值流寇逼城，勇往禦敵，被執，不屈，死之。

興聖，六世祖承源，五十九代衍聖公第四子也。承源生宏憲，宏憲生聞傑，聞傑生貞光，貞光生尚書，尚書生衍楷，興聖，衍楷子也。明末為諸生。聞闖賊陷北京，莊烈帝殉國，乃佯狂哭泣，痛不欲生。踰年，閉戶自經死。弟興燦亦諸生，闖賊遣偽將軍郭升狗兗州，至曲阜，冒謁聖廟，興燦瞋目大罵，被執，不屈，升終以其義而釋之。

述曰：汾敘家傳才百餘人，而於死節之士得二十三焉。嗚呼，何其多也。夫士之輕身以趣義者，雖曰所性固然，要亦詩書禮樂之教優柔而饜飫之，故能見危不避，慷慨捐生，用以激厲頹頑，耀名竹冊，世澤之感，蓋有本焉。昔陳琳草檄罵曹操，已即為操草檄，德紹文響不及孔璋，而犬吠非主之對，覥俯首乞謝者，猶有生氣，若太宗容物之量，則又出曹操下矣。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

褒字文禮，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褒與張儉友善，張儉之獄，與弟融爭死，詔書竟坐褒，遂被法。語在融傳中。褒有碑，埋沒已久，雍正三年出城東廢地土中，守廟百戸陳曰訓移植廟中同文門下，文字磨滅不可讀，粗辨姓氏而已。

縕字縕光，先聖三十六代孫，居曲阜，父賢有傳。縕通左氏春秋，事親以孝聞。遭母喪，號痛欲絕，既葬，將廬於墓所，祖子歎謂曰：「汝生盡敬，死盡哀，庶幾孝者矣。今汝幼，吾又年老，義未安也，更思之。」縕不得已，廬中門外，晝夜哀泣者三年。有司欲旌之，縕謝曰：「身之事親，歉於心者多矣，敢竊名耶？」乃止。年七十六卒。

彥輔字德甫，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勛有傳。彥輔年十八，爲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以父疾求解職侍養，衣不解帶者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官至國子監博士。子二：漢英、宗毅。漢英聰敏博覽，善詩詞，登第卒。宗毅官亦至國子博士。

聖聰，先聖四十六代孫，居廣州，祖繼明見文甫傳。繼明次子惟聚生聖聰。聖聰事曾祖承休以孝聞。承休有痼疾，聖聰聽醫言割股調藥，承休疾尋愈，而聖聰竟以股傷殞。里人哀之，爲立廟粵秀山之麓，歲時祀之。

敢字寧極，諸失其名，世系不可考。宋史稱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敢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卽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敢家，發其廩粟，敢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其資，敢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敢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元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士份字元夫，先聖五十三代孫，父從星見明行人勛傳。元季佃僕胡思明爲亂，劫其母羅氏去，士份奔赴賊所，請以金帛贖，不許；願以身代，又不許，遂死焉。

貞稔字懷德，先聖六十三代孫，五世祖公鎬見世職知縣貞叢傳。高祖彥實，曾祖承晉，祖宏鶴，父聞立。貞稔有至性，親終，廬墓三年，未嘗入城市，鄉里稱爲孝子，聞於朝，爲旌其閭焉。

衍劭字愨詣，先聖六十五代孫，九世祖希範見世職知縣承夏傳。希範次子誠生公愨，公愨生彥儉，彥儉生承愨，承愨生宏啓，宏啓生聞朋，聞朋生貞英，貞英生尚岱，衍劭，尚岱子也。少好學，以孝友稱，讓美產於諸昆弟，而獨取其瘠陋者，里人以比薛包。授宣化府通判，歷池州府同知。

衍樟字載適，亦先聖六十五代孫，曾祖聞訥有傳，祖貞璵以拔貢官至江西廣信府通判，耽於琴弈，吐屬有晉人風致，父尚焴。衍樟少孤貧，力耕養母，以孝聞鄉里閒。性好學，夜然薪照讀，尤邃於易，自謂學之三十年，人無知者。著大易中庸一貫圖及心性等論九篇。晚舉於鄉，家居教授，以廉隅自厲。母没，家不舉火者七日，哀毁滅性，五月而卒，遺命妻子以衰絰斂焉。

衍球字伯玉，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問見明五經博士彥繩傳。端問第四子琓，任臨川縣丞，因家於臨川，生拱衢，拱衢生元諶，元諶生之緒，之緒生溫寵，溫寵始遷新城之賢溪，生思亮，思亮生克性，克性生希保，希保生德明，德明生公宗，公宗生彥旻，彥旻生承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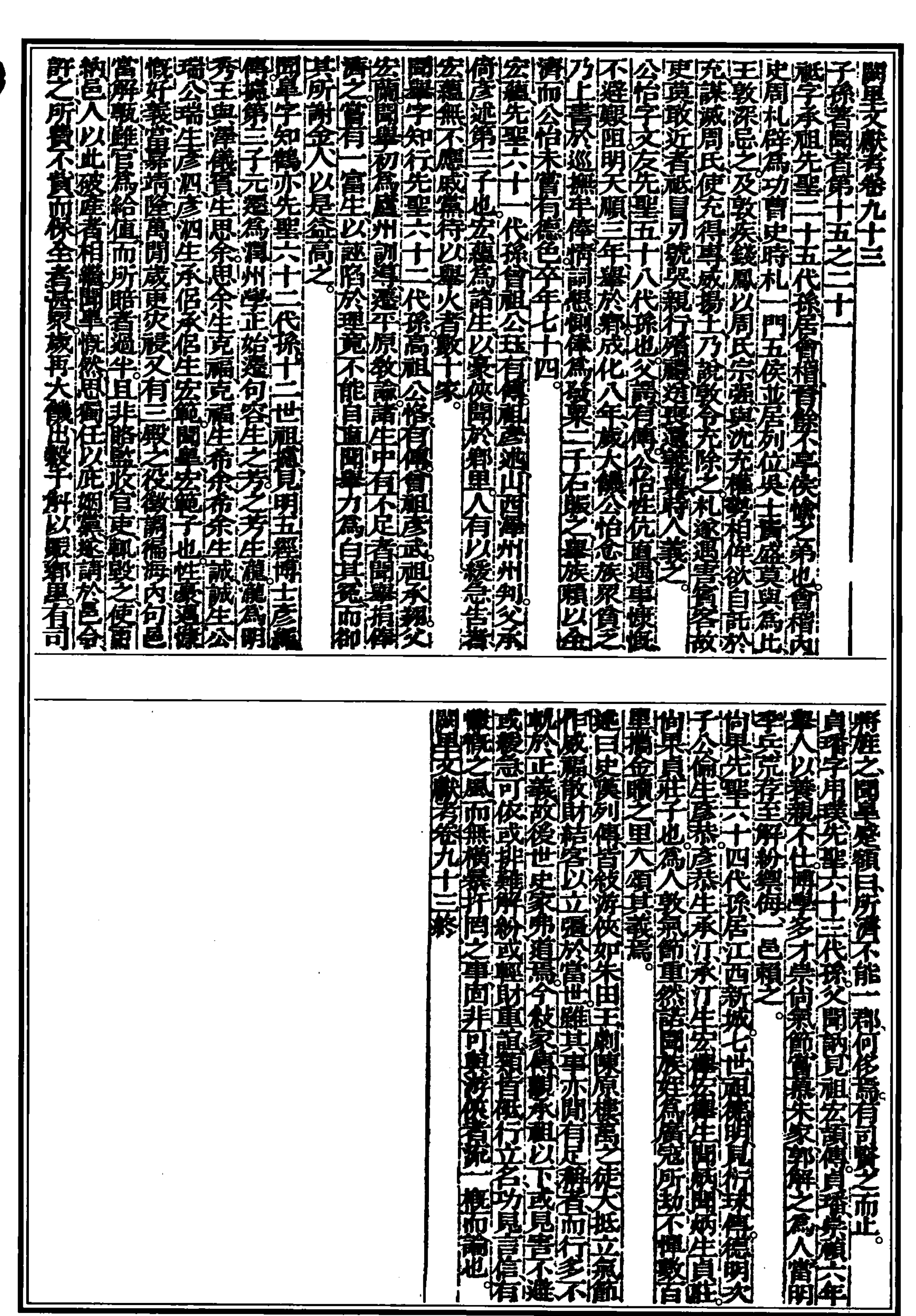
承麟生宏環、宏瓊生聞普、聞善生貞休、貞休生尚彝、尚彝生衍球。衍球天性孝友、家初饒裕、中漸落。有異母弟三人、衍球仰體父志、悉以分產讓之、自教授以給食、且以養親。諸弟既壯、皆不善謀生、產分財都盡、衍球復出穀以贈之者五六十年、友愛彌篤。康熙二十一年、授都昌縣訓導、端己範士、學者化之。尋引疾致仕、卒。

衍佳字德餘、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隱、有傳。端隱長子璩、南宋時爲潤州丹徒縣丞、因寓居金壇。生扞、扞生元明、元明生之俊、之俊生泮、泮生思祖。思祖遷陽山、生克智、克智生希舜、希舜生謹、謹生公敬、公敬生彥逵、彥逵生承鐸、承鐸生宏試、宏試生聞俐、聞俐生貞卿、貞卿生尚忠。衍佳、尚忠子也。天性篤孝、父患癰、以口吮之、親得湯藥、衣不解帶。母嘗以事怒、臥牀不食、衍佳捧餐跪榻前、俟食方起。少苦貧、力耕以養、後稍豐裕、値歲凶、出粟以食餓者、所全活不下千餘人。邑令董某聞其賢、躬造其廬、盡賓主之禮而去、後爲鄉飲賓。

興禾字起存、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尚鉞、有傳。父衍璣、隱居著述、有廟庭禮樂典故等書。興禾爲諸生、有孝行、親喪廬墓、哀感遠邇。每學使者按部、咸敬禮之。

述曰：孝弟爲立身大節、古之君子原非以此邀名也。況吾宗仰承聖澤、沐浴於詩書之教者既深、內行之修、又奚足紀者。雖然、風會澆漓、仁愛道息、類而序之、亦所以礪世厲俗也。其不爲傳而以孝行著者、尙有五十四代孫思權、六十一代孫宏轉、宏寶、六十二代孫聞論、六十四代孫尚錄、六十六代孫興浩、六十七代孫毓珍、毓穎、列其名、亦使不泯沒於後云。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一

祗，字承祖，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晉餘不亭侯愉之弟也。會稽內史周札辟爲功曹史。時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強，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令充除之。札遂遇害，賓客故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公怡，字文友，先聖五十八代孫也。父誠，有傳。公怡性伉直，遇事慷慨，不避艱阻。明天順三年，舉於鄉。成化八年，歲大饑，公怡念族衆貧乏，乃上書於巡撫牟俸，情詞懇惻，俸爲發粟二千石賑之，舉族賴以全濟，而公怡未嘗有德色。卒年七十四。

宏蘊，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珏，有傳。祖彥述，山西澤州州判。父承倚，彥述第三子也。宏蘊爲諸生，以豪俠聞於鄉里，人有以緩急告者，宏蘊無不應，戚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聞舉，字知行，先聖六十二代孫。高祖公恪，有傳。曾祖彥武，祖承魏，父宏蘭。聞舉初爲廬州訓導，遷平原教諭。諸生中有不足者，聞舉捐俸濟之。嘗有一富生以誣陷於理，竟不能自直，聞舉力爲白其冤，而卻其所謝金，人以是益高之。

聞皐，字知鶴，亦先聖六十二代孫。十二世祖事見明五經博士彥縉傳。縉第三子元遷爲濰州學正，始遷句容。生之芳，之芳生瀧，瀧爲明秀王典膳儀賓，生思余，思余生克福，克福生希余，希余生誠，誠生公瑞，公瑞生彥泗，彥泗生承侶，承侶生宏範，聞皐，宏範子也。性豪邁倜儻，好義。嘉靖、隆、萬間，歲更災祲，又有三殿之役，徵輸徧海內，句邑當解輓，雖官爲給值，而所賠者過半，且非賂監收官吏，輒毀之，使留納，邑人以此破產者相繼。聞皐慨然思獨任，以庇姻黨，遂請於邑令，許之。所費不貲，而保全者甚衆。歲再大饑，出穀千斛以賑鄉里，有司將旌之，聞皐堅辭，曰：所濟不能一郡，何侈焉？有司賢之而止。

貞璠，字用璞，先聖六十三代孫。父聞鈉，見祖宏蘭傳。貞璠，崇禎六年舉人，以養親不仕。博學多才，崇尚氣節，嘗慕朱家、郭解之爲人。當明季兵亢，存至解紛禦侮，一邑賴之。

尚杲，先聖六十四代孫，居江西新城。七世祖德明，見行球傳。德明次子公倫生彥恭，彥恭生承汀，承汀生宏□，宏□生聞炳，聞炳生貞莊，尚杲，貞莊子也。爲人敦氣節，重然諾，同族姪爲廣寇所劫，不憚數百里攜金贖之，里人頌其義焉。

謹曰：史、漢列傳，皆敘游俠，如朱、田、王、劇、陳、原、樓、萬之徒，大抵立氣節，作威福，散財結客，以立彊於當世。雖其事亦間有足稱者，而行多不軌於正義，故後世史家弗道焉。今敘家傳，觀承祖以下，或見害不避，或緩急可依，或排難解紛，或輕財重誼，類皆砥行立名，功見言信，有慷慨之風，而無橫暴扞罔之事，固非可與游俠者流一概而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字舒元先聖二十二代孫祖父見晉餘不亭侯愉傳父鐵晉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時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衍不形於色郡鄰接西賊衍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敕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於當時以博覽稱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又按晉書云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從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今譜失其名世系昭穆不可得而考云

稚珪南史作珪字德璋先聖二十九代孫譜云吳興太守琇之從兄弟也居於會稽父靈產於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淚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道成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道成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祖道隆位侍中以上系不可考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蕭道成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妒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部中正齊武帝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取晉律張斐杜預二家所注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表請付外詳校詔從之於是稚珪與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

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退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勳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獎、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側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陶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①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謬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②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籌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睹。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跱、不足喜怒、蠭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淸、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御、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疲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乃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竄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恧。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好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懇。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元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淸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

之内，草萊不覿，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初，汝南周顒爲前軍諮議，時直侍殿省，方見賞遇。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稚珪因作北山移文以嘲之，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常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礀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凉徒延佇。至於還飇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舉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仲智，家譜不載。

紹安，先聖三十三代孫，居會稽。陳散騎常侍奐之子也。紹安與弟紹新丞知名。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唐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高祖受禪，端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高祖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後與端同侍宴，應詔賦石榴詩，曰：祇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召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十卷。紹新，陳書作紹薪。紹安季弟紹忠，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紹子③安禎，構禎有傳，生季詡，構史作桝，早卒，贈蒲州刺史。生若思、若仲。

季詡，史作季詡，字季和。唐中宗嗣聖六年，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衞玠。終左補闕。

若思少孤，其母褚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衞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驁故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若仲歷遷給事，三任與兄同府，時人榮之。若思子至。

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

例以張説等爲近世新族，劉去之。説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
與若事，而妄紛紛邪？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
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
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武仲，字常父，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宋司封郎中延之之子也。幼
力學。仁宗至和八年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
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之不舉。哲宗元祐初，歷祕書省正
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
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
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
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
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言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
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又請從臣爲
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
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從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
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奏議、雜文
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武仲弟。英宗治平二年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
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兄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
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
會，當路議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
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
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洩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
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
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
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説、釋稗、詩戲、野史、
史評諸書，傳於世。

滋，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曾祖構，見元邵武府經歷檜傳。祖安世，
父仲容。滋登宋哲宗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吉州司理參軍。初，文仲、武
仲、平仲兄弟以文聲起江西，世號清江三孔。至是，滋與從弟淑、源並
以能文咸進士，遂有小三孔之目。其後文仲曾孫伯元、伯迪及伯元
子宗武，亦以文名，稱後三孔焉。淑與滋同榜進士，官至朝議大夫，睦
州通判。源，紹聖元年進士，官至梧州團練。淑父仲詢，祖安邦。安邦，構
次子。源父仲和，祖安民。安民，構第四子也。伯元、伯迪，並寧宗嘉定三
年進士。祖浩然，臨安府僉判。父梓，安豐主簿。宋子門人。伯元，新豐主
簿；伯迪，知新建縣事。宗武，寶祐元年進士，官至瑞州通判。

端甫，字肅之，先聖四十八代孫。祖宗穀，見宋國子博士彥輔傳。父若
初，登進士。端甫讀書樂道，該洽古今。金章宗明昌二年，侍講党懷英
薦其年德俱高，召赴闕下，特賜及第，除將仕郎、翰林學士，以年老乞
歸，卒。

之載，字德甫，先聖五十二代孫。父元敬，有傳。之載初仕福州路學正，
遷建寧路教授，後改福州路知事，不赴。聚徒講學，弟子數百人。及卒，
門人爲立像祀於學。子汎，有至性，好讀書，歷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終都事。論事剴切，有直聲。

思睿，字達道，先聖五十四代孫，八世祖舜亮，宋御史中丞道輔之子
也。舜亮生若升，若升知新泰縣，監修祖廟，贈朝請大夫。生端臣，端臣
生琇，琇生拨，拨生元讓，元讓生之深，之深生演，元讓至演三世元時
權主祀事。思睿，演子也。雅好博古，尤邃理學。歷前衛教授、泗水縣主
簿，卒年四十五。

諤，字貞伯，先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麟，見曲阜縣知縣貞堪傳。諤中明
永樂六年鄉試第一，會試下第。時成祖在北京，仁宗以太子監國，謂
近臣曰：我朝孔氏子姓未有出仕者，今得此人，何不使成進士？對曰：

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也。乃除教官。誥時年二十五，太子召見，曰：孔誥年少俊偉，務令成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左春坊中允員缺，太子顧謂東宮官曰：此職非孔誥不可。遂以中允教皇子、諸王。誥輔導講讀以嚴正稱，賜第宅一區並器皿等物。後轉大理寺評事，改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所至風紀肅然。吾宗重喪禮，棺槨務求堅美，而佳木恒不易得。誥按江西還，見蜀賈售柏材者，傾囊易之，得百具，載以歸，用周宗長之貧不能具棺者。官至河南按察僉事，卒年六十九。誥平生嗜性理之學，於詩賦尤工，所著有中庸補注三卷，嘗進秘府。又有舞雩春咏詩集二十卷。子公恪。

公恪字恭文，通經傳性理之學，好議論，又喜談兵，每及古今成敗事，輒口講指畫，具有條理，聞邊陲有警，即奮臂起舞，慨然有欲試之意。嘗讀檀弓至孔門三出妻，廢書歎曰：斜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豈其異端之流攻擊矯誣而贅之者乎？於是著三出妻辨以明其僞。又著有天爵絜矩等論、崩徹明智等辨、思誠大始正本等説。終隱不仕，卒年六十八。

彥倅字朝德，先聖五十九代孫，六世祖濰，五十二代，贈魯郡侯第三子也。仕元爲鉅野令，生思友。思友負櫐魁岸，不屑凡近，以儒業薦，仕太師府掾，官至汝寧府推官。初，大宗世絕，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嫡思晦襲爵，而治與思誠再世以支庶越次紹封，爲族人所不服。思友乃敘述家譜，力言於政府，其後卒黜思誠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也。其第四子克綱，爲尼山書院山長，生希颺、希匯，生諭，諭生公載，公載生彥倅。彥倅以歲貢任臨海訓導，陞高陽教諭，博學好古，教諸生具有成就。卒，祀臨海名宦祠。

承偶字永冠，先聖六十代孫，祖公珏，有傳。父彥道，公珏長子也。博學工詩，尤精顔魯公書法，祖廟碑文多出其手。承偶初任直隸保定知縣，終荆藩長史，居官清白，三十餘載，囊無餘資。承偶篤信陽明之説，官跡所至，即開館會生徒，講良知之學。著易詩書四書代言、中庸孔釋、續問、三教指迷、四事請教録、日言夢解、日月篇、天理説、天人直指闡、荆藩輔政録等書。時承偶從弟承仍、承仍子宏斐並受業，教授餘姚、鄒組爲學，亦講良知，共相唱和，從遊者甚衆。承仍爲唐王府教授。宏斐隱居不仕，承仍父彥述，見其弟承倚子宏顥傳。

宏顥字以齊，承偶兄承欽之子也。天性淳謹，厭絶佻巧，以文章名世。初任商河縣訓導，擢咸陽教諭，再遷太平府教授。子聞詩，字知敏，篤志好學，閉戸著書，年六十，足跡不入城市，時人以方董江都云。

聞詩字知言，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子也。明弘治十六年，以父蔭授五經博士。聞詩身長華腆，而持躬儉約，絶去聲色耳目之好，客至設饌，乾脯外無多品，左右僕從鮮華服者，平生止乘一馬，非公事出亦不御也。性耽吟咏，與人酬和往返至數十，殊無鼓衰力竭之狀，世故號多才子云。

貞時字中甫，先聖六十三代孫，明大學士貞運之兄也。居句容。貞時少多病，讀書不輟，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知起居注。屬神宗、光宗相繼崩，熹宗即位，一時詔誥表冊謚議之屬多出其手，詳贍典要，爲時所稱，與弟貞運同在翰林，時人比之軾、轍、郊、祁。以疾卒，祀於鄉，所著有在魯齋文集。

尚珥，先聖六十四代孫，九世祖克伸有傳。克伸第三子希緒，以孝聞，生譁，譁生公綦，公綦生彥魁，彥魁生承鐸，承鐸生宏擢，宏擢生聞賀。聞賀，青州府學訓導，生貞紘，貞紘，四氏學學録，尚珥其次子也。性通敏，尤精律呂之學，曾豫吳楚諸省文廟禮樂，皆聘請釐正焉，晚卒於家。

衍栻字懋法，先聖六十五代孫，祖貞瓛有傳，父尚恕。衍栻嘗爲濟寧州訓導，敦行孝友，沉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鄉飲大賓，又辭。善書，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書訣、題書詩等書，行於世。

述曰、聖門四科終以文學豈不以立言一道、與立德立功共屬不朽乎。右自舒元以下披文相質博雅淹通、蔚爲國華代傳英彥。而貞伯與永冠弟兄尤能究心理學惜補注一書家無藏本永冠之書雖有存者而學宗姚江語多踳駁皆未敢列諸經術取附文苑固亦一時之秀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四終

校記

①延：當作「廷」，見《南齊書》卷四八。

②「律」下當脱「學」字，見右引書。

③子安：當作「安子」。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三

立字子立。先聖十四代孫。父驩見曾祖安國傳。立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生徒數百人。子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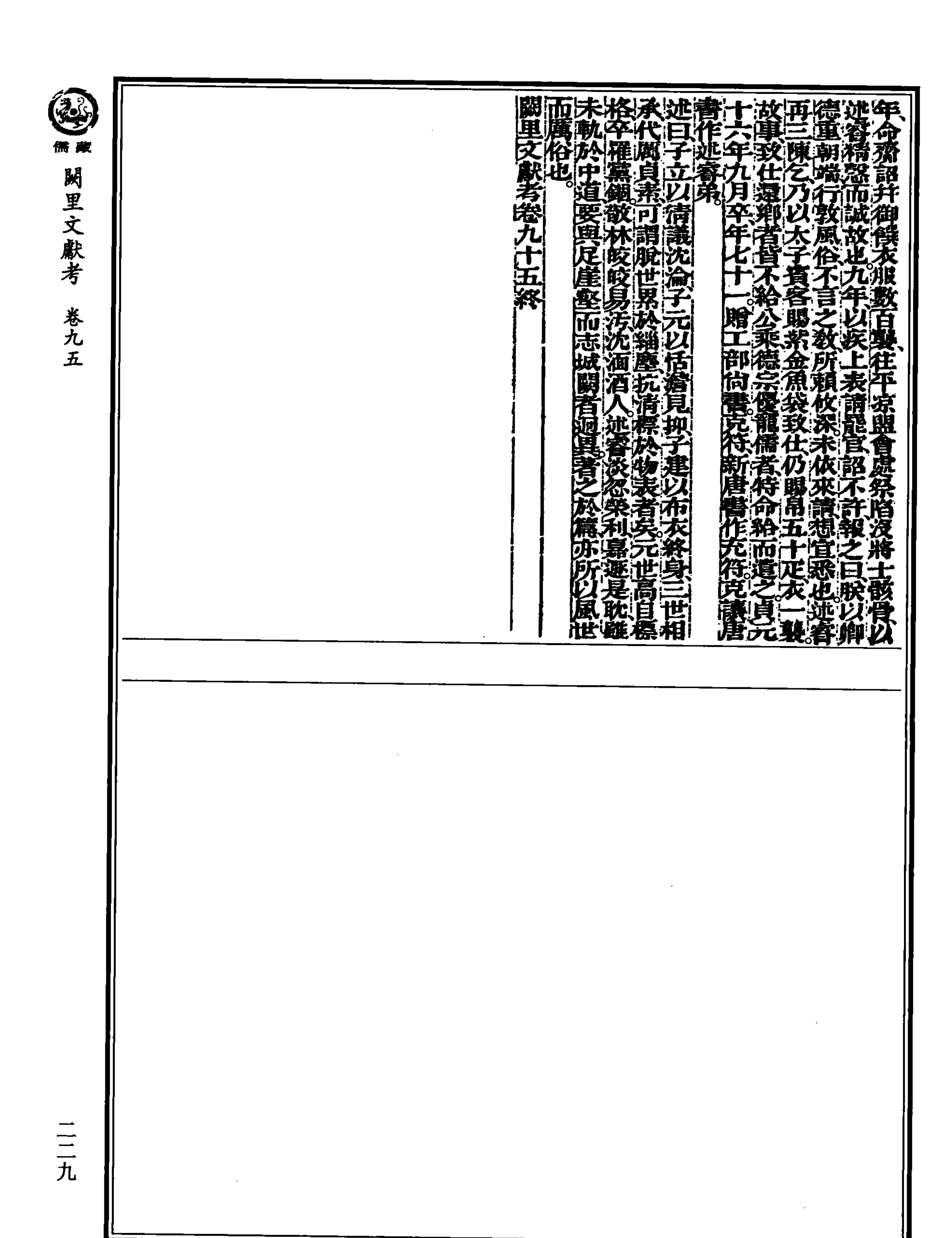
元字子元。以郎校書。嘗見稱於揚雄。時劉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徙。或譏其不恤於進取。元泊如也。子建。

建字子建。與崔篆相善。篆從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建仕。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漢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部衆彭豐等暴於鄒魯之間。郡守鮑永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永大驚。謂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建曰。其然。永曰。爲之奈何。建曰。庠序之禮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豐等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内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豐等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永從之。用格殺豐等。子仁。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官至南海太守。

昱字元世。先聖二十代孫。漢太山都尉宙子也。少習尚書。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漢桓帝末。遭黨事禁錮。當是時。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爭爲婞直之風。而奸倖等亦遂搆成黨禍。肆怒朝廷。收執李膺等。并株連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表解。僅得赦歸田里。禁錮終身。於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次曰八俊。言人之英也。次曰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次曰八及。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次曰八廚。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以擬古之八元八凱。而昱之名列於八及。爲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羣字敬林。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父奕有傳。羣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對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沉湎如此。卒於官。有奏議二十二卷。

述睿。先聖三十八代孫。祖舜見曾祖昌寓傳。父齊參。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好學不倦。唐大歷中。轉運使劉晏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踐祚。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元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爲諫議大夫。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廄馬。兼皇太子侍讀。旬日。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尹匡時之道。有廣成嘉遯之風。養素邱園。屢辭命秩。朕以崆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修撰。述睿精於地理。重修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卒不與較。時人稱爲長者。貞元四



年、命齋詔幷御饌衣服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沒將士骸骨、以述睿精慤而誠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陳乞、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仍賜帛五十疋、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克符、新唐書作充符。克讓、唐書作述睿弟。

述曰、子立以清議沈淪、子元以恬澹見抑、子建以布衣終身、三世相承、代厲貞素、可謂脫世累於緇塵、抗清標於物表者矣。元世高自標格、卒罹黨錮。敬林皎皎易汚、沈湎酒人。述睿淡忽榮利、嘉遯是耽、雖未軌於中道、要與足崖壑而志城闕者迴異。著之於篇、亦所以風世而厲俗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四

淳之字彥深，先聖二十六代孫。高祖衍有傳。曾祖啓，晉廬陵太守。祖愉，宋尚書祠部郎。父粲，以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志，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與王弘之、阮萬齡並爲謝靈運所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七年卒，年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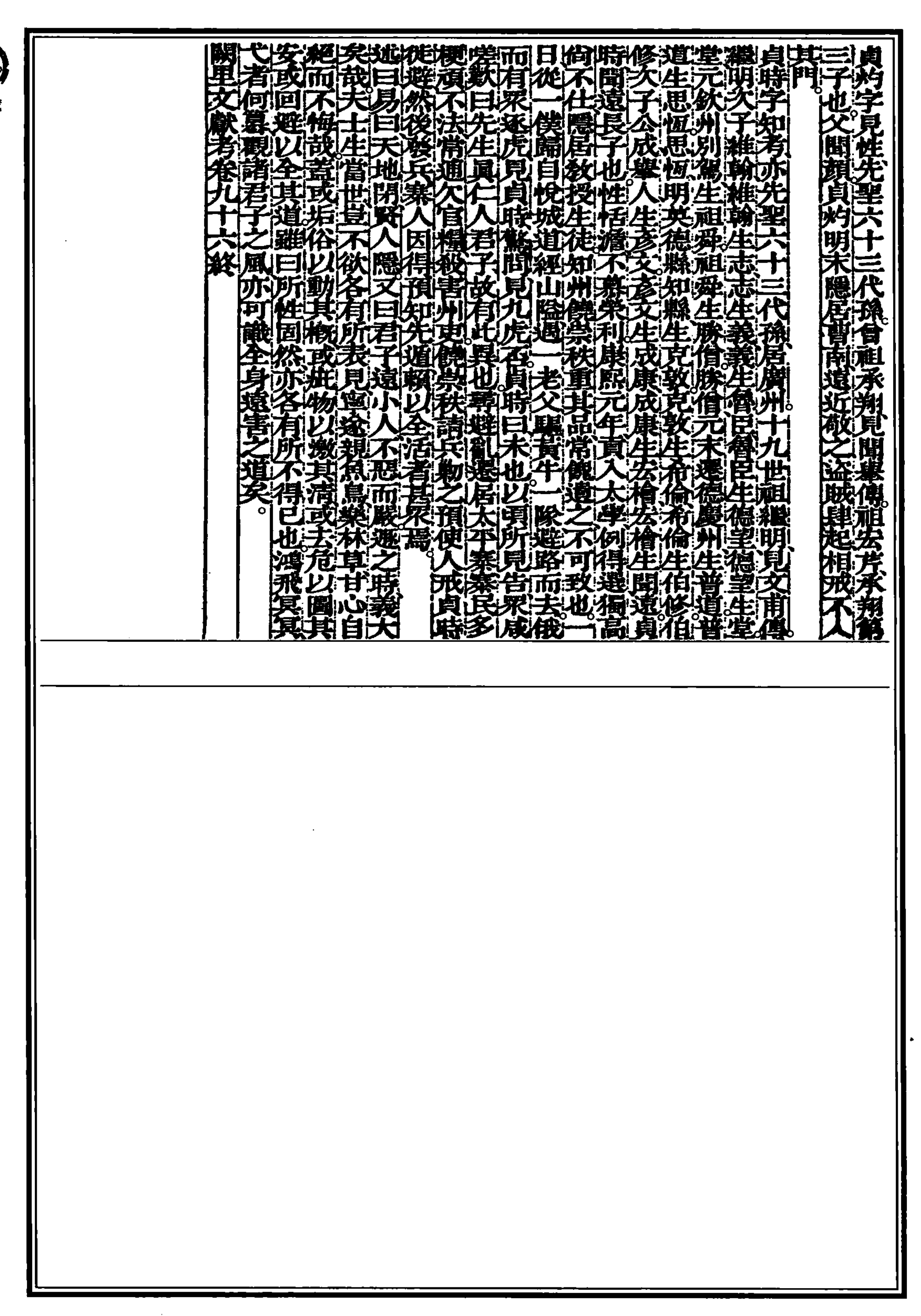
沉字德度，亦先聖二十六代孫，晉中丞羣之子也。居會稽，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琊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云。

祐，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曾祖愉、祖汪皆有傳。父侒，晉江夏太守。祐有至行，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宋明帝泰始中，太守王僧虔辟主簿，不就。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徵。

道徵字志業，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高帝建元初，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徵族祖嗣之字敬伯，宋孝武帝孝建初爲中書舍人，非其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道徵兄子揔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邱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嗣之、揔譜並失其名系，不可考。

元演字流遠，先聖五十一代孫，居廣州。五世祖聖聰有傳。高祖若簡，曾祖端士，祖瑄，父揖。元演博聞洽記，日賦千言，性清介，不樂仕進，講道於羊城北門，建明德堂，一時人士咸宗師之。宋咸淳間，當道徵拜，皆不就，致廩粟，又辭之。所善曾南寶語之曰：人生讀書，求致用耳，今世道衰微，正學人經濟之秋，何獨善爲。元演笑而不答。後隱居水村，學者稱爲溪隱先生。所著有明德集十卷。

公輸字御文，先聖五十八代孫。曾祖克中有傳。祖希恭，配明魯靖王肇煇文登郡主，授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父說，南城兵馬司指揮。公輸少奉父命習舉子業，有聲庠序。聞父沒，乃歎曰：蚤年讀書，欲求一第以悅親耳，今見背矣，奚齪齪爲也。遂棄去。工詩歌，究心理學，寒暑不輟。充之士大夫結詩英會，公輸以齒列第二，亦不恆赴。未幾，復辭去，卜居泗上，因自號泗漁，學者稱泗漁先生。所著有南坡稾、元和景象集、泗漁樂府。



貞灼字見性。先聖六十三代孫。曾祖承翔、見闕里傳。祖宏芹、承翔第三子也。父聞顏。貞灼明末隱居曹南。遭近敵之盜賊肆起。相戒不入其門。

貞時字知考、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廣州。十九世祖繼明、見文甫傳。繼明次子維翰、維翰生志、志生義、義生曾臣、曾臣生德望、德望生堂、堂元欽州別駕、生祖舜、祖舜生勝僧、勝僧元末遷德慶州、生普道、普道生思恆、思恆明英德縣知縣、生克敦、克敦生希倫、希倫生伯修、伯修次子公成、舉人、生彥文、彥文生成康、成康生宏檜、宏檜生聞遠、貞時聞遠長子也。性恬澹、不慕榮利。康熙元年貢入太學、例得選、獨高尚不仕、隱居教授生徒。知州饒崇秩重其品、常餽遺之、不可致也。一日從一僕歸自悅城、道經山隘、遇一老父驅黃牛一隊、避路而去。俄而有眾逐虎、見貞時驚問、見九虎否。貞時曰未也。以頃所見告眾、咸嗟歎曰先生真仁人君子、故有此異也。尋避亂退居太平寨、寨民多梗頑不法、常逋欠官糧、殺害州吏。饒崇秩請兵勦之、預使人戒貞時徙避、然後發兵、寨人因得預知、先遁、賴以全活者甚眾焉。

述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遯之時義大矣哉。夫士生當世、豈不欲各有所表見、寧遂親魚鳥、樂林草、甘心自絕而不悔哉。蓋或垢俗以動其概、或批物以激其清、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回避以全其道。雖曰所性固然、亦各有所不得已也。鴻飛冥冥、弋者何篡、觀諸君子之風、亦可識全身遠害之道矣。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五

熙先，先聖二十七代孫，居會稽。祖經，見伯父淳之傳。父默之，好儒學、注穀梁春秋。宋文帝元嘉間，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熙先博學，有縱橫才，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得調，憤憤不得志。義康之被黜出鎮江州也，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遂陰懷不軌，欲要朝廷大臣爲亂。時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范曄意志不滿，熙先欲引與同謀，以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義康記室參軍謝綜，曄甥也，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因得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曄與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以弑帝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魏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犬家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答，反意乃定。綜素爲義康所厚，弟約又娶義康女，既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意。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熙先善治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結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說圖讖。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不善及不附義康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爲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除君側之患，宣示同黨。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文帝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是日爲亂。許耀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發。十一月，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上章告變，乃悉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帝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在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狗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齏膽脯腹，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猶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誠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亦頗深切。曄初被收時，謂入獄便死，而帝窮治其事，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熙先與綜笑之曰：詹事當可



共嚋事將無不擐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擾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乃同弟休先及黨與皆伏誅。

範字法言，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國有傳。高祖名失，考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父岱，歷清要。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為宣惠江夏王伯義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閒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於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當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述曰：熙先、範才學譽望，文藻博贍，特以不軌於正，遂致身敗名裂，為世大戮，良可歎也。獨怪二人之行，昭著史冊，而家乘中頗多諱辭，豈親親之道宜爾耶。然一朝失足，百世莫改，此而書之，亦所以垂炯戒於後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十六

儒者讀書談道，非徒自有餘而已也，蓋將以修之身者致諸國，使勳業爛於當時，休聲垂於後世，上不負君，下不負學，於是爲士之事終。而其學亦不至以迂疎寡用見病於君子。吾家沐浴聖澤，陶泳遺經，學古入官，累世弗絕。兹考既取其事蹟之可紀者，敍傳如右，軼其他策名吏籍，事或無稽，備列其名，別爲一册，而以今之見登仕版者附焉。其已散見他傳者不錄，去複也。官閥書所終，從約也。登曲阜一譜而不及流寓，懼繁而多漏也。嗟乎！古來賢人傑士，其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誰謂銷沉泯滅中之必無可傳者耶。

十四代喜，諸曹校尉。

十七代方，字廣平，掾章從事。

十八代澍，字君德，魯從事。恢，字聖文，守廟百石卒史。

十九代旭，字延壽，魯相史。訢，字定伯，魯戶曹。術，字子祐，魯相史。

二十代承，字伯序，魯都郵。綱，都郵，功曹副掾。浮，魯都郵。淮，功曹史。晨，字伯時，河南尹。謙，字德讓，郡諸曹史。

二十一代暢，魯五官掾。恂，字士信，平東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揚，博亭侯。

二十九代白，烏鄉丞。

三十代曄，中書侍郎。

三十三代志約，朝請大夫、禮部郎中。

三十四代琮，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立言，祠部郎中。慎言，黃州刺史。

三十八代惟昉，兗州參軍。惟時，兗州都督功曹參軍。

三十九代溫質，四門博士。

四十代拯，字公濟，侍中。郁，字宏周，太子舍人。絢，字延休，丹陽令。綸，字司言，戶部郎中。續，字引修，曲阜令。晦，一作緫，字文爲，吏部侍郎。

四十一代邈，字淮之，諫議大夫。遘，滄州乾符令。昌序，散騎常侍。

四十四代意，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四十五代延渥，隰州青化令。延之，殿中丞。

四十六代宗簡，太子中舍。宗壽，承議郎，曹州節度判官。宗哲，迪功郎，孔庭族長，兗州觀察推官。

四十七代若拙，字公智，金州司理參軍。若谷，字公應，朝散郎，舒州戶曹參軍。惇，字厚之，朝散大夫。忱，字誠之，儒林郎。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奇，中散大夫，直祕閣，京東轉運司管勾公事。端朝，字子工，國子博士。湝，將仕郎。淵，承直郎，兗州司法參軍。壎，通直郎，仙源縣丞。

四十九代瓌，將仕郎、曲阜主簿。璹，字錫老，登仕郎、曲阜主簿。琰，字粹老，中順大夫，忻州同知。玖，忠勇校尉，曲阜尉。瓚，字純老，朝請郎，知和州。琯，字得老，通城主簿。瓚、琯並孔庭族長。璠，迪功郎，孔庭族長。璪，字堅老，行臺都事，權管勾祀事。瑭，字德純，將仕郎，萊州招遠主簿。

五十代摭，字伯順，廟學正。摯，字幸之，從仕郎，廟學教授。擬，字誠之，登仕郎。持、撫，字安之，並孔庭族長。

五十一代元善，字德新，文林郎，泰州教授。元順，字存之，廟學正。元量，字仁卿，廟學教授，管勾祀事。元祚，深澤主簿，孔庭族長。元祇，孔庭族長。元裕，字益卿，將仕郎，濟陽主簿，孔庭族長。元伸，字信卿，將仕郎，須城主簿。元長、元灝、元質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二代之乎，字顒甫，濟南路教授。之釆，字毅甫，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之明，字晦甫，從仕郎，兗州同知。之祥，字吉甫，蒲臺主簿。之敏，字勉甫，池州青陽稅使。之善，孔庭族長。之肅，字寅甫，大寧路學正。之嚴，字雍甫，泰安州判。之威，字溫甫，費縣尹。之容、之進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三代、濟字世美，承事郎、曲阜尹。渭字世盈，建德路學正。洙字世魯，新野尹。滋字世榮，將仕郎、漢川主簿。湜字世基，順德路學正。浩字世德，文林郎、鉅野尹。淋字世森，鄒縣教諭。汾字世潛，三氏子孫教授，安豐主簿。濡，鄆城教諭。潦字世用，冠州學正。淸字世廉，章邱教諭。漕字世秀，孔庭族長。淳字世貞，將仕郎、安慶路灊山主簿。渙字世號，將仕郎、新鄭主簿。洽字世泉，台州教授。瀬字世貞，膠西主簿。澈字世諒，永平路教授。漳字世從，兗州學正。澄、汴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四代、思古字志道，曹州景山書院山長。思本字正道，盤陽教諭。思恭字信道，濟寧路同知。思凱字垣道，曲阜尹。思善字性道，太常寺太祝。思從字容道，曹州教授。思遹字宏道，河中府通判。思禮字安道，御史臺管勾。思範字禹道，聖澤書院山長。思莊字景道，衛輝路文公書院山長。思用字行道，威州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則字允道，武平尹。思舉字貢道，福建延平路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宣字友道，容城教諭。思衍字元道，盤陽路教授。思復字裕道，泉山書院山長。思賁字光道，三氏學教授。思櫟字壽道，孔庭族長。思義字由道。思度字徽道，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五代、克忠字恕夫，福建宣慰司照磨。克常字永夫，泗水教諭。克信字善夫，尼山書院山長。克義字達夫，肥城主簿。克禮字嚴夫，寧海學正。克允字中夫，元氏教諭。克諒，冶州路教授。克溫字元夫，高密主簿。克學字巽夫，前衛教授。克修字允夫，陵縣主簿。克剛字德夫，晉陽路教授。克廣字毅夫，無棣尹。克邁字垣夫，莘縣主簿。克昌字耆夫，曲阜尹。克莊字嚴夫，永平路教授。克煦字東夫，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克勳字功夫。克晟字炎夫，並孔庭族長。

五十六代、希敏字士遜，兗州學正。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授。希文字士周，曲阜知縣。希祖字士嚴，泗水尹。希賢字士寧，陵州學正。希顏字士學，曲阜教諭。希毅，陝西米脂知縣。希晟字士殿。希琛字士璽。希廸字士吉。希璡字士璣。希瑄、希暘，並孔庭族長。希韶字士美。希璜字士聲，並林廟舉事。

五十七代、詮字諫伯，南直隸宿州訓導。訖字慎伯，北直隸河間知縣。詳字文伯，中奉大夫、明鉅野王府儀賓。諝字義伯。詡字曾伯。謨字修伯。譁字謹伯，並孔庭族長。

五十八代、公禮字節文，詹事府主簿。公華字實文，陝西苑馬寺丞。公杰字佐文，三氏學錄。公統字一文，曲阜知縣。公琬字德文，浙江山陰縣丞。公錫字賜文，曲阜知縣，加兗州府通判。公潤字澤文，浙江桐鄉縣丞。公淳字仁文，曲阜知縣。公寵、公寧、公綉、公紓，並孔庭族長。公誠字錫文。公性字理文。公從，並林廟舉事。

五十九代、彥麒字朝祥，南直隸靈璧知縣。彥章字朝顯，尼山書院學錄。彥珣字朝璽，陝西莊浪衛教授。彥士字朝臣，曲阜知縣。彥衢字朝亨，三氏學錄。彥組字朝綬，南直隸吳江縣丞。彥健字朝乾，北直隸安平訓導。彥珩字朝韶，河南羅山教諭。彥斂字朝光，南直隸鹽城主簿。彥隆字朝平，明周王府教授。彥雲，河南閿鄉訓導。彥禮字朝節，北直隸阜城縣丞。彥厚字朝坤，浙江建德訓導。彥寬字朝肅，林廟舉事。彥泙字朝問，明德王府教授。彥確字朝誠，山西繁峙知縣。彥碩字朝大，河南懷慶府通判。彥訢字朝賢，陝西臨洮府教授。彥範，明魯王府儀賓。彥乾、彥鳳，並孔庭族長。

六十代、承謙字永聽，北直隸盧龍訓導。承緒字永紹，河南湯陰主簿。承光，兵馬司指揮。承寧字永康，兵馬司指揮。承蕭字永瑞，南直隸應天府訓導。承鎬字永周，三氏學錄。承震字永器，曲阜知縣。承需字永孚，宗人府儀賓。承復字永靜，湖廣安陸府經歷。承學字永聚，南直隸沭縣主簿。承厚字永載，曲阜知縣。承孝字永友，館陶教諭。承冉字永藝，南直隸安東主簿。承泗字永道，曲阜知縣。承深字永資，河南懷慶府教授。承禹字永佩，北直隸平鄉知縣。承朴字永厚，山西石樓知縣。

承業字永基，曲阜知縣。承垚字永渭，北直隸大名府教授。承梟，宗人府儀賓。承作字永則，三氏學錄。承僑字永盛，北直隸大寧衛教授。承先字永孝，北直隸高陽知縣。承周，國子監學錄。承鏞，北直隸靜海教諭。承正，明儀賓。承讓字永承。承賓字永嘉。承蛟並孔庭族長。承攻、承流並林廟舉事。承紀字永修，陝西潼關衛教授。

六十一代宏毅字以遠，浙江桐廬教諭。宏川字以東，河南封邱知縣。宏鄘字以仕，曲阜知縣。宏盛字以德，南直隸如皋知縣。宏泉字以昭，南直隸崑山縣丞。宏昇字以東，南直隸和州教授。宏申字以重，南直隸鳳陽府通判。宏鼎字以新，長清訓導。宏森字以茂，邱縣訓導。宏禮，南直隸武進縣丞。宏鋒字以魯，江西廣信府同知。宏綿字以延，北直隸交河主簿。宏幹字以象，明魯王府紀善。宏毅字以士，曲阜知縣。宏重字以廉，河南宣武衛訓導。宏埧字以成，洙泗書院學錄。宏舉字以珍，尼山書院學錄。宏熠字以彰，明魯王府儀賓。宏謙字懷虛，四氏學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滎陽教諭。宏懋字以昇，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蓁字以鬱，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乿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覺，湖廣承天府經歷。聞寇，明魯王府儀賓。聞教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懷璞，遼東[illegible]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雍，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讓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原，臨邑教諭。聞諦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知[illegible]，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還，濟南府教授。聞俔字士嚴，東昌府訓導。聞上字知遇，四川劍州州判。聞範字知矩，鄒平訓導。聞宥字知寬，武定學正。聞論，陝西伏羌教諭。聞謀字知化，海豐訓導。聞謨字知訓，茌平教諭。聞誨字知諫，廣東始興知縣。聞俊字秀若，北直隸天津道按察副使。聞諫字知忠，四氏學錄。聞讓字觀我，陝西河西道按察副使。聞覺字滄淵，沂州學正。聞學、聞坡字方升，聞埶並孔庭族長。聞坡兼聖廟四品官。

六十三代貞棟字用隆，禹城教諭。貞明字用昭，陝西西和知縣。貞旨，江南寧國府通判。貞來字用復，浙江湖州知府。貞培字用六，湖廣靖州知州。貞銘字用三，直隸密雲知縣。貞銳字建白，陝西慶陽府同知。貞孟字樂天，直隸任邱訓導。貞教字用寬，曲阜知縣。貞芳，河南淅川知縣。貞嫻，洙泗書院學錄。貞俊字含真，益都教諭。貞綱，四氏學錄。貞星字啟光，博平教諭。貞鑑字用登，即墨訓導。貞祚字用昌，陝西漢陰知縣。貞志，平度州訓導。貞璣字用修，江西廣信府通判。貞琳字君佩，聖廟七品官。貞大，河南汝寧府通判。貞恆字視久，河南孟津知縣。貞珊字孟琪，成山衛教授。貞詩，貞珍字瑞石。貞尹字玉若，並孔庭族長。貞尹兼聖廟八品官。貞枚字用卜。貞操字廠中。貞璘。貞壘字壁新，並林廟舉事。貞壘兼聖廟九品官。

六十四代尚達字泰宇，五經博士。尚文，河南蘭陽教諭。尚象字龍賓，觀城教諭。尚義字宜之，直隸南樂縣丞。尚炳字含之，淄川教諭。尚經字緯之，浙江金華知府。尚澄字玉澤，洙泗書院學錄。尚璠字聘之，四氏學錄。尚基字建之，直隸沙河知縣。尚琨字輝之，雲南白鹽井提舉。尚銘字金鑑，浙江龍泉知縣。尚鈺字粹之，江西寧州州同。尚行字敬修，德州學正。尚標字則之，湖廣石門知縣。尚鳴字相玉，江南滁州知州。尚達字章甫，江西太和教諭。尚賓字燕嘉，陽信教諭。尚愷字伯仁，曲阜知縣。尚忻，四氏學錄。尚什字德俊，洙泗書院學錄。尚侃字直之，四氏學錄。尚嚴字俊德，平原教諭。尚一字自成，鴻臚寺序班。尚璲字

受之，山西潞安府通判。尚遴，林廟舉事。尚孝，字順宇，齊東訓導。尚懷，字齊沛，平度州訓導。尚溥，萊陽教諭。尚儁，字秀之，山西浮州府同知。尚欽，字爾儀，國子監博士。尚鑑，字秉秋，江南金壇知縣。尚劍，字爾康，益都教諭。尚寅，字協恭，聖廟九品官。

六十五代：衍相，字賓實；衍錫，字啓寰；衍隆，字震寰，並五經博士。衍錀，字懋乙，尼山書院學録，兼林廟舉事。衍鈺，字泗震，太常寺博士。衍楫，字柱明，茌平教諭。衍茂，字觀明，山西平順知縣。衍洪，字懋燾，江南武進知縣。衍圭，字滄田，直隸曲周知縣。衍壁，字起宗，壽光教諭。衍統，字懋一，四氏學録。衍弼，字懋衡，淄川教諭。衍璜，字懋璧，廣東潮州府通判，林廟舉事。衍琦，字荊璞，河南盧氏知縣。衍侯，字懋勳，四氏學録。衍俊，尼山書院學録。衍泗，字文源，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衍楷，字端成，茌平訓導。衍標，字懋龍，四川筠連知縣。衍棪，字愼先，靑城訓導。衍準，字沛也，曲阜知縣。衍滂，字質源，聖廟五品官。衍淳，字浴涓，四氏學録。衍紀，字連一，尼山書院學録。衍檜，字左文，奉天錦縣知縣。衍經，字懋倫，昌邑訓導。衍傳，字智千，廣西平樂知縣。衍譜，江南丹陽主簿。衍誌，聖廟三品官。衍楠，字讓甫，平原教諭。衍潛，字維酉，霑化教諭。衍檝，字照寰。衍淑，字靜可。衍楨，字克生。衍權，字仲衡，並林廟舉事。衍籌，字懋林。衍鉢，字升萬，並聖廟四品官。衍淞，字遠琦。衍沛，字漢址。衍兆，字兆三，並聖廟七品官。衍成，字節九。衍渭，字華源。衍莊，字懋嚴，並聖廟八品官。

六十六代：興榮，字起華，尼山書院學録。興範，字兔先，直隸順德知府。興謙，字撝先，陝西鄜州州同。興訓，字發祥，江西贛州知府。興熼，字起先，廣東英德知縣。興烒，字起振，尼山書院學録。興義，字起馀，山西大同府中路通判。興滋，字時萬，湖廣衡州知府。興濱，字象萬，陝西寧羌州同。興濟，字惠萬，臨邑訓導。興治，字麟祥，鄒城教諭。興潤，字呈祥，尼山書院學録。興祥，字夢兆，廣東文昌知縣。興言，字起昌，內閣中書舍人。興詔，字起鳳，雲南糧儲道。興謨，字起典，福建邵武府通判。興訪，字起延，貴州甕安知縣。興誥，字遠猷，江南廬州知府。興認，字起寬，曲阜知縣。興諲，字起信，臨淄訓導，聖廟四品官。興論，字起篤，江南潁州州同。興鉥，字式先，德州訓導。興釪，字起韶，陝西潼商道按察副使。興增，字如川，聊城教諭。興誘，字起正，即墨訓導。興璉，字商珍，兩廣都轉運鹽運使。興瑄，字起誠，湖廣衡陽知縣。興侗，字起愿，陵縣訓導。興炌，湖廣沔陽州同。興譽，字令聞，江南淮安府高堰通判。興警，字安彰，尼山書院學録。興泰，字佑宸，順天遵化州判。興振，字丕緒，諸城教諭。興祉，字帝錫，直隸天津衛守備。興立，字卓如，洙泗書院學録。興湯，字起亳，淄川教諭。興訥，字起悳。興濯，字起清。興煩，字珠照，並林廟舉事。興構，字肯堂。興掞，字殷文，並聖廟三品官。興禾，字起成。興採，字鳳文，並聖廟四品官。興倫，字天敘。興抒，字素文。興承，字續武，並聖廟五品官。興棟。興熾。興揖，字克讓。興琛，字獻廷。興橡，字鼎和。興遠，字輝路。興周，字振西，並聖廟七品官。興岳，字起泰。興梅。興技。興翰。興美。興純。興泰，字康阜。興賓，字允嘉。興鄒，字還息，並聖廟八品官。興煒，字龍光。興磐，字鳳儀。興燾，字齊溥。興拙。興擎，字季重。興宜。興詹，字秩餘。興泗。興竹，字筠靑，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七代：毓珍，字席玉，直隸保定府通判。毓璽，字瑞玉，尼山書院學録。毓基，字振茲，湖廣枝江知縣。毓墀，字緒九，尼山書院學録。毓坪，字靖九，洙泗書院學録。毓培，字仞九，陝西涇縣知縣。毓麟，字瑞石。毓瑛，字鍾璞，並五經博士。毓璋，字鳴石，直隸安州知州。毓琮，字鍾黃，太常寺博士。毓琨，字鍾玉，江西廬陵知縣。毓璞，字鍾元，都察院左都御史。毓珠，字北沙，江南江寧知縣。毓瑱，字鍾甫，四川重慶府同知。毓斌，字漣清，洙泗書院學録。毓德，字台輝，四川昭化知縣。毓忠，字盡臣，四川巴縣知縣。毓廉，字介子，江西上猶知縣。毓懿，字鍾美，臨淄訓導。毓孜，河南登封知縣。毓敏，直隸晉州州判，聖廟七品官。毓玒，字英垣，四氏

學錄。毓珵字仲玉，萊陽訓導。毓琳字叔玉，順天昌平州判。毓琚字季玉，曲阜知縣。毓琇字瑩玉，甘肅分巡甘山道按察副使。毓瑾字次玉，湖南龍山知縣。毓潘字鍾垣，廣東惠州通判。毓洸字德溢，肥城千總。毓洙字鍾二，江南溧水知縣。毓沂字巨川，陽信訓導。毓鈢字佩錫，尼山書院學錄。毓喬字負五，萊州府教授。毓炆字方昱，濱州訓導。毓逃字淑來，洙泗書院學錄。毓銓字衡，江蘇山陽知縣。毓鈁字子廣，四川簡州州判。毓鈫字子政，兩浙鹽運副。毓鈊、自墨，訓導。毓金字麗水，文登訓導。毓昌字鍾文，安徽旌德知縣。毓桐字扶南，聖廟七品官。毓炳字映九，利津教諭。毓儀。毓琰字宜輝。毓悰字文正。毓銑字鼎中。毓磚字鍾砇，並林廟舉事。毓倧，兼聖廟五品官。毓琮字幼玉。毓錫字睿存，並聖廟四品官。毓璜。毓嘗字順伯。毓佺字純玉，並聖廟五品官。毓全字鍾衛。毓綜字樹德。毓鈿字學川。毓鎮。毓淳字敦樸。毓豐。毓楷字端思。毓本字立源。毓桂。毓時，並聖廟八品官。毓偉字鍾琪。毓佫字鍾正。毓棟字大木。毓鈞字秉和。毓寬字子嚴。毓堂字子芳，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八代傳鉦字振遠，聖廟三品官。傳鏞字東序，山西太原府同知。傳本字振立，洙泗書院學錄。傳鈁字宏遠，尼山書院學錄。傳鉉字重北，洙泗書院學錄。傳煥字瞻斐，江蘇按察使。傳熩字曜文，湖廣零陵縣丞。傳彰字振商，江西南安府同知。傳焯字振鞏，廣東海陽知縣。傳煕字振曉，太常寺博士。傳炣字曜南，江蘇揚州知府。傳意字由章，太常寺博士。傳桂字芳遠，東平學正。傳中字振一，直隸冀州知州。傳篤字振寬，湖南東安知縣。傳派字泗源，順天府北路同知。傳梅字天觀，鄒平教諭。傳松字鶴林，曲阜知縣，改聖廟六品官。傳櫆字麻九，江蘇銅沛河防同知。傳堂字振升，貴州思南知府。傳科字振修，直隸豐津知縣。傳照，洙泗書院學錄。傳家字子克。傳學字子文。傳樞字運乾，並林廟舉事。傳坐，兼聖廟七品官。傳損字伯叶。傳果。傳楫字鮑遠，並聖廟四品官。傳斌字振中。傳照。傳烽，並聖廟五品官。傳烜字象乾。傳選字振秀。傳治字寧宇。傳剛字起華。傳鈇。傳禮，並聖廟七品官。傳杰字振用。傳相字帝勳。傳濟字近仁。傳銑字允輝，並聖廟八品官。傳煕字振和。傳贊字勳成。傳紳字紫佩。傳鏞字振宇。傳旺字盛遠。傳模。傳泗字魯瀾。傳淮字泰流。傳濬。傳耿字介光。傳銖字鼎五。傳轂，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九代繼溥字體恒，五經博士。繼洞字體之，直隸大順廣兵備道。繼汾字體儀，戶部廣西司主事。繼澍字體霖，五經博士。繼浩字體充，聖廟三品官。繼泰字彙茹。繼炳字文光，並太常寺博士。繼武字念修，尼山書院學錄。繼威字體權，刑部浙江司員外郎。繼舜字體仁，洙泗書院學錄。繼升，四川成都府通判。繼儒字體敬，福建興化府經歷。繼炘字貫炎，青城教諭。繼鳳字鵬搏，臨淄教諭。繼端字體方，聖廟七品官。繼沂字體源。繼述。繼成。繼宣，並聖廟五品官。繼瀚字沛源。繼業字文燦。繼詩，並聖廟八品官。繼炌字體明。繼詩字庭訓。繼統字振源。繼焯字炘魯。繼先字象先，並聖廟九品官。

七十代廣棣字京度，直隸獻縣知縣。廣梓字用周，浙江泰順知縣。廣堯字竣明，聖廟四品官。廣梅，聖廟八品官。廣攷字裕文，江南提標左營遊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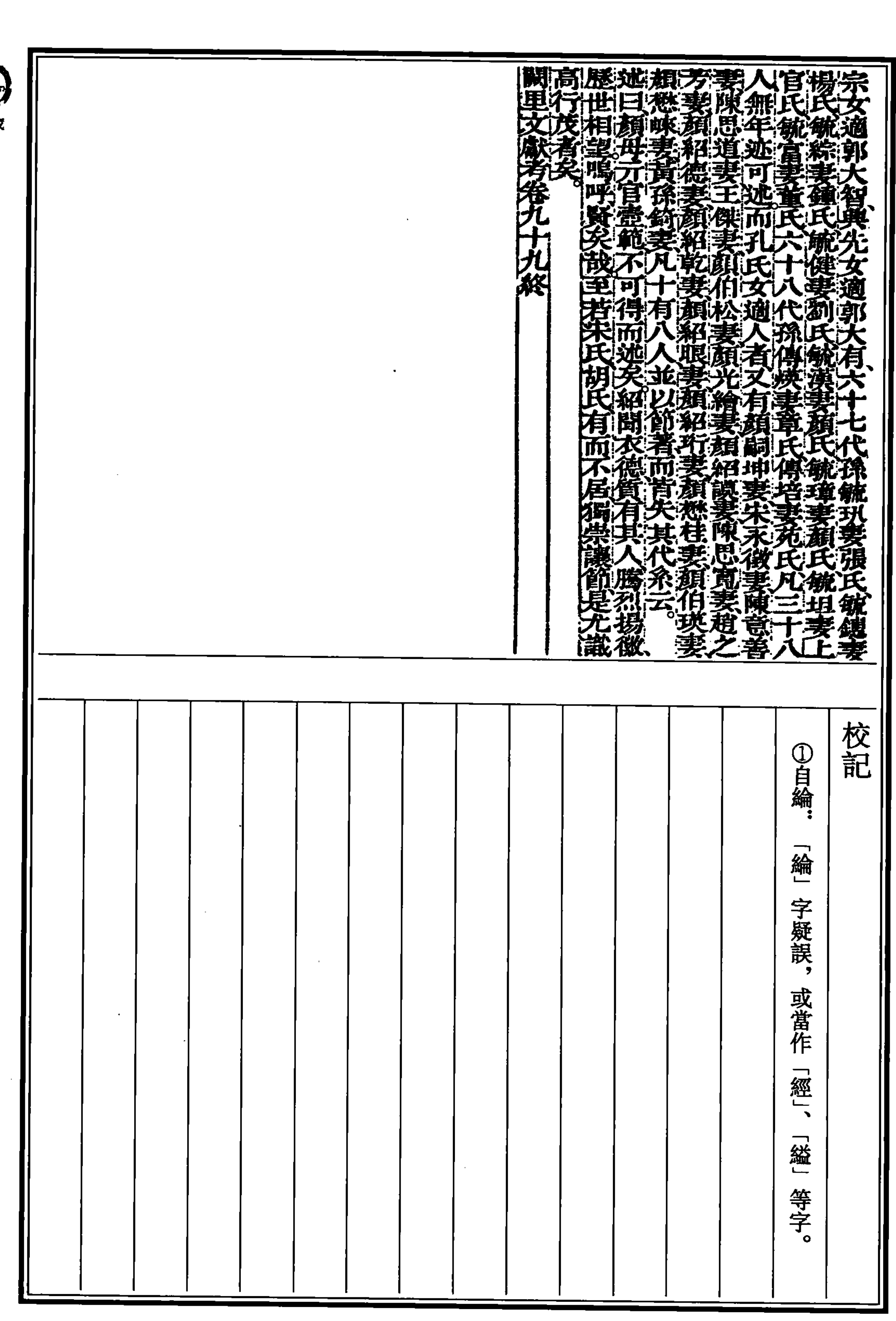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七

嗚呼。汾叙我孔氏子孫著聞者，凡生平大節以及遺言軼事、官閥游歷之細，罔不博採遐搜，勒爲家傳。既又念賢媛淑女代不乏人，略而弗書，非所以著內訓示壼範也。獨是婦人之行不出閨閫，雖有懿德，表見爲難。其著者大抵皆以節烈受旌於
朝，始得表異里閭，垂名不朽。然
國家成例，命婦不旌，守節非在卅歲以下、過廿年以上者不旌，輕身以殉夫者非特請不旌。於是得旌者又寥寥矣。惟衍聖恭愨公之生祖母陶氏以
特恩賜額得祀節孝祠。陶氏，大興處士承德之女也。早寡，撫子承祀。子卒，又撫孫，教育動有經法。時宗子幼弱，外侮頻仍，其得保全成立者，皆陶氏之力。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幸魯，聞其賢，
御書「節並松筠」四字賜之。年八十一卒。
賜祭葬。其元孫婦王氏，宛平人，祖熙，保和殿大學士；父克昌，刑部郎中。王氏年及笄歸六十九代贈衍聖公繼濩，爲室二十六而寡，事堂上以孝聞。姑徐大夫人尤愛憐之。其子廣棨承祖襲公爵，既壯，以其德聞於
朝，乞有所以旌異者。
天子嘉焉，
賜御書曰「冰霜勁節」。卒，亦祀節孝祠。其他列女可考者，則有五十七代孫謹妻吳氏，年二十四而寡，遺孕生公彝，撫以長，爲娶室，生子彥、太。不數年，公彝又卒，遺妻歐陽氏，年二十六，亦厲志自守，姑婦相依，育幼孤，卒就成立。又諗女媛適王綸，未逾年，綸沒，女袖綸所讀書自縊①死，同棺而葬。五十八代孫公田妻顧氏、公實妻張氏、公暘妻尋氏，並於明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又公緒女，年十七未醮，爲流賊所執，義不受辱，賊殺而支解之。五十九代孫彥誥妻王氏，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七十餘年，撫育幼孫宏復等，各有成業，卒年百有二歲。又彥禮妻楊氏，年二十六，夫卒，無所出，食貧守節，終身不嫁。又彥詥妻劉氏，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三年。又彥胥妻胡氏，亦於正德六年爲賊所迫，投井死。又彥臣妻王氏、彥麟妻宋氏，六十代孫承浦妻王氏，並同時遇賊守節死。又承贊妻霍氏，年二十二而寡，舅姑並垂老，霍爲人傭，以其直奉甘旨，兼撫幼孤，苦節四十餘年。又承鉦妻涂氏，夫死自縊，三日顏色如生。又承鈞妻閻氏，年二十一而寡，家徒四壁，撫孤守志，事姑以孝聞。姑死，水漿不入口者四日，苦節歷五十餘年。又承展妻死氏，年十九，夫亡，遺孤甫六月，以長以教，卒就成立。又承揖女適徐繼擢，年十九，甫生子而夫死，守節五十餘年。又承唐女適王思晉，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餘年。六十一代孫宏憲妻賈氏，亦於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又宏進妻顏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七年。又宏山妻陳氏，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五十餘年。又宏祚妻顏氏，年二十一，孀居至七十九歲。子聞罄妻顏氏，年十九，孀居至五十八歲，嘗事同旌。其閭曰「一門貞節」。六十二代孫聞詮妻張氏，守節歷三十七年。又聞訓妻顏氏，嗣素女也，年十七未婚而聞訓沒，誓以死殉，父母防之甚密，得間自經死。又聞義妻李氏，年十八，夫死無嗣，有夫弟尚幼，護持教育，俾就成人。又聞宦妻王氏，年二十而寡，有子貞朗，亦婚於王，居三年，貞朗沒，遺孤尚運，長娶杜氏，逾年，尚運又沒，子衍鳳生甫彌月。三婺共撫之。有司旌其門曰「三節」。又聞籍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當聞籍任西寧兵備道時，番酋馬安邦作亂，積薪戶外，俱投火中死。六十三代孫貞珏妻韓氏，明末寇至，抱子奔避，爲寇得，挾之上馬，韓投地大罵，寇怒而殺之。貞乾女許字明奉國將軍朱觀㸌，未婚而夫沒，守貞者終身。又伊陽知縣貞瑛女孝媛，字顏光朝。光朝幼喪母，歷十有

二載、猶執喪增悲、屢廬於墓側。父以其幼、弗之許、光朝遂自縊殞。時年十七、隨父在任所、聞而哀之、亦自縊死。又貞■女適守備林朝晉戶陳治世、夫亡守節、年百有三歲卒。六十四代孫尙仔妻宋氏、年二十二夫亡、守節四十五年。有司欲旌之、宋曰、此自婦人分也、何旌之有。堅辭乃已。又尙恪妻朱氏、尙恪有心疾、多恚詈人、莫敢近、朱氏委曲事之。及尙恪死、守節教子、有如嚴父焉。又尙禎妻朱氏、明鉅野王之宗女、有孝行。王舅年九十、病危、朱割股療之、病尋愈。又尙鉞妻陳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四年。又尙燮妻宋氏、尙燮渡河沒於水、宋欲以身殉之、舅姑防護甚至。一日凌晨忽失所在、徧求不得、越日見衣帶浮池上、蓋婦已投水死矣。又尙誠女適顏懋賢、夫亡守節四十年。又尙泰女適顏懋英、懋英母張本以少寡、而懋英又早世、子崇榛生甫三歲、婦與姑苦志共守、教子嚴厲、不少假借、卒就成立。有大從弟懋芹、貧而夭、遺妻亦孔氏女也、迎與同居、事事資給之、共守節以老焉。六十五代孫五經博士衍桂妻王氏、大理寺卿湘之女也、年十八撫二女守志、事舅以孝聞。又衍海妻孫氏、保慶通判光祖之女也、守節四十三年。又衍緒女適荀旺如、夫亡時年二十七、守節四十餘年。六十六代孫興裕妻胡氏、夫死守節、教子有成。里人重其節、將白於有司請旌之、胡辭曰、未亡人撫兩月之孤、誠不意有今日也、今至此抑幸矣、豈敢濫邀旌表乎。里人重違其意乃止。又興燁妻顏氏、考功郎中光敏女、夫死、絕粒五日、誓不欲生、所親以大義諭之、乃勉食、事堂上數十年如一日。既侍夫及舅姑疾久、博涉方書、嘗製丸散以濟鄉里之煢獨者。工文翰、著有恤緯齋詩、曉香堂詞。又興昊女適顏肇奇、結褵甫二載而夫死、苦節自守、雖極貧窶、奉舅甘旨不敢缺。又舉人興祥女適顏紹範、年二十三而寡、家貧、爲鄰里織紝以養姑、自食不給、或以橡實充飢。夫從弟紹節妻亦孔氏女、夫卒、舅姑以家貧勸其他適、則嚙指誓曰、娣能然、我獨非人乎。如必不相容、有死而已。兩婦相依、守節終身。又興釪女、適郭某、蚤寡、子及孫曾又三世皆夭、能苦志以守、終其身。六十七代孫毓玠妻陸氏、柏鄉知縣寶女、年十九而寡、孝舅姑、教嗣子、守節五十年卒。又毓懿妻姚氏、荊門知州士萊女、幼端靜、通經史、性篤孝、嘗割臂以療姑疾。毓懿爲臨淄訓導、卒於官。姚氏治棺斂已、即絕食三日、臥不起。臨淄諸生跪寢門外、請曰、毋不思返吾師櫬乎。曷歸而後畢志。姚曰、諾。乃強食、既扶櫬歸家、人謀所以葬、姚曰、丐於人、則夫子不受、若稱貸、後將誰償者。左右惟一婢、乃鬻之以襄事。既葬、自爲文以祭其夫、復絕粒、十有四日而卒。乾隆二十一年、桐城張若本來知縣事、高其節、爲立祠祀之。又毓洙妻龔氏、明魯王府指揮際時女、苦節四十年。又毓琰妻呂氏、守節三十五年。又歷城教諭毓棠女、年十七、適顏紹助、紹助有母患癱瘓、動止須人。紹助卒、女將以身殉、姑謂曰、若獨不念我耶。乃不死。居平幽感傷懷、數至嘔血、顧不令姑知、愉色婉容、惟恐傷其志也。卒年八十餘歲。其姊適顏肇光、年二十四而寡、亦以守節著稱。六十八代孫傳鉅妻李氏、刑部侍郎濤女、婚已有期而傳鉅卒於塋、李聞訃、毀容成服、誓不他適。舅毓埏、姑任往勸慰之、終不能奪、遂隨舅姑歸、代夫侍養、守貞二十餘年。又傳鉅妹麗貞、適歷城戴文謨、一載夫亡、守節四十餘年、與李並以節稱。麗貞能詩、與興燁妻顏氏相倡和、所著有精閨閣詩草、發情止義、士人誦之。以上六十六人、頗有年跡可述者。又五十七代孫誓妻沈氏、五十八代孫公鷹妻官氏、公係妻顏氏、六十代孫承元妻范氏、六十一代孫宏桂妻王氏、宏智妻顏氏、六十二代孫聞敕妻王氏、聞孝女適史全經、六十三代衍聖公妾郭氏、又貞富妻朱氏、貞德妻孫氏、貞德女適陳士柱、六十四代孫尙惆妻顏氏、尙祿妻朱氏、六十五代孫衍棟妻楊氏、衍鉿妻吳氏、衍光女適魏成、六十六代孫興釪妻周氏、興京妻陳氏、興人妻王氏、興煜妻黃氏、興擴妻魏氏、興楊妻桂氏、興齡妻傅氏、興嗣妻黃氏、興隆女適薛維敬、與



宗女適郭大智、與先女適郭大有、六十七代孫毓玐妻張氏、毓鏓妻楊氏、毓綜妻鍾氏、毓健妻劉氏、毓漢妻顔氏、毓瑋妻顔氏、毓坦妻上官氏、毓富妻董氏、六十八代孫傳煐妻章氏、傳培妻苑氏、凡三十八人無年迹可述。而孔氏女適人者又有顔嗣坤妻、宋永徽妻、陳意善妻、陳思道妻、王傑妻、顔伯松妻、顔光繪妻、顔紹謨妻、陳思齊妻、趙之芳妻、顔紹德妻、顔紹乾妻、顔紹晛妻、顔紹珩妻、顔懋桂妻、顔伯瑛妻、顔懋睞妻、黄孫錡妻、凡十有八人、並以節著、而肯失其代系云。

述曰：顔母亓官壼範不可得而述矣。紹聞衣德質有其人、騰烈揚徽、歷世相望。嗚呼、賢矣哉！至若宋氏、胡氏、有而不居、獨崇讓節、是尤識高行茂者矣。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九終

校記

①自綸：「綸」字疑誤，或當作「經」、「縊」等字。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

敍考第十六

闕里文獻考、何爲而作也、懼闕里文獻之尠徵而作也。闕里文獻曷
爲乎尠徵、問嘗考之、舊籍載闕里故實者、有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
王事紀、世家譜、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聖門志、孔門僉載等書。或缺佚
不傳、或家有藏本、而未經鋟刻、學士大夫罕有見者。明弘治閒、會稽
陳鎬始裒集舊聞、著爲闕里志一書、綱舉目張、事跡粗備、顧考據失
精、去取無當。其後載經增輯、止綴述恩澤、更雜以簿書之文章、而於
前人紕繆、繁漏之失、舉未有所匡正、君子病焉。康熙丁丑、族祖聘之
嘗別纂新志、一變舊志體例、頗有所增益、而蕪雜傳會、失更過之、故
其書久而不行。今去丁丑、又六十有六年矣、
國家崇獎師儒、典禮殷盛、凡所以宏敷澤而闡道揆者、莫不展義畫
誠、度越前古。乃近世以來、鮮有愛素之士、集其事而筆之書者。二三
宗老、或能言其大概、而齒髮頹落、半就遺忘。更數十年後、行益微忽、
役有作者、其孰從而求之。汾年十一而孤、大夫人督之嚴、爲童子時、
即命隨諸長者後、出見賓客、習禮法。暇更取家門故事及
朝廷所以褒崇先聖澤苗裔於無窮者、一一親教之、且曰、數典而忘
其祖、小子之羞也。汾受而識之、不敢忘。乾隆戊午春、我
皇上有事於辟雍、
召取衍聖公率聖賢子孫入京陪祀、汾與觀禮。禮成、隨宗子詣
闕謝、
召見乾清宮、
賜予殊渥、俾肄業國子學。竊自念遭際
聖明、仰沐恩蔭、得以不耕不織、優異於編戶。而頑鈍暴棄、無以紀
國恩、述祖德、用昭示於永永、雖萬死不足塞責。故所遇殘編脫簡、金
石斷爛之文、莫不掇拾摩挲、手自著錄。復稍之故家遺老、以證辨所
聞、而益恢擴其所未見、雜有所得、記而藏之。甲子春、今宗子大修譜
牒、汾與編大之役、故事修譜畢、即增輯志書、譜成、姪廣柞因以請、汾
曰、志與史相表裏、非下識所可及。若網羅放佚、以備修志者之採擇、
則固宿願也。於是出篋中所藏、始事排纂。明年秋中鄉試、又明年春、
上巡幸東魯、親釋奠、汾以講書導
駕、被
恩命、授內閣中書舍人。既官京師、時與當世名公卿上下其議論、更得
質叩典墳、習熟掌故。公餘無事、恆以書麓自隨、尋被選入軍機處、旋
擢戶部主事、僕直
禁庭、始少暇日。甲戌之夏、今相國諸城劉公、督餉西鄙、奏以汾偕行。
受任簡書、軍檄旁午、編錄之事、因遂中輟。其明年夏、達瓦齊就俘、蔵
事還京、會
天子以武功告定、重
幸闕里祭告。汾本以聖裔蒙
恩擢用、至此高厚無可報稱。今大禮將舉、冀得先驅歸魯、掃除塗芺、效
犬馬奔走之勤、然後迎伏道左、遍觀慶成、庶有以竭愚忱而寧寢息。
隨據情上請、得
旨報可。丙子春、適宗子以公事與有司齟齬、陳奏失當、當事者劾汾實
左右之、吏議落職、負罪嬰釁、理無可寬、悔恨徬徨、永甘廢錮。乃蒙
天恩湔洗、旋予賜環、感激悚慚、無階答謝。因念變化氣質、惟在讀書、謝
客杜門、以贖罪過。偶檢篋麓、見未成舊稿、頗自惜其散漫、乃更翦蕪
穢、刊謬誤、益以邇年恭遇諸
盛典、勒爲一書、名曰闕里文獻考。於辛巳之秋、方克就緒。蓋汾自少
時即有志於此、中間再經作輟、閱十有六年、而今始成、於此見汾之
蹉跎懶廢爲何如也。是考也、爲門一十有六、爲卷一百。首述姓源、溯
自出也。繼以先聖年譜、尊祖也。遂及宗子系表、傳世家也。爲世系考

第一，凡十卷。墓爲體魄所藏，廟以歲時妥侑，故次之。啓聖林及書院即附焉，爲林廟考第二，凡三卷。盛德百世必祀，自漢唐以來，封謚屢更，祭秩載易，而配享亦代有異制。至

親詣辟雍、

駐蹕聖里，以及銜

命祭告，皆宜有紀，爲祀典考第三，凡四卷。大宗秉鬯主祀事者也，小宗奉專祠分承祀事者也，凡百執事駿奔在廟贊襄祀事者也。登降之儀，尊俎之器，金石之奏，戶役供掃除，祭田給粢盛牲醴，皆祀典中之節目也，則又析之爲世爵職官考第四，凡一卷。禮考第五，凡四卷。樂考第六，凡三卷。戶田考第七，凡一卷。闕里依廟建學，古稱廟學，今爲置官師，廣登進，超郡邑而擬成均矣，爲學校考第八，凡二卷。山川爲靈秀所鍾，城廬壯宮廟之衞，爲城邑山川考第九，凡一卷。昌平世胄聚族而居，譜法不明，昭穆曷辨，爲宗譜考第十，凡一卷。列史藝文僅錄篇目，省郡邑志或專採文章而不收經籍，茲考兼史志體例而用之，分爲孔氏著述考第十一，凡一卷。藝文考第十二，凡十卷。先賢先儒已略見祀典，而出處事蹟則不可弗著，爲聖門弟子考第十三，凡一卷。從祀賢儒考第十四，凡三十卷。宗譜一門僅載世次及流寓支派，若族有偉異，正足表示後昆，用考家傳，列行實，而以登仕籍者及列女附焉，爲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凡二十七卷。敘者，抒也，次也，抒爲其次第，敘所以作者之意也。言弗雅馴，不敢以冠篇首，而以敘考第十六終焉，凡一卷。既標其篇目，而復卷爲之述贊曰：

厥初生民，元烏降祥，革夏受命，遂奄四方，載祀六百，封國于商。有宋讓厲，別氏分姓，銘鼎益恭，禱山啓聖，有開必先，則篤其慶。卷之一述先聖姓源。

粵我先聖，生民未有，道大莫容，所如不偶，歲越二千，百氏紛糅，傳會傳訛，弗衷於道，删述斯編，詢亦有舊。卷之二述先聖年譜。

先民有首，紹闡云礽，肯構肯新，責在世嫡，詩禮傳庭，中庸示極，繼繼承承，衍此聖澤。卷之三述世系二代及三代。

世入戰國，異學分門，謹是儒術，弗墜舊聞，京順相魏，子魚仕陳，備恪於漢，奕奕湯孫。卷之四述世系四代至八代及九代子魚以下嗣宋公之系。

子襄之胄，五世博士，經術傳家，遂師帝子，襄成啓封，用錫厥嗣，宗聖奉聖，欽於世世。卷之五述世系九代至二十六代。

江左喪亂，文教莫宗，元魏崇聖，苗裔是封，有隆勿替，易侯而公，河山帶礪，與唐始終。卷之六述世系二十七代至四十二代。

下隸倡亂，謀我宗祏，天祚神明，遺孤走匿，長訴於朝，殛是凶逆，奮劭克遵，用賓王國，衍聖易封，傳世罔極。卷之七述世系四十三代至四十七代。

宋室南渡，魯入金源，居者行者，各守王官，南絕北斬，家嗣弗傳，思誠非嫡，攘非所安。卷之八述世系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

大宗不嗣，器必有歸，勉勉文肅，宗黨所推，傳序錫爵，克昌厥後，遭逢承平，尊崇安富。卷之九述世系五十四代至六十四代。

偉矣高祖，躬際

興朝，荷

天子寵，班首百僚，我曾繼之，厥修益劭，我祖我考，德晉孔昭，爰及孫子，不滿以驕，於千萬年，克守宗祧。卷之十述世系六十五代至七十一代。

天啓兆域，鬼神守之，以待有德，卜吉於茲，泗南防北，啓聖所藏，越三十里，萬古相望。卷之十一述至聖林及啓聖林。

鬱鬱葱葱，素王之宮，有丹者楹，有崇者墉，昔惟環堵，今擬

九重，匪僭匪侈，用報乃功。卷之十二述至聖廟。

聖毓尼邱，教行洙泗，出宰中都，不威而治，舊蹟所存，閟宫高揭，孫作

中庸、鄒嶧載祭。卷之十三、述尼山、洙泗、聖澤、中庸諸書院。
有德者崇、有功者報。於惟聖師、首天立教。王追祖禰、配列賢儒。千秋
萬歲、秩祀無斁。卷之十四、述歷代洎我
朝褒崇聖賢之典。
有嚴辟雍、於論鼓鐘。
天子宿戒、百辟溫恭。圜橋審聽、多士雲從。臣與觀禮、亦睹斯容。卷之十
五、述
詣學之典。
洪惟
聖祖、會邦式臨。我
皇嗣極、亦積斯忱。三舉
玉趾、對越維欽。稽諸前古、孰儷於今。卷之十六、述
幸魯之典。
闕里聖居、異彼鄉校。
國有大典、罔弗虔告。卷之十七、述
遣告之典。
爵我家嗣、位同賓恪。官我子弟、庭列朱祿。牽璋莪莪、寢廟奕奕。卷之
十八、述世爵職官。
於穆清廟、歲祀孔虔。爵孫秉鬯、對越在天。執事有恪、式禮莫愆。卷之
十九、述闕里祭儀。
聖王尊師、度越百代。改定祭儀、三獻九拜。
遣告不時、肅將匪懈。卷之二十、述
皇帝親祭及遣官祭告諸儀。
上丁釋奠、古禮不傳。登降有序、始自開元。由宋逮明、代有損益。備列
於篇、用資考覈。卷之二十一、述釋奠舊儀。
制器尚象、義各有云。古人用質、後世以文。稽諸故府、斑駁瑀璘。殼核

維旅、則有司存。卷之二十二、述禮器。
樂以昭德、舞以象功。金聲玉振、莫罄形容。神之聽之、肅肅雍雍。卷之
二十三、述樂章。
作樂殷薦、其詩孔多。譜用散佚、乃不可歌。幸有存者、可弗紀邪。卷之
二十四、述樂譜。
樂有五音、寓器而出。差以毫釐、繆乃不啻。審厥精微、是稱神智。卷之
二十五、述樂器。
倬彼原田、藝我稷黍。以享以祀、匪今斯古。胙我苴茅、錫我編戶。子子
孫孫、有人有土。卷之二十六、述戶田。
先覺先知、萬世所仰。延及苗裔、廟學載敞。有官有師、有廩有餼。造我
子弟、無荒以嬉。卷之二十七、述廟學建置首末。
蒸蒸莘莘、育此多士。登明選公、維君子使。上爲國楨、下亦家祉。壽彼
髙遂、茂茲杞梓。卷之二十八、述漢唐以來孔氏及賢裔之貢舉者。
巖巖尼防、湯湯洙泗。地應星婁、都建古帝。靈鍾秀毓、卒我素王。昔仰
宗國、今異宮牆。卷之二十九、述城邑山川。
運丁朱梁、聖澤幾斬。一綫中興、備歷坷坎。綿綿瓜瓞、以至於今。子孫
千億、如魚如林。卷之三十、述宗譜。
聖道不行、晚事筆削。詒厥孫謀、亦勤述作。總我百家、别以七略。按籍
以稽、亦云浩博。卷之三十一、述孔氏著述。
洪惟
宸章星雲糺縵。體並典謨、辭陋唐漢。以
聖表聖、揆同道貫。拜手敬錄、藝文之冠。卷之三十二、述
聖製。
麗牲之文、用志興革。稽古有作、視此貞石。卷之三十三、述碑文。
事舉必書、意垂永久。侈而不文、惟以速朽。卷之三十四、述記。
原文著義、乃弁斯首。意或未伸、識語於後。卷之三十五、述序跋。

論取理長、辨以詞勝。考核精詳、無稽勿聽。卷之三十六述論辨解考。

形容盛美、頌聲乃作。小言詹詹、弗叶于格。卷之三十七述頌。——

贊不虛美、銘或寓箴。古有作者、遺文可尋。卷之三十八述贊銘。——

秩祀有虔、奏格在上。辭以達誠、用眞昭貺。卷之三十九述祭文。——

考彼辭賦、古詩之流。惟麗以則、乃遠俳優。卷之四十述辭賦。——

遊於聖門、觀海難水。以雅以南、六經鼓吹。卷之四十一述詩歌。——

蔚彼杏壇、惟賢之宅。負劍歌商、共樂晨夕。道之不行、歸我鄉國。疏附先後、以近有德。卷之四十二述聖門弟子傳。

道喪文弊、王風載泯。維彼哲人、不隨俗唱。寡過知非、問禮得本。位於及門、尸祝惟允。卷之四十三述蘧子瑗、林子放傳。

聖王不作、諸侯放佚。修是春秋、以代衮鉞。賀賀素臣、親承載筆。繫公與穀、纂言惟實。卷之四十四述左邱子明、公羊子高、穀梁子赤傳。

七雄龍戰、中原鼎沸。楊墨乘之、充塞仁義。不有孟子、萬古昏瞳。樂正之徒、從事翼侍。身附青雲、名彰奕世。卷之四十五述亞聖孟子、(父激)孟門弟子樂正子克、公都子、萬子章、公孫子丑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祖龍惡之、投畀炎火。有漢諸儒、尙紀厥旨。抱缺守殘、自今伊始。卷之四十六述高堂生、伏子勝、毛子萇、后子蒼、杜子子春傳。

卓哉董生、正誼明道。求端於天、咎徵有光。夫何主父、遂竊其稾。詩亦有言、愠于羣小。卷之四十七述董子仲舒傳。

漢世經師、人各異說。有鄭康成、旨歸以一。言踰百萬、昭揭白日。不詭不隨、身亦罔闕。卷之四十八述鄭子康成傳。

孔明王佐、澹泊寧靜。感激一言、託孤寄命。炎祚永終、厥功不竟。管樂之流、誰言公並。卷之四十九述諸葛子亮傳。

晉尙清談、道豐其蔀。旨扇老莊、罪浮桀紂。桓桓武子、獨異羣醜。砥柱中流、狂瀾迴首。卷之五十述范子甯傳。

大道久闕、篤生文中。太平建策、誅斌不從。退而著述、六經是宗。河汾之教、世仰高風。卷之五十一述王子通傳。

楊墨塞路、孟子闢之。變而佛老、昌黎斥之。信格豚魚、文掃榛莽。學者宗師、泰山北斗。卷之五十二述韓子愈傳。

嶽嶽文正、伊呂之儔。柄國垂憲、百辟承流。經略西夏、膽破虜酋。終始一節、後樂先憂。卷之五十三述范子仲淹傳。

布衣上殿、天子動色。立教蘇湖、爲四海式。德溫器粹、高隱雒陽。推衍皇極、內聖外王。卷之五十四述胡子瑗、邵子雍傳。

洙泗絕學、千載不傳。元公起宋、獨契淵源。接顏曾孟、啓洛關閩。光風霽月、萬類陶甄。卷之五十五述周子敦頤(父輔成)傳。

五季陵遲、士氣弗振。不有健者、誰挽文運。觝排異端、觸忤羣愠。天骨棱棱、歲寒益峻。卷之五十六述歐陽子修傳。

河嶽英靈、實鍾司馬。身係安危、望傾夷夏。奈何伊人、久棄洛下。晚乃得君、天已不假。卷之五十七述司馬子光傳。

伯溫清德、精鑒復殊。用啓二子、爲世大儒。道不見用、傳諸其徒。尹楊羅李、爰逮我朱。卷之五十八述程子珦、顥、頤、尹子焞、楊子時、羅子從彥、李子侗傳。

橫渠忼慨、少年結客。學佛學兵、反求無得。乃誦六經、渙然冰釋。理一分殊、西銘是飭。卷之五十九述張子載(父迪)傳。

嚴冬肅殺、百草萎黃。維松與柏、獨挺窮荒。再顛再蹶、肝膽益熱。俛仰二公、後先一轍。卷之六十述胡子安國、張子栻傳。

徽國文公、集宋大成。千秋道統、肩以一身。及門諸子、各守其緒。載衍新傳、何王金許。卷之六十一述朱子松、熹、蔡子元定、沉、黃子榦、陳子淳、何子基、王子柏、金子履祥、許子謙傳。

高明沉潛、性各有近。維是褊心、亦孔之憖。悟自一朝、氣質頓變。君子戰勝、勇軼賁覵。卷之六十二述呂子祖謙傳。

世謂儒者，迂疎寡效。嚼彼荆門，匪怒伊教。白鹿我我，多士翕集。覺以晨鐘，圜橋雨泣。卷之六十三述陸子九淵傳。

韓史枋國，國步斯阽。創名僞學，誦言以攻。不撓不屈，矢厥孤忠。在蹇六二，蹇蹇匪躬。卷之六十四述眞子德秀、魏子了翁傳。

羽翼禮經，惟小戴記。鄭注孔疏，涉以讖緯。雲莊慨焉，爰集其粹。由博而約，一掃榛穢。卷之六十五述陳子澔傳。

元起海東，國俗椎木。仁甫北來，士始知學。仲平繼之，左廖右塾。伊洛淵源，以似以續。卷之六十六述趙子復、許子衡傳。

草廬浩博，經術湛深。發爲議論，如探淵潯。難進易退，屢詔朝簪。作士太學，懷我好音。卷之六十七述吳子澄傳。

恭顯亂政，望之下獄。常侍傾仄，李杜桎梏。士生不辰，或罹斯毒。不惕不疚，修身以俟。粹然純儒，惟薛夫子。卷之六十八述薛子瑄傳。

惟靜斯正，惟虛斯靈。各就所得，以養眞明。良知之學，說本孟子。流弊入禪，攻擊用起。卷之六十九述陳子獻章、蔡子清、王子守仁傳。

蹈虛守寂，高明者病。求我放心，窮理居敬。篤信考亭，勉勉敦行。窮達圖殊，聲聞則並。卷之七十述胡子居仁、羅子欽順傳。

抑抑清獻，正直端純。操刀小試，遺愛在人。一年御史，坐不煖席。著述程朱，服之無斁。卷之七十一述陸子隴其傳。

醫宗列祀，功在傳經。吹毛索玷，遂黜于黌。有舉莫廢，前册所稱。用羅厥傳，以俟後人。卷之七十二述荀子況、劉子向、戴子聖、揚子雄、鄭子衆、賈子逵、馬子融、盧子植、何子休、服子虔、王子肅、王子弼、杜子預傳。

秩秩寢廟，主維上公。博士肇設，分奠中庸。有嚴有翼，執事溫恭。原廟別起，更溯厥封。卷之七十三述聞禮、毓埏、傳銑、彥繩、承寅傳。

父兄教先，子弟率謹。齒德弗尊，背議噂噂。其副舉事，亦崇廣敬。式是斯人，爲族之準。卷之七十四述承元、龍涇、思楷、詮傳。

唐命聖裔，作宰於鄉。更歷千祀，代有循良。愛流桑梓，德育不忘。卷之七十五述勛、宗翰、思逮、克欽、克伸、克中、希範、希永、貞燮、公鏜、公珏、承夏、宏復、聞簡、貞堪、貞叢、尙愉傳。

學錄分尊，備公北面。學廣問多，相觀而善。懿哉數君，惟邦之彥。卷之七十六述克昊、克昃、論、公璜、貞燦傳。

仲和儒者，廣見洽聞。言尙體要，允矣聖孫。聘之輝武，攝衣講筵。天子顧我，崇階是遷。卷之七十七述傳、尙任傳。

璧經肇啓，諸儒莫識。定以隸古，朗若電激。者逃是耽，後先繼迹。爰及憲公，遂疏六籍。卷之七十八述安國、臧、奇、豊、長彥、季彥、穎達傳。

亮工弘化，天子所毗。德不充位，覆餗用譏。四公調鼎，弗竟所施。天方艱難，非人之爲。卷之七十九述光、扶、緯、貞、運傳。

拾遺補闕，責歸臺諫。好是正直，政用不貶。宗有藎臣，侃侃司憲。或輔强藩，以嚴見憚。卷之八十述奐、楨、戡、溫裕、敏行、道輔、文仲、思迪、思立、聞詩傳。

神州重鎭，慶緒是使。方舉清威，京兆坐理。持節百粤，君嚴東美。允武允文，式是南紀。卷之八十一述休、源、戣、戢、毓、珣傳。

漢綱解紐，乾綱下移。與曾同列，湼而不緇。其身可戕，其節不虧。壁哉弱息，視死如歸。卷之八十二述融傳。

貞侯廉直，移孝作忠。夙夜匪懈，敬爾在公。克家令子，亦有斯容。或操亮節，或扇儒風。卷之八十三述愉、汪、國傳。

典午東遷，故宮禾黍。上恬下嬉，苟安江左。志恢中原，君平彭祖。諸諸盈庭，謗謗奚補。卷之八十四述坦、嚴傳。

彥琳司憲，百僚整肅。思遠繼之，淸約厲俗。兵應尋陽，用覆厥族。史以叛書，冤哉斯獄。卷之八十五述琳之、覬傳。

弱翁秉正，不辱叛黨。再使强藩，慨富以慷。貴命不猶，禍起搶攘。睨有伯英，垂名兩廣。卷之八十六述巢父、勛傳。

光祖治獄、人稱廉平。終以佞佛、致損厥名。宗文篤孝、擢輔前星。建言忤衆、江漢用行。卷之八十七、述承恭公恂傳。

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謂父謂母、戴若厥私。君魚而下、循吏孔多。嬪美前史、甘棠載歌。卷之八十八、述奮英、賢昌、寓端、隱括、元敬、克慧、彥巖、閏定、貞瑄、尙鉞、尙銑、尙惇、與詢傳。

季將昆仲、作吏有聲。歷世既遠、史軼厥名。豐碑屹屹、燦若列星。凡百有位、視此刻銘。卷之八十九、述宙、翊、彪傳。

水懦民玩、道濟以猛。廉幹英武、四國是靖。先誘後歌、遵愛則等。强禦掊克、則不可並。卷之九十、述靖、靈符、琇之、延之、傳公、才彥、綸、尙則傳。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趨蹈不同、齊秉浩氣。二十三人、忠魂猶毅。表而出之、可以風厲。卷之九十一、述德紹、宗旦、文甫、楫、承浦、閭、籍、貞瑛、貞度、行僑、與聖傳。

先聖有言、行在孝經。友于兄弟、是亦家政。立訓垂教、祖武是繩。匪曰干譽、至性至情。卷之九十二、述褒、適、彥輔、聖聰、敃士、份、貞稔、衍劭、衍樟、衍球、衍佳、與承傳。

砥厲廉隅、砥守信果。穢視貨財、飴甘湯火。方以古人、殊類俠者。軌道範義、是遠刑禍。卷之九十三、述祇、公怡、宏蘊、閭擧、閭皐、貞璠、尙果傳。

文以載道、言亦身華。弗淵弗雅、曾彼虛車。斟酌六籍、寢饋百家。傳世行遠、君子所嘉。卷之九十四、述衍稚、珪、紹安、季翊、若思、至武、仲平、仲滋、端甫、之載、思睿、誇、公恪、彥倅、承佩、宏頡、聞詩、貞時、尙珥、衍栻傳。

智者審機、清不迋俗。衆醉我醒、無乃枘鑿。高士不然、寧處於獨。亦介亦孤、如金如玉。卷之九十五、述立、元建、昱、璣、述睿傳。

士各有志、潔身高蹈。返璞歸眞、潛光不耀。豈以逃名、從吾所好。卷之九十六、述淳之、沉、祐道、徽、元演、公翰、貞灼、貞時傳。

易戒錯履、詩刺莠口。悖逆隕宗、佞亦蒙垢。熙先法言、亦孔之醜。而無諱辭、用以示後。卷之九十七、述熙先、範傳。

學者稽古、匪階榮利。相彼簪紳、稱乃不易。寺則事傳、否亦名識。告爾後人、書雲自致。卷之九十八、述孔氏在仕籍者。

詩追姜姒、易首咸恒。婦德弗若、非家之禎。彼美淑姬、肴範閫門。彤管有煒、含章可貞。卷之九十九、述孔氏列女。

于嗟小子、罔識今古。幸祖神明、粗習掌故。上追皇初、旁及統譜。賢儒戰徽、秩祀有序。禮樂建置、廟林爵土。稽獻考文、勿誣吾祖。凡茲纂輯、述而不作。後之君子、尙亦有取。卷之一百、述敍考。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仲秋、既望、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終

闕里文獻考卷末

闕里志辨僞

闕里舊志行世已久、海內著書家間多引用。新志雖久不摹印、顧已經鋟刻、當世亦有其書。其中襲謬仍訛、舛錯不少。汾於諸者中、已擇其大者辨論改正。其改而未辨者、復爲論列如左、不敢誣先人、或貽後世也。

舊志世表云世子勝、周子姓譜云宋父周生世子勝。以家語考之、蓋世父勝、非世子勝也。

又本姓節錄家語本姓解文、於微仲生宋公下、複宋公二字、直接世爲宋卿、而脫去丁公申至弗父何三世之系、大不可解。

又先聖年譜、皆主史記、故於十七歲云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考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從公至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口（先聖諱）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云云。是僖子之病不能相禮者、雖在是年、而命子從學、實在死日、傳有明據。何得襲史記之誤、而竟作十七歲事乎。且史記之誤、索隱已駁之矣。

又云二十七歲、郯子來朝。二十八歲、孔子往見郯子而學焉。考問官事見於左傳家語、並無明年往學之文。今特分作兩年、似屬臆斷。

又云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考師襄、魯樂官也、史記作在衞事、世糸考中已辨其誤、今云適晉、更不知何據。

又云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考經傳家語史記皆不載齊聘孔子事、而孔子適齊、在三家共攻昭公、魯國大亂後、亦非此年。

又云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由司空爲大司寇。考是歲爲定公五年、陽貨囚季桓子。又三年、欲盡去三桓、不克、入於讙陽關以叛。此正陪臣竊柄、魯國大亂之日。孔子若已登朝、豈有恬不爲怪之理、且亦萬不能一日安於其位。故史記以宰中都爲五十歲以後事、其說近理。朱子所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正此時也。今乃移見行可之仕於此歲、豈不大錯。

又云五十歲遷司寇。考是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子路有末之也已語。今云遷司寇、與論語不合。

又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考左傳史記並無以司寇攝朝政事、惟史記有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語、在孔子五十六歲、且此語太史公先不能無誤。考左傳云夾谷之會、孔口（先聖諱）相。所謂相者、即儐相之相、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王孫圉聘於晉、晉侯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者是也。即家語所云攝行相事、亦指此會事而言。若云宰相之相、此時季氏正執魯政、孔子以異姓之卿、焉能起而代之。果爾、則齊人歸女樂、孔子直麾去可矣、桓子更安得而受之。況相爲商官、丞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今仍史記之誤、而復更其年、失益甚矣。

又宗子世紀云、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考孔叢子、子魚在秦時隱居不仕、至陳涉起兵、乃聘爲博士、太傅。今謂鮒仕於秦、不知何據。

又云十代忠徵爲博士、褒成侯。考褒成之封、始於十三代霸、前此未有也。今於十代先書此爵、殊屬失考。

又云二十八代靈珍、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考崇聖之改爲侯爵、實始於二十八代、前此蓋崇聖大夫也。今云仍封崇聖侯、甚不可解。

又於三十三代褒聖侯傳中、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下注云、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考漢光武東巡、褒成侯序在東后、章帝東巡、亦助祭明堂、與朝會者已久、蓋不始於唐貞觀也。

新志古蹟門云、孔子舊宅在孔廟東偏、前爲壽堂、伯魚聞詩禮處、後

爲金絲堂、孔鮒藏書處。今改建述聖廟。考明弘治閒、李文正公序金絲堂銘云、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故井、前直詩禮堂、嘗掘地得石刻、知爲孔子故宅。比者廟燬、而堂獨存、新廟旣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堂則移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據此、則金絲堂故址乃改建左廡、未聞改建述聖廟也。且述聖子思子在宋時祇配祀鄆國夫人殿西廡、亦未聞別有專廟。又敍成化十九年規制云、啓聖門內東有鍾亭一座、北爲金絲堂、改五賢堂而建者也。金絲堂之移而西在弘治廟災後、今云成化時已在廟西、尤屬錯誤。

典籍司、樂管勾、百戶、舊稱禮、樂、兵、農四司。新志謂皆有廳事、在聖廟大中門外、禮、農居東、樂、兵居西。考大中門外並無四司廳事故址、且歷考前朝規制、亦未嘗有此說、其爲傅會明甚。

又祠廟門云、南齊世祖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祊。考南齊時魯郡已淪入北朝、云改築者、明別立廟於南都也、與闕里無涉。下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築孔子舊廟。按此舊廟、卽宋齊以來別建於南都之廟、亦非闕里事。

又云宋仁宗景祐四年、孔廟修起講堂成、昂爲記。考是年未聞有修起講堂事、及考碑末行書景祐四年七月重立、乃知爲誤以重立碑記之年作始建講堂之年矣。

舊志恩例門云、景德三年、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殘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云云。考此乃天下文廟之事、何得闌入闕里恩例。

新志祠廟門云、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面諭工部侍郎秦逵、以闕里先聖降生之地、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云云。考明史、秦逵以洪武二十二年爲工部尚書、二十六年自殺。今云二十九年、則此人死已久矣。又二十九年實無修廟事、稽之明史、槪實二十年也。

又云明神宗萬歷三十六年、御史王國楨見西廡頹敝、乃損俸募輸云云。考王國楨是時實爲兵巡副使、非御史也。

又云明天啓八年、洙泗書院傾圮殆甚、世尹孔聞簡損俸修復。考天啓無八年、蓋七年事也。

舊志祀典門云、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按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今增爲諸侯王、且謂出於詔令、杜撰極矣。

又諡號門云、漢和帝永光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考前史、漢並無封孔子爲褒尊侯事、此蓋因馬氏文獻通考中有徙封損爲褒尊侯之說、故並移之孔子耳。不知通考中之尊字乃亭字刊刻之誤、卽損亦未嘗封褒尊侯、宋史可證也。

又祀典門云、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云云。百石之訛爲百戶、前考中已辨之矣。至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考漢百石卒史舊碑大字作犬字。又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是其證也。又碑文河南尹給牛羊豕[illegible]各一、大司農給米、乃太常祠曹掾史引辟雍故事、對公府者、安得混以爲河南尹、大司農有給闕里祭品之事邪。

又云魏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注引邱瓊山語、謂前此祀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考後漢禮儀志、帝幸辟雍、行大射禮、郡縣道學校行鄉飲酒禮、皆祀周公孔子、則漢時已先祀孔子於太學矣、恐不始於正始也。至新志臨雍門、直以此條爲臨雍講學之始、按魏志云、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則此乃通論語後之報祭也。且所使者太常、帝並不親釋奠、何得訛爲臨雍講書之始。

新志祀典門云、梁元帝初在荆州、起宣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孔子聖像、爲之贊。考此全與闕里無干。

舊志祀典門云、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禮。下注云有司廟享始此。考魏書禮志、於太武帝始光三年二月已載祀孔子於國學、至是年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illegible]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惟德是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順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魏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細繹詔文、蓋專爲堯舜禹周公四聖立廟而言。故本紀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下文即云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不聞更有勅有司享薦之說、未可割裂詔文、另作一事。且宣尼廟在國學、所謂別勅有司者、乃國學之有司、非牧守之有司也。

舊志諡號門云、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考唐房元齡等奏云、晉宋梁陳及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據此則云贈爲先師者誤也。

又云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考前房元齡言、則隋大業以前已稱先聖矣、實不自貞觀始。蓋前於高祖時曾改孔子爲先師、此時第復其舊耳。

又祀典門云、宋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以宋史紀志考之、蓋大中祥符三年事。

新志祀典門云、元武宗時、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塑聖人像、金書懿諭於左右。按此等事如何載入闕里志、且書法亦失體。

舊志從祀位次圖東廡列先賢公子貝孺、奚子容蔵、先儒左子邱明、高堂子生、西廡列先賢壤子駟赤、石子作蜀、公子肩定、左子人郢。按公貝、奚容、左郢、壤駟、石作、公肩、左人皆複姓也。至高堂生、漢書不傳其名、其曰生者、乃當時諸儒之稱、如伏生、董生、賈生之類。今誤以生爲名、尤爲謬甚。

又弟子及從祀先儒傳中、所載歷朝封爵舛錯甚多。如宋初封曾子爲瑕邱侯、後以封邑與先聖名同、改封爲武城侯。今乃訛瑕邱侯爲郕侯、審是則何必更有改封之事。又宋史禮志載崇寧四年、追封秦商馮翊侯、其後序南宋文宣王廟制東廡位次、則又云馮翊侯秦祖、鄄城侯秦商、前後錯亂、必有一誤。秀水朱彝尊作弟子考、據咸淳臨安志定秦祖爲鄄城侯、秦商爲馮翊侯、而以史所載南宋位次爲誤、似爲有據。今於秦子祖作鄄城侯、而於秦子商亦曰鄄城侯、誤中更誤。其謬殊甚。其他訛者、如以有子若卞伯爲汴伯、顏子祖臨沂伯爲臨邑伯、穀梁子赤睢陵伯爲睢陽伯、司馬子耕睢陽侯爲穀陽侯、琴子張陽平侯爲平陽侯、又周子敦頤於元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國公、乃作至順中。種種舛錯、不可枚舉。新志相沿、悉未改正、至訛宋封陳子亢南頓侯爲南郕侯、則又新志之失考者也。

新志廟雍門云、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親釋奠先聖先師。考魏書並無親字。

又云孝文帝太和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行釋奠禮。考魏書及北史、立孔子廟於京師在太和十三年、且亦並無親行釋奠事。

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釋奠先師、禮畢、會宴王公卿士、此幸學賜宴之始。考陳書此係太子釋奠、並非帝親幸學、至釋奠會宴、創於宋文帝元嘉中、亦不始於此時。

又云、唐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祀於太學。又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子學祠堂成、釋奠、命宰相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又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考唐書禮樂志及册府元龜、此三條皆命有司行事、並不聞天子親涖、何得雜入臨雍一類。

舊志祀典門云、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考金史是年無親行釋奠事。蓋世宗於是年定釋奠禮樂、因卽譌爲親祭耳。

新志幸魯門云、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車駕東巡、詣闕里、遣宗室皆詣孔氏宅、賜酒肉。考漢書是年並無東巡事。

又云、後魏世祖太平眞君十一年、車駕南伐宋、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考魏書本紀、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邦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則世祖固未嘗幸魯縣親祭孔子、明甚。而新志之說、蓋緣魏書禮志有云十一月、世祖南征、至魯、以太牢祀孔子耳。不知魯郡在宋時已徙治鄒縣、改魯縣爲屬邑。魏志之所爲至魯、謂至魯郡、卽紀之所爲至于鄒山也。今去使使者三字、又錯認魯郡爲魯縣、而入於幸魯門、未免失實。

又云、遼太祖神册三年、建孔子廟、六年落成、躬詣奠拜。按此事與闕里何涉、而列入幸魯門耶。

又云、金睿宗天會七年、大軍入山東、睿宗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云云。考睿宗者、卽豳王訛魯朶也。以子世宗入纘大統、故追謚睿宗。其入山東時、不過一領軍元帥、何得與列代帝王並稱臨幸。又天會乃太宗年號、今直云睿宗天會七年、亦無此書法。

又云、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親詣闕里、北面祭拜。又章宗明昌四年、親祀先聖於闕里。考本紀、此二事皆於國學釋奠、史有明文。今加闕里二字、而入幸魯門、殊屬傅會。

新志祭秩門云、北魏皇興二年、遣使以太牢祀孔子。此遣官祭告之始。考遣官祭告、漢光武、魏太武已先有之、不始於此年。

舊志祀典門云、元仁宗延祐七年、遣說書王存義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按此乃英宗事、英宗於是年三月卽位、其祭文有云嗣服伊始、歲祀告虔、是可證也。

新志遣告門云、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夷夏晏安、遣樞密院經歷魏元禮詣闕里祭告。按太子遣官、何可與歷代帝王同在一類。

舊志恩例門云、元泰定三年、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四品、於格弗稱。明年、曁嘉議大夫、詔給三品印。按元史泰定帝四年、衍聖公陞三品階、至文宗至順三年、始以少監歐陽元言、改給印章。混二事爲一事、非是。

舊志凡崇聖侯、鄒國公、紹聖侯、褒聖侯、文宣公食邑、皆臆注爲一千戶、而奉聖亭侯則有云一千戶者、有云二千戶者。考宋史四十四代公傳、晉武帝泰始三年、封孔震爲奉聖亭侯、邑二百戶。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封靈珍爲崇聖侯、邑百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渠爲鄒國公、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嗣悊爲紹聖侯、邑百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改封德倫爲襃聖侯、邑百戶。至元宗改封璲之爲文宣公、不著戶數。今凡百字皆改爲千字、欲以侈大其封、不知已蹈失實之誚。又新志將改封崇聖侯作南宋元嘉十七年事、更屬大謬。

新志又於食邑云、唐咸通閒改食實封一百戶、宋元仍照舊食實封一百戶。按此一無考據、皆臆度之詞。

舊志云、述聖子思子書院、卽孟子受業處也。國朝弘治十六年、題准世以衍聖公之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考學錄、公璜奏請原疏及明史、皆在武宗正德二年、並非弘治十六年。

又五經博士題名云、孔聞詩、字知言、衍聖公弘泰長子、以父代兄襲封。弘治十六年恩廕前職。孔聞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正德元

年世襲前職按聞禮爲孔氏授五經博士奉祠之始其事在正德二年非元年也若聞詩以廕叙得是職並非奉祠之官今混列於聞禮之上殊爲失實至新志削去恩廕二字改爲初授則直以聞詩爲博士之始益變其眞矣

新志職官門載置顔孟二氏博士一作景泰三年一作景泰二年考明史置顔孟二氏博士乃一時事俱在景泰三年如何分作兩歲

又云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宋大中祥符元年幸魯召文宣公親弟孔勖爲太常博士勖子道輔襲道輔子宗翰襲自後孔端朝孔元措孔之載數世相沿考勖係雍熙二年進士初爲太平州推官轉殿中丞通判廣州眞宗東封以王欽若薦召爲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轉屯田員外郎遷太常卿終尚書工部侍郎勖子道輔係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初爲寧州軍事推官轉大理丞知仙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爲右正言歷右司諫龍圖閣待制終御史中丞道輔子宗翰以進士知仙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爲司農少卿歷鴻臚卿刑部侍郎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載在宋史及家傳彰彰可考今不知此職爲宋世百僚遷轉之官而見勖父子孫三世皆歷此職遂誤以爲世襲而據以爲今太常博士建置之始元措已於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貞祐二年授東平府通判以寇阻不得行改授隨朝職事乃拜太常博士旋遷太常丞節度觀察等使是太常博士乃衍聖公兼官亦並非今之世職也至引及端朝之載等展轉傳會謬孰甚焉

舊志載尼山洙泗書院學錄云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職視國子監考奏改山長爲學錄者乃公璜非六十二代公也新志見載其奏疏可以考證

新志典謨門載宋天聖元年勅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爲之又皇祐三年七月勅曰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考宋史本紀天聖元年無此勅惟皇祐三年云秋七月丙辰以孔氏子孫復知仙源縣事而舊志亦作皇祐三年詔自今仙源縣官復於孔氏子弟中選用而不及天聖元年今所載兩勅文氣略變大意實同不知出於何據

新志世令題名云孔延魯大中祥符四年知仙源縣事孔道輔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事考延魯與道輔本是一人今訛而爲二又道輔乃大中祥符五年進士今作咸平二年亦不是

舊志世尹題名云金世宗大定初思違入覲授承事郎曲阜令章宗承安二年克昌任縣令按思違爲元武宗朝人上去金世宗大定初幾一百四五十年其誤無疑至克昌又思違弟思迪之子其誤更不待辨者矣

又新志云孔澄字世寧五十三代孫治之弟也元大德七年襲曲阜尹考大德中爲世尹者思誠也並無事故澄何以得代其職蓋澄之得是銜者乃其孫克伸之贈官未嘗一日身任縣事何得濫入

舊志授官恩澤一門極爲叢雜如聚之封蓼侯臧之拜太常等類非緣聖裔推恩未可概以爲恩澤官也如凡孔氏官者皆列恩澤則所遺又多多矣

又云慶歷五年以宗祺將作監丞知仙源縣數紙後復云慶歷五年以匠作監丞宗亮知縣事下注云即舜亮按宗祺譜内並無其人而宗亮係進士延之子舜亮係中丞道輔子譜牒昭然何得混而爲一況宗亮並未曾知仙源縣事所書全屬錯誤

新志樂舞門載司樂題名首列施仲德下注云元至大元年由生員任考祖庭廣記施仲德係大都文廟司樂設於至大元年後延祐六年曲阜聖廟亦請設司樂乃引此爲例今錯看文義竟將施仲德爲



曲阜聖廟司樂之始、併改建置爲至大元年事、豈不一誤再誤。
舊志恩澤門云、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𩙍爲百戶、主掌禮器。考百戶係百石卒史之訛、於戶田考中已詳辨之矣。至此事實漢桓帝之元嘉、非宋文帝之元嘉、有碑可證、何得舛改。
新志學校門云、奉祀生元至元閒勅除孔氏太常太祝、太常禮儀院判等官。明永樂閒改授太常奉祀及祀丞等官供應祖廟祀事。弘治十二年、議准額選四氏老成俊秀子弟奉祖廟祀事。考舊志及祖庭廣記、元明閒未聞有授孔氏子孫太常太祝院判奉祀祀丞之事。惟譜載元五十四代思善由濟寧路教授爲太常寺太祝。思迪爲湖廣都事、辭疾起爲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思立由太常寺太祝轉新河縣尹。五十五代克康由翰林國史院典籍轉太常寺太祝。是數人者、雖曾歷是官、然不過循資遷轉耳、何可牽引爲奉祀生建置原委。至明永樂閒孔氏並無任太常官者、所引更不知何據。
新志樂舞門所敘歷代樂章多顛倒失次、前考皆查據國史及祖庭廣記更定、而樂器中之移陳失實、引據錯誤者更不可指數。
舊志序樂章云、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考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定釋奠樂章、迎神奏來寧、盥洗奏靜寧、升殿奏肅寧、奠幣初獻奏和寧、降階奏安寧、酌獻兗國公奏輯寧、鄒國公奏泰寧、亞終獻奏咸寧、送神奏來寧、共有九曲、並無所謂永寧者。今去輯寧泰寧咸寧之名、而增入永寧、且曰五曲者誤也。至章宗明昌六年、別頒闕里樂章、迎神奏來寧、盥洗奏淨寧、升降奏肅寧、奠幣奏溥寧、酌獻正位二配亞終獻皆奏德寧、凡四章、送神奏歸寧、亦共有九曲。今漏歸寧之名、而曰改四曲者、皆誤也。至云惟肅寧一曲仍舊、更不可解。如云名同也者、則同者尚有來寧、不止一曲。如云詞同也者、則兩曲又迥別、樂章具在、昭然可按。總之不識世宗所定者爲國雍之樂、章宗所頒者爲闕里之樂、截然兩事、訛而爲一、故曰改曰舊、展轉謬戾耳。
新志古蹟門云、唐鐘、唐開元二十七年所頒宮懸鎛鐘、今存其一、懸於詩禮堂、螭鈕篆文、製造精工、清廟之重器也。按此鐘今懸於杏壇、無銘、不能辨鑄造年月。第唐無頒樂器於闕里事、即史載樂用宮懸、亦祇兩京爲然、安得遽斷此鐘爲唐開元物。
又云、元太宗九年、衍聖公孔元措奏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樂工人等、乞行拘刷事。奉詔旨若有前項人等并家屬、用鋪馬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方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課稅所量給口糧養濟、就於本廟閱習、聽候朝廷不測用度。按此元初禮樂未備、因元措之奏、朝廷遂令董其事於本廟閱習。其所閱習者乃太常樂工、與闕里無與也、何得闌入樂門。
舊志樂舞生門云、成化十二年、閒祭酒周洪謨奏增樂舞生李堅等八十名。又云、弘治九年、閒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准添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優免。按此乃國學之事、見有奏疏可考、全與闕里無涉。
新志祠廟門云、唐元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百戶以供灑掃。下又云、二十七年、詔賜百戶供灑掃。考給灑掃百戶、書作二十七年是也。若十三年止聞給近墓五戶、並無給百戶事、所書殊屬錯誤。至戶役門反漏卻二十七年事、而給灑掃百戶及賜近墓五戶混作一條、皆書爲開元十三年、更誤極矣。
舊志佃戶門云、宣德閒、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存五百戶、計二千丁、見丁一百大畝。考此事於給田門已載、有正統四年八月諭旨。此又云宣德閒、彼此互異。
新志祠廟門云、元成宗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二千八百人、以應灑掃。考大德時所給復者止二十八戶、並無二千八百人。第此事之訛、由於大德重修廟碑、碑內云復戶二千八、訛十爲千、蓋書者之誤。新志不究其誤、臆斷爲二千八百人、益失真矣。又戶役門云、元

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新舊共一百一十五戶、計一千八百丁。事同一年、而入則減去一千、前後自相矛盾、且一百一十五戶乃明洪武時所給、亦非元時事也。

舊志林廟門云、孔顏曾孟四氏學、魏黃初二年創建。宋祥符二年、稱爲廟學。元延祐間、又益以顏孟二氏。考增入顏孟二氏、乃宋哲宗元祐間事、今訛爲元之延祐。至宋眞宗有大中祥符年號、係四字紀元者、不得截去大中二字、單書祥符。

新志學校門云、宋宣和四年、幸太學、詔令先聖後在學者、賜上舍出身、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考徽宗本紀、宣和四年、帝幸太學、秖載學官諸生恩錫有差、並無賜上舍出身。藉即是年或有其事、要亦國子諸生盡沾恩澤、孔氏子孫有在國學者、不過亦邀首惠而已、詎并專爲先聖後設也。至牽引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更屬穿鑿傅會。

又云、元延祐元年、勅賜監書、貯於學。考此乃宋哲宗元祐元年事、非元仁宗延祐元年也。

舊志學田門云、元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鄆城縣私田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爲業。考原碑係贍廟而兼及學者、不得專入學田門。又碑云田八頃八十九畝、數亦不對。

新志古蹟門云、郰邑、魯之附庸、先聖晚年退息於郰、作息郰操、今尙有息郰村。又名勝門云、息郰村在城東南十里、先聖晚年返轅息郰、休遊於中。今其村巷風物、皆存古意。元翰林院檢閱官孔涇之子孫一戶居焉。考史記世家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不濟、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衞。據此則陬鄉應在晉衞之閒明甚。又明張敏撰孔涇墓志云、涇永樂己酉以疾終於西郰里第。則息郰村者、本西郰村也。今訛陬鄉爲魯之郰邑、又改陬操爲息郰操、復易西郰村爲息郰村、以實之、展轉謬戾、大失古人存信之義。不獨以鐘樓爲端門、伯禽臺爲北擒臺等類、僅出傅會已也。

新志有典謨一門、首紀歷朝詔誥、內載宋元豐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並封伯爵。考此乃宋史紀事之詞、非詔文也。載之於篇、殊爲不類。

又載宋徽宗崇寧四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尙饗。考崇寧四年、並無遣官祭告事、且此乃頒降天下祝文格式、非遣官專祭之詞。

又云、崇寧五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尙饗。考崇寧五年、亦無遣祭事、且此文乃南宋時頒降天下祝文格式、文中見列四配、是其明證、何得混入北宋、妄謂崇寧五年有遣官專祭事。

舊志載金泰定二十二年、皇帝遣孫康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曰、國家體崇儒術云云。考此乃金章宗明昌六年文、誤作泰定二十二年、且金亦無泰定年號。山東省志不知爲章宗事、而改泰定爲大定、作金世宗事、更屬妄繆。

新志載元至正二十一年、皇帝謹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曰、粤稽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尙斯文、屢嘗遣使、禋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鴟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享祀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魯邦底止、遐瞻牆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敢申昭薦。細玩文義、乃察罕帖木兒遣人

代祭之詞也。增加皇帝謹遣四字、而列入典謨一類、甚屬非是。
又載宋蘇洵孔子論、考此論並非老蘇之文、乃大蘇所著者。文又截
去上半首、止載半篇、更非體製。
新志載蘇軾孔融論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云云。考此乃大蘇孔
北海贊之序、今截去贊詞、易而為論、全失真矣。
舊志載漢索隱述贊孔子之先、肇于商國云云。考此贊乃唐司馬貞
史記索隱孔子世家贊、今以刻於史記中、加以漢字、序於魏晉之上、
實屬失考。
又載宋大中祥符元年廷臣奉勅分撰七十二子贊、其所書人名及
贊詞、與廟中舊碑多參差不對。
又載先聖歌辭十一首、內將極鄙俚語亦信為夫子之言、誣聖人甚
矣。
又載宋趙鼎手植檜詩一首、考此趙鼎乃元人官尚書祠部郎中、知
兗州、非宋之趙忠簡也。
又於弟子門云、顏子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考夫子
厄於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從遊尚有顏子。又伯魚年五十方卒、其
卒之時孔子已六十九歲、為哀公十一年、顏子之卒又在其後、則非
卒於哀公五年明甚。再考家語顏子年止三十二歲、其卒既不在哀
公五年、所云生於昭公二十一年者亦誤也。
又聞達子孫門云、十六代子建元子。又云二十代伯序、魯都督。按子
建名建、伯序名承、今皆遺其名而書其字、既非體例、且承乃督郵、非
都督也。
又云、十九代震字元上、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
陵太守、除下邳相、終河東太守。按此即博陵太守彪也、廟中有古碑
可證。且震乃二十二代宗子襲封宗聖侯、何得以彪混之。
新志林墓門有諸郡史墓、下注云孔謙之墓也。按家譜謙為郡曹吏。

舊志云謙為郡諸曹吏、與此皆誤也。當依碑作郡諸曹史為是。
舊志聞達子孫門云、二十代乂字元儁、魏諫議大夫。下又云文魏大
鴻臚。考晉書孔衍傳云祖乂魏大鴻臚、而譜內載乂為魏諫議大夫
大鴻臚、至文則並無此人、蓋即乂字之訛耳。
又云二十七代晉閣長子、晉尚書令。考晉譜內並無其人。
又云二十九代士逸、琳之子、有父風、揚州中從事。考琳之子名邈、官
揚州治中從事史、今於官職則脫書、而於名添士字、皆失考據。
又云三十一代安碩子、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考碩之子名安齊、今漏
齊字。
又云三十八代文瑾、齊卿子、兗州都督府功曹。考齊卿乃三十七代
文宣公、生三子、惟晊、惟昉、惟時、並無名文瑾者。
又云五十二代元善、字德新、宋寶慶二年進士、終泰州學教授。考元
善譜列五十一代、今誤入五十二代。
又云南史有孔遏、孔嗣之、孔僉、僉子淑元、僉兄子元素、孔子袪、孔子
雲、孔廣、孔追、皆聞達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錄於此云云。考此九
人、內惟嗣之史稱魯國人、孔道徽族祖、前考已為立傳、其他譜既不
列其名、史復不著為宣聖之冑、焉知其非他族、一概收入、殊非闕疑
之道。
以上各條、皆事之不容不辨者、故特為論列。他若新志於趙吳興之
序槩陽譜、而誤以為闕里大譜。五十四代衍聖公思誠父祖墓碑、而
誤題為思誠碑。葛守禮所撰六十三代公張夫人墓志、而誤以為嚴
分宜作。以及字句錯繆、割裂重複之處、不可枚舉、緣無大關係、故概
置不辨、恐後人罪我吹毛求疵也。繼汾識。
闕里文獻考卷末終



闕里述聞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鄭曉如 撰

《闕里述聞》十四卷，清鄭曉如撰，清同治七年刻本。

曉如，山東曲阜人，著有《夏時考》一卷。其母爲孔子七十一代女孫，曉如與母借居曲阜外祖父家，得遍覽孔庭所藏有關孔子之書，撰成《闕里述聞》十四卷。

是書分《孔子世家考》、《聖門弟子考》、《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孔門後學入廟考》、《孔門後學改祀罷祀未復考》、《皇朝太學釋奠考》、《臨雍釋奠禮儀考》、《皇朝經筵釋奠考》、《聖廟殿廡位次考》等目，對孔子生平、孔子弟子、孔子後學、孔廟從祀、學校禮儀作了詳盡的考述。鄭氏家曲阜，與孔子爲世姻，因得盡觀孔門文獻，於孔子事蹟之傳信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多有辯證。舉凡讖緯不經之説、稗官信筆之談，刈而芟之，摒棄不録。而於褒成譜系、後賢事迹，則言之綦詳。全書以孔氏之家牒爲基礎，佐以歷朝之史籍，並以各種志乘相印證。卷一、卷二爲《孔子世家考》，引證史籍，對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多有辨駁。而又作《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一卷，以爲著述出於孔門之外者，大約傅會不實，無中生有，或騁其詭辯之才，或文其怪僻之行，嫁名聖人，百無一實。諸如《晏子春秋》及墨、列、莊、荀、淮南諸子書、《韓詩外傳》、《説苑》、《吕氏春秋》、《吴越春秋》、《風俗通義》、《論衡》、《搜神記》、《拾遺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演孔圖》以及讖緯之書，不可枚舉。而後儒之《十三經注疏》、薛據《孔子集語》、蔡復賞《孔聖全書》、馬驌《繹史》、孫星衍《孔子集語》等書，繁徵博引，誣聖惑俗，亂人耳目。《史記》、《漢書》、《路史》、《通鑑前編》、《闕里志》諸書所記，亦不無可議，不可盡據。惟胡仔《孔子編年》、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考證較確，故稍採其説，而以《春秋》經傳爲根據，《論語》、《古家語》爲證佐，取《史記》「世家」之名，而考辨是非。其他各卷，亦多有考證，非雜採諸書，無所折衷者比也。各卷之末皆有「述曰」，總括本卷大旨及取捨之意，甚便觀覽。

該書取捨甚嚴，是其優點。然對孔門之外羣籍貶抑太過，似亦不無矯枉過正之嫌。

三代以上傳經者、多賴孔子之言而信。而孔子之事散見於家語、徵聞於史記者、猶時或有異同、誰與證之。後儒欲有所取徵、仍惟以孔子之譜證之而已。鄭君籍曲阜、於孔氏為世姻、因得盡觀孔氏之世籍、為闕里述聞十四卷、於聖蹟之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多所辨證。嵩燾之將行也、出以見示、為書數語歸之。鄙見所及、尚有欲引伸發明者、匆匆不暇詳論、俟他日相質、以備一說可也。丙寅夏五月二十日、湘陰郭嵩燾倚裝書於粵東節署。

近世有駒窺蓼憶一書、述孔林及 聖廟規製、而語多市井、余每欲付之焚如。適曲阜鄭君以闕里述聞見示、舉凡讖緯傳疑之說、稗官信筆之談、刈而芟之、概屏弗錄。而於褒成譜系、後賢事蹟、則言之綦詳。以尼山之家牒為綱、而歷朝之史籍為佐、以仙源之志乘為印證、而諸儒之附傳為條枚。是書成、而有志於學者、於一切譌謾支離之語、自知所決擇、而不惑於目矣。其有功闕里也偉哉。於戲、以先漢之陋、文物之盛、而猶稱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為憾事、庸詎知後世尊崇之極、儒臣從祀之榮、有如是歟。抑余仍有請者。若漢君魚、唐戣戢、宋道輔宗翰、於闕里為支庶、而歷代之聞人也、盍亦表而列之乎。謂為然乎。同治丙寅孟冬、江都蔣超伯識於廣州節署之斗南樓。

闕里述聞目錄　　重校更正本

此書刻竣時聞者以先睹爲快，校字挖補未畢，刷印風行，其中錯誤頗多。現經隨時重校，幷更正。其補進者數處，謹加目錄以別之。庚午夏日記。

闕里述聞卷之一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子世家考上

孔子名丘、字仲尼。先世子姓、㞢司徒契之裔孫也。子姓自商王成湯家天下、傳二十八君、至紂而亡。周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故都、守其宗廟。成王時以罪誅。復封帝乙之元子微子啟爲公、國於宋、世奉殷祀、作賓於周。啟之嫡子死、舍其孫腯而立衍。或謂衍字仲思、卽微仲。宋公衍傳子稽、宋公稽傳子申、是爲宋丁公。丁公申傳子共、是爲宋湣公。共弟熙弑君自立、是爲宋煬公。共之庶子鮒祀殺熙、欲立共之世子弗父何。弗父何辭、以國讓鮒祀、是爲宋厲公。厲公之世、弗父何爲命卿、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佐僖、惠、哀三公、世執國政。世父勝生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公、以恭儉。嘗朝周王、得先世所獻祀祖廟之詩十二篇於周太師、歸而藏之。及孔子訂周詩、以商頌附、僅得五篇。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或謂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此子姓改孔氏之始也。或謂孔父生時所賜號、故子孫以爲氏族。考孔父以字行、穆公之世、受遺命輔宣公世子與夷爲君、是爲宋殤公。孔父正色立朝、太宰華督忌之、乃因羣臣、願奉穆公世子馮爲君。而殤公以嗜戰取惡於民之故、遂誅殺孔父、奪其室、弑其君與夷以立馮、是爲宋莊公。事在春秋魯桓公二年。孔父有男子一、世稱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或作祈父、又作皋夷父、傳聞異辭。睪夷父生防叔。名失傳、字叔、嘗仕魯、爲防邑大夫、故稱防叔。或謂防叔畏華氏之逼、奔魯、降而爲士。此宋孔氏遷魯之始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叔梁父仕魯、爲陬邑大夫、以勇著。嘗從魯師伐偪陽、抉縣門以出門者、與勇士秦堇父齊名。齊師伐魯、齊師使其救臧孫紇於防、仲孫蔑以爲有力如虎者也。先娶於魯之施姓、生女子九人。叔梁父出施氏、施氏老於母家。禮記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左、蓋前母之女也。施氏卒、孔子喪之。禮記子思之門人問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道隆則從而隆。指其事也。又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殆卽其出母之家。與妾生男子一、病跛、卽以名之。及冠、字孟、世所謂孟皮是也。古文跛作皮、以爲伯皮、伯尼者誤。妻生長男曰伯、妾生長男曰孟。叔梁父更求婚於魯之顏姓。顏有三女、季名微、在年始笄。顏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季女進曰、禮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顏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禮記、孔子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諱母名也。顏氏于歸、旣廟見、以叔梁父之年已衰、大懼不時有男、乃齋戒禱祀於魯之尼丘山、遂有孕。史記謂野合、索隱解作老少不倫曰野。或謂所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所降之

咎京水之精皆下垂。或謂是時有麐來游、吐玉書於魯闕里、人無識者。顏氏往觀異之、以繡紱繫麐角、信宿而去。或謂玉書之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民到于今稱之、而儒者或疑焉。周十月庚子日、孔子生于魯。或謂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冬十月建癸酉、二十一日庚子也、懷殺梁赤春秋傳、唐陸德明古本公羊高春秋傳及杜氏春秋長歷。或謂次年庚戌十月建乙酉、二十七日庚子也、據漢司馬遷史記、宋羅泌路史、儒者各有從違。近時錢氏大昕曰、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長歷一字誤也。其餘言孔子生日者多繆、通人所不道矣。或謂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或謂生于闕里。所傳準無定辭、然皆魯地也。考昌平鄉在昌平山下、陬邑、叔梁所治、近昌平山。闕里魯侯闕門外。以爲生于山洞及空桑者、皆妄。或謂生之夕、有二龍繞于室、五星化爲五老降于庭。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或謂生之先、顏氏夢二神女自天而下、擎香露以沐浴之。既覺遂有事。雖不經、然孔庭之人多言之、謹飾述。其餘緯書所言多誣、與孔庭所傳皆不符、今概不敢述。次年周正月吉日、叔梁父命孔子名曰丘、識禱也。以爲生卽命名、其名取於首上圩頂象丘山者、皆誤。周時名子之禮在三月之末、今尼丘山避聖諱稱尼山、皆確據也。十月庚子日、孔子周歲。孔子生而神明、幼而至孝、少而多能、長而好古、學道不厭、誨人不倦、質表異人、道該羣聖、與天合德、人無能名。其可考者平生之事實而已。然古人謂孔子周流列國、見七十二君、今有攷者、王國則周、侯國則杞、宋、齊、衛、陳、鄭、楚、曹、共九國而已。君則魯侯稠、魯侯宋、魯侯蔣及齊侯杵臼、衛侯元、陳侯越、又名周、楚子軫、又名壬、共七君而已。又世儒言孔子事實者、年多參差、事多傳會。今述其信而有徵者、倫闕疑焉。或謂孔子異質四十餘表、首上圩頂、象丘山、龍顏、注頭、阜頰、張面、斗脣、日準、月角、隆顙、燕頷、反宇、河目、提眉、海口、輔喉、駢齒、後耳、耳垂珠庭、虬姿、虎視、虎掌、龜脊、林背、脩肱、翼臂、參膺、駢脇、山臍、澤腹。舌有理七重、肩有十二彩、目有二十四理。手垂過膝、手握天文、手有鉤文。足履度字、立如鳳峙、立如牽牛、坐如龍蹲。望之如仰、如將仆、就之如斗、如將升。身長九尺六寸、亦作身長十尺、時謂之長人。腰大十圍、胸應矩、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運。合諸書所言而記之也。然不若齊魯論所書、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夫子溫良恭儉讓、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善傳聖人之神。以爲面如蒙倛者、誣也。或謂孔子履長一尺六寸、然孔子履在漢猶存孔庭、未道其尺寸、則言履者無由證定矣。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三歲、聖父陬邑大夫卒。踰月、葬魯城東北防山之陰、洙河之南、墓而不墳。聖母顏氏守節撫孤、居魯侯闕門外之闕里宅。旣而孟皮卒、葬於陬大

大墓在、亦不封不樹。其後孔子有事父未能、事兄。未能之言、恭傷其失父兄之早也。孟皮生男子一、字茂、名忠、或作名弥、名申、名患、皆傳聞之譌、茂其字也、以字行。從學於孔子。茂生璇、亦從學於孔子。璇之後無聞焉。禮記、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是璇之妻也、其不立後可知矣。孟皮生女子一、孔子以之妻門人南容。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南宮縚南容也。以爲即仲孫說、南宮适、南宮敬叔者、皆誤。孔子五歲居父喪、三年。行除服禮、與羣兒嬉戲、常陳俎豆、習禮容、羣兒化效、名聞列國。八歲、小學成。古者人生八歲、則敎以灑掃應對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文、謂之小學。孔子天授、不待敎而小學成。云十五歲志於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己任。魯人曾點、顏無繇、秦商、冉耕、踵門受業、此後門人日進、由近而及遠焉。孔子請學不輟、微生畝疑其棲棲爲佞、答之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是時商十一歲、父執秦堇父之子也。無繇九歲、身氏之子也。耕八歲、同里人。古者男子八歲出就外傅、其時皆及門可知矣。點之歲無可據、然考昭公七年、季孫宿卒、諡武。禮記、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則點之年與孔子相若、爲及門之最長者、魯論一日長乎爾之言、非盡虛謙也。追從孔子葬聖母於防、門人送葬、考其時冉雍十七歲、仲由十五歲、漆雕開十三歲、有若十一歲、閔損九歲、當亦共

在門人之列矣。孔子二十歲、侍母居於宋、行冠禮、賓字之曰、仲尼衣魯逢掖之衣、冠宋章甫之冠。娶亓官氏、行親迎禮。或謂丌官氏或謂并官氏、孔庭稱亓官。舊說、聖妃宋人、然漢魯相韓勑禮器碑、謂聖妃在安樂里、似當是魯人。孔子二十一歲、侍母歸魯、是時魯侯稠在位、即魯昭公也。孔子仕魯爲委吏、屬於司徒、爲貧仕、爲親屈也。作爲季氏史者、誤、乃爲季氏屬官耳。初、孔子少孤、母寡無以爲生、乃博習衆藝、無所不能。奉母家祭之需、必自畋漁、然釣而不忍綱、弋而不忍射宿、蓋其仁也。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孔子孝以化之也。至是始以祿養。魯侯賜孔子鯉、北面稽首再拜而受、孰之、薦於祖考。會亓官氏生男子、越三月、孔子以子見於母、命之名曰鯉、以榮君貺。及其冠也、賓字伯魚。伯魚有女弟一、孔子以之妻門人公冶長。其生年失考。孔子爲吏、嘗與祭、入祭太廟、每事問。季孫意如曰、孰謂陬人之子知禮乎。同僚以告。答曰、是禮也。其敬謹將事類如此。意如、魯司徒兼冢宰、武子宿嗣子、世執魯政者也。鄭稱邑大夫例曰人、是時意如始繼武子專國政、故其言如是。舊謂魯人微賤、孔子亦微賤、當亦在此時。既而孔子由委吏爲乘田吏、其爲委吏也、則專於會計當。及爲乘田吏也、則專於牛羊茁壯長、思不出其位焉。史記作爲司職吏、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皆誤。魯昭公十三年壬申、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三日、殯於兩楹之間、踰月、卜葬期。

孔子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將合葬、恐觸父墓壙、難遽啟、乃殯母柩於魯城東北五父之衢。待陬人曼父之母至、確指陬大夫墓所、然後合葬於防、慎之至也。孔子哀感而語門人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見若防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形者。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急反而虞、安親之神、祭其主也。門人後。雨甚、舊墓崩、墳陷。門人修墳而後反。既至、孔子曰、來何遲也。皆對曰、防墓崩。孔子慘然不應。門人告之三、於是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亦不忍死者復見之義也。其孝敬之摯有如此。今曲阜縣治東北啟聖王墳、即啟聖王夫人顏氏合葬古蹟也。而墓碑不書焉。孔庭以爲從夫之禮宜如是。孔子二十六歲、居母喪三年、行除服禮、以爲季氏饗士。既繞而見、不非之。要絰而往、陽虎絀之、皆誣孔子之既禫也。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始能成笙歌、孝思之篤也。以爲既祥者、誤。或謂孔子嘗學琴於魯樂師襄、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可以益矣。曰、得其數矣、未得其志也。有閒①、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②、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襄避席再拜曰、子殆聖人。師蓋云文王操也。其生知天縱、而又篤信好學類如此。初、里人原壤之母與孔子之母相親也、及原壤喪母、孔子以其爲故人而情之、且助之沐槨。原壤登其木而歌、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其篤厚親故而德大有容類如此。孔子之終母喪也、不復仕、周流列國、名動君相、然道大莫能容、未嘗終三年之淹也。嘗之杞、又之宋、皆歎其文獻不足徵。之鄭、嚴事子産。之齊、重晏平仲。之周、重老聃。之楚、重老萊子。之衛、重蘧伯玉。之吳、重季札。札之卒也、孔子題石曰、延陵季子墓。此外、則淮陽殷比干墓。蓋其尊季札者至矣。考碑石墓作莫古篆文。魯人多孔子父執、知微生畝、及闕鄉闕黨之人皆接之、而其嚴事者惟孟公綽。此皆尊之有可徵而年無可稽者也。魯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侯及與大夫叔孫婼問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郯子爲之備言雲龍水火及鳳鳥紀官之義。孔子聞之、乃見郯子而學焉。退而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或謂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門人仲由取束帛以贈先生。由屑然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得見也。小子行之。由、字子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或謂子路初見孔子、佩劍雄雞冠、迴而始

更法服。然孔門之奔走禦侮、出處必偕者、仲子一人而已。魯昭公二十年、衞齊豹作亂、殺衞侯之兄縶。縶之驂乘宗魯與聞、以其子事豹、而以身代縶、受戈死於其難。門人琴牢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③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牢字張、衞人、與曾晳、牧皮同以狂稱、及門甚早、得聞孔子不試故藝之言。冬、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謚成子。先是、孔子至鄭、兄事子產、嘗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故聞其卒而傷之。十二月、孔子在齊、齊侯杵臼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或謂是年、齊景公與晏嬰至魯、遂見孔子、問禮焉、且論秦穆致霸之術、非是。考是年孔子至齊、齊君臣固未至魯也。孔子在齊、嘗主於大夫高張、史記作爲高昭子家臣、誣也。昭子、門人高柴之宗子。魯昭公二十四年周二月丙戌日、魯司空兼司寇仲孫貜卒、謚僖、立子何忌爲嗣。初、楚子闕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侯稠如楚、鄭伯嘉勞於師之梁、貜爲价、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將死、召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先大夫臧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孔子聞之曰、能補過、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是時何忌十四歲、或謂何忌及說雙生子也。二十五年春、魯將禘於襄公、舞佾者二八、其衆舞八佾於意如之庭。大夫皆怨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二八或作二人者、誤。是時季孫及孟孫、叔孫皆歌雍詩以徹祭。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蓋魯侯僭用天子禮樂、習爲固然、無有議者。大夫用之、僭愈甚矣、故孔子借雍以發其義。夏、有鸜鵒巢於魯、孔子遂適齊、見魯亂之幾也。過泰山側、有婦人哭甚哀、使子路問焉、對以三世死於虎、問無苛政而不去。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入齊國、果聞韶、於是聞而樂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聖聖相感、勝於吳季子之贊歎魯韶舞矣。史記作學之三月、誤也。魯備六代之樂、孔子自幼學禮樂、豈待至齊始學韶乎。齊侯杵臼見孔子於外館、齊侯讓登、孔子降一等、齊侯三辭、然後登。既坐、齊侯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

所倣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齊侯曰、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宜加其廟焉。曰、天何不殃加其身。對曰、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問之周使、果然。齊侯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是時周敬王在位、王室大亂、四年矣。王子朝爲逆、兵火不絕、王居狄泉、不能告災於諸侯、故春秋不書。魯侯稠將殺季孫意如、叔孫孟孫之家臣救季氏、魯國亂。魯侯奔齊、齊侯將唁於平陰、魯侯先至野井、乃唁之於野井、以遇禮見。多文辭。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齊人取魯鄆、使魯侯居之。齊侯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侯善之、欲致廩邱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謂門人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作晏平仲沮尼谿之封者、繆。晏平仲、賢大夫也、孔子稱之、又嘗嚴事之、且其交人也久而能敬、豈有獨慢聖人者乎。或謂孔子之在齊也、大旱春饑、齊侯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有一足鳥、舒翅跳於廷、齊侯怪之、使問孔子。對曰、童謠有之、此名商羊、天將大雨、急治溝洫。從之。大霖雨、齊不敗。齊侯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舊說孔子三至齊、其去齊之由、不盡可考、嘗闕疑。或謂是時齊大夫欲害孔子、遂去齊。果如是、何敢復至齊。是不可據也。二十七年、吳子使季札聘於上國、至齊、長子死、葬之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延陵季子、吳之習禮者也、往而觀焉。歎曰、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其去齊、或即是時耳。考是時魯昭公如齊、齊辱之。子家駒以君出遂歸鄆。孔子當亦因此而去、出是而之他國。及昭公在晉乾侯、孔子復受聘適齊、情事似合。二十九年、晉鑄刑鼎、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三十一年、晉人使荀躒如迎其君於乾侯、魯侯不見、遂不果歸。三十二年辛卯周十二月己未日、魯侯稠卒於晉乾侯。當是時、齊侯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於是孔子將行、聞魯君之薨也、接淅去齊、奔舊君之喪、以君服。次歲壬辰周六月、魯侯稠之喪始歸國、從公衍爲之言、諡曰昭。季孫意如立公子宋爲君、昭公之弟也、改元爲定侯。宋始命仲孫何忌、叔孫不敢世其職、何忌爲司空兼司寇、不敢爲司馬兼宗伯。初何忌嗣僖子、未除喪而昭公出、叔孫婼納昭公、不果而卒、不敢嗣昭子居喪。昭公皆未之命也。故定公元年始命之。何忌是時二十二歲、與其弟說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屬家老、使二臣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於是仲孫何忌、南宮說始受業於孔子之門。他日、嘗問孝、孔子曰、無違。既而恐其未喻也、以之語門人樊須、

須疑焉。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因三家之違禮而發也。須字遲、魯人、少年。癸巳孔子將適周、欲考禮樂徵文獻。說諸從。說亦作閱、字适、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孔子所謂尚德之君子也。說請於魯侯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丘、今孔丘將如京師、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魯侯曰、善。乃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今家語作昭公賜、誤也。孔子至周、觀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有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讀其文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入周先王廟、見欹器焉、以爲在魯桓公廟者誤。欹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則亦爲東周之器可知。孔子問守廟者曰、此何器。曰、此爲宥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從者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趨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既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復喟然而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問禮於周史老聃。老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又曰、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禮也。又曰、館人若已有之、禮也。又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

衣棺、自史佚始也。又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吾魯公伯禽蓋有爲爲之也。先是孔子嘗同老子助葬於巷黨、柩與行及堩、日有食之。老子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既葬、孔子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子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也。老聃知禮如此、故孔子欲考微周禮、特就聃而問之。或謂孔子問道於老子、又稱之曰、老子其猶龍乎。皆後世道家者流僞撰也。孔子問樂於周大夫萇弘。萇子曰、武坐致右憲④左、非武坐也。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之過也。萇子語周卿劉卷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黄帝之形皃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子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孔子聞之、曰、丘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初、孔子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嘗歎曰、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及至周、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門人之由遠方至者、蓋三千焉。其身通六藝、名重後世、以爲升堂入室者、七十二弟子。適周之事、或謂

在昭公二十年、從史記。或謂在昭公七年、從水經注。或謂在昭公二十四年、從索隱。或謂在定公九年、從莊子、且以五十一南見老聃之說爲據、皆誤也。以爲在定公二三年之間者、爲是。今從之。定公四年、邾子益始立、年尚幼、將冠、以盟魯、因仲孫何忌問冠禮。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何忌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曰、古者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何忌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何忌曰、今邾子之冠、非禮也。已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使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遂爲之言冠禮文、詳家語。魯定公五年、周六月、季孫意如卒於位、謚曰平。季孫斯嗣、爲司徒兼冢宰、既得政。幼、家臣陽虎用事。孔子弔季孫、入門而左、從客也。季氏將以璵璠斂。璵璠者、魯君所佩也。意如攝祭嘗佩之。孔子歷階而趨進曰、送死而以寶玉斂、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親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季氏之將用璵璠也、陽虎求玉於家老仲梁懷。懷弗與。虎怒、欲逐懷。費宰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平子、懷從季孫行東野、不狃逆勞、季孫敬之、懷不敬。不狃怒、諷虎逐懷。秋、家臣陽虎代季氏執魯政、因其主季

孫斯及公父歜、逐仲梁懷。七月、叔孫不敢卒、謚曰成。叔孫州仇嗣、爲司馬兼宗伯、亦幼。於是三桓勢弱。周十二月、陽虎殺公何藐、盟季孫於稷門之內、且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遂專魯政。或謂季氏穿井於費、獲如土缶、中有物如狗、又如羊。使人問於孔子曰、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吾所聞、羵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至是、季氏受制於僕、益其祅孽之驗也。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乃瞯亡而歸孔子蒸豚、孔子亦瞯亡往謝之、遇諸塗。虎以不仕魯爲譏、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虎亦作陽貨、術虎字貨與。六年周二月、陽虎以魯侯季孫孟孫侵鄭、不使假道於衞。及還、使季孟自衞南門入、出其東門、舍於豚澤。衞侯元怒、將使彌子瑕逐魯師。大夫公孫發諫虎謀、力諫乃止。夏、陽虎使季孫如晉獻鄭俘。又使孟孫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二卿、孟孫彊爲虎請晉中軍司馬以諷晉士鞅、覺之、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陽虎盟魯侯及季孫孟孫叔孫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孔子歎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七年、齊人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齊伐魯陽虎、將陷季孟於齊師、家臣公斂陽、苦夷覺之、欲誅虎、乃免季孟。八年周十月、季氏家臣陽虎戒中都之車、謀去魯三卿。亂、業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公山不狃因之。孟氏家臣公斂陽見其幾、使孟孫防亂。壬辰日、虎作亂、將弑其主季孫斯。斯使其御林楚怒馬以逃於孟氏、得免。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攻孟氏。公斂陽敗虎之衆於棘下、虎竊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公斂陽將因勢滅季氏、以彊孟氏。孟孫不可、遂釋季孫。由是季孟交懽。公山不狃據費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誨之子路不悅。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既而察不狃之不可化以道也、辭不往。蘇代謂孔子避陽虎之亂、逃於衞、妄言也、不可據。九年庚子周四月、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逐虎、虎奔齊、勸齊伐魯。齊大夫鮑國諫其君、乃囚虎。虎以詐免、奔宋。復奔晉、趙鞅用之。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進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曰、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今齊魯已去其疾矣、趙氏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魯大夫季孫斯始執國政、懲於陽虎之亂、求賢以自輔、訪於朝。仲孫何忌稱孔子、竊謂孔子爲小司空、乃何忌所屬、爲司寇、乃何忌所兼。是時季孟交懽、可知季桓子之舉孔子於魯、實由於孟懿子之薦也。叔孫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是時孔子未嘗施用、武叔年少、寡識、故云。門人子服何述之、門人端木賜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仍毀孔子。子貢聞之曰、無以爲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

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貢之門人陳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何、魯大夫孟懿子族弟、謚景伯。賜字子貢、衞人、少孔子二十一歲、是時既冠矣、孔門之敏者也。魯人皆重其辭令、故武叔請用之。陳亢字子禽、陳公族、後爲孔子門人。季孫饋孔子粟千鍾、孔子受之、盡頒門人之無者。子貢趨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既受、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曰、何居。曰、季孫以爲惠也。曰、然。吾得千鍾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子嘗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蓋孔子家貧、至此始有所施云。季孫舉孔子爲魯中都宰。中都、魯邑、在國之西、郎陽虎作亂、戒車之邑也、故使孔子治之。今爲汶上縣。孔子宰中都、大治、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十年辛丑春、齊人閒之、請平於魯、夏、魯侯會齊侯於夾谷、亦作頰谷。孔子相、具左右司馬。蓋季孟居守、叔孫武叔率小司馬從於會也。爲壇位、土階三等。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以遇禮見。孔子色勃如、足躩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齊人將以萊兵劫魯侯、鼓譟而進、犁彌之謀、以爲孔子

知禮而無勇、可以兵劫也。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以魯侯退、而視歸乎齊侯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遽避之、且責其大夫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俗教寡人、何爲。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請享魯侯、孔子謂齊臣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懼、以爲恥。有司進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請歸所侵魯田以謝過。齊侯曰、善。是役也、文事修、武事備、禮成齊服。於是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之治中都也、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彊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庶人懸窆、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焉、魯侯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豈但魯國而已。季孫舉孔子爲小司空。孔子別五土之性、使物生各得其宜。史記作孔子爲司空、誤也。魯司空孟孫世職、天子命瀕、非魯君所能私易者。魯定公十二年、歲在癸卯、或謂孔子五十五歲、或謂孔子五十四歲。季孫舉孔子爲魯司寇、列於命瀕、尋攝冢宰執魯政。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者、指此。緯書以爲定公欲用孔子爲司徒、左邱明謂不當召三桓議妄也。魯侯命曰宋公之子弗父有孫魯孔丘、用爾爲司寇。孔子稽首下拜而對曰、先臣及厥辟、將不泯。魯侯嘉孔子之知禮也、曰、不妄。先臣亦作先臣弗甫敦、忌有謀。以爲孔子得位而喜者誣也。翌月魯侯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嘗問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又嘗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高年、何也。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我周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之老不以其任⑤於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⑥、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孔子之仕魯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見於君必拜下、有事於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君在踧踖如、與與如。入公門鞠躬如、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足躩如、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沒階趨、翼如。復其位、踧踖如。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進退必敬、隨時得中。其動容周旋中禮、有令人形容不能盡者。蓋聖人盛德光輝、皆無心之流露也、非但朝廷濟濟翔翔而已。孔子之爲司寇也、掌三典以刑邦國、必師斷、敦敦然皆立、某子若何、某子又若何、然後曰、當從某子幾是。由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其敬讓不自專而又補智敏斷如此。孔子語小司寇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也。又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其仁如此。司民有父子訟者、孔子使同陛執之、其父不直而其

子不當訟父、故同陛執之、使其自知愧悔也。久而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門人冉求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漫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求字有魯人。孔子往見季孫、仍不悅、又見之。門人宰予進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予字我。魯人。魯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至火所、鄉人爲火來者、孔子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故、

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廄焚、魯史不書、殆以未傷人之故與。孔子適季氏、魯侯將用季氏之馬、左右白曰、公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也、有取而無假。魯人自是始言取。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先飧、亦不祭、先飯、不敢當客禮之義也。平時則蔬食瓜必祭。三月、行乎季孫、復不違。魯衆悅服、教化風行、僉曰聖人將治、盍先自遠於刑法、各以禮讓行道、男女異途、遺物不拾。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刑設而不用、無姦民、且無爭者。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賓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初、魯之販羊沈猶氏、常朝飮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用詐、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初、季孫意如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溝魯昭公墓、使合於魯先君之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作孔子爲小司空時事者、誤。孔子之攝家宰也、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始變魯人獵較之習。使門人公西赤至齊。冉求謂其母請粟。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求與之粟五秉。誨之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赤字子華、魯人。家素豐、及門之學禮樂者也。使門人原憲爲宰、與之祿九百、憲以多辭。誨之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字思、宋人、貧而廉。孔子將墮魯三都、使仲由爲小宰以於賦讒言於

朝。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陪臣執國命、邑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請損之。夏、叔孫紬師墮郈。初叔孫家臣侯犯據郈叛、降於齊、故魯人惡墮之。季孫將墮費、費叛人公山不狃及叔孫輒以費人襲魯。魯侯與季孫孟孫叔孫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孔子從之。費人攻臺、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叛奔齊、後奔吳。季孫孟孫遂帥師墮費。由舉高柴爲費宰、孔子非之曰、賊夫人之子。竊謂家語季孫使閔子爲費宰、當在此時。論語閔子辭爲費宰、當在季康子時。孟孫謀墮成、成宰公斂陽恃其逐虎保魯之功、持不可、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秋、魯旱大雩、未及墮。冬十月、魯侯會齊侯於黃。十一月、始自黃歸、未及墮。十二月、魯侯帥師將墮成、公斂陽固守、師圍之、不克而還。從陽、蒲齊之議也。齊侯歸自黃、懼魯之將興也、忌之、謀於大夫。是時晏平仲死一年矣、無匡君者。犂彌復進策曰、去仲尼猶吹毛爾、君何不遺魯以女樂、驕盈其意。魯君臣喜色而惑、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納、仲尼必輕絶於魯矣。齊侯善之、於是齊人歸魯女樂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幾兼遺文馬四十駟、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侯爲周道遊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孔子諫不納、卒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魯且郊、若致膰於大夫、吾猶可以止。蓋聖人欲以微罪行、爲尊者諱也。其出處不苟而又爲君隱惡如此。女樂者、鄭聲也。鄭人嘗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受之、以其半賞魏絳。齊魯皆效尤者也。魯自是雅樂俗聽矣。初、孔子嘗語魯太師樂曰、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於是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及魯用女樂、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樂遂失矣。及孔子自衛反魯、復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此魯樂盛衰之大略也。或謂孔子執政七日、誅亂政大夫聞人少正卯、國人多不悅。或疑而問焉、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乃人之姦雄者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愚竊疑焉。夫聞人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者也。以此干聖人之誅、容或有之、必謂是亂政大夫則不然。春秋刺大夫必書、何獨不書少正卯乎。以爲門人不悅、子貢疑而問者、妄謂孔門諸賢皆從之。三盈三絀、惟顏淵不去、尤妄。何其敢於誣聖賢也。或謂孔子始執政、盡除魯國積弊、國人與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二月化行、乃與頌曰、袞衣章甫、

寘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小民可與圖成、而難與謀始。忽怨忽感、容或有之。三月即變、可以爲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驗矣。哀年甲辰春、魯郊、未致膰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命駕以行。以爲君之不見禮而去也。將之衛、宿於郭屯、援琴而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季孫使師已追而送之、師已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以告季孫、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自是以後、孔子無復有行可之仕矣、豈非天哉。孔子至衛、是時爲衛靈公元三十有八年、魯定公宋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宋朱子熹以爲十四年事、衛靈公無道之君也、然能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故其國不危。衛多賢士大夫、孔子有下交、故爲際可之仕。嘗五至於衛、皆求[illegible][illegible]至三年者。孔子入衛國車中歎曰、庶矣哉。冉有執轡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主於門人顏讎由、亦作顏濁鄒。其人嘗獲罪、子路斂門人之金以贖之者也。衛臣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子曰、有命。衛侯問孔子之仕魯也、食粟六萬、亦致粟六萬以客卿之禮享之。孔子有容色、私覿愉愉如。及至他國、亦無不然。衛夫人南子使人請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敢請。孔子見之、北面稽首、夫人居絺帷中、再拜答、佩聲璆然、禮成而退。南子多智而妓、

通於宋公子朝、於是子路因見南子而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孔子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皆誣也。王孫賈嘗問曰、諺謂與其媚於奧、無如媚於竈、何故。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可以見孔子之心矣。既而去衛、道出於匡。以爲靈公信大夫之譖、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而去衛者、妄也。孔子修文德以正人心、敎化英才、欲救天下萬世、故無地可久淹。若以畏罪而去、何敢屢反衛乎。匡宰惡孔子之宣文敎也、以兵阻孔子、將辱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怒、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路奮戟請戰、復止之、曰、由、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吾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門人公良孺以私車五乘衛孔子、繞道去匡。門人顏回獨後至、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回字淵、顏路之子、聖門之首選也。是時年未冠。公良孺亦作公良儒、陳人。或謂匡衆圍孔子三日、遇大風而圍潰、妄也。或謂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自彼缺也。刻嘗御陽虎、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從史記、誤也。匡邑有二、虎暴於匡、魯邑也。子畏於匡、晉衛陳接壤地、鄭之邑也。匡宰簡子、凶暴人也、

惡人之所好、與桓魋同。故孔子皆曰、其如予何。稱衛子爲匡人者、鄒稱邑大夫例曰人、非衆辭也。孔子去匡之蒲、自蒲反衛、主於大夫蘧瑗。瑗字伯玉、志於寡過、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許其爲君子而嚴事之。是時年長於孔子、而不敢挾長、自居弟子之列。衛侯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轔轔然、至闕而止、既而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大夫也。衛侯以爲疑、對曰、禮過闕下車、惟蘧大夫清夜不欺、故知之。使人潛視、信然。蓋衛之賢大夫也。既而衛侯與夫人南子同車而出、宦者雍渠參乘、招搖市過之。使孔子居次乘、門人顏刻御。孔子歎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既退、遂去衛、適曹。曹伯陽六年、宋景公頭曼之二十有一年、孔子自曹適宋。冉有御、見宋司馬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冉有曰、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翌日、與門人習禮檀樹下、魋之弟司馬牛亦侍焉。魋怒、將御鄉攻之。是時公良孺仍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將鬭。孔子止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去宋。門人皆後、魋伐檀、孔子之力勁能拓國門之關、足之捷能躡狡兔而平生無所爭、蓋尚德不尚力也。孔子遂至鄭。自鄭至陳。是時爲鄭聲公勝五年、陳侯周六年。或謂孔子至鄭東郭門、與弟子相失、獨立以待。子貢及鄭郊、或謂之曰、東門有人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見孔子、以告。子曰、喪家之狗、然乎哉。余謂此較韓詩外傳辭約而意多相似、皆好事者爲之也。孔子在陳、有司敗者問魯昭公知禮否。孔子答以知禮而卽退。司敗揖門人巫馬旗而問曰、君子亦黨乎。禮、不娶同姓、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旗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諱君之惡、而又不廢公論如此。旗字期、陳人、亦作魯人。或謂有隼集於陳廷、貫之楛矢、石砮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至上館問孔子。對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府、其可得也。求之、果得諸金櫝。說本國語。然惠公名吳、魯定公四年卒。此時則陳侯周在位。或爲昭公時、孔子曾至陳。故陳侯吳就其館而問之與。抑惠字乃傳錄之誤與。或謂陳惠公大城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往見陳侯、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人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也。陳侯默然、而退縱

赦所執吏、遂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愚謂此非孔子之言、殆後人有所增飾也。史記謂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此蓋本之孟子七篇而誤解其文者也。孟子之言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今以文義繹之、應是言聖人當阨時在宋、猶主賢大夫樂溷。及至陳、以其君之待以客卿禮也、爲之外臣。考司城宋官名、樂氏世職。左氏春秋傳定公六年、樂祁使晉、見溷而行。八年、獻子私謂子梁曰、子姑使溷代子。陳寅曰、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司城也、既卒於晉、則溷之嗣爲司城可知、貞子卽樂溷之謚可知。或以樂溷衰絰生子何爲賢。愚謂舊孕而有父喪、始生何害。且桐門右師之借以誣溷也、不能爲賢者之累。周時列國之卿、自稱外臣、孔子爲客卿、卽臣也。孟子之言如是也。此孔子去魯至衛、去衛至宋、去宋至陳之確據。旣而去陳反衛、過蒲、會衛侯逐公叔戍。戍奔魯。公叔氏之衆據蒲叛、以兵止孔子。公良孺慍曰、昔吾從夫子、阨於匡、阨於宋、今又阨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遇於難、無如我鬭死。挺劍而合衆、以私車五乘、戰甚疾。蒲人懼、請與孔子盟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諾之、遂盟、出其東門、仍適衛。子貢御問曰、盟可負乎。曰、要我以盟、非義也、神弗聽。或謂衛侯聞孔子至衛、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衛侯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未可、何也。對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其女子有守西河之志。吾之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衛侯曰善。乃不伐蒲。以上定公十三四年間之事也。歲在丙午周五月、魯侯宋薨於高寢、在位之十有五年也。謚曰定。赴於衛。孔子奔喪反魯、爲舊君服。是年春、邾子朝魯侯、端木賜觀朝禮、以爲二君失度、皆將有死亡。而魯君先之。及驗、魯人服焉。孔子歸魯、聞之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周九月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日昃、乃克葬、禮也。見春秋。定公能用孔子、可爲賢君、惜其違諫而受女樂、孔子所以去也、庶幾改之。聖人日望之、越二年而竟卒。孔子因有事君未能之言、誠傷心之事矣。考向時諸儒無以爲是時孔子歸魯者。然左傳謂邾子來朝、子貢觀之、而論其死亡、孔子有多言之戒。使非歸魯、何由知之。吳使問骨事在哀公元年、使非定公十五年歸魯、何由問之。且孔子之爲司寇也、見幾而作、與列國卿大夫之有罪出奔者不同、去來自由、無嫌無疑。春秋書邾子奔喪、邾君敬魯且然、豈有舊司寇不奔君喪者乎。何以知其赴於衛也。考春秋定姒卒、不書夫人、左傳以爲不赴不祔之故。然則定公之赴列國可知矣。以爲居陳三歲者、妄。孟子謂未嘗終三年之淹、豈欺後世哉。次年丁未周正月、魯侯蔣卽位改元。鄉黨篇記孔子執圭、如不勝、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當在此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亦在此時。或卽指桓
子、何以知其然也。書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定公
之卒也、哀公方四齡、春秋書卽位於次年王正月、則因告
朔而成禮矣。此必季桓子效周公負成王以見朝臣矣。孔
子攝冢宰必效召公之亢康王、奉命圭以進矣。此可據
義而斷、據禮而信者也。不然、鄉黨一篇、皆記孔子實事、然
亦嘗有奉命出聘之事、更何由得執命圭乎。孔子曾代桓
子執國政、其去魯也、桓子悔之。豈有孔子歸魯、而桓子不
望其復爲政者乎。者卿大夫相謂之辭、其爲季桓子之言
無疑。論語書或者、隱之也。孔子引書孝乎惟孝二語、且曰、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卽其身正不令而行、子弟從之。孝
弟忠信不素餐之說也。季氏亡、則魯不昌、他人無可越俎。
孔子知之、何答爲馮婦乎。是年吳子夫差敗越於夫椒、以
報檇李。遂入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使人至魯聘、而不告
廢。且使問於孔子、而隱其君命。使者既將事、發幣於孔子、
孔子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孔
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曰、山川之
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
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漆姓、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
極幾何。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

極也。客避席再拜曰、善哉聖人。南宮說自衞反魯、必載寶
而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初、說以
富得罪於定公、出奔衞。及魯侯將立、衞請復之、乃得歸。故
孔子譏焉。說聞而謝過、盡施散其財。先孔子卒、諡敬叔。其
時不可考也。說卽悅字、古文別作閱。孔子既除定公之喪、
衞侯使人聘之、遂去魯適衞。嘗擊磬於館、有荷蕢者過其
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
厲、淺則揭。門人以告。子曰、果哉、莫之難已。哀公二年戊申、
孔子在衞、衞侯問戰陣之事。對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衞侯仰視蜚鴻、孔子退、命駕而行、以其
禮貌衰而去。借泯亂邦不居之蹟也。孔子次於儀、儀封人
請見。既見而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
鐸。周四月衞侯元卒、是爲靈公、在位四十二年。初、衞世子
蒯聵將殺其母南子、不果、畏罪出奔宋、由宋奔晉、主趙氏。
趙鞅將襲衞、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始還。鞅曰、何
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卿、史魚佐
之、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此
之謂也。衞未可[illegible]及是年、衞靈公卒、夫人南子欲立公子
郢、郢辭。於是立亡人蒯聵之子輒。趙鞅帥師納蒯聵、衞人
拒之。鞅用陽虎謀、納之於戚。冉有聞之、謂子貢曰、夫子爲
衞君乎。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
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以中牟佛肸叛趙氏、以幣聘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既而察佛肸之不可與言道也、辭不往。楚使人以金幣聘孔子、遂南行道出於陳蔡之間。陳方向楚而絕吳、吳齊遏之以兵、斬祀殺厲。楚懼不敢救。至是、陳仍堅壁清野、關津戒嚴、賓至不關、不授館、不致餐。蔡方避楚謀遷於吳、既而悔之。是時吳以師矜之遷蔡、遂殺其大夫公子駟、以說而遷於州來。朝野流離、四民失業、故國爲墟。於是孔子無上下之交、阨於陳蔡之間、不能退不能遂。絕糧於陳蔡落之野。門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也。損字子騫、魯人、以孝稱、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耕字伯牛、魯人。雍字仲弓、魯人。偃字子游、吳人。商字子夏、衛人。是時顏淵二十歲、閔子騫四十五歲、冉伯牛五十三歲、冉仲弓、冉有皆三十一歲、端木子貢二十九歲、仲子路五十一歲、言子游十五歲、卜子夏十六歲、宰我年失考。絕糧七日、皆病不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明日、陳人饋食、遂至陳。舊說楚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於楚、使徒兵距之、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妄也。以爲不能穿九曲珠而被困者、尤妄。史記謂孔子召子路、子貢、顏淵而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

之、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曰、使汝多財、吾爲汝宰。竊謂此後儒之陋見、非聖賢之意也。以爲子貢潰圍得米者、謬。以爲子路擒大魚精而食者、尤妄。左傳謂桓僖廟災、孔子在陳聞之。此哀公二年、孔子在陳之據。宋朱子熹之言是也。竊考前數年、吳人加兵於陳、蔡楚人懼之。是孔子未至陳之先、陳蔡危亡。及至陳之時、蔡正遷國、陳正戒嚴。此其絕糧之由也。何以知其爲陳人饋食耶。國語云、周秩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里授館、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孔子賓客也、且陳爲孔子舊游之地、弟子之爲陳人者、此時皆不在門、其居家自保可知。夫過客乏食至於七日之久、陳之人豈尚無聞之者乎。得食之由、從可知矣。論語不書饋食者、門人餼師、義所當然、陳國迎賓、禮從周秩、皆事之常、無足記者、故略之也。或以是時游、夏之年幼爲疑。然家語、史記所稱少孔子若干歲者、皆有譌字、不可盡信。且未冠從學、亦何可疑乎。哀公三年夏、魯司鐸火、及宗廟。陳侯與孔子燕游、曰聞諸道路、未知信否。孔子對曰、其桓僖乎。陳侯問曰、何謂也。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廟不毀。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令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其後孔子將之楚、先之以門人卜商、申之以冉求。使答楚子、皆稽首再拜送之。於

處待於楚之葉邑、葉尹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沈諸梁見孔子而問政、告之曰近者悅、遠者來。又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答之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秋、魯季孫斯疾、從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庶子肥曰、我死若爲政必召之。肥曰諾。周七月丙子、曰魯司徒兼冢宰季孫斯卒、諡曰桓。肥攝立、既葬、桓子之丙子、南氏生男、肥之黨殺之、肥專魯政、謀召孔子。公之魚曰不可。昔者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復用之不能終、必再爲諸侯笑。肥曰、誰召而可。對曰、必召冉求。於是趣於孔子、而召冉求。子曰、魯召求、非小用之、葢將大用之也。使宰予至楚、召冉求。楚子軫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辭曰、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孔丘以來、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淸潔好儉。先事後祿、所用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吿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過弗視、過弗聽。故臣知其無用此車也。楚子曰、然則夫子何欲。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雖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楚子曰、吾乃今知孔子之德大矣。宰我歸以告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

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冉有歸季孫肥用之爲小宰、魯之下大夫也。孔子由是之楚。是時爲楚子軫二十有四年、仍僭稱王。楚狂士接孔子之輿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與接輿避去、不得與之言。莊周書談以接輿爲楚狂、名且發門而歌、僭至百言、拙妄極矣。或謂楚狂陸通也、亦作六通。楚子將使孔子執國政而封以書社七百。楚公子申阻之、乃止。或謂申諫楚君曰、王之臣用兵有如仲由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五官有如端木賜者乎。豐鎬之間百乘之君、行文武興焉、終有天下。今以孔子而有書社七百之地、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遂止孔子在楚、嚴事老萊子、重其言、孝於親至老不衰、嘗著斑衣效采、學童子舞蹈以娛親也。老萊子夫婦耦耕、不仕、著書十五篇。或謂他日楚子軫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其舟、止於舟中。大怪之、使人問孔子。對曰、萍實也、可剖而食、往時兒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其應也。或謂孔子在楚、楚使子貢宰信陽、孔子曰、勉之。順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對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爲奪、以不肖伐賢爲伐、緩令急誅爲暴、取善自與爲盜。盜非竊財之謂、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

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誘、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或謂孔子在楚、門人曾參往從之。參毋思子嚙指、參心動、因請歸魯。皆可節述者也。孔子居楚、不能行其道、又無由正其僭王之名、遂去楚、門人皆從歸。以爲有見臣妾登極等事者、謬。孔子自葉邑如蔡、門人後子路、御欲渡、迷津。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執轡、使其下輿、問焉。長沮、桀溺譏之、子路以告。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翌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止之宿、殺雞爲黍而食焉、見以二子。明日、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語其二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皆哀公四五年閒事也。孔子聞齊侯杵臼卒、國大亂、萊人有景公死乎不與埋之歌。乃歎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哀公六年秋、楚子軫帥師救陳、以禦吳。周七月、卒於城父、謚曰昭王、僭也、魯春秋書楚子。先是、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以爲禍當君身、若禜之、可移諸令尹、司馬。楚子弗禜、及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楚子弗祭。孔子聞之、曰、楚君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由己率常可矣。左傳稱楚昭王、書寫之誤也。是時孔子在陳、思歸、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遂歸魯、未及家而先朝、以行衣見君。魯侯肅倘幼怪而問之、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魯侯曰、敢問儒行。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能終也。魯侯命席。孔子侍坐、言儒行、且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魯侯聞而言加信、行加敬、終其身不敢以儒爲戲。孔子退朝至舍、魯侯致之、仍食司寇之祿。吉月、孔子必朝服而朝。是時季孫肥專政、禮教愈失。孔子嘗歎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冉求退朝、晏。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其後季孫肥始就孔子而論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又欲使民敬忠以勸。孔子皆以正身訓之、而肥皆未之能行也。佗日、魯侯穿井得玉羊、怪之、使問孔子。對曰、土精也、其形爲土。剖之果然。緯書謂孔子去魯凡十四年、居衛三年、因魯召始歸。皆以周時卿大夫有罪出奔例孔子、殊不知孔子去來自由、動合義禮、故不得不以無可考之數年、先安置在陳三年、後安置在衛三年、顯與孟子未嘗終三年之淹相背、而無可如何也。

試思孔子在陳思歸。豈其勢不能歸、而姑爲是歸與歸與之空言乎。且使孔子此時不歸、門人皆從之游、子貢衛人也、次年吳召季康子於魯、何由使子貢辭之。且衛侯輒以兵拒父、孔子所不取、者豈肯戀其祿而久居衛乎。夏由孔子歸魯與哀公論儒行、論政、論禮、論人道、論天道、論敬身、論成身、論成親、論昆而親迎、前後數萬言、老臣之所以啟沃幼君者、詳切誠懇、盡忠極矣。哀公雖言無如後罪何、然面從而已、未嘗能行其一言也。未幾、衛君有待爲政之請、故孔子始有公養之仕。既而不能行其正名之志、欲借孔圉將攻太孫疾而去、衛適魯召之、故歸魯、不復出。設使當時魯不召孔子、吾知孔子亦必歸魯、何也。道之不行、知之矣。衛之將亂、知之矣。年將七十、能不爲萬世計乎。此哀公六年至十一年孔子之行藏也。七年夏、魯侯將會吳子夫差於鄫、吳徵百牢、魯使子服何據禮以辭弗聽、強用之。吳太宰嚭召魯季孫肥、魯使端木賜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宰私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對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及反魯以告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緯書謂孔子嘗之吳之越、其所述聖人之言皆不類、其年亦無可據、故不錄。然前此孔子至楚至陳、疑其亦嘗至吳、不然、孔子何由題延陵季子墓。吳太宰何由知孔子多能爲聖乎。惜無可徵信者矣。或謂是時晉趙氏以幣迎孔子、遂西行、至於河、聞晉之殺賢人竇犨鳴犢舜華也、乃撫琴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此即息陬操也。遂還轅、或謂孔子前此將之晉、臨河而歎。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吾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轅息於陬、作槃操以哀之、遂由陬反魯。其年無可考、姑闕疑焉。八年春、吳師賓魯伐邾、季孫肥不禦敵、大夫微虎怒、將宵攻吳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孔子之門人有若與焉。及稷門內、魯人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肥使止之。吳子聞而懼、一夕三遷其舍、乃行成。子服何將爲質於吳、請以吳公子姑曹當之、遂止。有若字子有、魯人、或謂是年魯侯以幣聘孔子之子鯉爲卿、鯉固辭。九年乙卯、丙子亓官氏卒。以爲卒於衛者誤。孔子杖稽顙考周時喪妻之禮、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聖父母早卒、以是知聖人之杖而稽顙也。葬於魯北泗水之南、洙水之北新塋也。今曲阜縣孔林伯魚子墳、與聖墳相近。考伯魚子先聖人而卒、當時從母葬新塋、不然伯魚子何以不從祖葬於防乎。孔子何以從子葬於泗乎。此可知

孔子自立塋以葬妻、後即其地以葬子、門人復奉孔子合葬之。剏葬孔子於泗上、無可疑也。凡此、皆先儒所未言。然孔子人倫之至也、不敢不確考而詳記之。十年丙辰、伯魚居母喪、朞猶哭。孔子既除服、聞哭聲、曰、誰與哭者。門人對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父在、爲母朞、以心喪三年終、家統於一尊也。此可見孔子守爲下不倍之義、亦可見伯魚以禮制情之孝、聖人家範、記以數語傳之。後儒疑爲出母生母服、何其謬妄也。考自宋祥符以後、追封亓官氏孔聖夫人、先儒以亓官氏爲聖人嫡匹無異議。是年、衞侯輒使人至魯聘孔子、輒在君位七年矣。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至衞、輒以靈公之孫、孔子若養之、此所謂公養之仕也。孔子遇舊館人之喪、親往弔之、脫驂以賻。子貢疑焉、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或謂孔子至衞、道出於蒲。時子路治蒲三年矣、入其境、三稱其善、子貢御、疑而問焉。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其事或有之、以爲必在是年、則不可據。又如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喜其能以學道教民、而有牛刀割雞之戲言、其時亦不可知。竊謂孔子周流列國、凡門人所宰之邑、皆嘗停車、必其有關學術治道者、始書其略、而不記者多矣。十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肥懼、小宰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肥曰、不能。曰、居封疆之間。孟孫、叔孫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叔孫州仇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仲孫何忌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叔孫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孫使其子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代季孫帥左師、使管周父御、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對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魯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始出。公孫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魯師及齊師戰於北郊、左師自稷曲衆不踰溝。樊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誓以三刻、衆始從之。冉有入齊軍、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魯右師奔、孟之反殿。公叔及其僮汪錡皆戰死。魯人欲勿殤之、使問於孔子。答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是役也、冉有用

孖於齊師、故勝。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問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肥曰、從事孔子、惡乎學。曰、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聞其戰法、而猶未之詳也。且曰、國有聖人而不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以孔子資鄰國、難言智也。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肥然之。冬、肥請命於魯侯、以幣召孔子於衛。當是時、衛大夫孔圉將攻太叔疾、就孔子而訪焉。曰、簠簋之事、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圉去、命駕將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圉聞之、遽自止之、謝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孔子將止、會使至、於是自衛反魯、魯尊之為國老。舊說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為傳道萬世之計。謹案、易始於庖犧氏畫卦、由八卦演至六十四卦、以闡發河圖洛書之祕。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用之。夏尚連山易、以艮卦為首。殷尚歸藏易、以坤卦為首。周文王為殷西伯、被囚於羑里、繫以卦辭、畫後天八卦圖、更序卦次、以乾坤為首、以未濟終焉。周公學之、復繫爻辭、故周易獨著。孔子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心嗜者周易。嘗語門人商瞿曰、此良書也、吾嘗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然後通其義。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晉人以為四十七歲之言、雖未必確、然斷在不惑之時。孔子自謂五十知天命、殆精於易之實證與。或謂孔子贊易、有十翼。然彖辭、象辭、孔子手著之文、其餘繫辭傳之類、乃孔子言之、門人記之也。謹案書始於唐虞帝典、終於東周秦誓、後世史書之祖也。或謂周時有三皇五帝之書、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言有因。今易繫辭傳述庖犧、神農、黃帝、至堯舜而止、又兼述後世聖人。是孔子擇三皇五帝書中之要、以附於易、其不可為訓者皆刪之矣。終於秦誓者、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平犬戎、王不歸舊京、以其地賜秦。於是秦始建國。其誓衆之始、以用君子去小人、為保子孫黎民之本、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與文侯之命、費誓、皆一時事。此西京之所以終也。故周書止此。孔子修春秋、始於隱公元年、實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也。其事直接尚書。故春秋尊王而嚴褒貶之權。舊謂秦誓為繆公指蹇叔言、儒者之誤也。又謂知秦代周、而以秦誓終此、卽預知赤帝滅秦之說矣。儒者之妄也。夫聖人刪書、為萬世明心學之要、為天下立政事之準、傳唐虞夏商周帝王之道、豈以十世可知見智哉。謹案、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篇。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示人以刪詩之本意、善者可為師、惡者可為戒、歸於正人心而已。考周詩除笙詩無辭外、合風雅頌共三百篇、世以為三百條者、不知商頌乃附周詩以傳也。謹案春秋、魯史書也、始於魯公伯禽。孔子修之、始魯隱公元年。隱公、魯侯息姑也。息姑攝位之元、周王宜臼東遷之四十有九年。考春秋建子、世奉

天王正朔、其書法凡例皆遵周禮、而襃貶不能盡。嘗孔子懼其無以正人紀也、節而修之以爲東周之書、絕筆於獲麐、游夏不能贊一詞。左氏、公羊、穀梁、又安能盡知其義。後儒讀其書、集衆說以辨是非而已。謹案、禮有周官、有儀禮、皆周監夏殷以爲制、孔子手訂之文。其餘如曲禮之類、則皆孔子言之門人記之者。至若世傳禮記、乃漢人本曲臺記編集成書、取於家語居多、而兼及緯書、非古本也。謹案、樂有器、有音、有容、有歌章。魯備六代之樂、孔子傳授及門、而獨重韶。嘗曰樂則韶舞。又曰盡美矣、又盡善也。或謂佗日孔子修經籍既成、焚香告天、有流星下墜、氣如虹、化爲玉。儒者樂道之、非若血書魯端門之妄、故可述。十二年春周正月、魯用田賦。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是、季孫肥將用田賦、適孔子歸魯、肥使冉求訪焉。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終不言、而私於冉求曰、求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求反命、肥弗聽。及是、用田賦。故孔子特責

冉求。論語書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論小子鳴鼓攻求、指此事也。五月、魯昭公夫人孟子卒。孟子、吳女也、姬姓。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吳孟子。其卒也、不訃於諸侯。孔子弔季孫肥、肥不絰、孔子放絰而拜。子游退而疑焉、問曰、禮與。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魯侯會吳子夫差於橐皋、吳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端木賜辭之、吳乃止。季孫肥將伐顓臾、使冉求仲由訪於孔子。答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復專責冉求、於是求止。季孫他日、肥旅泰山。子曰、求、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放、魯人、及門之學禮者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爲大臣與。答曰、可爲具臣矣。曰、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季孫肥問由、賜、求可使從政乎。答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其從政也何有。肥又問由、求、赤仁乎。答曰、由可使治賦、求可使爲宰、赤可使與賓客言、不知其仁也。十二月、螽。季孫肥問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司歷之過也。是年、伯魚卒、日月失考。孔子杖期服、葬於內子亓官氏墓之左、棺而不槨、亦封之爲墳。其後顏淵卒、年月日俱失考。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門人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魯侯將弔於顏氏、問禮於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禮之施、不有筭也。顏路請

孔子之車以爲顏淵之槨。弗許、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以衆力厚葬顏淵、孔子不可。顏路弗許、遂厚葬之。子慨然曰、回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非我也二三子也。及祥、顏路饋祭肉、孔子自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朞而後樂。其喪顏淵如子、可見矣。周王丐三十有九年、魯侯蔣十有四年庚申春、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州仇之車子鉏商采薪、遇異獸、折其前左足、輿焉載以歸、獻於叔孫。皆以爲不祥、賜虞人。虞人棄於五父之衢、衆無識之者。冉有問於孔子曰、有麏而肉角者、豈天之祅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求以告、命駕而往、子羔御、孔子謂之曰、若求之言、其必麐乎。至、視之曰、麐也。於是魯人取麐獻於公所。此春秋所以書西狩獲麐也。麐麟古字通。考麐爲四靈之一、諸獸之長也。狼額麕身、牛尾馬蹄、備五采、腹下黄、高丈二。獨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矩、折旋中規、游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中國有聖人則至。初、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及獲麟、曰、吾道窮矣。或謂魯獲麟、孔子曰、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子貢曰、夫子何泣爾。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之。或謂麟紱猶在麟角、孔子手解其紱、泣下沾衣。或謂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至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孔子曰、天下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數說雖不盡似夫子之言、然皆可節述。至謂夜夢三槐之間、見一禽如麏者、妄也。是時季孫肥納小邾叛人射、取句繹、欲與之盟、射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辭、不能。肥使冉有勸之、子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公伯寮譖之於季孫肥、子服何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止之、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於是子路去魯之衛、爲孔悝宰。周六月甲午日、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子聞之、三日齋、沐浴而朝魯侯、請曰、陳恒弒其君、臣請討之。魯侯曰、魯爲齊弱[illegible]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從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曰、告夫三子。孔子退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聖人以討賊自任、而哀公不命、孔子輒使聞三家、故深惜之。孔子以君命告三子、皆不可。是時仲孫何忌病、季孫肥、叔孫州仇、仲孫彘皆不敢與齊鬭背者、故皆辭。孔子復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先是、孔子修魯春秋、寓褒貶、歎曰、吾欲託諸空言、不若見諸實事之爲愈也。及請討陳恒不果、遂絕筆於獲

麟、不復修陳恆執君弒君之文、蓋痛心於實事之難行、而
自信其空言之垂示後世者、固已備矣。周八月辛丑日、魯
司空仲孫何忌卒。謚曰懿。仲孫獲嗣。初、何忌使獲事孔子、
嘗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門人仲叔會與孔琁年相
比、孔子每孺子之、使二子迭侍執筆記事焉。獲嘗見之、問
曰、此二子之幼也、其學豈能識於壯哉。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成自然。考獲之爲人、異其父、不能學禮於孔子、故孟
懿子卒、而魯之三桓愈悖。魯哀公十有五年辛酉春、仲孫
獲逼成叛、降於齊。夏、齊陳恆之兄瓘過衛、子路諷以善魯
待時、瓘然之。且曰、子使告吾弟。冬、子服何如齊、聘、子貢爲
介、見成宰公孫宿、責以義。宿曰、惜不早聞命。子貢以成叛
諷齊恆病之、歸成於魯、宿以其兵甲入嬴。孔門之維持魯
國而不居其功者類如此。冬、衛世子蒯聵因孔姬之嬖人
渾良夫自戚入衛。昏、蒙衣而乘、寺人羅御至大夫孔悝之
家、詐稱姻妾以入、匿孔姬室。既食、孔姬杖戈而先、蒯聵與
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以兵劫之登臺。
衛臣召獲開亂、酒奉其君輒出奔。悝之家老急召子路、將
入、遇子羔出、曰、門已閉矣。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
其難。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出、仲子入。公孫敢門焉、曰、無
入爲也。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
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懼、下石乞孟

黶敵之、擊以戈、中喉斷纓。仲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年六十有四。衛使追子羔、及郭門、門閉、刖者守、曰、於彼
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
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反。子羔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
法、嘗親刖子、子宜報怨、何故逃我。對曰、斷足、固吾罪也、子
欲免吾以法而不能也。吾臨刑、而子愀然見於顏色也。仁
人之心、其固然也。此今之所以脫子也。孔子聞衛亂、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子路之赴至、孔子哭於中庭、曰、天
祝予、天祝予。有弔者則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對曰、醢
之矣。孔子慟、及食、令左右覆常醢、曰、吾安忍食此乎。子羔
至、語及免難之故。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
公行之謂也。翌日、孔子閒居、慨然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
不及門也。又嘗歎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自南宮敬叔
之假我車也、而道加行。自季孫之餽粟千鍾也、而交益親。
微二子者、則丘之道將廢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歲在壬戌、周敬王四十有一年、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孔
子蚤作、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自衛至、侍者告之、子

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委、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賓之也。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遂寢疾。魯侯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膩、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季孫肥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病劇、魯侯親往視之。孔子不能興、東首加朝服拖紳。寢疾、凡七日而卒。或謂壽七十有四、或謂壽七十有三。謹據師曠以甲子論絳縣老人年計之、孔子生從公羊穀梁兩傳、卒從左氏傳、雖七十四年、然古人則以爲享壽七十有三、因未踰生日也。後人考之不精、故疑之耳。孫伋主喪、年尚幼、或謂五歲、或謂七歲、近是。以爲十七歲者、誤。魯侯親臨孔氏弔焉、與小斂、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於是魯史書曰。今考魯春秋之文云、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晉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後人則各執一辭。夫魯魚亥豕、非今所能辨、謹闕疑焉。以爲書孔子卒、出門人手者、謬。孔子未修之春秋、乃魯史原文也。子貢謂魯君之誄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於是魯史乃節記其誄辭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季孫肥問於子游曰、夫子之仁聖、非子產仁愛所及。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竽瑟不作者三月。今夫子死、吾未聞魯人若是、何哉。子游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浸水之所及則生、弗及則死、故民皆知之。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知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門人商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皆絰。子夏曰、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出而絰可也。初、孔子嘗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至是行喪禮、門人不爲臣。使公西赤志焉、唅以疏米三貝、襲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周七月吉日、門人葬孔子於魯城北、與聖配亓官氏祔葬而離。以爲孔子墓側有假墓、爲秦始皇所發者、誤也。葬之時、四方觀禮者畢至。其墓面洙背泗北

首及葬、泗水爲之却流。以魯侯所賜璵玉爲殉、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立祠壇、方六尺、以瓴甓爲之。至漢韓勅、始易以石。今塚增高一丈五尺、壇亦廣於前矣。古塋百畝、樹松柏爲識。門人之在異方者、各以其國之木植於塋、成茂林焉。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槐之外、魯人多不識其名。惟端木子手植楷、久而獨著。門人之葬孔子也、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卜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嘗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門人三千、多有先孔子而卒者、及葬期、門人之存者畢至。其年之可考者、秦商六十九、漆雕開六十三、有若六十一、閔損五十九、冉雍、商瞿、冉求、梁鱣皆四十五、高柴、巫馬施、宓不齊皆四十四、端木賜四十三、原憲三十八、澹臺滅明三十五、陳亢三十四、公西赤三十二、卜商三十、言偃二十九、曾參、樊須、顏辛皆二十八、顓孫師二十六、冉孺、曹䘏、伯虔、顏高皆二十四、公孫龍二十、叔仲會、孔琁皆十九、其餘年失考。廬於墓側、服心喪三年。俟孔子孫伋既禫之後、治任將歸、入揖於端木賜、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以爲廬冢上者、誤。禮、不登壟、豈有築室墳上者乎。史記冢字、乃塋字之譌、場卽塋地也、今有室在壇右。魯哀公二十一年丁卯、端木子始歸衛、時

孔子孫伋從學於曾子與矣、年猶未及冠。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之言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矣。乃止。門人記孔子之言爲論語、傳於齊魯間。儒生孔子所居之室三間、既卒、卽以爲廟、敬安聖母顏氏主於中開、南向。孔子主西間、東向。聖配亓官氏主隔東一間、西向。又藏孔子像及平時所用石研、所乘車及几席、劍履、禮器、每遇孔氏歲時祭祀、則陳之於堂、而魯儒生亦皆習禮於其家。後數百年、異方觀禮者至魯、猶低回留之、不能去。漢史司馬遷曰、孔子可謂至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往向之。信夫。著孔子世家一篇、列入史記。然則孔子之所以感人者、殆有同於天地化機之流行者與。室外有檜三株、皆孔子幼年手植、久而僅存其一焉。後世建廟於故宅之東、歷代增廣、中爲大成殿、故宅爲詩禮堂。元教授張頦移古檜於大成門內、今有孫枝數丈、其舊本燬於火、存數尺許、堅如鐵、俗稱鐵樹。宅有井一、水淸而甘、聖母聖配皆嘗手汲者也。今在詩禮堂後、俗名顏母井。聖塋中生赤芝、不生荆棘刺人草。冢之側、多生蓍、其生無定所、每一叢五十莖、既凋復靑、葉五出、紋三直、占易至靈、蓋幽贊於神明之所致也。至今歲生不絶。子思子冢前亦有之。司馬遷曰、孔子之既葬也、門人及魯人往從塋之左右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皆歲時祭祠於祠壇。近時無孔里之名、但稱林

前林後而已。聖孫子思子卒，葬墓右。今子思子冢在孔子冢前，乃後人改外向以遍謁奠之路，失昔年子昭孫穆之義矣。其後孔氏奉祀子孫多葬於坐之四隅，無敢逼近而葬者，益敬慎之禮宜然也。今則廟堂、制度屢變，殿閣堂廡百餘楹，殿閣用黄綠瓦，坐地屢擴，其舊坐以紅牆界之，新坐地共計二十九頃零四十餘畝，周圍有牆。孔氏世守，歷朝罔替，天下萬世一家而已。

述曰：司馬氏著史記，特編孔子世家，且贊曰：孔子可謂至聖矣。其識甚偉，惜其文考據失實，不足爲信史也。學者惑而憾焉。曉如之母，孔子七十一代女孫，借居闕里外王父龍安太守第之窾、篇課曉如讀書者數十年，曉如得徧覽孔庭所藏言孔子之書，詳考而條辯之。諸舅氏多以爲可，命約爲孔子世家考一篇，以示闕里後學，指妄正譌，儆侫賢者。

闕里述聞卷之一

校記

①「有間」下當脱「曰」字。

②奄有四方：《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如王四國」。

③《春秋左傳正義》於「何」字前有「女」字。

④懸：《禮記正義》卷三九《樂記》作「憲」。

⑤任：《禮記正義》卷四八《祭義》作「任行」，此當脱「行」字。

⑥役：右引作「徒」。

⑦不欲：《論語・雍也》作「不說」，當是。

闕里述聞卷之二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子世家考下

嗟乎、自有生民以來、聖人之功德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由今觀之、聖人子孫之盛、奉祀之永、亦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夫士大夫之食仕宦、遺塋廟、雖自樹立、不足道、卽有世守先人之廬者、或才庸德薄、不克負荷主鬯之任、亦何足貴。今考孔子卒後二千餘年、闕里本支奉祀者、諸侯燦然、不墜先業、父死則子繼、長絕則次承、不肖者替矣、賢孝者卽復興焉。而歷代褒封、爵秩各異、
皇朝寵錫、典禮特隆、是皆不可不述者也。孔子男子子一、名鯉、字伯魚、學詩學禮、恪守庭訓、魯哀公以幣召之、高尚不仕。先孔子卒、葬泗上。其生卒之年、詳前文、壽五十歲。宋崇甯元年、追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東廡、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啓聖王殿、嘉靖九年、稱先賢孔氏、或謂伯魚前妻無德、孔子責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伯魚聞教、益修其身、妻不可化、乃出之。後妻賢、生子伋。未幾伯魚卒、守節撫孤。此說可據。考伯魚之前妻被出、改適衞庶氏、訃於魯、門人譏子思不當哭出母于孔氏之廟者是也。子思仕衞、故伯魚之後妻卒於衞。檀弓謂四方觀禮子思當愼者是也。孔子孫一、名伋、字子思、幼而神慧、孔子閒居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謂之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及長、從曾子與學、能傳孔子一貫之道。周貞定王元年癸酉、魯侯蔣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謚曰哀、子甯立、是爲悼公、魯公室自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子思出魯、奉母至衞、其君文侯斯賢、遂安之。衞有寇至、或曰、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之母卒、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爲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爲也。吾何愼哉。遂自衞葬于魯。周威烈王十六年辛未、魯元公嘉卒、子顯立、是爲繆公。時去孔子之卒已六十九年矣。子思致仕于衞者久之、聞魯君求賢、歸魯。繆公訪政于子思。舊以爲繆公三年甲戌事、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蓋自是廩人餽粟、庖人饋肉、不以君命將之。繆公嘗問曰、吾聞千乘之君以友士、何如。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以爲繆公卒而子思不服者、誣也。卽使子思年八十餘卒、已當在繆公十年內外、又何至繆公三十三年尙仕于衞乎。子思前妻亦被出、後妻生子白、前妻卒、不使白喪之。或問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先君子謂孔子、喪出母、指喪施母言。子思曰、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爲伋

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文詳禮記。或謂子思使白仕于衞、嘗使人以書問之。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衞問子思曰、吾子堂上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事畢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又謂子思嘗曰、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不肯毀道求容、往來於齊魯宋衞之間、多不合。又謂子思之居衞也、言苟變有將材、衞君嫌其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對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不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又謂衞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諫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衞之君臣乎。或謂子思之游齊也、齊王語子思以國帝。子思謂不可。又諫王因忠之忿、遷戮不辜、實傷於意。齊王悅其言、而不能用。數說皆可述。或謂子思十六歲居宋、與宋大夫樂朔論尚書不合、朔以兵圍之、子思因作中庸。史記从之。或謂子思教授門人數百、

而親傳其道於孟軻。宋儒从之。二說殊不可信。考孟子與孔箕、孔穿同時、不及見子思子也。子思子生於魯、游於齊宋、仕於衞、而終老於魯。嘗慮當世無可傳道之人、乃以其所聞於曾子者著大學一書、復以其體驗有得者著中庸一書、以垂教後世。其子孫俱列入家語中、豈因兵圍而作。王氏應麟謂孝經亦子思子所記。秦火後、同出於孔壁。以書法論之、與中庸同、殆可信也。孔叢子謂魯繆公語子思曰、子書所記夫子之言、於事無非、人謂子之辭。對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或聞于人、雖非正辭、猶不失其意。且無非、乃得臣祖之意、則臣辭無非、亦所宜貴。事既不然、又何異焉。然則孝經、大學、中庸三書、皆於事無非、而得孔子之意者也。子思子明道救世之功、豈不偉哉。壽八十二卒。史記世家作六十二歲卒、誤也。子思子逮事孔子、又及見魯繆公、不止六十餘年矣。葬于聖墓右。宋崇甯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廟廡。端平二年、升位十哲。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享。元至順元年、封述聖沂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述聖。子思子子一、白。孔子曾孫、白字子上、嘗雜所習請於父子思子。子思子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復曰、白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曰、

有可以爲王侯之尊、而富貴人敢不與焉者、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煖。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由是改過、恪守其家學。齊威王召爲相、不受。卒、于魯、年四十九。葬聖塋西北。子一、求。孔子玄孫。求字子家、爲學不仕、卒于家、年四十五。葬聖塋東北。子一、箕。孔子來孫。箕字子京、爲魏文侯相數年、而歸。①年四十六、葬聖塋東南。子一、穿。孔子晜孫。穿、字子高、遊于趙魏齊。趙公孫龍造爲臧三耳、白馬非白馬之說、以惑衆、且附會孔子之言。子高往折之。趙平原君公子勝、謂龍曰、子高理勝於辭、子辭勝於理。子高曳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勝曰、子儒服乎。曰、此儒者布衣之服。勝曰、儒之名何取。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勝嘗謂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對曰、穿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勝謂曰、吾不戲子、無由聞此雅言。勝嘗問曰、吾聞子之先君私覿南子、又南遊過阿谷、而交辭漂女、信乎。對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者衞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秦兵將至魏、魏信陵君公子無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陳古諸侯應敵之禮。且曰、賞功于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聽之當也。齊用車裂之刑、子高往諫齊

君、因除之。楚聘子高、辭不往。歸魯、著書名讕言。年五十一、卒。葬聖塋南。子一、子愼、亦作子順。孔子仍孫。子愼初名謙、後名斌、名允、或謂名武、名愼、名微、字子順。又字子愼、以字顯。子愼之時、魯愈微、因去而仕魏。周赧王五十六年、魯侯讎十五年壬寅、魏安釐王以子愼爲相、封文信君。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辭疾。新垣固疑其不興教化而退。子愼曰、救亡不暇、何化之興。又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是時秦、楚齊韓趙魏燕尙從橫、號七雄、互以兵爭、而秦特强、故云。初、秦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水、以示東方諸侯。魏君怪之、以問子愼。對曰、昔穆王大征犬戎、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布投諸火、布火色、垢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雪。魏嘗使子愼修好至趙、趙重之、謂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已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已降、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人、將與天地相敵矣。子愼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若臣者、學行不敏、寄食于趙、祿仕于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王之福、顯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東周君惠公元年丙午、楚取魯地、廢魯侯讎、是爲頃公。是時在位十九年、遷于莒。又五年、遷于卞、卒于柯。又五年辛亥、

楚改魯國爲縣。又二年癸丑、秦滅周。又二十五年戊寅、秦併楚、魯地入于秦。又二年庚辰、秦王嬴政在位之三十四年、併天下、置郡縣、自稱始皇帝、以魯縣屬薛郡。於是子慎天下盡爲秦之言始驗、而子慎已早卒矣。卒年五十七、葬于魏地。子三、鮒、騰、樹。孔子雲孫三。鮒、字子魚、或謂名鮒甲、字子鮒、亦稱孔甲。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樹之字失考。初子慎身爲魏相、恥爲秦楚所得、故終身不歸魯、卒于魏。鮒、騰歸闕里、使樹留魏守父墓。秦王政稱皇帝之八年戊子、從李斯議焚書。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顧有可懼者、秦必盡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必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於是同仲弟騰藏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家語于闕里祖宅孔壁中。以爲孔惠、孔勝藏經者、誤也。是時周易在卜筮類、術不禁。春秋、詩、禮、樂、齊魯諸生相授受、故不藏。子魚率家人往隱于嵩山、教徒百餘人。歲在壬辰、秦二世嬴胡元年、陳涉起義兵、爲天下報秦。強子魚爲博士太師、六旬、以老疾退居于陳。著書名孔叢子。將卒、戒其仲弟子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爾必歸。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之。於是子襄歸闕里、以奉先祀。癸巳、魯地入于楚。楚王孫芈心稱義帝、楚將項籍稱魯公。既而項籍弒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己亥、與漢王劉邦戰、敗績、自殺于垓下。楚邑悉歸漢、獨魯縣不降。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謂魯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楚王首示之、魯人請埋其首於縣城東、乃降、以魯公禮葬其身於穀城。漢王於是統一天下、稱皇帝。丙午、漢高皇帝十二年、君天下之八年冬、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命諸侯卿相至魯者、嘗②先謁孔子祠、然後從政。封孔騰爲奉祠君、以修先聖之祀。惠帝時、封騰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後世闕里主鬯者、皆其裔也。子一、忠。考鮒之元孫世吉、漢成帝時、從梅福舊議、封爲殷紹嘉侯、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奉成湯祀、復進爵爲公、賜地百里、國于沛、世襲。光武皇帝建武五年、封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宋公、世襲。世吉之裔也。晉初罷封、今其後人在河南、守商王墓。樹之子藂、或謂名縱、名熙、爲漢將軍、以戰功封蓼侯、世絕。後失考。孔子十代奉祀孫忠、字子貞、一作名正、字季忠、漢博士。子一、武。孔子十一代奉祀孫。武、字子威、漢博士。子二、延年、安國。孔氏家譜以安國爲忠之次子。史記世家曰、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司馬遷與安國同事漢武帝、雖先後非一時、然親見其子孫、所述較確、今从之。孔子十二代奉祀孫延年、漢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武帝征和元年己丑、帝弟魯恭王餘將壞孔子宅、以廣其居、破壁、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論語、孝經、

家。諸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遂輟、不敢壞、盡以書籍歸廷。年於是博士安國作古文尙書傳家語爲諸儒所采、編入禮記、古文家語遂亡、今所傳家語、乃王肅、孔猛采取雜說成書、不盡是也。孝經古今文各異、惟論語古今文無別。延年壽七十一、卒。葬聖塋北。子一、霸。孔子十三代嗣孫霸字次儒。漢博士。宣帝地節三年甲寅、詔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癸酉、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徙名數於長安、將以爲相。力辭、上書求奉先聖祀、不允。永光元年戊寅、詔以所食邑祀孔子。遷其長子名數於魯。霸壽七十二、卒。恩賞特厚、帝素服哭臨者再、册贈列侯、謚曰烈君。葬長安。子四、福、捷、喜、光。孔子十四代奉祀孫福。襲封關內侯、居闕里奉祀。此襲封世爵奉孔子祀之始也。年六十三、卒。葬聖塋北。子二、伯房、仲失攷。孔子十五代奉祀孫房。襲封關內侯。子一、均。孔子十六代奉祀孫。均、字長平。襲封關內侯、改封褒成侯。初名莽、改名均。歲在己巳、新莽元年、王莽拜均爲太尉、不受、遂並失爵。壽八十一、卒。子一、志。孔子十七代奉祀孫志、漢建武十四年戊戌、光武皇帝中興、以大司馬椽尙令襲封褒成侯。卒、謚元成。子三、損、謝、恢。孔子十八代奉祀孫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壬申、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以損襲封褒成侯。漢元和二年乙酉、章帝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令以儒者巾服見。賜飯、復賜褒成侯損及諸孔男女帛、留五祭器于孔子廟、泰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俗稱元和五供器、今存闕里。帝問損族孫蘭臺令史僖曰、今日之會、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言乎。命以郎中校書東觀。或謂漢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徙封損爲褒尊侯、食邑一千戶。作褒亭者誤。子二、曜、旭。孔子十九代奉祀孫曜、字君曜、一作名曤。襲封褒成侯。漢安帝延光三年甲子、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會孔氏男女親屬及魯諸生、賜褒成侯曜以下帛各有差。子二、完、讚。當君曜之世、以孔子十九世支孫孔龢廉請、增設孔子廟百石卒史一名、守禮器。魯相韓勅修孔子墓前祠壇、易飯甕、以石、始造齋廳。復民吳初輩給埽除。造立孔子廟禮器。以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氏聖妃族處安樂里、俱復其邑中繇發。孔子二十代奉祀孫完、一作元、襲封褒成侯。無子、以姪奉議郎羨嗣。當完之世、魯相史晨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禮祀。孔子二十一代奉祀孫羨、字子餘、守廟百石卒史、孔君敦之子也。魏主丕黃初二年、詔以議郎羨襲封宗聖侯、邑百戶、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廟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子一、震。孔子二十二代奉祀孫震、字伯起、襲封宗聖侯。晉

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黄門侍郎。年七十五卒。子一、嶷。孔子二十三代奉祀孫嶷、字成功、居闕里。子一、撫。當嶷之世、魯縣陷于石趙、又陷于慕容燕。唐書稱嶷襲封奉聖亭侯、當是僞國之封、故東晉改封孔靖之奉聖侯使孔氏支派一亂。孔子二十四代奉祀孫撫、居闕里。子一、懿。當撫之世、魯縣陷于慕容燕、又陷于符秦、又歸于晉。唐書稱撫舉孝廉、爲豫章太守、當亦在僞國、蓋鮮傚此。孔子二十五代奉祀孫懿、一作毅。居闕里。子一、鮮。唐書稱懿封奉聖亭侯、兼從事中郎。孔子二十六代奉祀孫鮮、字鮮之、居闕里。以爲隱之者、誤。恢廓大度、好學善教。子一、乘。唐書稱鮮封奉聖侯、改崇聖侯。孔子二十七代奉祀孫乘、字敬山、居闕里。元魏拓跋氏延興三年癸丑、魏主宏以乘爲崇聖大夫、奉孔子嗣、給十戶供洒埽。子二、靈珍、景進。當懿、鮮之世、南宋北魏兵爭、魯漸近于北、遠於南、故東晉元熙二年、劉宋篡晉、而宋之景平元年、魏奚斤陷僞魯、相去幾四年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修孔子墳廟、命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給灑埽、蠲其課役、增植松柏六百株。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遣使至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相去幾九年耳。又十七年、爲宋明帝劉彧太始二年、畢敬衆以魯地降於魏、遂永爲拓跋魏有。然則劉宋所封孔隱之等、皆非孔子嫡長無疑。故唐書俱削之、與孔氏家譜合。當乘之世、畢敬衆以魯降魏、獻文帝以魯縣爲魯郡。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六年、文帝詔以乘爲崇聖大夫、奉祀自孔完、以後人君多篡弑相承、兵爭不息、華夏大亂、其尊崇孔子及封其後人、皆循故事、孔氏不以爲榮也。東晉封孔穿、孔靖之爵、劉宋奪孔亭五世孫繼之爲、而封隱之。旋因隱之兄子熙先黨范曄宗、遂奪爵、改封惠雲。復以重病拜、改封邁。邁子莽以有罪奪、陳封孔英哲爲奉聖亭侯、皆在江南、非孔氏宗子、不得混爲孔子闕里奉祀孫也。羨、震處魏、晉篡立之世、受封非其本意、身爲闕里主鬯、不可避耳。嶷、撫、懿、鮮、則旋于石趙、慕容燕、符秦、拓跋魏之間、以世守孔子墳廟爲重、官爵之加、來者不拒而已。乘既爲冢嫡、而爲人子、元魏受封奉祀、義不容辭矣。以爲旁支承大宗者、大謬。孔子二十八代奉祀孫靈珍、一作名珍、仕元魏爲秘書郎。太和十九年乙亥、元魏孝文帝幸闕里、祀孔子、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栽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仍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爵世襲、奉孔子祀。有司以爲莫靈珍宜、詔封爲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子二、文泰、文蔚。孔子二十九代奉祀孫文泰、襲封崇聖侯。子一、渠。孔子三十代奉祀孫渠、襲封崇聖侯。子一、長孫。孔子三十一代奉祀孫長孫、北周封鄒國公。當長孫之世、北齊篡東魏、改封恭聖侯、北周篡西魏、後滅北齊。至大象二年庚子、封孔子爲鄒國公、使長孫襲爵。子一、嗣悊。孔子三十二代奉嗣孫嗣悊、隋封紹聖侯。

魯縣入于隋、改名汶陽縣、繼又定名曲阜、始復古也。古太昊少昊都曲阜、後世改名奄名魯、至此始復。子一、德倫。當嗣哲德倫之世、隋篡北周、滅陳、南北一統。嗣哲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煬帝封爲紹聖侯。大業十三年、徐圓朗起兵兗州、以魯地附唐。唐高祖武德四年、圓朗自稱魯王叛唐、六年、走死、曲阜復歸于唐。孔子三十三代奉祀孫德倫、唐武德九年丙戌、詔封德倫爲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戊子、定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十一年丁酉、尊孔子爲宣父、詔兗州作闕里孔子廟、給戶二十、奉守林廟。命褒聖侯德倫朝會同三品、祭祀冕服如之。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幸闕里、祀孔子、贈太師、免其子孫賦役。嗣聖七年庚寅、封孔子爲隆道公、賜褒聖侯德倫勅書及時服。子二、崇基、子欽。孔子三十四代奉祀孫崇基、襲封褒聖侯。子一、璲之。孔子三十五代奉祀孫璲之、襲封褒聖侯。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乙丑、幸闕里、祀孔子、遣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祭孔子墓、免孔氏賦役、給近墓五戶長供灑埽。二十七年己卯、追謚孔子文宣王、爾夫子、躋孔子廟從祀賢儒爵。晉璲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天寶十五載丙申、安祿山叛唐、遣賊攻陷曲阜。璲之避亂適甯陵、遂家焉。子一、萱。孔子三十六代嗣孫萱、唐文宣公、移家甯陵。子一、齊卿。孔子三十七代嗣孫齊卿、唐文宣公、兗州司馬。遭兵亂、陷于東平、葬甯陵。子三、惟晊、惟昉、惟旼。孔子三十八代奉祀孫惟晊、唐憲宗元和時亂定、與仲弟惟昉歸闕里、修祀事、留幼弟惟旼于甯陵守父墓。元和十三年戊戌、襲封文宣公、授兗州參軍、卒年失考、葬聖塋東。子一、策。孔子三十九代奉祀孫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准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春秋充享祀。年五十七、卒、葬聖塋西南。子三、振、拯、郁。孔子四十代奉祀孫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癸未、賜進士第一人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仕至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壽七十四、卒、葬聖塋北。子一、昭儉。孔子四十一代奉祀孫昭儉、仕至秘書郎、襲封文宣公、兼曲阜縣令。年六十、卒、葬聖塋西。子一、光嗣。孔子四十二代奉祀孫光嗣、唐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以齋郎授泗水縣主簿。梁朱溫篡唐、遂失封爵。當時綱紀紊亂、朝野興戎、灑埽戶丁孔末者、劉宋所給林廟灑埽戶、孔姓之後也、見闕里孔氏單承旁支、仕宦者多外徙、嫡長孤弱、孔末遂謀弒其主、盜世爵。乾化三年癸酉、光嗣被害、年四十有二。妻張氏、曲阜縣張羊里人、賢而智、生子仁玉、甫九月、遇家難、潛抱仁玉奔張羊。其父溫藏而育之、以存聖裔一脈之傳。孔子四十三代奉祀孫仁玉、字溫如。幼匿于母家、叛奴孔末蹤跡之、外王父張溫懼不免、乃以幼孫冒仁玉名、獻于末。末殺之、仁玉遂冒張姓。及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

興元年庚寅、胡野稍安、曾人愬於上官曰、曲阜令孔末非聖人後、孔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孔末伏誅、詔以孔仁玉主孔子祀、授曲阜縣主簿。二年辛卯、修復孔子廟祀。三年壬辰、遷龔邱令、襲封文宣公。初定七十二賢祠饗、各陳酒脯。後晉高祖天福五年庚子、授仁玉曲阜縣令。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壬子、帝平慕容彥超于兗州、幸闕里、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謁孔子林、又拜於墓前。留所御金花銀器十數事于廟、勅兗州葺墓所祠宇、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遂召見仁玉、詔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賜五品服及金銀器雜采。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仁玉卒、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葬聖塋東北。子四、宜、憲、勗、勖。曲阜孔氏家譜序宗支之分、始於此。稱四位派、後世孔氏以主鬯者幾絕、仁玉復興、因稱爲中興祖。由今觀之、梁、唐、晉、漢、周五代、兵革相承、皆奪君位而據之、無足行孔子之道者、而唐明宗、周太祖二君、知振興孔氏於旣衰、豈非天誘其衷乎。益至聖之功德、垂萬世、其祀固不當絕也。孔子四十四代奉祀孫宜、字不疑。十歲能屬文、長以孝聞。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後由推官遷司農寺丞、知星子縣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轉運使王明薦宜公忠、詔入覲、獻所著文賦數十篇、帝覽而嘉之、召見、問孔氏世數。具以對。帝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初歷代以孔氏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後周世宗顯德五年戊午、遣使均田、抑爲編戶、至是宜以爲言。帝命復其家、且詔修曲阜孔子廟、遷宜殿中丞。太宗雍熙三年丙戌、曹彬等北征、宜督餉、歸拒馬河、卒年四十有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孔子四十五代奉祀孫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遷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丁酉、眞宗卽位、論侍臣訪求宣聖裔。大臣呂端以延世名奏、詔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守孔子林廟。復召見、勉之曰、宜精心典祖廟祀、毋稍懈也。賜太宗御書、併九經、及帛五十疋、銀器五十兩。眞宗咸平三年庚子、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延世以賓禮、見勿庭趨。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眞宗幸曲阜、謁孔子廟。有司定議肅揖、帝特再拜、行酌獻禮。詔延世宗屬皆陪位、命諸臣分奠聖父母及十哲七十二弟子。從饗先儒、幸梁父堂、又幸孔林。以樹礙道、有司將剪伐、帝不許、降輦乘馬入。今林內存駐蹕亭、誌宋眞宗降輦處也。設奠孔子墓、復再拜、愍恩壞左者久之。越三日、追謚孔子元聖文宣王、追封聖父齊國公、聖母魯國太夫人、封聖配鄆國夫人。命有司以時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以御香並銀鑪及親奠祭器八百兩留于廟。授延世長子聖佑太常寺奉禮郎、孔氏近屬賜出身者六人、賜孔氏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

賜祭田百頃。頒經史於孔子廟、又賜太宗御製御書一百五十卷、藏於廟中書樓。以延世叔父勖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事。勖亦作勉。五年、詔立孔子廟學舍、頒孔子廟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從上公制。追封孔子門人及從饗諸儒。後又改謚孔子至聖文宣王。九年丙辰、命延世從叔父大理寺丞道輔知縣事、代主祀、以延世幼也。天禧二年戊午、命道輔監修闕里孔子廟、詔轉運使以官錢葺之、給守廟兵四十人、賜延世家祭冕服。道輔奉旨增廣殿庭廊廡三百一十六間、移殿於後、而建亭于舊殿址之上、名曰杏壇。按杏壇故事出莊周文、不經之言也。道輔欲存舊殿址、聊假借取名耳。及金、黨懷英書〻字碑、今尚存。天僖③五年辛酉、延世卒。子一、聖佑。孔子四十六代奉祀孫二、聖佑、宗愿。天禧五年、聖佑襲封文宣公、兼知仙源縣事。初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名仙源、徙治于壽邱、遂改命文宣公延世知仙源縣事、故聖佑承之。早卒、無子。宗愿字子莊、文宣公宜次支孫、贈諫議大夫延澤之子。宋仁宗寶元二年己卯、朝議以聖佑無子、宜以宗愿奉孔子祀。帝可之、命襲封文宣公、兼知仙源縣事。慶歷三年癸未、始立尼山學舍、置祭田。四年甲申、勅以本縣中戸五十人充孔子廟灑埽、知兗州梁適乞以廟兵代廟戸、並請裁減人數。朝議將從之、大臣范仲淹不可、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先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乃已。八年戊子、詔齊國公易以九章之服、於聖殿後立廟以祀。仁宗皇祐二年庚寅、封尼山廟爲毓聖侯、因聖母曾禱祀于山而生孔子也。至和二年、從綎臣呂無擇④、劉敞議、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詔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爲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采羣議、皆謂宜法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爵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此後世襲封衍聖公之所由始也。今衍聖公封號雖同、然爵秩於宗矣。嘉祐六年辛丑、頒御書宣聖廟額及大成殿榜於闕里、遣官祭告。尋遷宗愿爲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濮州。卒于官、歸葬聖塋西。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孔子四十七代奉祀孫二、若蒙、若虛。神宗熙寧元年戊申、若蒙襲封衍聖公。二年己酉、王安石行新法、省孔子林廟戸。七年甲子、增孟子配享。哲宗元祐元年丙寅、高太后攝政、從若蒙叔父鴻臚卿宗翰奏、改封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

頃、供祭祀外、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既而改建孔、顏、孟三氏學、置廟學教授一員、擀近尼山田二十頃充廟學生員供膳。賜經史書各一部、增賜祭田一百頃。四年已巳、增置三氏學學正、學錄各一員、教奉聖公冑子。五年庚午、復從宗翰請、復孔子林廟戶舊制。八年癸酉、增賜祭田一百大頃。哲宗元符元年戊寅、若蒙以事廢。子二、端友、端操、俱幼、朝議以其仲弟若虛代襲爵。徽宗崇甯元年壬子、封孔子子鯉爲泗水侯、孫伋爲沂水侯。二年癸未、詔孔氏選親一人、判司簿尉事、世襲、此孔氏有族長之始。三年甲申、頒顏子、孟子配享位次圖、詔易七十二子以周之冕服、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既而若虛卒、朝議以若蒙長子端友襲封、改奉聖公仍爲衍聖公。孔子四十八代奉祀孫三、端友、端操、端立。宋崇甯三年、端友襲爵、至建炎二年戊申、隨宋高宗南渡、以端操留守祖庭。金完顏氏取仙源縣、端立代奉祀。金之取仙源也、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其將粘沒喝曰、孔子何如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誅軍士、禁踐蹂。次年已酉、金太宗天會七年、改仙源縣仍名曲阜、金領軍豳王訛魯朶至曲阜、謁聖廟、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是時金人祀聖廟、用唐開元禮。八年庚戌、免衍聖公家賜田稅課、端立未受爵。子一、璩、仕金爲進義校尉。孔子四十九代奉祀孫璠、宋奉聖公若蒙次支孫端操之子也。宋南渡、金立宋劉

豫爲齊主、以曲阜縣歸豫。豫封璠爵如宋制。既而金廢豫、璠爵亦奪。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興禮樂、求孔子後、仍封璠爵如宋制。子三、拯、揔、摶。孔子五十代奉祀孫二、拯、揔。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衍聖公璠卒、拯以長子得襲爵、始八歲、勅行臺撥錢四萬千貫、委曲阜主簿孔瓌修葺闕里聖殿、禁官私侵占聖廟地者、免孔氏賦役。四年甲子、令於行省再撥錢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見材助工役。九年己巳、修正殿。金主亮天德二年、初定封衍聖公俸加於常品、又加拯承直郎。正隆五年、令有司以美錢修孔子廟兩廡及齊國公殿。金世宗大定元年辛巳、拯卒、無子、弟揔代奉祀。三年癸未、襲封衍聖公、嚴潔祭祀、敦睦族黨。時兵燹後、廟貌傾圮、雖奉勅[illegible]修、仍未復舊制。揔愀然曰、生爲聖人後、而猥當其職、坐視隘隨如此、豈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東至蒙山、伐取材木、增修寢殿及尼防殿宇廊廡五十餘楹。十九年己亥冬、鄆國夫人寢殿成。金臣黨懷英爲文記之、其畧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寶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

頑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奢靡、僭逖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一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慝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感於異端者、知所警焉。懷英復書杏壇二篆字、今石尚存。二十年庚子、世宗召摠至燕京、欲官之。尚書省言摠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乃授曲阜縣令、封爵如故。摠勤于吏事、案無留牘、發胥吏奸、革舊弊、挈縣城葬埋枯骨、前此未有之賢令也。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詔修闕里孔子廟、且曰、昔夫子設教洙泗、百天下者所當取法。今遺祠久不葺、且隘陋不足以稱聖師、詔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以修之。又詔修廟學、勅孔氏子孫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八月支官錢二萬貫、米三斗、小生減半。又撥補祭田一百二十三頃有奇。二年辛巳、摠卒、月日失考、年五十有三。子二、元措、元紘。孔子五十一代奉祀孫二、元措、元用。金明昌二年、元措襲爵、始十一歲。四年癸丑、章宗以其幼、命孔璪權管勾祀事。五年甲寅、增孔子廟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六年乙卯、增塑闕里聖廟賢儒像、賜閣名奎文、賜元措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承安二年、命元措兼縣令、仍世襲。泰和元年辛酉、詔撥給孔子廟東南泮宮地六十四畝有奇、助學費。五年乙丑、論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正月、寇犯闕里、孔子廟災、手植檜三株俱燬。三月、元措赴金汴都、從弟元用代奉祀。三年十月、召元措爲太常博士。歲在壬午、曲阜縣歸于宋、既而宋授元用通直郎、命權襲爵、兼縣令。歲在乙酉、曲阜縣入於蒙古奇渥溫氏。次年丙戌、蒙古郡王帶孫攻益都、使元用隨軍、以其子之全權主祀事、兼縣令。丁亥、元用卒于軍。癸巳、蒙古主克金汴都、獲元措、命襲爵如舊、使之全專尹曲阜。甲午、命元措興復禮樂。丙申、詔元措修闕里孔子廟祀、廟仍襲用金人禮。丁酉、給復守廟一百戶、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庚子、蒙古主詔元措朝燕京、試登歌樂于日月山、用以祀上帝。辛亥、元措卒、無子、以弟元紘之孫湞嗣。次年、湞以不修祖祀、被族人攻訐替爵。孔子五十二代奉祀孫之全、蒙古曲阜縣尹。子一、治。孔子五十三代奉祀孫治、蒙古世祖中統元年庚申、襲曲阜縣尹。二年辛酉、詔修闕里孔子廟及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設奠、禁軍馬侵擾。世祖至元二年乙丑、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罷闕里林廟灑埽戶爲民。廷臣中惟王磐不可、諍之曰、林廟戶百家、歲賦稅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省無多、其損國體甚大。以格於時議而止。四年丁卯、勅修闕里孔子廟、定首領官朔望謁孔子之

殿。禮畢、同學官至講堂、爲諸生講經史。復勅修杏壇、奎文閣。八年辛未、蒙古主始定國號曰大元。十三年、以治尹曲阜、兼權主祀事。十七年庚辰、元滅南宋、元帝忽必烈統一華夏、是爲世祖。十九年壬午、詔訪孔氏子孫當立者。咸舉南宋衍聖公洙爲孔氏宗子、召至闕。洙遜於居曲阜守墓奉祀者。世祖嘉之曰、違榮而不逆親、眞聖人後也。封洙國子監祭酒、承德郎、兼提舉浙東學校事。初、衍聖公端友南遷、無子、以弟端操之幼子玠襲爵。玠傳子搢、搢傳子文遠、文遠傳子萬春、萬春傳子洙、洙襲爵於南宋、在理宗紹定四年辛卯。閱四十九年、而南宋亡、洙歸元、孔氏謂之南宗。二十二年乙酉、陞曲阜尹孔治單州防禦使、勅其子思誠襲縣尹、權主祀事。治將行、戒思誠曰、毋虐煢人、邑長者見如父兄、幼者撫若子弟。三十一年甲午、孔子手植檜一株復生。三氏學教授張𩓶移植於大成殿前砌下、今僅存此木。履枯履榮。詔撥給曲阜泗縣地五十九頃五十畝、作生徒學田。治族弟江南行臺照磨淑、以祖廟祭器未備、請於臺、往句吳製造。中丞趙之、同僚助成其事。閱月、而祭器備、得太尊二、山尊四、著尊四、壺尊六、犧尊面者八、體者五、象尊面者二十二、體者十、尊皆有蓋。龍勺三十、爵一百三十五、坫五十、篚十、罍二、洗三、帨四、豆二百三十五、簠一百五十三、簋一百六十四、籩二百五十、籩皆有巾樂、燎一百二十。江東廉訪副使廉希貢助漢釜一、御史完顏貞

益以俎豆一百七十四。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詔葺闕里林廟、鄒縣尹司居敬摹孔子坐像、刻於尼山、爲文記之、且論古冕服之制。夏、詔求孔氏當襲爵者、朝議以治祖元用有戰功、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襲爵其治宜。於是封治爵如金制、去孔湞奪爵之時、已四十有三年矣。成宗大德五年辛丑、勅賜田五千畝、供粢盛、復給灑埽林廟二十八戶。十一年丁未、加孔子號曰大成。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命國子監祭酒劉賡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遣閣臣大司徒兼左丞相李邦寧釋奠孔子、大風起、殿上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者盡拔。仁宗延祐元年甲寅、治卒、子思誠襲爵。既而族人不服、以爲元用乃支庶、因戰功封其孫曾、請仍以世爵歸嫡長、遂黜思誠爵。孔子五十四代奉祀孫思晦、宋衍聖公宗愿三支仍孫、若愚之曾孫也。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直、元孝、元用。元直無嗣、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沂、㴾。浣生思晦、字明道。幼簡重、讀書識大義、受業於三氏學教授張𩓶、講求義理、不爲詞章學。家貧、躬耕侍養、以孝聞、遠近師之。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孔氏族人以其爲嫡長且賢、請立爲主鬯。政府未決、仁宗聞于儒臣元明善、以思晦名對。帝復親閱孔氏譜牒、以爲思晦宜、特命襲封衍聖公、主闕里祀事。思晦既襲爵、新廟宇、虔祀事、凡祭田之爲豪右占據者、皆理而復之。奏請設司樂、管勾、典籍等官、修闕里孔氏宗譜、刻于石、以防孔景、孔末等

後人亂孔宗之派。今曲阜縣聖裔爲襲孔、其餘戶人之姓孔者皆曰外孔、本此說也。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加封聖父爲啓聖王、聖母爲啓聖王夫人。三年壬申、封聖配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修闕里孔子廟。順帝元統元年癸酉春三月、思晦卒、有鶴百餘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于舍北、壽六十有七、諡文肅。今公府祠奉公爲不祧之宗。子一、克堅。

孔子五十五代奉祀孫克堅、至元六年封衍聖公。至正十五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因元君無道、自劾還、順帝之世也。朝命屢起用之、皆謝病不赴。歲在戊申、吳王朱元璋卽皇帝位於金陵、改國號明、建元洪武、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二年、明大臣徐達下濟甯路、曲阜縣歸於明。克堅稱疾、遣長子希學入明師、達使送南都。皇帝諭使臣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明敎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復手詔賜克堅曰、爾祖宗垂敎萬世、子孫襲職、王家代有宗榮、非獨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雖起于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是也。聞爾稱疾、未知實否。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克堅力疾赴南京、召見謹身殿、諭曰、爾年尙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尙勵、以克勸先業。克堅頓首謝。卽日賜宅一區、馬一疋、米二十石、加賜祭田一頃。次日召見、命以訓率族人、因顧侍臣曰、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以先聖後、特優禮之也。嗣後慰勞時至、郊祀必致膰肉。二年己酉、遣克堅歸闕里、祀孔子。三年庚戌春、克堅復命、以疾乞歸。遣中使日存問、詔乘傳還里、賜白金紋綺。三月丁巳、卒於下邳新安驛舟中、年五十有五、歸葬聖塋西。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

孔子五十六代奉祀孫希學字士行。幼以文學著名。元季代父主祀事、襲封衍聖公。明洪武元年、奉父命入覲南都、召對、敷陳治亂甚悉、帝嘉納之。詔衍聖公及世襲知縣官屬并如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賜希學衍聖公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敎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與。復手勅中書省、下所司優其廩給、下逮僕從、勿使有乏。又賜襲文冠帶、賜田二千大頃、分爲五屯四倣十八官庄、撥佃戶承種、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爲衍聖公俸祿。置林廟灑埽一百一十五戶、在廟者百、在林

者七、在洙泗書院者四、尼山書院者四、令于曲阜等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當佃戶灑埽戶。名廟學曰三氏子孫教授司、設三氏學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員、皆由衍聖公保舉。設尼山洙泗山長、命衍聖公選官屬。四年辛亥、更定孔子廟祭器樂舞、改八籩豆爲十籩、用竹。其簠簋登鉶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磁。牲用熟、省設高案。祭用六佾、樂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擇國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學者豫教肄之。六年癸丑、頒孔子廟樂章。七年甲寅、詔修闕里孔子廟。從希學請、免衍聖公名下私田稅糧三十頃、俾修治樂器祭服。仍頒給鐘磬各一、篪琴十、瑟四、簫洞簫塤篪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祭服一副、內元端一、纁裳一、皂祇白中單一、赤黻一、大帶二、犀角革帶一、七梁冠一、方心曲領二、二色帶二、銅鉤樂玉珠佩一、三色采結犀角雙環綬一、皂履二、白襪二。又賜磁祭器一副、酒盞一百二十五、酒尊五、有蓋毛血盤一十五、樽四、和羹盌四、籩豆楪四百八十、爵二十。既而孔庭族長涇訐告世襲知縣孔希大不法、下山東省審鞫、省勘得實者數事、餘皆虛。希大既得罪、涇亦坐誣。刑部上讞、詔皆免罪、復令涇及希大面對、責涇以教諭不先之過、賜涇龍頭藤杖、主理家政。遣御史王昂齎勅宣諭孔氏遵約束、改世襲知縣爲世職、命衍聖公保舉一人、送部選授、領勅赴任。希學舉族人克伸、帝賜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品門蔭以下職分九等凡所之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愼名爵而重能者。朕倚元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假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黔黎安焉。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命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伸授從仕郎、知濟甯府兗州曲阜縣。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之哉。十年丁巳、勅修闕里衍聖公府第、重建三氏學。十一年戊午、闕里孔子廟成、補塑聖像。十四年辛酉、賜闕里樂舞冠服緋紅葵花袍皂靴黑角冠黑介幘錦臂鞲各一百一十、羽籥各四十八、旌節二、應鼓二。仍令舞生隸廟籍十二人赴京師肄習。九月己丑、希學卒、年四十有七。帝聞之悲悼、親製祭文、遣行人張濟民致祭。明史臣曰、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物、盡失其故、畢力修舉、復還舊觀。子一、訥。孔子五十七代奉祀孫訥、字言伯。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明洪武十六年癸亥、孝慈皇后馬氏崩、訥入臨送葬孝陵畢、召見。帝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將俾襲爵。訥以居喪辭、乃止。十七年甲子、

既除服。正月、朝京師。帝命禮官卜日受餼、遡以二月庚午受封。是日、百僚班列、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成賢街、觀者如堵。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太學、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衍聖公入朝、班亞丞相。及定制、革丞相官、令衍聖公班文臣首。時吏部以故事、請用資善階。帝曰、既公爵、勿事散官、賜誥以織文玉軸、與一品同、遂爲故事。二十年丁卯春、詔修闕里孔子廟。帝諭工部侍郎秦逵曰、春秋昧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德、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織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先師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祇、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懷。或謂此二十九年事。二十二年己巳春、孔子手植檜復榮。三十年丁丑、闕里置木鐸。是時令天下民里置不鐸一、選老者與瞽者、月以六諭徇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月旬旬再行之。又令村置鼓于耕種時、晨而鼓之、集眾以警之。惠帝建文二年庚辰、訥卒。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鍠。孔子五十八代奉祀孫公鑑、幼以孝聞。建文二年、襲爵。四年壬午春、燕王棣以曲阜。夏四月乙亥日、公鑑卒、年二十三。遺孤二、始二歲、燕世子高熾命名曰彥縉、字之曰朝紳。孔子五十九代奉祀孫彥縉、幼孤、恪遵母胡太夫人教、熟習禮儀、端重如成人。歲在癸未、燕王稱皇帝、建元永樂、是爲明成祖、都燕京、以世子爲皇太子。五年丁亥、賜衍聖公家滋陽縣田七十三頃。八年庚寅、彥縉十歲、詔襲爵、入朝、召見中禮。帝喜曰、眞聖人裔也。仁宗洪熙元年甲辰、賜第京師東安門北、去帝命名之時八年矣。彥縉篤志讀書。宣宗宣德四年己酉、將市書福建、咨禮部。部臣以聞、奉旨、市與之。景帝景泰元年庚午、幸太學、彥縉率三氏子弟觀禮、賜坐彝倫堂。三年、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金麒麟衣。六年乙亥、卒於闕里。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聖塋西。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承慶早卒、遺孤宏緒甫八歲、宏泰甫五歲。詔以宏緒襲爵。孔子六十代嗣孫承慶、未襲爵、年三十一、卒。子二、宏緒、宏泰。孔子六十一代奉祀孫二、宏緒、宏泰。景泰六年、族人因宏緒幼弱、肆爲侵侮。祖妻江氏訴於朝。帝命少詹事孔公恂理家事。十二年、驛召至京、襲封衍聖公。陛見之日、帝見其尙垂髫、特命官人卽廡下刷之、俾歸選其母王太夫人、覲賜玉帶、以軀尙小、去二銙授之。又賜金章曰謹禮崇德、簡教授一人課其學。又降旨戒族人共加保護、敢有挾長恃强、欺陵侵害者、許具實以聞。復特封其庶祖母江氏爲夫人。歲在丁丑、明英宗復辟、入賀、朝見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賜白金、文綺。聞其舊賜第湫隘、改賜大第于太僕寺街、至今如舊。衍聖公入京則居之、空則借于

親族之爲京官者居。宏緒少貴、多過舉。憲宗成化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奪爵。下廷臣議宜襲者、僉言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盧故事、以請命其弟宏泰襲爵。詔入朝、訓之曰、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尚進學修德、統率族人、以副朕懷。十六年庚子、詔過孔子廟者毋騎、增廣闕里孔子廟制。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未六月甲辰夜、大雷雨、廟災。宏緒率族人奔救、素服哭于廟、蔬食百日。如居喪禮。宏泰在蘄奔歸、引咎乞休、弗許。御史余濂奏請重修、允行。七月、遣官慰祭孔子。十三年庚申、興廟工。十六年五月、宏泰卒、遣官諭祭子一、聞詩、特廕五經博士、世爵仍歸宏緒之子。十七年二月、宏緒卒、遣官諭祭子二、聞韶、聞禮。孔子六十二代奉祀孫聞韶、弘治十六年癸亥襲封衍聖公。勅重修衍聖公府第、加孔氏世襲太常寺博士一人、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十七年甲子春正月、廟成。閏四月、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孔子。是時闕里霪雨降、及祭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輝、歌工、舞佾奉祭執事之人、下逮胥吏僕從、誠敬懽暢、見於顏色。東陽退而歎曰、於戲、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法以驅之使入于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居與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因以想像其形容、猝然之間、怠心與躁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士大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曷嘗一日亡哉。武宗正德三年戊辰、山東盜起、聞韶奏請蠲免孔氏稅糧。詔允行。四年己巳、孔承章、承周等奏訐聞韶選舉世職知縣有私、以詞虛譴責。承章等復辨、帝怒、責戍廣西。賜聞韶璽書、令約束族人。勅曰、我太祖高皇帝崇爾祖之道、即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賢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讐、越關赴京、連名奏訐。該吏部參酌覆奏、別用一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顧潛住京師、復謀奏擾。緝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鎮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榜例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枷號、決打、俱發戍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在爾遵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誣宗子、以朝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還發遠方、小懲大戒、正用先師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韶尚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管理族人、讀書循禮、以稱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強挾長、朋謀蔑制、不守家法、爲聖門之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國典俱存、必不輕恕。六年辛未三月、劇盜劉六、劉七突入曲阜縣城、焚官衙民居、殺掠男婦、縣治爲墟。復移營犯闕里、秣馬於庭、汙書於池、殘毀祭

綵住一夕、流入泗水縣界。此明流寇之始也。初、處泰氏始改魯國名縣、至隋始定名曲阜。城池環闕里、歷代因之、比古魯城微小、而治不移。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改名仙源、移治壽邱、以衞少昊塋、而闕里孔子廟始居城外。至是被寇、命事潘珍奏請移城護廟。得旨報可。興城工、兼修闕里孔子廟。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六月、廟工竣、縣城成、卽今之曲阜縣、仍復魯縣之舊矣。八年己丑六月、行人司司正薛侃疏、陳闕里孔子廟七事、與開正門、去高垣之蔽塞、正從祀坐位、尤爲得體者也。十二月、詔更定孔子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四配稱復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稱子左邱明以下凡從祀者、皆稱先儒、稱氏去公侯伯爵。特遣官祭告孔子、暗祀者四人、罷祀者二十人。二十五年丙午二月、聞韶卒、遣官諭祭。子二、貞幹、貞寗。孔子六十三代奉祀孫貞幹、襲封衍聖公。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入朝、卒于京邸。遣禮部侍郎袁煒諭祭、行人何燧護喪歸葬。子一、尚賢。孔子六十四代奉祀孫尚賢、字象之、十四歲、襲封衍聖公。巡撫丁以忠上言、尚賢幼年、宜如故衍聖公宏緒例、肄業國學。詔從之。尚賢遂於學。嘗語人曰、人之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擾四出、惟以明還明、則吾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尚賢上疏言、族屬繁衍、家範日弛、往

往違度干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特賜敕尚賢、督率族長、舉事管束。穆宗隆慶三年、復賜敕尚賢、約束族人、舉賢德、繩不率。神宗萬歷四年丙子秋八月、詔尚賢入京陪祀、以祖母服辭、許之。七年己卯、詔衍聖公自賀萬壽節外、毋常朝。十五年丁亥、改三氏學爲四氏學、增以曾氏之在嘉祥者。從巡按御史毛在之請也。二十年壬辰、巡按御史何出光建聖蹟殿、立石刻聖蹟圖百有二十、邵以仁記之。有曰、德厚者流光、孔子厚德之至、固宜流光萬世、與天地相無窮也。然究其所以無窮者、心也、非蹟也。人之心以天地爲體、以生生不息爲用、廓徹圓通、靈明虛湛、實生人之本、千聖之基也。此精一執中之訓、開萬世道統之源、而孔子之所以法當時而傳後世者也。如以蹟而已、則五老之降、素王之稱、近乎語神矣。商羊指水、萍實許霸、近乎語怪矣。乘田委吏不爲卑、司寇攝相不爲尊、誅少正卯、隳郈費、溝昭公墓、不爲專。化中都、却萊夷、歸三田、不爲功。行可於桓、際可於靈、公養於孝、不爲絀。伐樹於宋、見圍於匡、絕糧於陳、不爲困。適齊適楚、如衞如陳、不爲徇。見南子、之公山、往中牟、不爲辱。孔子何庸心於其間。故善觀孔子者、當識其所謂仁、所謂一、而孔子之聖在是。夫孔子之蹟、孰大於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乎。今觀易之時、詩之性情、書之中、禮之敬、樂之和、春秋之經世、固在吾心、而出乎象數之外也。不求諸吾心、六經何莫非蹟耶。況身之經歷與

其所不語者耶。雖然、世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中人以下、須感發而動也。以及門之賢、如子貢之敏、猶以言語求聖人、況後世乎。余不佞、產於黔、距孔子之邦八千餘里、恨莫由睹其宮牆。辛卯冬、奉簡命備兵東魯、乃登杏壇、涉洙泗、徧觀宗廟之美、願學之心駸駸然倍往昔。今聖國之建也、無亦感發後人之意乎。二十一年癸巳、賜衍聖公世子衍椿二品冠服。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初定孔氏後裔鄉試、編耳字號。十一月、尚賢朝京師、病于邸第、壽七十有八。子二、衍椿、衍桂皆寡、乃以從姪衍植承嗣。辛酉月卒、衍植襲爵。二年壬戌、遣禮部尚書孫慎行諭祭、行人盧時泰護喪歸闕里、塋聖塋西偕尚賢之次。明臣修廟、修祭器、助四氏學學田者特盛。詳誌書、茲不贅。孔氏自端友南渡後、闕里主鬯者大遂紊、思晦立而嫡封始正。然其子克堅仕于朝、失奉祀之義矣。明太祖優禮聖裔、爵以上公、而待以上賓、不復煩以庶政、能得漢高帝封奉祠君之遺意。聖人復起、無以易此矣。孔子六十五代奉祀孫衍植、初名允植、字懋甲、衍聖公聞韶次支曾孫、五經博士貞甯之孫、監生尚坦之次子也。幼孤、事母孝、稱於宗族。由五經博士襲封衍聖公。拜命之後、益自謹慎、處恭廟祀、輯睦宗族、屯田戶屬皆蒙恩恤。始以抄本家譜刊印、分諸孔、俾支派井然、覬冒者無敢竄入。定六十六代以下輩次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旣而本生祖父母、本生父母、胞兄皆贈爵。衍植建祠汶上縣、加太子太保、晉太子太傅。壬午年大饑、奏請免糧稅。又出己資糴穀救民。賊圍曲阜、登城勸諭、賊首姚姓感泣、率眾羅拜而去。歲在甲申、崇禎十七年、流賊李自成破燕京、帝殉社稷、爲明懷宗、今稱莊烈帝。明亡之歲、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吳三桂出關乞師、允之。三桂前驅入關、我師長驅繼進。夏四月、賊遁。五月、我

大清定鼎燕京、

頒發極恩詔、仍以曲阜縣爲兗州府。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言、臣出都之日、恭陳平定山東十三要策、內以先師孔子爲

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敕官崇祀、復衍聖公並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今曲阜地方久已歸順、而未聞舉行、伏念古來啓運之主、皆重崇祀之禮。謹再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用。考孔子嫡孫歷代封爵不一、至宋仁宗定封爲衍聖公。明始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列文臣班首。其長子年至十五、授二品服色。崇禎中、特加玉帶、以明承爵之貴。次子年十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三子授世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聖澤書院祀。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曲阜知縣、獨爲孔氏世襲者、明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轄之也。其官先由衍聖公保舉孔氏中賢能者任之、後改考選廪膳生德行兼優者、奏授此職。五年任滿、

依例隆禮。四氏學獨用學錄者、蓋以比闕學、亦謂聖賢
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尼山爲孔子發祥之地、洙泗實先
聖闡敎之方、各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皆由衍聖公於弟
姪族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奏授此職。衍聖公屬官員役、
明洪武元年、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
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差遣。俱由衍聖公選
舉堪用人等、咨部銓用。孔廟祀田、歷代各有賜撥、明洪武
二年、特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載在闕里
志。而五屯佃戶、則洪武二年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
湊丁二千、每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
祭祀支用。一應差役、俱行蠲免。孔廟戶丁、亦洪武二年撥
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供本廟灑埽、至今十存一
二、役使無人、固不可不加之意也。又孔廟每年祭祀樂用
六佾、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俊
秀、以充斯役、與廩膳生員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二丁、以供
往返路費。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俱在本廟引
贊、額設六十名、於本縣俊秀子弟選充、優免一如樂舞。以
上各條、皆天下仰爲盛典、後世傳爲美治者也。奏上、
世祖章皇帝曰、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
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
典。經禮臣議覆、得
旨允行。衍植旣遊雍、頸禮、乘傳入覲、

上遣官迎勞于邸第、給餼廩。
陛見、班列閣臣上、
湯茶及宴、比前代之禮有加。四年丁亥、衍植卒於闕里、
遣山東布政司諭祭凡九
諭工部給價造墳、塋聖墓北。子一、興燮。孔子六十六代奉祀
孫興燮、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十三歲矣。七年、晉太子
太保。八年辛卯、
特旨遣右副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朕惟治統
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無其位、而
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
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敎。而
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
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格思、尙冀鑒饗。興燮陪位。
晉興燮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十七年、
世祖兩臨辟雍、興燮皆應
召率孔、顏、曾、孟五經博士等陪祀、在禮部筵宴。康熙六年、卒
於闕里、
賜祭葬如例。興燮早孤、生母陶氏育之、旣長、事陶盡孝。且以
繼述自任、修整祖廟禮樂。凡明季兵燹後廢墜者、皆興復
情享年僅三十二。子二、毓圻襲爵、毓埏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當興燮之世、孔氏南宗嫡裔准增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一人、隨衍聖公入京陪祀。孔子六十七代奉祀孫毓圻、字
鍾在。幼聰敏且敦厚。及長、好學親賢、工書蘭、別號蘭堂。康
熙六年丁未、十三歲、襲衍聖公爵。
世祖章皇帝升祔禮成、
聖祖仁皇帝親政、毓圻初入覲、
召見溫奏對稱
旨、進退禮度、悉如成人、
上爲嘉悅。七年、
特遣光禄寺卿楊永甯詣闕里祭告孔子、毓圻具摺謝
恩。八年己酉夏四月、
聖祖臨雍釋奠、毓圻隨
召率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之坐、
垂問家世、及父燮得病之由。毓圻具以對。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辭出、
懿旨命内臣送至宮門外、諭從官善輔翼之。
上當御殿、毓圻隨諸大臣朝參、及退、
特命由御道行。毓圻逡巡辭、
上敦諭、乃趨出。
兩宮眷顧之隆、古今所罕有也。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
年甲子、

聖祖巡狩山岱宗、至于江南。十一月戊寅日、還
幸闕里。毓圻率族衆迎
駕、駐蹕曲阜城外、以示體恤。己卯日、
聖祖親釋奠孔子。祭文曰、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
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永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迪
鴻圖、緬懷至道、憲章往哲、矩護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
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於萬方。繄惟典訓之功、實賴乂安
之教。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爰來闕里。空堂
至止、恍聞絲竹之聲、舊宅徘徊、喜動宮牆之色。車服禮器、
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與矣千秋盛蹟。愾明靈之儼在、
文治遐昌、肅禋祀以惟虔、精忱庶格。時禮官議儀注、兩跪
六拜、如釋奠太學儀、不用樂。奉
旨、尊禮　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用樂、示篤敬也。毓圻
率各博士及族人同巡撫司道府等官皆陪位。
命内閣學士麻爾圖等分獻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賢儒、國
子監祭酒昫琢祭告啓聖祠。祭禮畢、
御詩禮堂講筵、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及各博士族人、
皆入堂聽講。班既定、傳
特旨、兖州府知府張鵬翮爲官清正、亦准聽講。監生孔尚任
進講大學首節、舉人孔尚鉝進講易繫辭首節。講畢、
勑大學士王熙宣
諭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

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宜畢、毓圻率族人叩謝。

上諭大學士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用。

又

諭曰、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先聖遺蹟、著衍聖公孔毓圻、山東巡撫張鵬翮、北道孔興洪、講書官孔尚任、孔尚鉝引駕。既畢、復至大成殿、召孔氏子孫入。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來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毓圻復率族人叩謝。

上覽先聖手植檜、

御製古檜賦及詩各一。

上覽漢元嘉始置百石卒史碑、向任奏百石卒史卽今守廟百戶官、毓圻因奏典籍、司樂、管勾等官皆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臣衍委、乞一體題授。

詔許之。以

御製過闕里詩

賜毓圻等、毓圻率族人侍于詩禮堂、祇領刻石。

上命侍衛官汲顏母井水飲之、羣臣次第飲。

諭曰、此水之脈與尼山之文脈相通、故甘。旋

駕幸孔林、王公以下官皆至頭門外下馬。

上過洙水橋、至紅牆門外下馬、步至先聖墓、行一跪三叩頭禮、酹酒畢、覽端木子貢築室處及手植楷、徘徊久之、問林間幾許、毓圻具以對、因乞

恩擴林地、置守衞。

上特賜給地拾壹頃有奇、除其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衞守備。又奏准以周公裔孫東野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奉曲阜周公廟祀。是日

賜毓圻等書及貂蟒緞幣各有差。又敘錄陪祀觀禮人員、生員孔衍溥等十五人准作恩貢、送監讀書。見任官孔興洪以應陞之缺陞用、候補候選官廩生孔興滋等二十三人、舉人孔興璉等六人、並以應得之缺先用、貢生顏光岳等十一人俟考定職銜先用、其世襲官員各加一級。毓圻以

車駕幸魯、隆恩異數、曠古所無、乃延請名流、恭輯

幸魯盛典一書、以垂不朽。是年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各學、闕里刻石。二十五年、

御製幸魯碑文及孔子、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于闕里。二十八年、毓圻以祖廟建自前明、歷今二百餘載、漸就傾敝、乃奏請重修。時部以多故爲辭、請俟異日。

上特允所請、即發帑興工、有踰舊制。又以曲阜邑小而民繁、
自於巡撫河督奏准免曾民兩河夫役之征。三十二年冬
十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遣皇三子詣闕里祭告、
詔皇四子皇八子陪祀、毓圻陪位。毓圻公嘗曰自弱齡承襲
先澤、衍
朝廷格外褒崇養尊處優、雖萬死不足以報稱。惟有敦率禮
義倡明教學上答
聖天子右文、偶儒術之盛心、而下不至廢墜祖宗遺澤爲大戾。
故平生敬愼至老不改。康熙六十有一年壬寅冬十一月
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升遐、
世宗憲皇帝登極、毓圻
詔後奔赴京師。雍正元年癸卯夏四月、
特與追封孔子之先五代王爵、肇聖王木金父、裕聖王睪夷
父、詒聖王防叔、昌聖王伯夏、啓聖王叔梁、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冬十月毓圻入
朝謝、得疾。
上遣御醫診視、并
賜參餌。十一月丁亥日、卒于衍聖公邸第、年六十有七。
世宗震悼、
遣內大臣至第奠茶酒、

賜諡恭慤。
諭大學士會同禮臣議卹典、
命三品以上漢官會弔、會送柩歸之日、
特命皇三子及莊親王率內大臣四員、侍衛二十員至第奠
茶酒、送殯。世子二品冠服傳鐸力辭、
皇三子曰、
上命也。叩奠成禮、乃復
命。遣行人司司正李𢝇護送、乘傳歸闕里、葬聖墓、建饗堂。子
四、傳鐸、傳誌、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傳鉦、正一品廕生。傳鏞、
出嗣次房、毓埏、襲博士。當恭慤公之世、削平吳三桂、武功、
平殄厄魯特噶爾丹、武功、平定朔漠武功兩次、
冊立皇太子、五旬、六旬
萬壽三次、
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及災傷地震、
聖祖皆遣官祭告闕里。孔子六十八代奉祀孫傳鐸字振路。
精於三禮、凡廟中一器一物、無不詳加訂正、又審樂能得
中聲。嘗曰、正鍾律在得其中聲、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然求於空虛則無憑、用以私智則近鑿、泥於器物則失眞。
典午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後、多徵之秬黍。至王朴則
專於累黍、而不復考之金石。夫金石有古今、而秬黍有長
短、皆不可盡信、惟兼用蔡氏更造淺深之法、以理合數、以

數合器、以器求聲、而黃鍾可得、大樂可成。所謂中爲大本、由心而生也。康熙四十年、授二品冠服。雍正元年、襲衍聖公。二年甲辰、
世宗憲皇帝視學、遣行人召取入京陪祀。時傳鐸年五十二矣、患足疾、
上念其步履艱難、
命以次子繼溥代替行禮、班位宴賚皆如舊。是年六月癸巳日、闕里廟災、傳鐸素服三日哭、引咎自責。疏入、
上具素服、親詣國子監 文廟行祭告禮、復遣禮部侍郎王景曾來闕里祭告、傳
旨慰問、尋大發帑金、
命禮部侍郎留保、山東巡撫岳濬、前巡撫陳世倌、率屬興建、而以傳鐸董其事。又
諭廟中有應添設者、可直言無隱。傳鐸因奏增樂器庫、値房諸處、皆得
旨俞允。三年、
賜論書欽承聖緒四字。五年、頒
御書生民未有額、遂由曲阜縣樂舞生一百五十名、令學政酌取四名入學、充附、因傳鐸請也。七年、
賜人臣儆心錄、
聖祖御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
御製朋黨論、周易本義、周易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類函、釋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藏闕里。八年庚戌、廟工成。初、廟上正樑有五色雲見、入奏、
上甚慰、以爲省愆感格之驗也。及成、
命皇五子詣闕里祭告、郡王一人副。傳鐸率族人入京謝
恩、召見、頒賜稠疊。九年、
詔修孔林、仍
命傳鐸同陳世倌監理。時傳鐸疾、上疏乞休、請以嫡長孫廣棨襲世爵。奉
旨准行。傳鐸仍力疾督工、復開館纂修闕里盛典、以紀
朝廷重道崇儒之至意。十三年夏四月癸亥日卒、年六十三。葬聖塋、
賜祭葬如例。子六、繼濩、二品冠服、繼溥、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繼洞、正一品廕生、官至兵備道。其第五子廣彬、官龍安府。繼汾、舉人、官主事、著闕里文獻考進 呈。繼涑、舉人、官中書舍人。繼澍、襲博士。當傳鐸公之世、
聖祖仁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
世宗憲皇帝登極配享
圜丘禮成、皆遣官祭告闕里。孔子六十九代嗣孫繼濩、二品

冠服。年二十三卒、賜衍聖公子二、廣棨、廣柞。孔子七十代
奉祀孫廣棨、雍正二年以衍聖公嫡長孫授二品冠服。始
十二齡、即嫻禮儀、嘗隨祖父入覲。九年襲衍聖公。十年秋
八月、以林工告竣、率族人入謝。
世宗以廣棨襲爵後始陛見、
詔大學士會同禮臣議。
召見儀、欽天監諏日以是月甲戌黎明、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禮部堂官引廣棨由出入賢良左
門入。
上命坐賜茶、
諭廣棨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
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為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慎讀
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砥礪、
為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
墜家聲、即所以報國。廣棨頓首謝出。
賜御銘松花石硯一方、蟒錦緞七疋、仍依舊典宴於禮部。十
三年夏、居祖父喪、哀戚盡禮。秋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憲皇帝升遐、
高宗純皇帝登極、廣棨援
詔後奔赴京師。是年頒
御書與天地參額、定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乾隆二
年丁巳、恭送
世宗梓宮入泰陵。三年、
高宗臨雍、廣棨應
召、率各姓博士及族人等、照舊章入京、陪祀御祀。廣棨上言、
元聖後裔東野氏、既蒙列于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
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乞請一體陪
祀。
報可。時
高宗初行耕耤禮成、廣棨獻
親耕耤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篇。四年秋、入賀
萬壽、會開
經筵、
特令入班聽講。五年秋、再預
經筵、請著為令。
詔從之。六年、以曲阜世職知縣孔毓琚不職、列狀上告、毓琚
亦訐以數事。
上原廣棨、而毓琚抵罪。既而
命曲阜知縣改歸異姓遴補、裁去世職。復因雍正八年
特旨增設闕里聖廟世襲職事官四十員、自三品至九品、惟
少六品、遂以現任知縣授為世襲六品官、歲給俸銀、遇有
缺出、著衍聖公照前各執事官例揀選題補。八年、
欽定聖廟樂章頒至闕里、世子昭煥祇領。是年正月、廣棨卒、

年三十一。塈聖壂、
賜鄉典如例。子一、昭煥。孔子七十一代奉祀孫昭煥、乾隆九
年、由二品冠服襲衍聖公。十三年春、
高宗東巡。二月戊寅日、
幸曲阜、先
詣廟拈香。昭煥及其叔祖舉人繼汾、優貢生繼涑同山東巡
撫等官、恭導
聖駕。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升階盥手入殿中、上香、
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周覽廟中古跡。
聖駕詣行宮。翼日己卯、
高宗親釋奠。祭文曰、仰惟先師道備中和、德兼聖智。贊修刪
定、敷教化於六經、祖述憲章、紹心傳於羣聖。樹百王之軌
範、開萬世之太平。爲今古所宗、與天地無終極。昔
皇祖駕臨曲阜、既肅將於廟貌、復祇謁於墊林。穹碑
聖製之文、
御灑天章之錫。輝煌闕里、照耀杏壇。展慕道之隆情、遡往
代備崇儒之極則、度越前規。朕丕纘鴻圖、敬承
祖烈。誦遺言於典籍、夙懷向往之心、驗至道於敷施、式冀治
平之效。茲者巡行東國、治止聖居、欣瞻萬仞之宮牆、緬睹
千秋之禮器。陟堂階而景仰、恍親道範於琴書、依殿壁以
徘徊、似聽元音於金石。謹齊心而上格、期靈爽之來歆。鑒
此微忱、翊予雅化。三獻九拜、如康 熙二十三年儀。四配十

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
命左都御史劉統勳等各分獻。
遣誠親王允秘祭崇聖祠。祝文曰、惟 王系本商家、代爲子姓。
生聖人之後、華胄迢遙、衍明德之傳、令名昭著。自孔父別
族、爲得姓受氏之宗、逮防叔來歸、稱適魯始遷之祖。禔躬
迪德、數傳而緒業彌昌、保世亢宗、奕世而詒謀愈遠。惟善
人之積累、乃神聖之篤生。早開文教之先、宜食燕詒之報。
我
皇考特加恩命、並錫榮封、合五代以同尊、曠千秋而獨盛。備
極崇儒之禮、允隆報德之文。茲以時巡、緬懷前蹟。仰褒綸
之赫奕、式昭佑啟之功、瞻爵號之輝煌、倍切景行之慕。虔
申祀事、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格。崇聖祠先賢先儒、
命侍讀吳爾泰等各分獻祭。禮畢、
御詩禮堂講筵、舉人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
經一節。優貢生孔繼涑進講周易臨卦象辭。隨從諸臣、巡
撫司道、衍聖公、各博士及十三氏子孫皆入詩禮堂聽講。
講畢、
勅大學士傅恒宣
諭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爲萬世師表。
凡爾後裔、派衍支繁、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
皇祖東巡、時邁闕里、特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虔修展謁之禮。念爾等合緒相承、淵源勿替、載申誥諭、
用示訓。行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　先師之彝
訓祇遵
聖祖之誨言、弗愧爲聖者子孫、朕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宜
畢遵
幸孔林酹酒、行一跪三叩頭禮。旋
詣少昊陵、致祭周公廟拈香。
上還行宮、
賜十三氏子孫宴、
御書門榜聯額懸大成殿、詩禮堂及各門。又
諭內閣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至聖、曾將　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
闕里釋奠先師、敬紹
前徽、具遵成例、其以曲柄　黃繖留於廟中、永光秩祀。
詔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曲阜、泰安歷城爲鑾輿駐蹕之
所、將次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廣山東通省入學額數、大
學三名、中學二名、小學一名。又
諭學臣拔十三氏子孫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者貢入成均、
以示鼓勵。
賜昭煥貂裘蟒服表裏緞匹、授繼汾內閣中書舍人。
賜賚聖賢後裔、如康熙二十三年故事。凡十三氏子孫有職
者、皆加一級、進士、舉人各增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銀五

兩。又
特諭昭煥曰、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聖訓、咸有
以自善其身、況爲其子孫者乎。卿以宗裔奉祀紹封列爵、
既優崇矣、當思淵源何自、夙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始基、
慎行謹言以培德器。循循詩禮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
允孚令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聖人之後、能守家傳於勿
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豈不休哉。其祇遵罔斁。先是、太常
寺卿李世倬奏曲阜有顏子專祠、應否遣官致祭。至是、
上諭內閣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
配殿庭、雖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
奉香帛前往祭祀、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
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分遣
禮部左侍郎鄧鍾岳、詹事府詹事裘日修、光祿寺卿沈起
元、鴻臚寺卿吳應枚祭顏、曾、思、孟四子廟。十四年、
高宗南巡還、遣官祭闕里。十六年、
高宗再南巡、遣官祭闕里。二十年、以平定準噶爾武功、
上諭禮部、明年春東巡狩、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起鑾、議詣闕里祭告事宜。昭煥聞之、詣獻
其先代別墅舊泮宮、永遠爲
行宮。前此
聖駕幸闕里、暫以泮宮爲
行宮、衍聖公合族預備、至是始歸有司預備。二十一年春、

高宗東巡。二月己巳朔、
幸闕里聖廟拈香。翼日庚午、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朕惟治統道統、理本同源、作君作師、義
歸一致。先師功高堯舜、德炳乾坤、集羣聖之大成、金聲玉
振。闡六經之正學、觀海登山、百代奉爲楷模、萬年光於俎
豆。緬
皇祖親臨岱嶽、特隆北面之文、洎朕躬祗謁尼山、帥在東巡
之歲。式觀車服、時已閱乎七年、景仰宮牆、心彌殷於再至。
惟尊師之典與法
祖俱長、亦望道之誠共省方益切。幸文治興崇之會、正遠人
率服之年。稽典禮於王猷、聿修時邁、本治平於聖訓、上印
心傳。載薦明禋、敬申昭報、聆金絲而嚮往、謦欬非遙、溯詩
禮以趨蹌、儀型若接。鑒茲誠悃、尚克來歆、翊我鴻圖、庶幾
受嘏。禮部尚書楊錫紱等分獻十二哲及從祀先賢先儒、
大學士陳世倌祭告崇聖祠、鴻臚寺卿儲麟趾等分獻先
儒。祭禮畢、
親詣孔林酹酒、如十三年儀。辛巳日、
迴鑾幸泉林、道經啓聖王塋、
命大學士陳世倌、諸塋前奠酒。昭煥率族人等叩謝送
儒至泉林。遣官祭顏、曾、思、孟四子、如前。二十二年春正月、
高宗三次南巡。夏四月、
回鑾。己巳日、由鄒縣孟子廟拈香畢、

駕幸曲阜、
詣聖廟拈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翼日庚午、
幸孔林酹酒。乃
回鑾。昭煥等率族人恭迎謝送如前。二十七年、
高宗四次南巡、遣官祭闕里。及
回鑾、幸闕里、
躬詣聖廟聖林行禮、照二十二年舊章。昭煥率族人等恭迎
謝送如前。三十年、頒春夾鎛鐘特磬、秋南呂鎛鐘特磬
各一、簨簴二對於闕里。昭煥祇領。三十一年、
高宗五次南巡、道經山東、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照二十七年舊章。昭煥率族人等恭迎
謝送如前。三十五年、准闕里禮生由衍聖公於廟佃戶子
弟及曲阜縣俊秀各選挑四十名、以足額數。三十六年、
高宗東巡、幸闕里、
躬詣聖廟致祭、頒周範銅器十事、用備禮器、如太學例。
躬詣聖林行禮、一切照二十一年舊章。昭煥率博士族人等
恭迎陪位、聽講謝送、皆如前。
恩賞有加。四十一年丙申、以平定兩金川武功、
高宗東巡幸闕里、
躬詣聖廟致祭、聖林行禮、俱照二十一年祭告舊章。昭煥率
博士族人等恭迎陪位、聽講謝送如前、
恩賞有加。四十五年、

高宗六次南巡、道經山東、遣官祭闕里。四十七年八月、昭煥
卒、年四十八、葬聖塋、
賜䘏典如例。子五、憲培襲爵、憲增、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貤封
衍聖公。憲圭、四氏學教授。憲均、襲六品官。憲壐、由　恩貢
生官直隸州州判。當昭煥公之世、
冊立中宮、上
皇太后徽號、
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萬壽加上徽號、
皇帝七旬萬壽、皆遣官祭闕里。孔子七十二代奉祀孫憲培、
乾隆四十八年、由二品冠服襲衍聖公。四十九年、
高宗七次南巡、道經山東、
躬詣闕里聖廟聖林、行禮照三十一年舊章。憲培率族人等
恭迎謝送如昭煥時、
恩賞有加。五十一年、再逢
高宗臨雍釋奠、憲培率各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
巡禮如例。復定陪祀之武生俊秀子弟奉祀生均准作監生。
增定陪祀聖裔、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聖裔、山東東野氏、
陝西姬氏各二人。朱子裔、安徽、福建各一人。五十五年庚
戌、
高宗東巡、幸闕里、
躬詣聖廟致祭、聖林行禮、俱照舊章。免曲阜縣城內地租、示
爲例。憲培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恭迎、陪位、聽講、謝送如

禮、
恩賞有加。我
高宗尊崇渴敬、至闕里凡九、永免曲阜縣城內房租、並免稅
粱、以示禮遇、前朝所未有也。五十八年十一月、憲培卒、年
三十八。葬聖塋、
賜䘏典如例。無子、育同母弟憲增子慶鎔爲嗣。當憲培公之
世、乾隆五十年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遣官祭闕里。乾隆五十五年、以
八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孔子七十三代奉祀孫慶鎔、世襲五
經博士憲增之長子、爲大宗嗣。乾隆五十九年、襲衍聖公、
幼弱、憲增代理家事。六十年乙卯二月丁祭、
高宗親詣太學行禮。慶鎔在闕里守制、未與祭。是年、
上諭立皇太子學習政治。次年丙辰、
授受禮成、以六十一年爲嘉慶元年。二月丁祭、
仁宗睿皇帝親詣太學行禮。慶鎔始十歲、入京陪位、嫻習禮
儀、無異老成、
恩禮優渥。三年戊午、
仁宗臨雍釋奠、慶鎔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
恩賞有加、餘如舊例。四年己未正月初三日、
高宗純皇帝升遐、慶鎔奔喪入京。是年、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告闕里、頒
御書聖集大成額於各學。十四年己巳、

仁宗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二十四年己卯、
仁宗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慶鎔告在京師祝嘏。二十五年
庚辰七月二十五日、
仁宗睿皇帝升遐、
宣宗成皇帝登極、慶鎔接
詔後奔赴京師。道光元年辛巳、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二年、
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告闕里。二月、
宣宗臨雍釋奠、慶鎔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禮如
舊章。
召見、諭以敦宗睦族、
恩賚有加。二十一年二月、慶鎔卒、年五十五、
賜卹典如例。子一、繁灝、當慶鎔公之世、平定邪教、
上遣官祭告闕里孔子七十四代奉祀孫繁灝。嘉慶年間授
二品冠服。道光二十一年、襲衍聖公。二十八年、林廟百戶
劉永振等盜伐林樹、被滕陽戶孔氏舉貢等京控、劉永振
充軍、遇赦不赦。繁灝失察、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從寬典也。三十年庚戌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
文宗顯皇帝登極、繁灝接
詔後奔赴京師。是年、頒
御書德齊幬載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

恩詔開復繁灝官。三年癸丑、
文宗躬詣太學行禮、旋行
臨雍釋奠禮、繁灝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繁灝加
太子太保銜、其餘
恩禮如例。繁灝奏、孔姓輩次十字已畢、奉
旨、祥字後著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續之。十一年
辛酉七月十七日、
文宗顯皇帝崩於避暑山莊、十月、恭逢
皇帝登極、詔明年改元。十一月、
聖駕回京、
皇太后垂簾禮成、始定明年改元同治、遣官祭告闕里。同治
元年壬戌九月、
文宗顯皇帝梓宮奉移山陵、繁灝奔赴叩送、中道得疾。九月、
力疾至京。十九日、卒于衍聖公邸第。
上命大學士倭仁至第奠茶酒、
賜諡端恪、
命禮臣議卹典如例。沿途地方照料回籍入城治喪、
賞銀祭葬、復加銀千兩治喪。是時、繁灝長子襲五經博士祥
璣隨侍在京、
欽頒闕里廟聖神天縱額。奉
旨、祥璣敬謹領回懸掛。繁灝子三、祥璣、正一品廕生。祥珂、二
品冠服。祥瑛、正一品廕生。祥璣雖長子、庶出也。祥珂雖次

于、嫡出也。爲公世子。祥瑛扶柩歸闕里、祥珂主喪、齎端愍
公於聖塋當端恪公之阡、
宣宗成皇帝升配禮成、
文宗三旬萬壽。皆祭告闕里。孔子七十五代奉祀孫祥珂、二
品冠服同治二年、襲衍聖公。是年、鄒縣尼山廟被邪教逆
匪拆毀、祥珂奏請處分、旣而紳士捐修復舊。同治三年甲
子、大學士官文曾國藩等克復江南、紅旗報捷、禮部請
旨、遣官祭告闕里。是時、祥珂在籍、請藝術例陪位、具摺謝
恩。冬十月、奉
上諭、給事中王憲成奏山東曲阜縣　聖廟請飭敬謹重
修并各直省學宮請飭一體勘修一摺、山東曲阜縣　聖
廟爲　先師孔子舊里、各直省學宮均爲教育人材之
地、自當隨時修葺、以昭觀瞻。着閻敬銘會同衍聖公孔祥
珂卽詣曲阜縣　聖廟、將應修各工敬謹勘估、次第興
辦、餘均照該給事中所擬辦理。其各直省　文廟、並着各
督撫通飭所屬敬謹查勘有無應修要工、設法妥籌辦理、
用副朝廷崇儒重道至意。欽此。是時祥珂今闕里主鬯、生
年十有七矣。
述曰、史記孔子世家、止於孔鮒、以其爲安國之孫也。然
安國非闕里主鬯、略主鬯而詳旁支、失立世家之本意
矣。此考始自泗水侯伯魚子、至於今衍聖公祥珂、編年
論世、歷代尊崇之禮無不詳、舉以世守林廟、主鬯於闕
里者爲斷。旁支雖貴且賢、亦從略焉。夫闕里主鬯之隆
汙、不惟可驗世道人心之邪正、且有關上下內外之安
危。考諸古、徵諸今、歷歷不爽也。稿定於同治三年上元
甲子、卽以是年止。我
朝褒崇舊典備矣。敬俟我
皇上親政之年、衍聖公等恭逢
臨雍盛典。晚如雖老、請執册濡筆以續之。

闕里述聞卷之二

校記

①「年」上當有「卒」字，文意方足。

②嘗：《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常」，疑是。

③天僖：當作「天禧」。

④呂無擇：當作「祖無擇」。見《宋史》卷三三一《祖無擇傳》。

闕里述聞卷之三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

案孔門授受既遠，世之傳孔子事蹟言論者遂雜。若引用不求其實，則誣妄取戾，非智者之所爲也。蓋記述出於孔門外者，大約傅會不實，無中生有，或騁其詭辯之才，或文其怪僻之行，嫁名聖人，百無一實。如後人僞造晏子春秋、及鬻、列、莊、荀、淮南諸子書、韓詩外傳、說苑、呂氏春秋、吳越春秋、風俗通、衝波傳、拾遺記、搜神記、法苑珠林、論衡、御覽、太平廣記、演孔圖、夢珍集、琴操、左契、右契、鑿度、考讖各種緯書，不可枚舉。而後儒十三經疏、薛氏據孔子集語、蔡氏復賞孔聖全書、馬氏驌繹史、孫氏星衍孔子集語，繁徵博引，誣聖惑俗，濫滋甚矣。史記、漢書、路史、通鑑前編、闕里志所引用者，亦未能不雜。家語及孔叢子詰墨篇、闕里文獻考，以孔氏言孔氏，志求其實，宜非世俗所傳孔子年譜、孔子闕譜之可比矣。然古家語采入禮記，今所傳家語乃孔猛僞造，多襲取諸緯書以示王肅者，不免誣妄之言，須分別古今文，定去取。孔叢子有戰國習氣，其所言可信者少。闕里文獻考所述文獻善矣，而於聖人事實之年多誤，述不盡可據。惟胡氏仔吾孔子編年、林氏春溥孔門師弟年表考證較確。今稍采其說，而以春秋經傳爲根據，論語、古家語爲證佐，取史記世家之名而考辯其是非，博雅宏識者教之。

案孔氏遠宦者爲流寓戶，散布天下，皆聖裔也。然天下孔氏本不盡爲一宗，宋孔父之後爲孔氏，遷居於此，闕里孔氏之所由來也。其餘則衛孔悝、鄭子孔及士子孔之後，亦各爲孔氏，此他國之孔氏也。孟子七篇齊大夫孔距心、國策趙以孔青爲大將，考距心及青與闕里孔穿同時，而非其族，可以爲周末孔氏不一宗之據。劉宋元嘉十九年，以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考景等不與當時封侯奉祠者同族，及景之裔孔末詐害聖裔，得爲曲阜令。後唐明宗時，鄉人訟孔末非聖人後，末伏誅，又可以爲闕里孔氏不一宗之據。今曲阜縣有裏孔、外孔之稱，由來舊矣。裏孔分六十戶，支派源流詳聖賢譜及孔氏大宗譜、闕里文獻考，而近時曲阜外孔多竊冒裏孔輩次，天下之孔氏又無不冒稱爲孔子之裔，而竊用其命名輩次，殊可歎也。

案自宋公衍至孔子，共計十有四公。衍即微仲，否無可據，斷闕疑爲是。史記以爲仲思、衍、微子同母弟，未可遽信。後儒據之以解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句，文義未洽。考當時比例，似衍爲微子之仲子，腯之叔父，爲舍孫立子作證。若舍孫立弟，則比擬不倫矣。

案孔父之被害至孔子之生，共計百五十有九年，相傳七世。又案孔父之妻，當是新續娶者。孔父奉宣公託孤之命，其年已壯，佐殤公十年，其元配妻年老色衰，何能美豔？且

華胥同朔數十年、何至此始相遇乎。斷非木金父生身之母矣。

案聖母顏氏及笄嫁孔氏、卽懼叔梁父之年衰老、遂禱於尼丘山、而孕孔子。及孔子生三歲、叔梁父卽卒。聖母少寡、年猶在二十內、故送陬大夫之葬、與陬曼父之母偕往。此佗日行合葬之禮、孔子必待此老婦人指示其墓、乃敢合葬也。

案孔子生日、當以已酉年癸酉月庚子日爲是。宋羅泌路史餘論、以爲孔子誕於庚戌年乙酉月二十七日庚子、誤也。考杜氏預春秋長歷、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歲在已酉、十月建癸酉、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及次年庚戌十月建乙酉、甲戌朔、越二十七日、亦爲庚子。而子夏門人公羊氏、穀梁氏傳春秋、皆於襄公二十一年特繫以辭曰庚子、孔子生。因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孔子卒、故於傳中補書其生、以爲伏應。此孔子生於已酉年之確證、固非鑿空之說也。公羊氏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或謂是年十一月無庚子日、而是年閏八月、推算氣候、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已交十一月節矣、故公羊改書十一月。宋胡氏仔吾謂歷陸德明公羊釋文、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無十有一月句、是古本。公羊傳與穀梁本同、今行世之公羊傳、後人誤增四字。然則公羊亦繫之十月也。穀梁氏傳曰、庚子、孔子生。不冠以月者、因上有十月庚辰朔日食之文也。或以是月日食、而孔子生爲疑、殊不知天生至聖於衰周、以爲萬世木鐸、天心固非得已。當時綱常變亂、天理不絕如縷、天災示警、當時之人所致、與孔子何嫌。且天之所以急生孔子者、亦正於是可見矣。近時錢氏大昕以三統推算、已酉年十月已卯朔、越二十二日庚子、與杜氏長歷不同、可另備一說。至五行書論斷爲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歷年事蹟、斷爲已酉年十月建亥、庚子日孔子生、皆屬杜撰、其誤顯然。他書紛紛言戊子月及已丑月、更不足辯矣。通鑑前編從路史、書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潘氏相修曲阜縣志通編因之。孔子裔孫繼汾從公、穀兩傳、著闕里文獻考、世系書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此考竊欲因之、而不敢大書特書、謹兩述其說焉。

案夢珍集載顏氏夜夢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薛據孔子集語引伏侯古今注、作神女擎香露以沐顏氏。可謂一誤再誤矣。至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陬大夫與顏氏禱尼山、感黑龍之精以生孔子、頗屬誣妄、陋儒無識也。而藝文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且言孔子母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漢班固傳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御覽引論衡、言孔子生不知其

父、吹律自知殷子氏之苗裔。此皆無忌憚之尤者、刱說罪也、謊誕愚也、今臚舉而條辨之、出於不得已也。

案孔子享年七十有三。家語、史記所言皆不謬、圖譜、年譜等書從之是也。而以爲庚戌年十月庚子生、是爲一歲、則誤、闕里文獻考以爲當從公穀、生於己酉年之說是也。而以庚戌年爲二歲、壬戌年卒、爲七十四歲、則誤。索隱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蓋謂古人以生日一週增歲數、未逾所生之日、則其數不增。孔子生於己酉年周十月、卒於壬戌年周四月、故以爲年七十有三。今人生子、以次年生日爲周歲。猶與古合、而以第三年之正月卽爲三歲、乃習俗不察、遂譌稱耳。狄氏編年謂孔子生於己酉年、於庚戌年爲一歲、極是。惟以爲古人或以周歲增年、或不以周歲增年、引絳縣老人、魯襄公二人爲證、似尙不知古人增歲之法、乃以生日計之耳。後人專以年定數、未足以論古人也。

案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癸卯月十八日乙丑、魯春秋書四月己丑、乃後人以今文翻譯古文誤寫也、斷非魯史舊文。江氏永魯歷與衛歷不同之說、未免臆斷。杜氏預謂四月無己丑日、應作乙丑日、月必有誤是也。古文四五相似、或四字乃五字之譌、亦未可定。

案廣記、孔子有異質、四十九表、如河目海口、足履度字之類、合各書所言孔子形體記之也。愚謂坐如龍蹲、猶可、面如蒙倛、則錯解荀子之言、未免誣聖人矣。考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細玩荀子非相篇語意、乃謂聖人容隨而德充、非美聖人之表也。愼子書云毛嬙西施衣其皮倛、則見者走、兩書互證、蒙倛之義、不了然乎。

按、闕里地在魯侯闕門外、亦稱闕黨、蓋里黨俱因近闕得名也。五百家爲黨、二十五家爲里、里近於宅。今曲阜縣城内闕里街卽其地、闕里坊北有孔子故宅、門在孔子廟之東壁、衍聖公府之西壁。以爲有兩闕里者、誤也。儒者近稱朱子故居曰文公闕里、不知其命名何義。

案、舊說孔子年十九娶亓官氏、年二十生子、誤也。古者士必二十始冠、冠而後行昏禮、孔子生子在二十一歲無疑。又命子名鯉、榮君之貺、乃顏母之意也。考禮曰、見於祖、祖命之。然則孔鯉之命名於祖母可知矣。

案古家語記殯衢墓崩二事、後儒誤解者多、故文皆可疑。竊考孔子三歲喪父、至孔子葬母時、計二十有二年矣。當時墓而不墳、舊塋如砥、荒草迷離、而孟皮又葬於側、不封不樹。孔子欲全合葬之禮、本非易事。且平時祭掃、尙可確指其處、至哀痛昏憒之時、則難保無嚮墓見骨之誤矣。此破土合葬之當臨時謹愼者也。故將葬母之時、復暫殯於五父之衢、待陬之老婦人曾親見陬大夫之葬、能確指其墓所者、示破土人以合葬之處。既不觸舊墓、亦不遠舊塋、

父左母右、合葬之禮於是乎始成。記者精神全注在其槨也三字、後儒以愼字爲殯引之。引解試黙想當時情事、豈有合耶。狄氏謂孔子之父未葬、殯於衢、尤繆。或又以爲孔子不知父墓、母諱之。或又以爲顏氏少寡以爲嫌、不送葬、故不知墳處、無以告孔子。皆癡人說夢而已。合葬禮成、孔子急反而虞、乃孝子之情所不容已者。門人後乃代理築墳後事、宜亦世情所時有。忽逢意外大雨、舊墓崩陷、其墳之有洞可知。門人之補其洞也、更可知。遲之又久始反、實由於此。孔子曰、來何遲也。正是吃緊繫念崇封後有急雨下陷之虞、非泛問其遲反也。告以防墓崩而孔子如耳無聞、再告之復然、及告之三、則泫然流涕、其如醉如癡悲痛欲絕之象、一時畢見。其曰古人不修墓者、蓋修墓則恐見先死者之骨、古孝子所不忍爲、故孔子亦不敢爲。門人既修墳矣、可爲者已盡矣、孔子之心安矣、故門人不再請修崇封。記事者文筆極高、其簡潔處非左氏所能及、何論司馬子長。後人不解、而妄疑之、有以哉。

案、墳字古義同阜、自墓上積土、亦稱墳、後人遂解墳字義曰墓也。大誤。蓋墓乃葬者之坎、無以崇封爲墓者。墓之地則曰塋、梁父塋在防北泗南、此邑大夫之所以異於庶民也。古者士民葬於田隴而已、禮曰不登壟爲此。然古者貴賤之墓、皆土坎、椁之所以設也、自桓魋爲石椁、始開後人砌墓之說。陬大夫則棺槨而土坎、豈有葬後數十年而木不朽者。其墓崩固宜、修墓則見骨、必然之事、此古孝子所不忍爲也、况大聖人之至孝乎。又墓之有碑碣、古惟比干、延陵季子二人、然說者皆作孔子書、可知孔子之父墓初無石記也。其合葬而崇封、以爲祭掃計、又何可緩哉。今人見梁父塋有高冢封碑表著如此、孟皮墳碣亦具、遂疑陬人曼父之母往詢孔子父墓一節。試思墓而不墳以前、是何景象、則上下千古皆可設身處地得之。

案、記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始能成笙歌。祥字乃禫字之譌。門人嘗論魯人之朝祥而暮歌者、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又記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是知既祥爲既禫之譌矣。餘可類推。史記世家謂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王肅僞家語云、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夫孔子除服猶有餘哀、豈忍服喪而與燕饗之事。二說之誣、不辯可知。要絰或謂要經、乃帶絰也、穿鑿無謂。

案、聖配亓官氏、舊皆作幷官氏。丁氏志壁曰、漢韓勑造禮器碑云幷官聖妃在安樂里。顧南原隸辨云、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幷官氏、與此碑同、或作开、誤。翁覃溪兩漢金石記云、集韻、增韻、韻畧及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正十四清內有幷官、複姓、注引先賢傳。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存、皆以幷爲是、何義門曰、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幷。張燫云、宋大中祥

苻元年郕國夫人妝、亦曰幷官。錢辛楣養新錄書元本孔氏祖庭廣記後云、予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爲幷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幷官氏屢見、無有作亓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寶。阮文達公左傳正義校勘云、監本、毛本作亓官、宋本作幷。段氏玉裁云、作幷、與漢禮器碑合。王虛舟云、姓譜列幷官於敬韻、引先賢傳。合此而論、當以幷官爲是也。今述聞仍書亓官氏、據闕里文獻考及東家譜、則刊家語本耳。然聞曲阜孔氏皆讀若堅、則字當作幵。說文幵、相从也、从从幵聲。攷幵、唐韻於賢切、音堅。幷从幵聲、是幷古正有堅音也。若亓、古其字、有姬記二音、斷無轉讀若堅之理。其論甚詳。惟闕里聖蹟殿之主、書文宣王夫人亓官氏、由來已久、述聞不敢有異辭也。

案、孔子初至齊、當是孫姻魯國將亂、故去魯。或謂亂後始去、誤也。聖人見幾之智、豈出宋樂祁、犂彌已下、而不能先覺耶。至謂齊景公與晏嬰適魯、孔子與之言秦穆舉五羖大夫、以滿景公悅反齊聘之、孔子至齊。其說尤妄。又以爲孔子至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而爲以小人之心測聖人。聖人以有命拒得聘之說、以畏天拒媚竈之說、豈有爲家臣求通之理乎。蓋高昭子爲孔子門人高子羔之宗子、至齊主之、乃人情也。主者賓主之主、非主臣之主、可謂誤認耶。

案、論語書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善傳聖、聖相感、古今無間之神、季札觀止之歎、亦忻合未能至是也。史記加學之二字、不惟減當境精神、且失當時實事。魯備前代之樂、孔子生於魯、又好古敏求、其學韶也當在學射御禮樂之年、何待至齊耶。蓋齊韶勝於魯韶、故孔子聞而感悅。而齊韶之所以勝於魯韶者、固自有說。考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出奔齊、齊桓公重之、使爲卿、辭爲工正。齊由是得韶樂、正傳宜其聲容盡善、能合當日九成之舊、盡美矣、又盡善、固非魯師肄業所能及。孔子因此移情、至於久忘肉味。蓋聖聖相感、難以常情論也。

案、孔子未嘗終三年之淹、以爲居齊七年者、誤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黎大夫因衛不救其君、尚惡之、豈齊景公飲魯昭公酒、而使宰爲主以辱之、孔子反不去齊乎。當時子家子恥之、遂以君出、仍歸鄆、後此昭公奔晉乾侯、絕望於齊也。孔子豈能晏然於齊、且昭公居鄆國君尤在封內、季孫供給無缺、且兼及從者。孔子何嫌而不歸國乎。其再去魯之齊也、當在鄆潰、昭公寄於晉乾侯、晉人不救之時。孔子義不居無君之國、而齊最近魯、且有上下之交、故仍至齊。其終去齊也、因景公有不能用之言、其接淅去齊也、當因昭公薨赴於齊、故急奔舊君之喪。不然、豈有聞人不用已、卽急遽至於接淅者乎。時中之至聖、必不爾也。

案、世家謂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以尼谿

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此司馬氏雜取晏子春秋、墨子書、合論語所記以成文、殊屬拙繆。後人見僞家語亦載此、遂謂史記采取家語。不知家語古本無此等說、觀戴氏所采入禮記者可見。後世所傳家語、乃王肅、孔猛所僞造、實出史記之後、司馬氏無從見之也。又考晏子春秋、墨子書、亦爲他人僞造、非其二人之言。晏子與孔子爲友、未嘗詆悟。秦時孔子雲孫名鮒、著孔叢子一書、內有詰墨篇、力辯墨子書之誣晏子、而無一語及晏子春秋。是墨子時、尚無晏子春秋也。且春秋乃魯史書之名、晏子齊卿、何爲以當時史書之名自名。其一家之言耶。墨子者學主兼愛、其源出於晏子、嘗欲竊附大禹勤勞之末、豈詆聖人之梱柄不遑耶。蓋自孟子辨天理於疑似之閒、用以正人心、明中道、特尊孔子而闢楊墨、儒者同聲應之、使二氏無立足之地。楊氏爲我本少黨、人墨氏兼愛、同類最眾、於是墨子之徒造爲墨子書以詆孔子而攻儒、久而不勝、復造晏子春秋以助之。其命意以爲孔子有春秋、晏子亦有春秋。鄙陋之見、不值一哂。而遷及肅等竟惑焉。讀書貴明義理、義理不明、書豈易讀哉。

案孔子適周時事、當在四十四歲魯定公即位之二年。或謂在昭公時、或謂孔子十七歲事、或謂孔子三十歲事、或謂孔子三十二歲事、或謂孔子三十四歲事、皆誤。言十七歲者、本之史記世家孔子十七、孟釐子病且死、命二子學禮、故以爲敬叔同至周之據。又本之高士傳孔子十七見老聃、故以爲問禮之據。不知其時爲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孔子尚未冠、敬叔尚未生、無由請車馬侍御於魯君也。言三十歲者、金氏通鑑前編、潘氏通紀、孔庭纂要、不知懿子敬叔皆薳氏出、考左傳昭公十一年、僖子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推算至是時爲昭公二十年、敬叔未滿十歲、何能爲孔子請車馬侍御於君乎。言三十二歲者、歷年事蹟本之。莊子書、孔子求度數五年而未得、求陰陽十二年而未得、乃問道於老聃。合之十五志學數、符三十二。然莊周不又曰、孔子行年五十一、至沛見老聃、問道乎。是二說皆不可據也。且莊周謂孔子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述猶履也、而述豈履哉。較之禮記孔子所述老聃之言、禮、殊不類、南華妄誕、豈可爲信史哉。言三十四歲者、宗隱朱子序說、闕里志年譜、曲阜志、皆據左傳僖子卒、使二子學禮定位爲準、不知其時

敬叔在喪經中、不能從行至周。王室方亂、孔子亦必不至周也。考家語、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昭公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遂請於公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是昭公時未嘗及門也。考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辛巳、王室亂。又三年甲申、魯亦亂。至辛卯年冬、仲孫何忌會列國之大夫城成周。壬辰年春、城之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王室初定。且前此王子朝之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之禮樂散缺、亦將文獻無徵、故不能不親身至周、考訪舊聞、萇叔稱之為聖、而自謙曰、丘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心蹟全見矣。然壬辰年夏、昭公喪始歸于魯、其弟定公始反魯即位。是年秋始葬昭公。父母之邦多故、必無適周之行。次年癸巳、為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二年、孔子四十四歲、敬叔二十餘歲、周魯俱安、孔子適周、敬叔請車馬侍御於定公、以為大業者、乃指尋訪禮樂而言也。是時劉文公卷執周政、故萇叔言孔子之聖於卷、而卷不喻其旨。孔子遂無由得見天王矣。此可為四十四歲適周之據。且孔子問禮於老聃、聃稱天子崩、國君薨之禮、又稱君去其國之禮、尤為亂後適周確據。而狄子奇著編年、引曾子問篇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云云。以為按春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見索隱之說可據。殊不知昭公二十二年春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是時人稱朝西王、敬王為東王。老聃為周之柱下史、豈有不出奔[illegible]、而孔子亦何能從容觀周之明堂宗廟乎。劉卷、萇叔皆從天王、亦何由仍居於周也。竊謂巷黨當是他國之黨、斷非周地、或齊或宋、難以確指。蓋王室兵燹、老聃出奔侯國以避亂。孔子亦因魯亂出游、適遇於他國、助葬於友家、遂言將葬遇日食之禮。孔子後此至周問禮于老聃、乃借此訪舊交、非遇新交也。後人多含糊看過、安得不誤乎。

案老聃、周太史、楚之芑縣人、亦作苦縣、字之譌也。姓李、名耳、字聃。聃訓耳無輪廓。著書五千言、曰道德經。年齒甚高、嫻習周禮、或謂即老彭、或謂即老萊子、皆誤。老彭、商大夫、至周已無其人。世所傳彭祖壽八百歲、至周為柱下史、稱老聃、妄也。老萊子、楚人、至老不仕、常著斑衣戲采學童子舞蹈以娛親、著書十五篇、非李耳也。[illegible]、謂老子騎青牛度關、因西去。先期有紫氣東來、關尹喜知而迎之、遂授以道德經。或疑其往之故、融其說耳。竊以為西京乃周之故都、老聃傷東周日衰、遂有西方美人之思、因過函谷關、此因可據。望氣而豫知其來、亦未始不可信。或謂老聃生于李樹下、故姓李。殊不知古人李字義同理、李者、黃帝時刑官也。其後遂姓李、李與理無別。或又謂老子在母腹八十年、始破左脇而生、其妄更不足辯。丁氏志暨謂余曰、老聃與老彭、老萊子為三人是也。然謂老聃即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然竊疑之。孔子問禮之老聃、其人言行略見於

曾子問一篇。夫助葬遇日食、乃止柩聽變、猶且以見星爲嫌、是動必循禮者也。而道德經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是言必稱先者也。而道德經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判若冰炭。至騎牛度關一事、則史記所稱周太史儋西見秦獻公事、或可附會、而掰要無涉也。蓋當孔子之世、二崤之險、桃林之塞、尚爲晉有、而秦晉兵爭、兩皆扼河爲守、崤函之地、無所謂關。秦人闢關延敵、據二崤而臨東諸侯、實在三晉既分之後、其去聖人之世、則已遠矣。所論甚有見。

案、敧器乃周先王故物、韓詩外傳、說苑、謂孔子見於周廟是也。荀子、淮南子、謂在魯桓公廟、諸書多因之、誤也。晉杜氏預云、周廟敧器至漢京東猶在帝座。蓋王者座右器也、可爲在東周確據。

案不狃召孔子、孔子欲往、蓋在不狃初據費之時。夫不狃與陽虎皆爲叛主之僕、而孔子待之有寬嚴之分者、以其心術異也。虎欲滅三家、其實欲害公室、而反以張公室爲名、陰險特甚。季氏將以與君寶玉斂平子、仲梁懷不可、虎怒欲逐之。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二人心術之異可見。且當據費之時、初未嘗助虎劫殺、則非不可赦、故孔子欲至費化導之。此可見孔子之仁。旣而終不往者、料定不狃非能誠心遷善者也、又可以見孔子之智。厥後孔子倡議墮費、不狃同公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頎伐而逐之、更可以見孔子之勇。此皆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所見端也。讀書論古者、不可不察。

案、陽虎將爲亂、先戒都車。都車者、中都之兵車也。及虎敗、反側者必多、季桓子特舉孔子爲中都宰、得救亂安民之要術矣。後人多忽之、何也。

案、魯定公九年、魯逐陽虎、季桓子始執政、乃亂極思治之候也。論語記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當在此時。其復毀孔子、亦當在此時。蓋季孫始當國、志在用賢以弭亂、故使吝衆所知於朝。其時孟懿子必舉孔子、而武叔忝嫉及孔子之門、獨與孔子門人子貢善、故以爲子貢賢於孔子。論語書大夫者、指季桓子而言也。蔡氏事蹟從舊說、譏其語在吳徵百牢後、因哀公十二年、子貢爲叔孫官屬也、殊不知哀公之時、孔子雖不復爲政、然曾爲定公朝司寇、職列命卿、尊爲國老。大夫例稱子、不應仍呼字。況定公十年、孔子相其君、以會齊侯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劫萊兵而齊服。左右司馬者、司馬叔孫及其屬小司馬也。然則孔子之應變有餘、武叔獨親見之、其欽服孔子、當亦同於季孟二子矣、何以仍不滿意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倡議墮三邑。夏、叔孫帥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而費叛、孔子命申句須、樂頎逐叛人。叔孫又同季孫帥師墮費。使武叔非欽服孔子、何其帥師之不憚煩耶。蓋孔子爲魯司寇攝冢宰三月、國大治、世卿必悅誠服、故皆惟命是聽、

豈有後此轉不滿意者。是可知語大夫毀仲尼、皆在孔子未仕之時矣。子貢因子禽不足語聖德、特懸擬一得邦家之夫子、以形容聖德發見之神。若在治魯之後、何不指點實事以曉之。是又在未仕前之確證也。

案、會于夾谷、孔子相、乃儐相之相、非將相宰相之相也。是時孔子爲中都宰、季孫因國亂之後、齊請爲此會、其意叵測、故特命孔子攝行相事、以從君、而孔子遂請以司馬、叔孫氏及其屬皆侍衛魯君以行、季孟居守、不待却萊兵、斬優施、爲早操十全勝策、而有以制服强齊矣。桓子知人善任之才、後世執政者多不及。

案、孔子之用於魯、孟子以爲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因季氏世執魯政、異姓不得與聞、非桓子之賢、不能舉孔子於朝、而虚心從教、使魯國大治也。故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此已是探本尋源之論。而愚以爲定公之能用孔子、固由於桓子、而桓子之所以能用孔子、則由於孟懿子。蓋懿子奉父命從學於孔子、知師有素、觀其問孝、問冠禮、可知爲聖門高弟矣。豈有逆執政求賢濟亂之時、而不舉其所素知耶。今考孔子之用於魯、初爲小司空、孟孫之所屬也。終爲司寇、分孟孫之兼職也。惟攝冢宰、爲代季孫之兼職、是可以知其故矣。東周時、魯有三世卿、爲天子命卿、乃上大夫也。季孫氏爲司徒兼冢宰、叔孫氏爲司馬兼宗伯、仲孫氏爲司空兼司寇。宗伯、司寇二職亦間使他人任之、惟冢宰世爲季孫兼任。此魯政之所以在季氏也。三卿之下有五小卿、屬於季孫者曰小宰、曰小司徒、屬於叔孫者曰小司馬、而省小宗伯一職、屬於仲孫者曰小司空、曰小司寇、皆下大夫。孔子爲小司空、豈非懿子所屬乎。孔子爲司寇、豈非分懿子兼職乎。然則孔子之所以爲此職者、懿子舉於執政、執政舉於君而用之也。至桓子之執魯政、獨親信於懿子、則愚更有説。當陽虎欲害桓子之時、非怒馬至於孟氏、則桓子不能免。既至於孟氏、而公斂陽欲害桓子以强孟氏、非懿子不可而釋之、則桓子終不免。是懿子爲桓子濟危恩人、即爲魯國靖亂藎臣。豈有賢如桓子、而不親善重恩、以同心謀國者乎。吾故曰、行可之仕雖屬季桓子、而實懿子有以成之也。其裔孫今爲亞聖宗廟丞、烝嘗、子孫永保、天賜之慶、豈無因哉。

案、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反自祲祥、宿于薳氏、其後薳氏歸孟孫、生二子、即懿子、南宮敬叔也。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得罪於君、懿子始十三歲、故孟氏殺郈昭伯以助意如、懿子不能制。二十七年、懿子十五歲、故意如使陽虎同懿子伐鄆、懿子不能阻。至定公八年、懿子二十四歲、公斂陽欲乘陽虎之亂害桓子、懿子力能止之。讀書論世者不應不辨。不辨則誣聖門高弟矣。又左傳述僖子將死之言在昭公七年、乃豫述廿四年語也。其實七年時、懿子、敬叔之母尚未歸孟孫氏。

案、齊魯會夾谷、齊遂歸魯田、須合左、公、穀三傳觀之、乃得其實。考定公即位後、未與齊修和。七年齊伐魯。八年、魯兩侵齊、怨惡甚矣。九年、齊納魯叛人陽虎。十年、春、齊忽請平于魯。考其時、正孔子為中都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時也。夏會於夾谷、魯使孔子相、執政謀國之臧、可見齊人行詐于會、孔子早備左右司馬以制敵、始終行以義勇、而會禮成、出齊人所料之外、故讋服而歸田。讀三傳者可以知其詳也。若王肅偽家語所述、多集雜書所云、不足為訓。

案、定公九年秋、魯誅竊亂、使孔子為中都宰。次年、進而為小司空。一年、除、進而為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魯國大治、國人頌之。其時為定公十二年、齊人聞而生忌、潛謀去之、因歸女樂於魯、魯受之、君及執政皆倦朝。十三年、春孔子借祭肉不至之說而去之、為尊者諱也。其時至衛乃靈公之三十八年春。後人每誤考其年月、論聖人行藏者不可不辨。

案、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故。魯定公之命孔子為司寇也、稱其先代、然君前臣名、孔子應稱祖名以對、定公嘉其知禮、以為不妄、乃合。韓詩外傳所引似有訛。

案、宗宰之屬有小宰、論語註、原思為之宰、是孔子兼攝冢宰之據也。論語及左傳書為季氏宰者、皆小宰也、可以類推。後人誤認為家臣、而不知其實則縣官。

案、孔子誅少正卯、嘗是誅一邑取行憲府之不疑之聞人、非大夫也。春秋刺大夫必書、而誅少正卯不書、可知其非內大夫矣。家語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孔子語子貢曰、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望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七子異世同惡、故不可赦云云。與荀子尹文子二書及說苑等大同小異。潘正或作潘止、又作潘阯。華士或作華仕、付乙或作付里、史何或作鄧析、史付。其為王肅孔猛抄襲舊說無疑、而淺識者多樂道之、誤信為古家語。

案、論衡講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及孔子誅少正卯、門人皆惑。此小兒妄語、誣聖誣賢。孔牖亂仞說者、固未能夢見也、又何責焉。

案、衛鬻引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是猶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云云。馬氏驌著左丘明小傳、駁去此說、極有見。欲定古說得失者、固不可不自具特識也。然學隨年進、識亦因之而變、不能勉強。

案、墮郈墮費、而郕終不墮、說者多歸罪懿子、乃不論世之過也。定公八年、費宰不狃因陽虎而據邑以叛。十年、侯犯以郈叛、降于齊、齊致郈于魯、魯使叔孫州仇如齊謝之。孔子以為邑長數叛者此也、故倡議墮三都。十二年夏、春秋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是三卿皆以孔子之議為善矣。武叔一人即能墮郈者、侯犯出

弇故也。墮費必用桓子、懿子二人者、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雖二叛敗而出弇、費人之叛黨尚多也。不急於墮郈者、公斂陽爲成宰、不惟未嘗有叛蹟、且曾以成甲敗陽虎、功在社稷者也。必三家請魯侯親墮成、聞公斂陽不墮之言遂止也。蓋善於謀國不佳兵以長亂。議者因公斂陽有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之言、遂疑懿子有私心、不肯墮。殊不知桓子執政、孔子定議、其墮成與否、非懿子所能自主也。十二月魯君親帥師圍成、且弗克而還、又何論卿乎。蓋墮成利小而害大、黷其終、墮不過可使家無藏甲、邑城無過百雉而已。而用武強墮、則使公斂陽守成拒命以死、是不能保全遂盜之功臣、不得爲仁也。使魯北境少藩籬、則齊師易至于郊、害在社稷、不得爲智也。此二者皆非聖人謀魯之所出、故春秋書公圍成、繼書公至自圍成。不書圍成不克者、非不能克、不忍克也。虞書記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定公之不墮成而班師、大小不同、而用意則似之、無可議也。春秋書曰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其義顯然。書生紙上議兵、妄加譏刺、其當世之賢哉、何啻霄壤者乎。

案、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氏注、仲由欲毀之、誤也。然季氏宰者、小宰也。周禮小宰之職、掌邦之宮刑、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然則季氏小宰有治賦之任。孔子與魯之君及上大夫謀墮巖邑、特使子路治賦。左傳省文、後人遂誤解耳。左傳下文記費叛、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又使國人追之。季孟遂墮費、通盤謀定、皆出自孔子無疑。若子路爲季氏家臣、而欲毀三都、魯世卿豈能恭順以將命哉。

案、論語書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不書魯君受、爲尊者諱也。專書桓子不朝、責在執政也。不書不致膰而行、明其意不在致膰也。亦猶接淅去齊、因弇昭公喪、不書接淅弇喪而書不用而行、明其絕望於齊、去不再反也。亦猶衛君仰視蜚鴻、孔子命駕而行。只不書、僅書問陳不對而行、皆論語特筆、以表孔子之出處也。

案、女樂始於夏商昏亂之君、周衰、列國始盛行。魯襄公十一年、鄭賂晉樂師鍾、磬車乘及女樂二八、以小媚大、諂也。定公十三年、齊人歸女樂八十人、文馬四十駟、以大媚小、詐也。

案、家語孔子爲司寇、有喜色。子路曰、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云云。孔子曰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亦王肅、孔猛僞撰、不可信也。

案、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解論語者、句讀不同。或以至乎字爲句、言貴人賤畜、造次亦然。或以至不字爲句、言先人後馬、動合時中。二說皆通、然前說長。

案、孟子謂孔子不稅冕而行、或解稅爲脫、或解稅爲收總之、是極言其急於命駕、恐膰肉頒至、則不能借此微罪而

行。人皆知魯君臣荒於女樂、輕其社稷之惡矣。此孔子忠臣之至、爲尊者諱也。必謂脫字、義短亦執。

案、孔子爲司寇、因魯受女樂而棄職、當是定公十三年事。史記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是也。朱文公從何休之說、以爲在定公十四年、殊誤。休又謂十四年春秋不書冬、緣齊饋女樂、令聖人去、特不書冬以貶之、繆妄至此、說經罪人。

案、呂氏春秋謂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曰、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此皆無忌憚之言也、愚矣。孔叢子嘗辯其非。

案、事蹟世系等書、俱謂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故去衛過匡。果如是、夫子何敢仍返衛。且至聖見機而作、豈待有譖始去哉。蓋其無三年之淹者、思行道耳、非淺學之所能識也。

案、匡邑有二、陽虎暴匡、魯匡邑也。孔子畏匡、鄭匡邑、在衛晉接壤者也。孔子將適晉、故去衛過匡。匡簡子尙力惡文、故因孔子之宣文教、而謀以武士窘辱之。畏者、有戒心之謂、記臨險也、未嘗被圍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稱匡人者、非衆辭、專指匡簡子也。孔子爲魯命卿、例當稱邑大夫爲人也。以文自任、而歸其與喪之權於天者、自明宣文教非獲罪之端也。家語謂子路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過也。由歌、吾和女。此即傳會論語所記、而文筆淺鄙、大失聖言深厚之旨矣。家語謂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其實不然。使果如此、孔子必無文不在玆之言、且顏淵後、孔子何至疑其死。淵何以有子在、回何敢死之言。以是知無解甲而罷之事矣。然則當日匡人何爲不圍孔子、曰不敢也。其不敢奈何。曰、陳人公良孺、師事孔子、嘗以私車五乘從。匡人欲圍孔子、宋桓魋欲殺孔子、蒲公孫氏欲止孔子、其時皆有公良孺在。孔子恐門人與桓魋之兵鬬於國中、微服先去、故公良孺亦去而不戰。公孫戍叛衛而敗、其餘黨據蒲、孔子不知、誤由蒲以適衛、蒲以兵阻之、公良孺慨曰、昔者吾從夫子、厄於匡、厄於宋、今又厄於此、與其見夫子及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以私車五乘戰甚疾。蒲叛人懼、於是請盟於孔子曰、苟無適衛、我將出子。孔子與之盟、遂要蒲事見家語。然則匡人之不敢圍孔子者、亦必類此。蓋匡簡子但知孔子宣文教、故欲以武力窘辱之。及見有兵車五乘爲護衛、出其意外、故不敢圍之、而讓其去。顏淵落後、孔子恐其爲匡兵所阻而鬬死、故曰以爲死矣。淵因

匡人未嘗能害孔子、在已無可關死之理、故曰子在、回何敢死。然二語中又可見師若遇難、則門人有死難之義、此所謂仁者必有勇、與於勇者之不必有仁也。顏淵見道之眞、於此可信。琴操謂孔子至匡、顏淵執轡、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之、以爲虎復來、圍之數日、弟子皆有飢色、子路悲感奮劍、孔子引琴而歌、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史記世家、韓詩外傳、說苑等書、或以爲顏剋執轡、或以爲顏虓執轡、而其大旨皆謂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誤圍。此皆求畏匡之說而不得、遂妄爲杜撰者也。莊周謂匡人圍孔子、孔子告子路曰、吾諱窮久矣、云云、尤屬託聖、其言淺陋不足辯。

案論語記、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說者皆指爲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人疑之誤也。此記哀公初年、孔子不爲政、季桓子諱之迹者。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五十四歲、爲魯司寇。定公十三年甲辰、孔子五十五歲、因定公、桓子淫於色、怠於政、遂稱不致膰而去。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五十七歲、公甍、孔子必奔喪歸魯、爲舊君服。定公之子蔣立、是謂哀公、始闇齡、桓子居攝、如周公相成王、故事政由已出。以爲孔子舊僚、必佐已爲政。且卿大夫出奔復歸者、例得爲政。而孔子去魯、乃無罪而出奔、歸國無嫌。又當幼君初立、孔子年未致仕、尤當爲政、而竟不然、故桓子諱而問之。奚者、不知何義之謂也。稱子者、司寇命卿與司徒敵體也。記者書或爲季桓子諱之也。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並非掩飾不爲政之意、卽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也。孔子當定公朝、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執政不久、卽使魯國大治、強鄰畏服、乃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之實效。及哀公幼立、不能相與有爲、而桓子當國、率由舊章有餘。孔子不必再爲、惟是舉國中之子弟、皆使之感化於孝友之道、則安定國家政教、莫大於此。亦安得不謂之爲。大聖人有益於國、在野在朝、功效相當。自居爲政、實言非媿。後儒以爲設辭、淺矣哉。

案論語所記、或人有爲季孫諱者三。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此或字、乃爲季平子意如諱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此或字、乃爲季桓子諱也。或問禘之說、此或字亦爲桓子諱也。孔子之父爲陬邑大夫、春秋邑大夫例稱人、僭秉周禮之一端也。季平子以上卿稱邑大夫曰人、是也。而以每事問爲不知禮、則不學之過。其在廟無敬謹之心、可見矣。故諱之。孔子舊卿季桓子欲其爲政、是也。而不能修德以勸之、反以其不爲政爲怪而諷之、曰奚不、則有過不自省、有忝於執政之位、可見矣。故諱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孔子嘗言之。其不告桓子者、因桓子非疑魯之不當禘而問、有矜誇四國之意、而以魯得用天子

之禮爲榮也。夫周之賜、魯之受、皆非禮也。孔子在朝答桓子、不敢詳其說、爲周先王魯先公諱也。提出天下二字、隱然以非有天下者不得禘之旨明示、而王者父事上帝之說已寓。不答而答、聖人言語之妙如此。然桓子則失問矣、故記者亦爲桓子諱之。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當日孔子借膰肉不至行、爲魯之君相諱、而記事之人反不爲之諱、特書之曰季桓子受、蓋逢君誤國罪大、不可諱也。且受女樂不朝、皆定公之過也、爲尊者諱、不得不歸罪桓子也。且桓子聞師已送孔子彼婦之歌、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及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受女樂之罪、桓子以一身獨任之。桓子之賢也、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桓子其庶幾焉。故論語中、惟此事不爲季孫諱、全桓子之志也。能知論語書法者、乃可以解春秋。後人妄爲褒貶、何當哉。

案、史記世家、僞家語、俱謂孔子至鄭、與弟子相失、獨立以待子貢及鄭郊。或謂之曰、東門有人、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見孔子以告。孔子曰、然乎哉、然乎哉。其說頗妄誕。韓詩外傳則謂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命從者引車避、曰、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謂子貢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哉。子貢曰、何足辭也。孔子曰、賜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吾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哉。比家語史記加詳。彼以爲在鄭、此以爲在衛、彼不實指其人、此明確言其據。然如喪狗之言、當時人辭令尚不至此。蓋讖緯已後至於戰國、變而加厲、乃有此類。此屬耳、不足述也。

案、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當是靈公四十二年事。是年魯哀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問陳、視蜚鴻、皆盈滿變心之證也。以子貢斷魯邾二君將死亡證之、則靈公將死、聖賢必皆先見及矣。特不明言耳。

案、孔子嘗具左右司馬、卻萊兵、冉求用矛擊齊師、以爲學於孔子。此皆孔子不廢軍旅之實驗。平日之言、我戰則克、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彰彰可考。初不諱言兵也。而不答衛靈公之問者、則以其非可與言之人耳。蓋軍旅之事、保民之衛也、故聖人不廢之。兵

凶戰危、勢無兩全、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井田之制、寓兵於農、蒐苗獮狩、農隙講武、舞象舞勺、學射學御、皆隱教人以軍旅之備。而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聖人之憂民苦矣。故聖人之軍旅、亦仁術也。至若專求工於戰陣、以力爭四方、必寡民之婦、孤民之子、曠野多暴骨、異域悲游魂、城市爲墟、人不聊生。使保民之術、變而爲害民之具、不仁極矣。而當日靈公之問陣、其用心實在此。孔子以聞俎豆、未學軍旅諷之、所以減殺其仁心、俾其存心禮讓、以消弭蕭牆之禍。而孰意大拂靈公之意、次日在朝、禮貌頓衰。孔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南行之策、烏能已也。

案孔子在陳絕糧、當是哀公二年事。是時將適楚、逢陳蔡之亂也。史記世家妄謂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謀云云。朱子非之、蔡氏復資駁之是也。僞家語謂楚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其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使徒兵距孔子、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云云。竊取史記之文、而去其年之不符處、皆未考當時實事、而求其絕糧之故不可得、姑妄言之者也。考魯哀公元年八月、吳侵陳、以修定公四年、吳入楚、召陳懷公、懷公絕吳之舊怨。楚大夫皆懼、不敢救陳。陳受吳兵、其道途接送賓客之禮無暇講求。此陳亂之實事也。又考哀公元年、蔡畏楚、請遷於吳。既而悔之。哀公二年、吳以師迫之遷、蔡殺公子駟以說、而哭墓以遷於州來。朝野流離、故國爲墟、此蔡亂之實事也。孟子以爲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即指此一時之事而言。後儒謂陳蔡本無交、則大謬。考陳侯與孔子嘗燕游、是孔子在陳有上交。門人顓孫師、公良孺、巫馬施等皆陳人、是孔子在陳有下交。在蔡雖無上交、而門人漆雕開、曹卹等爲蔡人、固未嘗無下交也。絕糧七日、然後得食、料爲及門諸子饋送無疑。故及門不記其事、以爲分所當然焉耳。考哀公三年、陳侯聞魯廟災、孔子告之以必桓僖、則二年之得食、必出於陳人、故孔子遂至陳、且陳人賓之於上館。又有交之確據也。論語記從於陳蔡者共十子、有魯人、衛人、吳人、而無一陳蔡人、可知當時陳、蔡之兵連禍結、諸子各歸其鄉、以守墳墓宗廟、故緩於游學。而聖人閔小國危亡、萬民塗炭、皆由於吳楚兵爭之故、特慨然南行、思有以救之、不敢拘守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常道也。觀其絕糧七日、終不返轡、至仁之心、千古昭然。論世者何可忽哉。

案、絕糧之事、乃時勢之適然耳。而史記世家、僞家語、荀子、墨子、莊子、韓詩外傳、呂氏春秋、風俗通、衝波傳、搜神記、法苑珠林、論衡、御覽、太平廣記、皆勦說妄撰、誣謗聖賢、最足貽誤後生。實屬恨事。或謂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于

此。子路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由嘗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曰、汝以仁者爲必信、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小白霸心生於莒、重耳霸心生於曹、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初。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能容。賜、爾志不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或謂困於陳蔡之閒、即三經之席、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詩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云云。或謂孔子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炎氏之風、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或謂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若此乎。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而歎、召二子而語。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或謂孔子曰、汝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或謂子語子路曰、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疑焉。或謂顏回釋菜於外。或謂子貢以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以爲竊食。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以所見告孔子。曰、其必有故乎。召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回以埃墨入飯、先食告曰、不可祭也。孔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或謂孔子晝寢、顏回索米而得、爨之幾熟、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孔子佯爲不見、起曰、今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乃攫而飯之。孔子曰、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知人固不易矣。或謂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提而挾之。子路與之戰。孔子命子路探其甲中、仆於地、乃大鯷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

則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殆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或謂子路爲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及哀公迎之、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問焉、答曰、曩爲苟生、今爲苟義。或謂孔子弦歌、子路曰、禮乎。孔子曰、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皆幸也。吾聞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或謂孔子曰三折肱而成良醫、昔者湯困於呂、云云。夫困之爲道、從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云云。或謂阨于陳有蟻穿九曲珠事。凡此類者、其文辭工拙雖不同、其識見卑陋則一。謂法孔子而舉此類以誣之、可乎。孟子以詖言拒楊墨者、爲聖人之徒、獨其懷抱令人神往。

案、孔子至楚、楚子欲使之執政、故將封之以書社七百。子西止之、因孔子爲客卿、不可以聞國政也。孔子不能行道於楚、實由於此、故子西不得爲賢。若必如世俗所傳、子西以爲王之臣用兵者有如子路者乎云云、非楚之利、云云、恐亦未必然。

案、論語記楚狂接輿一節、接字與下字相應、極傳神之妙。莊周誤以接輿爲楚狂名、復誤謂游其門而歌、且敷衍歌辭爲數十句、拙劣已極。誰謂南華文筆高乎。或謂南華文中多後人僞作者、甚是。

案、列子、莊子、韓詩外傳、說苑言孔子適楚之事甚夥、皆平空結撰、自爲一家之文而已、不足徵也。列子、莊子謂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云云。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云云。莊子又謂孔子之楚、舍于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云云。是其市南宜僚邪、云云。復謂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孔子謂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吾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云云。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聖乎、云云。韓詩外傳謂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云云。婦人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又抽琴去軫、以授子貢。云云。又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云云。說

苑謂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不受。漁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將掃除以祭。弟子疑之。孔子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又楚辭七諫曰、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凡此類者、皆如鄒子談天、不顧是非、但求駭人聽聞、以名於世耳、無足怪也。而孔叢子之逃適楚事亦極繆、如謂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求謂夫子之道至是行矣。乃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大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以聖人裔孫而不知聖人擇言不精、未免爲論古者所哂。

案、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僞爲防吳也者。遂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以左師右師逼晉、請歸蠻子。晉畏楚、誘蠻子聽卜而執之、及其五大夫、皆畀楚。楚遂誘蠻氏之遺民、盡俘之。此楚失政之大端也。夫近者不悅、安望遠者之來。以詐力取之、何益乎。故諸梁問政、孔子告之以近者悅遠者來、諷之者深矣。而渾厚無跡、聖言之大、豈但如絲如綸而已哉。

案、左傳記孔子謂楚昭王知大道矣、諛也。孔子修春秋、書楚子、豈有稱楚昭王者乎。

案古家語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爲甚、伯魚遂除之。此卽孔氏內子亓官氏之喪也。戴氏采入禮記、後儒以爲疑、甚繆。考禮記問喪篇曰、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篇曰、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然則古禮父在母亡者、行齊衰期服、而以心喪三年終者也。四制篇又曰、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終於三年。然則孝子之思親、雖無窮盡、而限之三年、恐其過節也。三年之中、又以期悲哀節之、恐其悲哀過久、致傷父母之遺體也。期之後、不可哭也、又明矣。禮記義疏曰、伯魚爲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禫之外無哭者。又按無聲爲泣、有聲爲哭。今伯魚思母于既期、不但泣而猶哭、自是發于孺慕之不容已。然獨不念傷老父之心乎。故當日聖人聞之、不以爲不當哭、而以爲太甚、蓋諷之也。伯魚聞而遂除之、守禮節哀以行孝道也。卽此一事、可以見伯魚之孝、可以見聖人之慈。聖人隨在能示人以禮之中。記者之妙也。習者不可不察也。古人重喪服、尤重心喪。後人但知講喪服、絕不知有心喪。惟其心喪無聞、所以遵制著服者、不免有與賓會、通慶賀、聽聲歌等事。夫古禮之失、豈細故哉、是在有志者之自勉耳。

案、舊解伯魚之母、出母也、故喪之以期。彼皆不知古禮父在、爲母降服之說也。考亓官氏死、得立主、與聖母顏氏主、孔子主同奉於故宅之正室、孔氏子孫世祀之、至漢猶然。後雖改爲廟、而主無易。則亓官氏之未嘗出也可知。夫刑于寡妻、在文王聖德且如是、況至聖如孔子乎。竊又嘗考孔子之父母合葬于防、孔子之子伯魚葬于泗上、及孔子卒、門人葬之于泗上、不從聖父、而從聖子、當時無議之者、何也。與內子亓官氏合葬也。亓官氏先伯魚卒、伯魚葬泗上者、從母也。然則孔子何以不葬亓官氏於防、曰讓兄也、尊長支也。孔子之兄孟皮雖庶、大夫之妾生長子也。先卒、葬于防。孟皮有子、字蔑、長支也。禮當以次葬、故孔子讓之、別立塋於泗上。今觀伯魚之墳在聖墳左、子思之墳在聖墳右、亦以次而葬、則義理曉然矣。或謂孔氏後人何以無道及此者。曰、孔氏墓碑但表題男子、而不及婦人、雖聖母顏氏之賢、亦不表題、從夫之禮、統于一尊也。使非門人記合葬于防之事、則其後人之不能道及者、豈但亓官氏之葬而已哉。

案、出母本指被出之母、言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母被出也。或謂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所謂先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叢子及讕言皆稱孔子爲先君、可以爲據。喪出母者、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施氏生女子九人、而不育男、陬大夫出之。禮記載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左、聖人處姊喪猶然、況姊之母乎。此亦可爲孔子喪出母之一證也。彼儒誤以先君子指伯魚言、遂疑伯魚有出母、或者意有未安、則謂出字訓生、所謂出母者、卽所自生之母也、庶出也。考庶出二字、近人俗談、古人則曰庶子、無以生母爲出母者。而世儒乃以呂相絶秦、謂康公我之自出爲據、殊不知此乃外家之言、秦人能以穆姬爲康公之出母乎。先儒貫通經、通者貫徹無滯礙也。後儒之通經、穿鑿解之而已、通云乎哉。禮記載子上之母死、子思不使喪之。或以其先君子喪出母爲諷。子思則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夫隆汙云者、隱語也。施氏大歸、卒于施家、子上之母出而他適、此隆汙之分也。或喪或不喪、各當其可、時中之道也。子思且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其改適他姓何疑乎。又嘗考子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此子思之出母改適庶氏者也。子思哭于廟、欲喪出母也。門人譏其非禮、故子上出母死、子思斷然不使子上喪之、鑒于往事也。或謂庶氏乃子思生母、試問句意果可解乎。且禮記又載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有其財無其時、云云。一則死於衛而赴于魯、哭廟且不可、一則死於衛而觀禮、勉而慎之、議論各異者、一爲前

毋而他適、一爲寡母而撫孤。故旁觀者之或責其過、或恐其不及、迥然不同也。通經者亦不可不察。或謂是皆然矣、安知伯魚非妾生乎。曰、妻生長男曰伯、妾生長男曰孟。賓不字鯉曰孟魚、則其爲亓官氏嫡長無疑也。宰我謂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捐婢妾言、古人所謂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皆言使令之人也、孔子未嘗有媵妾也。

案、世言獲麟之事者甚夥。搜神記及初學記引孝經右契、藝文類聚引琴操支離其辭、一無可取。較之家語、拾遺記之可以節取、與左氏、公羊氏相發明者、有霄壤之别矣。或謂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云云。小兒姓赤松、名時僑、字受紀、見一角如麕。云云。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又麟向之吐三卷書。云云。或謂孔子見其人龍顏日角。云云。或謂赤松子時僑、亦作時僑、御覽引作左契、無非謂豫知劉漢將興之兆、乃圖讖之妄言、而已與血書魯端門等說同一可笑、不足辯也。

案、孔叢子謂衛出公輒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問言觀察之、猶失人、何故。對曰、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失也。昔者舜臣於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此竊取韓非子之言、中牟令告襄子者而改換名目、以欺世也。孔叢子此類極多、戰國習氣太深、可發一歎。顧氏炎武不信此事、最有見。

案、孔子至衛在靈公、出公時、孟子以爲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諸儒以爲出公即孝公、然輒諡孝無據、竊謂魯魚亥豕、何書無之。疑孝字即出字之譌。

案、孔叢子記孔子槃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又謂哀公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用、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俱不似聖人之言、後人僞作耳。陸賈新語曰、孔子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則又以邱陵誤爲公陵矣。錯而又錯、殊可哂也。

案、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子、吾殺此三人、天下可圖也。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臨河、云云。三國魏志劉廙傳注、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澤鳴、魯有孔子。殺此

三人、天下可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牸牛肉迎于河上、將使船人至中流殺之。孔子仰天而歎、回車不渡、云云。考當日晉政在諸卿、趙氏與范氏中行氏以力爭、覩晉侯如弁髦。而韓氏魏氏皆無能靖國亂者、故孔子臨河而反、息于陬容或有之。以爲趙氏欲計害孔子、則戰國時人僞說必不可信也。

案、孔子自秦司寇去魯、非有罪於國而出奔、故屢屢歸魯、所以戀父母之邦者、意至厚也。史記世家所述多失實、試思定公卒後、孔子不歸魯、何由責子貢之多言而哀公即位後、吳使何以至魯、問骨于孔子。亓官氏卒時、孔子何以葬之于泗上、而伯魚期而猶哭、孔子何由聞之。此尤顯然易知、確然可據者也。

案、越絕書等類謂孔子至吳至越、見吳王越王、序事支離背理之至、稍知畏天命者、不敢述也。惟返魯觀河梁一節、人多樂道之。竊以爲亦過矣。考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一丈夫游之、使弟子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謂孔子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吾所以蹈之也。又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莊子達生篇大同小異、互相勦襲也。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將厲之、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謂孔子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也。說苑雜言作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云云。又作忠信錯吾軀以波流、云云。勦取列子二篇爲一、皆不足徵也。嘻乎、諸子百家之言、無而爲有、以自炫其能文、而指其事多嫁名於聖人、駭俗動聽、良可恨也。

案、世儒疑討陳恆者紛紛、皆未細思當日情形也。夫當時孔子請討、儼然以討賊自任、操必勝齊之權、有安魯之道、非以一請謝其責。使哀公斷於一己、命孔子帥師、季氏雖不欲、不敢遏言。不可。使其敢言、則哀公何難罪季氏而命孔子先討之耶。蓋肥不得民心、遜于意如之奸才遠矣。又在新用田賦之後、魯民之怨望執政可知也。哀公無惡于民、非昭公之比。是時魯之用事者、多孔子之門人。如子服何、冉有、子貢、子華、仲弓、有若、子賤、子美、子夏、樊遲、或自專其事、或分任其事。魯君義聲一唱、孔子和之、諸賢豈不應之哉。公論既眾、三子雖欲不從、不能也。然使孔子自言于三子、則必不行。蓋孔子固致仕之大夫也、且是時何忌病代爲主者、其子彘、彘敗于郊、畏齊師者也。季孫肥不敢禦國書、畏齊師者也。叔孫州仇不敢齊師、則亦畏齊師者也。誰肯帥師耶。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明明有自任討罪之意、而哀公失此機宜、

其後乃欲以越伐魯、去季氏、患矣。此時三子不討匜、謂與陳氏朋比不免文致三子之罪、不足服三子之心。謂孔子聊於此一請、警動權臣、不知孔子操必勝之權、安齊卽所以安魯之善策也。魯國之不可振、不僅在齊之歸魯女樂以弱魯、實在魯之不討齊賊以自强。魯不可爲矣、孔子無如天何無如人何矣。絶筆于獲麟、而不復書陳恆執君弑君者、以爲前此褒貶僅託空言、無可假之權、無可行之機也。今則機可行、權可假、而人不我假、不使我見諸實行矣。此皆天爲之也。絶筆于獲麟、可以見天心、可以慨人事。嗟乎、彼弑君之賊、公然生于能誅之者之左右、尙忍書哉、尙忍書哉。是故世儒但知絶筆于獲麟、書則以爲絶筆于不討陳恆。使當日魯能爲齊討賊、而請命于天王、爲齊立君、春秋豈有不大書特書者、而謂遂止于獲麐之事耶。孔子曰、吾欲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爲愈也。於請討陳恆徵之、可以知修春秋之心矣。

案、春秋書西狩獲麟、當是獲麐。後儒展轉傳寫、誤爲麟也。孔子原本必麐、觀爾雅可見。

案、曲阜縣志通編以衞亂爲壬戌年事、誤也。合左傳杜氏長歷觀之可見。

案、子思生年無可確考、或謂孔子卒時子思年十四、亦作年十七。或謂伯魚之肯生兒、猶今人所謂遺腹子、至孔子卒時始二齡。或謂不過五六七歲。由今度之、以爲年幼者近是。孔子之卒、皆門人紀綱其事、古家語未傳子思之居喪如何、則其年幼可知。且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計至魯繆公元年、已七十一年矣、子思曾與繆公交接、而史記以爲子思年六十二卒、孔氏以爲六字乃八字之譌、極爲有見。今卽以壽八十二論之、孔子卒時、子思年未十二可斷、安得謂之十七乎。舊說子思從事仲尼、論說甚夥。子思有高世主之心、與曾子辯論。子思年十六、與宋大夫樂朔論尙書不合、朔以兵圍之、子思乃作中庸。魯繆公卒、縣子使衞而爲服、子思弗服。孟子請見子思、子思甚恭、命子上侍坐。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皆後人妄撰、全非事實。孔子、子思問答之可信者、惟孺子安知吾志、析薪負荷之對、其他皆不足述。孔氏以僞傳傳家、子思敬承孔子之道、豈有傲世主而與其師辯論者。中庸篇乃發明聖道之書、爲萬世學者計、何須遇難始作。魯繆公在位三十餘年始卒、計子思之年、當百有餘矣。而子思前數十年已卒、何由在衞而聞繆公喪乎。孟子生于魯共公之五年、去子思之卒已數十餘年矣、何由見子思而受業。且孟子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又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未嘗受業於子思之確據。考孟子與孔箕、孔穿同時。箕字子京、孔子六代孫、魏文侯相。穿字子高、孔子七代孫、嘗游趙、魏、齊、魏安釐王相、辯白馬臧三耳著名於時、有策士之風、故孟子譏之爲澤斬。若與子思同時、豈

有此言乎。

案、孔氏據漢書孔僖傳、書孔損從封褒亭侯。丁氏志璧曰、竊考安帝本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以下帛。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黄初二年、詔曰褒成之後絶而不繼。崔休傳、休爲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四時奉祀。三事皆在永元之後、稱褒成不稱褒亭也。又隸辨永興元年之孔龢碑、建寧二年之史晨碑、皆書褒成侯。至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上溯孔忠下逮德倫、歷代封爵因革無不具載、而獨不及褒亭從封一語。合而證之、漢代無改封褒亭之事矣。夫褒成之封、肇於孔霸、霸時直爵關内侯、未得列爲通侯也。故因食邑褒成、號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益封二千戶。其時當升爵亭侯、在史宜稱褒成亭侯。史或偶脱成字、蔚宗不察、遂誤以爲從封耳。遞問謙從丁氏説、仍書褒成。

案、唐書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黍氏蕙田曰、前此之祭、先聖先師、皆以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其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此始有明文。然則自三國以來、其以周公爲先聖者、或偶一爲之、故不恒見歟。丁氏志璧辯曰、周公爲先聖、當是東漢故事。康成注經、多用漢制。禮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周公若孔子。此必當日制度、鄭故云爾。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孔子。此又東漢以周公爲先聖之驗也。黍氏謂自三國以來、偶以周公爲先聖者、仍襲長孫無忌之説、未詳攷耳。國學以孔子爲先聖、實定於唐高宗顯慶二年、其説可從。

案、文獻通攷馬氏端臨曰、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孔子弟子並七十七人、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爲七十二賢在十哲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丁氏志璧曰、通典所增六人、當亦開元故事、第史失其增祀年月耳。宋史禮志、至聖文宣王、唐開元末升爲中祠、設從祀。朱梁喪亂、從祀遂廢。唐長興三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是宋初孔廟配享從祀俱遵用開元禮也。然曰塑十哲像、又曰畫七十二賢、於廡壁、其明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二人、與杜祐通典相合、則林遽六賢之早承祀於開元末者、此其明驗矣。惟通典作七十三人、而宋史禮志云七十二人、稍有未符。攷大中祥符之追贈、大觀二年之補封、惟琴牢不與。玉海云、帝覽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惟七十二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對曰、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准國學畫像。然則琴牢之罷祀、在建隆之初可知。考琴

字即琴張、當時或譏其誤、分而合之也。其說甚是。

案孔氏中表耆闇者、以顏姓爲疑。然衍聖公與顏博士論師生、而不敘表親。惟曲阜縣張羊村唐張溫之裔孫、與衍聖公及諸孔氏稱表親、而男女統呼曰親戚、婦人老年稱姥姥。遇喜慶事、不盡來。遇衍聖公有喪、以內外張親戚皆來爲衆。迨衍聖公祭四十三代公時、則張姓裔嫡孫陪祀、祭四十二代張夫人亦然。亦有時請張姓代行掃墓之禮。考張姓裔嫡孫由衍聖公奏准

恩賜一人爲監生、世襲奉張溫祀、以報其救孔子四十三代奉祀孫仁玉之功。

聖朝尊師重道、爲聖人報德如此、茂以加矣。

案闕里歷代祀典、入廟享祀、因革祭文、廟碑、禮樂器名目、世襲職官、孔氏耆逝、孔氏男女耆闇、孔氏戶田、四氏學校、孔林物產、外從王父孔止堂先生闕里文獻考備矣、其書傳世已廣、信而有徵、茲不復述。

案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

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①非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

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②、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

曰。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③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矢也。昔武王尅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④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⑤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

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衞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

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乎。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以上司馬氏遷著孔子世家及贊。雖其識有過人者。雖事實多誤、然述聞不忍置之、謹



録存於此，亦先河後海之義云爾。

述曰：世之言孔庭事者衆矣，得其實者則鮮。曉如博閲典籍數十種，删除誣妄億萬言，敬編孔子世家考，其意不能盡明也，因附録條辯一卷，備覽者采取，雖所見亦未必盡確，然述古之心苦矣，殆可爲初學之一助歟。

闕里述聞卷之三

校記

①非非：據《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當作「非所」。

②少政卯：右引作「少正卯」。

③代陳：據右引當作「伐陳」。

④心：右引無。

⑤殺乃從政：右引作「殺之乃從政」，本篇脱「之」字。

闕里述聞卷之四　　曲阜鄭曉如謹述

聖門弟子考

聖門兩廡從祀、因子升大成殿配享、特移入崇聖祠配享者二人、曰顏子路、曰曾子晳。

顏子路名繇、字季路。亦作名無繇、字路。魯人也。少孔子六歲、受業於門最蚤。仕魯、娶姜氏、生子回。或謂顓頊之裔邾子曹姓、傳國至武公夷甫、字伯顏、有功於周、別封其支子友于郳、後稱小邾子、始以顏爲姓。旁支居魯、生顏繇。或謂顏繇與孔子、中表兄弟也。歷代因其爲聖門高弟、封爵從祀、後因其子配享、移入崇聖祠東配首位、改稱先賢。今因之。

曾子晳名點、亦作蒧、字晳、魯之武城人。與孔子年相若、受業之蚤可知矣。童時以狂名、歐下季武子之門。學既成、不慕功名、以造就後學爲志。孔子嘉與之。四十餘歲、生子參。或謂曾姓出自鄫國、去邑旁、而仍爲姓、遷居武城、至晳始著。歷代因其爲聖門高弟、封爵從祀、後因其子配享、移入崇聖祠西配首位、改稱先賢。今因之。

聖門好學樂道、去時中一間、未達、從於廡而配享者一人、曰顏子淵。

顏子名回、字淵、亦作子淵、魯人。少孔子四十歲、顏路之子。重瞳、聰明天賦、幼如成人。居陋巷。或謂家僅負郭之田五十畝、或謂有郭外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以供絲麻。未知孰是。隨其父受業於孔子之門、好學樂道、遂爲及門之冠。克己復禮、勇於爲仁。去孔子一間未達。嘗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冠、從孔子南行、絕糧於陳蔡之間、同受厄者及門十子、以淵爲德行首選。平生學知利行。年二十有九而髮盡白、年三十有二而卒。孔子哭之慟、若喪子而無服。家無買槨之資、其父請孔子之車以爲槨、孔子不可。同門諸子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魯侯弔顏氏、孔子爲言君弔其臣之禮。他日、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孔子嘗曰、自吾門有回、而門人益親。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見重於孔子如此。或謂顏子嘗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而回瞠乎其後矣。又魯定公言、東郭畢善御、顏子料其馬必佚。既而兩驂曳兩服佚入廄。公召而問故、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堯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堯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

馳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緯書記顏子之言類此者甚夥、今不備述。家語史記皆作少孔子三十歲。後人謂應作三十八歲、或作三十七歲。兩書皆有漏脫。論語稽求篇曰、三十、是四十之誤。考之伯魚年五十卒、顏淵年三十二卒。孔子既冠而娶、年二十一生子。顏路少孔子六歲、強仕之後生子、則以爲淵少孔子四十歲者近是。魏及隋祀孔子、皆以顏淵配。唐貞觀初、定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封兗公。宋封兗國公。度宗咸淳間、乃定顏、曾、思、孟四位配享、以顏子居首。元至順三年、稱兗國復聖公。明嘉靖時、去國公號、稱復聖顏子。今因之。嫡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塋近于防、廟在曲阜縣陋巷街、漢之親賢里也。其東則博士宅、俗稱復聖府云。

聖門篤學履道、傳得其宗。未從阨而配享者一人、曰曾子輿。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曾晳之子、隨其父受業於孔子之門。質魯而篤學、孝於親、能養志。孔子嘗教以孝道之全、其門人爲之記、孝經一篇、傳於世。凡曾子請業請益、皆務本之事。孔氏家語記之、後儒采入禮記。平生踐履、篤實困知勉行。孔子嘗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對曰、唯。同學不知其所謂、曾子借忠恕解之。聖門弟子多賢、顏子而外、惟曾子之傳得其宗。孔子之孫伋、受業於曾子、得聞慎獨之學、由是明德修身、勉於中庸、終傳道統。則曾子所學、可知矣。年七十、卒。子三、曾元、曾華、曾申。孫著名者一、曾西。或謂曾子仕莒、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嘗曰、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後人傳會、不足信。考曾子疾亟、童子問所臥爲大夫之簀否、曾子曰、季孫之所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請緩、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起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平生慎獨、以至誠不欺爲學、以明德修身爲道。其身未嘗爲大夫、故不肯沒於大夫之簀。又考曾子居沈猶氏、居武城、皆率其門人避寇而去。孟子以爲師道宜然、然則曾子天爵爲尊、豈恃人爵爲貴哉。或謂曾子嘗奉父命耘瓜而誤傷其根、父以大杖撻之幾斃。孔子責之曰、昔舜之事其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恐使親有殺子之名也。曾子過里名勝母、避之不入。曾子南游於楚、母思之、嚙指、曾子覺心痛而歸。曾子親沒、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曾子既葬親、每讀禮、泣下沾襟。嘗敝衣而耕於魯、魯君欲致邑焉、曾子曰、吾聞受人

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之妻蒸梨不熟、進於親、曾子出之。門人毀起訣絕於母游學、曾子逐之。數說尙可節述。曾元能養其親。曾申學詩於卜子夏、學春秋於左邱明、爲世名儒。曾西克守祖訓。聖門弟子四世著聞者、惟魯曾氏。今嫡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居山東嘉祥縣、守塋廟、奉祀考。曾子之受封於前代、由太子少保、太保而伯、而侯、而公、由十哲升四配位。明嘉靖定稱宗聖曾子。今因之。曾子門人著聞者、曰樂正子春、曰沈猶行、曰陽膚、曰公明高、曰公明儀、曰子襄、曰公明宣、曰單居離、而得傳道統者、則曰述聖孔子思、同列四配位。述聖事實、見孔子世家考。

聖門能先覺者言語、從於阨、聞道而配享四序者一人、曰端木子貢。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亦作子贛、古今文之異也。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聰明天授、億必先覺、善於應對。從阨於陳蔡、時列言語之科。孔子嘗誨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既而學隨年進。孔子呼之曰、賜、汝以予爲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吾道一以貫之。聖門聞一貫之傳者、曾子而外、惟端木子。其家先貧後富。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長於方人。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又嘗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嘉之。衛將軍文子嘗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詠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①、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荷天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

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2]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3]、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喜揚人之美、亦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與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成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請避位。或謂子貢受業於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孔子嘗曰、自吾門有賜、遠方之士日至。此皆緯書之可飾述者。至若以言懼東郭亥、說田常亂齊、存魯、強晉、敝吳、霸越諸詞、皆後人僞造、不足信。其餘有功於魯、有重於世、見左氏傳。聖門問答、與人辯說、見論語及禮記、茲不備述。漢史氏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竊謂孔子卒時、端木子年四十三、守聖墓者六年、五十一歲矣、必因子思子年幼故也。俟子思子稍長而後行、其報德於師門者最爲周至。史氏論未及此。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列子曰、子貢之後端木叔。此皆可補史氏之闕。子貢歷代封侯封公、改稱先

賢端木子、升大成殿十哲位、東序配享、今因之。嫡裔家河
南濬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端木子墓廟奉祀。然則
端木子卒葬於衞、而史謂子貢終於齊、殆未之詳考與。
聖門德行比顏子、從於阨、而配享四序者三人、曰閔子騫、
曰冉伯牛、曰冉仲弓。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人不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俗傳閔子早喪母、其父再娶、生三子。繼母
以蘆花衣子騫、天寒、子騫戰慄、父撻之、袍破、蘆花見。其父
怒、欲出後妻。子騫跪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繼母
獲免、後遂待之均平。其幼年之孝已如此、則學道後之德
行可知矣。從阨於陳蔡之間、年四十七。後孔子卒、年失考。
或謂閔子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焉、答
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弟、外為
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
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教寖深、
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此緯書之
設言者、非實事也。又謂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夫
子嘗以君子稱之、庶幾可信。然閔子德行人也、初為魯費
宰、在季桓子舉孔子為司寇時。後辭季氏使為費宰之命、
在季康子奪嫡後。聖賢出處皆權之以中、豈若高士之以
不仕為名哉。歷代封公侯、升十哲首位、改稱先賢閔子、今
因之。嫡裔居濟甯、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危言正行、仕魯為中
都宰、在孔子為司寇時。後年五十三、從孔子阨陳蔡間。德
行與顏閔同科。先孔子卒、年失考。或謂伯牛有惡疾、癩也、
不足信。論語記孔子問伯牛疾、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決其病之不能起、而不禁歎惜
之、何以見其為惡疾耶。前代封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
冉子、今因之。嫡裔住肥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仁厚寡言、居敬
行簡、有諸侯之度。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又曰、犁牛之子騂
且角、雖欲弗用、山川其舍諸。蓋書其德行可為世用也。後
人謂父賤行惡、則不盡然。按父賤如黃憲為牛醫兒之類、
尚可信。若犁牛即為行惡之據、恐與聖人語意不合矣。蓋
犁牛僅能力耕、而不可用以享神耳。當時多父子同受業
於孔門者、仲弓之父或亦及門、故特為此言、未可知也。豈
貶之乎。仲弓年三十一、從孔子阨於陳蔡之間、與族兄伯
牛齊名同門、謂其德行比顏閔、無惰也。後孔子卒、年失考。
漢儒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定、或別有據。仲弓前代封
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冉子、今因之。嫡裔居荷澤、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聖門力學勇行、長於政事、從於阨、而配享四序者一人、曰
仲子路。

仲子名由、字子路、亦稱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力學勇行如此。閔子侍側誾誾如、冉有、子貢侃侃如、子路則行行如、爲聖門儔偶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其出處必偕者、仲子一人而已。才長於治賦、聖門列政事之科、而道不行。從阨於陳蔡、絶糧者七日、諸子皆病、不能興、仲子愠焉。孔子欲應公山不狃召、及佛肸召、見衛夫人南子、仲子皆不悅、其嚴可想。平生無宿諾、人皆服之。仕於魯、終於衛、死於孔悝之難、所至以忠信義勇稱、性至孝。或謂子路嘗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種、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按負米養親、世俗傳爲美談久矣。游楚百乘、無可考據、此殆後人傳述之訛、與或謂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此即論語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二語、敷衍爲文也。或謂仲子既死於衛孔悝之難、其子仲子崔欲報父讎、請命於孔子而行。衛孟黶與子崔戰、黶死。見孝子傳。然則仲氏固以孝傳家者也。嫡裔家山東濟甯州、仲家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仲子塋廟、奉祀。子路歷代封侯封公、升十哲位、改稱先賢仲子、今因之。

聖門文學傳後、從於阨而配享四序者二人、曰言子游、曰卜子夏。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從阨於陳蔡之間、年始十五。亦作少孔子三十五歲、從阨年二十五。以文學著名、與子夏同科、而熟習於禮。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留心賢才、孔子嘉之。學既成、孔子曰、吾道南矣。孔子既葬、子游守墓三年、後返吳。卒年失考。葬虞山、與吳泰伯之墓爲鄰。嫡裔居江蘇常熟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守塋廟。其子言思之所出也。歷代封公侯、繼升十哲位。改稱先賢言子、今因之。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亦作溫國人、少孔子四十四歲、亦作少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與子游同科、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從孔子阨於陳蔡之間、年始十六。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人問晉史、果然。衛因是稱子夏爲聖人。又嘗以共聞於孔子之言淺近者、述爾雅一卷、別作易傳、詩序及儀禮喪服一篇、皆傳於世。或謂孔子脩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脩春秋既成、子夏與左邱明造膝親受、左自爲傳、附於春秋。子夏授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公、穀各爲傳、分解春秋。又魏文侯受經藝於子夏、世遂有魏文侯

孝經傳。曾申、高行子受詩於子夏、其後大、小毛氏說詩、亦推本於子夏。又子弓、段干木、田子方皆受業於子夏、禮書亦傳於子夏。此皆緯書之可述者。考子夏老於西河之上、築石室教授、來學時人視之如孔子。衛文侯尊以師禮、而諮國政焉、時年九十餘矣。及哭子喪明、曾子特弔而責之。然其文學之行遠傳後、實由於此。或謂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勤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見孔子而言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嘗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蟲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日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又曰、商聞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

曰、商之論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此數說、闕里文獻考述之。又傳述孔子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故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竊謂孔子一貫之道、曾子之夢、皆呼子貢而語之、則死後日損、斷非夫子之言。子貢氣質學問、皆近於曾子、此殆卜氏門人傅會。與歷代封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卜子。今因之。嫡裔居山東鉅野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

聖門學列四科、從祀配享四序、而後裔無博士奉祀者二人、曰宰子我、曰冉子有。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仕於齊、爲臨淄大夫。嘗從孔子阨於陳蔡之間、以言語著名、與子貢同科。嘗慨當時諸侯短喪、問於孔子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登、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與汝安乎。對曰、安。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考宰我問五帝之德、詳六宗之義、求鬼神之名、又善於應對。以言語觀聖人者、不應有短喪之請。竊疑其欲借引聖人正論、以敎天下後世之爲人君者、正是言語有闕處、後世因此一問、有累於仁、不與其嫡裔奉祀者襲博士。歷代同諸子封公侯、同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宰子。今因之。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與伯牛、仲弓同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從阨於陳蔡之間。年三十一、以政事著名、與季路同科。後仕魯爲小宰、率徒卒三百、以矛破齊師於郊、魯得安。季孫肥重之、因知聖敎文武兼施、有益於國、請孔子歸魯、尊爲國老而訪政焉。旣而將用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答、而私責冉有、冉有不能救正、於是魯終用田賦。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按論語記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用籍、魯之祖也、未嘗富己病民。今用田賦、是背祖矣。又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又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可見背祖之事、哀公起意、肥乃爲從者、冉有又附和之耳。然逢君之惡、罪在執政、季孫不能辭其責。有若對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冉有未嘗以此諫季孫。孔子所以嚴於責冉有也。後世因此一事、敗壞政體、不與其嫡裔奉祀者襲博士。歷代同諸子封公侯、同升十哲

位。改稱先賢冉子、今因之。
聖門從祀兩廡升配享四序。未從祀、而後裔有博士奉祀
者二人、曰顓孫子張、曰有子若。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舊謂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此與子游所言堂堂乎張也相發明。又謂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此蓋誤解難與並爲仁、然而未仁兩言、遂斷爲不行仁義耳。考聖門高弟未有不務仁者、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子張問仁、告之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問其目、又告之曰、恭寬、信敏、惠。且告以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人之效。子貢語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獘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然則夫子、子貢以子張爲仁。曾子、子游反以子張爲不仁乎。愚以爲孔子之說、是譽其愛民爲仁。曾子、子游之說、是指其行仁未能盡力於幽獨專務事功、有勸戒之意。未仁、難與並爲仁、皆與不仁有別也。論語子張問答具在、何處是不務仁義之據。夫子品題止謂退於中庸、何嘗貴其不務立於仁義。況子貢方人、不輕許可、豈能以其仁爲大告文子乎。蓋仁有以全體言者、孔子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也。仁有以偏端言者、孔子許管仲之一匡天下爲仁是也。解此則子張之稱仁與未仁皆見。又子張有干祿之請、乃取於詩之言干祿豈弟、干祿百福也。否則君子必鄙其志於穀矣、豈有言寡尤、行寡悔之教乎。讀書者亦不可不審。考子張病、召子申詳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其庶幾乎。亦可見子張之所守矣。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廟廡。繼以曾子由十哲升四配位、升子張爲十哲補之。旋封公、後改稱先賢顓孫子、今因之。嫡裔居江蘇蕭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其子申詳之所出也。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舊謂爲人强識、好古道。竊考其爲人、有德而有言。孔子卒時、有若年六十一、長子夏、子游、子張之年加倍。故因有若之言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豈因强識乎。其以爲好古道者、指行徹法而言。殊不知徹法乃周之法、時王之政也、豈古之道乎。若嘗欲同微虎及衆勇士宵攻吳舍、吳子聞之懼、一夕三遷。然則仁者必有勇、又不但有德必有言也。無惑乎見重於同門矣。或謂有子好學、惡臥焠掌、亦可節述。前代封伯封侯、改稱先賢、從祀廟廡。我
朝乾隆三年、升配大成殿東序、配享位在宋儒朱子熹之上、爲十二哲、稱先賢有子。今嫡裔居山東肥城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
聖門應配享而歷代遺漏者一人、曰孟懿子。
孟懿子、仲孫何忌也、謚曰懿、魯公孫、稱仲孫氏、亦稱孟孫

氏。何忌生十四歲、父僖子卒、遺命何忌與弟說學禮於孔子。既而魯昭公棄其國、未命何忌嗣父職。故亦未暇受業焉。魯定公元年、始命何忌爲司空兼司寇。是時何忌二十二歲矣、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二臣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事見家語。此何忌在聖門爲弟子之確據。其後裔孟子爲大賢、今稱亞聖、在大成殿四配位受享、而孟懿子獨未從祀、似宜補主。且應比照顏、曾之例、以孟懿子主設崇聖祠四配受享、居第三位、在伯魚子上、而移孟孫氏激主於崇聖祠從祀之首位、以冠周、程、張、朱、蔡五氏、始允。

聖門從祀誤合兩人爲一人者、曰南宫敬叔、曰南容。

南宫敬叔、仲孫說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兄何忌爲雙生子。亦作南宫括、又作适、說亦作閱、各書異文翻錄之誤也。魯大夫居南宫、卒謚敬、故稱南宫敬叔。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宫敬叔、又有南容。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宫縚也。於南宫敬叔則注曰、南宫适也。不襲史記、然則适之爲仲孫說可據。考家語、南宫敬叔請於魯君、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如京師。先孔子卒。孔子曰、自南宫敬叔之假我車也、而道加行。又考論語、孔子稱南宫适爲尚德君子、可謂聖門高弟矣、豈可略乎。家語有縚而無适、史記有括而無縚。史記曰、南宫适、字子容、又稱南宫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班史不從、知遷之未暇詳考耳。宋儒沿遷之誤、以南容、南宫敬叔爲一人、後人從之、於是從祀者少一人、憾事也。

南宫縚、字子容、亦稱南容、魯人。謹言愼行、孔子以兄之女子妻南容、見論語。孔子命南宫縚之妻喪姑之髽、見禮記。合論語、禮記所書互證之、容與縚爲一人可據。以論語書南容兩見、書南宫适一見、論之、适與容爲兩人可知。明夏洪基以南宫縚、南宫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孔氏闕里文獻考從之、誤也。必從班氏漢書據顏氏注、始爲得之。

聖門從祀有事實可考者二十二人、曰林子邱、曰澹臺子羽、曰宓子賤、曰原思、曰公冶子長、曰商子木、曰漆雕子開、曰公西子華、曰高子羔、曰司馬子牛、曰公良子正、曰樊遲、曰琴張、曰巫馬期、曰顏子驕、曰秦子丕、曰左邱明、曰孔茂、曰叔仲會、曰陳子禽、曰公孫子石、曰牧皮。

林子邱名放、魯人。嘗慨周季世禮文勝質、請問禮之本。孔子嘉之。後以知禮稱。宋眞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衎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今泰安府東南百八十里有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歷代封伯封侯、從祀、後改祀於其鄉。我

朝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賢。

澹臺子羽、名滅明、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言游爲武城宰、重其有品、與之友、因受業於孔子。或謂子羽狀貌甚惡、

卽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謂子羽嘗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威劫。操劍斬蛟、毁璧而溲。此皆好事者爲之說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宓子賤名不齊。魯人。史記、索隱引古家語、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少四十九歲。今本家語作少四十歲。子賤樂取人之善。孔子嘉之、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仕魯爲單父宰、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其初往單父也、請魯君之二史往。命二史書、而掣其肘、書不善則怒之。二史告君、君悟、凡單父所爲、皆聽子賤之志、故得不勞而治焉。或謂子賤之爲宰單父也、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完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此可述以備博識者也。又謂齊人攻魯、道由單父、耆老請出、民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讓之。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慚、謝云云。愚竊甚疑其迂濶、不似聖門之學、殆後儒假設之言、與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或曰漢伏生居濟南、宓子賤之後也。

原思名憲、亦作字子思、宋人、亦作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兼攝冢宰、憲嘗爲小宰、辭九百之粟。孔子旣卒、遂隱居於衛。或謂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閻、過謝原思。思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去、終身恥其言之過。考子貢未嘗相衛、此乃韓詩外傳妄語耳。如曰原憲居魯、蓬戶甕牖、匡坐而弦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現、納履則踵決、或憐之、則曰、貧也、非病也、夫。亦可以形容原思之爲廉潔士矣、何必辱及端木子乎。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冶長名萇、齊人、亦作魯人、或謂字子芝、亦作子之。或謂名芝、字子長。能忍恥、嘗被陷於縲絏中。孔子以爲非其罪、妻以女子。長因得釋。或謂長通鳥音、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旣而亡羊氏往跡之得

其角、乃以爲攘羊、訟於魯君、繫之獄。一日、雀又呼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如其言跡之、齊師果將及、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厚賜之、且使爲大夫、長皆辭。此殆因論語謂縲絏非其罪、敷衍爲此耳。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商子木名瞿、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傳楚人馯臂子弓、累傳至漢、儒皆本之。瞿、或謂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止。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漆雕子開名開、亦作字子若、蔡人、亦作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後有漆雕氏之儒。孔叢子曰、漆雕形殘、非行已所致、何傷於德哉。不知所指形殘何謂、或老而有廢疾乎。然佗書無可考。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西子華名赤、亦作字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熟習禮樂、與仲子路、冉子有同具諸侯之才。孔子之喪、門人推子華治焉。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高子羔名柴、一作字子皋、齊大夫高氏之族也。作衛人者誤。少孔子三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能以志誠動物。魯衛、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害之、遂止。及學有得、爲成宰、成人有弗弟者、因之感愧改過。仕衛爲士師、公以行之刖人而人不怨。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司馬子牛名耕、亦作字牛、名犂耕、宋向戌孫、亦作曾孫、桓公之後也。世職司馬、因以司馬稱。多言而躁、好善疾惡。兄弟五人、巢、魋、子頎、子車、皆不法、孔子教牛以訒、又教之以不憂不懼。孔子既卒、子牛反宋、其兄向魋作亂、子牛置其邑與珪而適齊、桓魋入齊、陳恆使爲次卿、子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魯。晉趙氏召之、齊陳氏亦召之、皆不往、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良子正名孺、或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家語曰、公良孺嘗以私車五乘衛孔子、去匡、又從孔子過蒲、公叔氏以兵止孔子、孺慍曰、昔吾從夫子、畏于匡、畏于宋、今又畏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遇於難、不如我鬬死。挺劍而合衆、戰甚疾、蒲人懼、乃請盟、孔子遂行。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樊子遲名須、或云字子遲、魯人、一作齊人、少孔子四十六歲、一作少三十六歲。仕魯、佐冉有破齊師、弱冠之年也。以少孔子四十六歲者爲是。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琴張名牢、一字子開、衛人。志趣與曾晳同、從學於孔子、最

畢。孔子自幼多能、琴、虡、鼛、蟜、乃語之曰、吾不試故藝。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巫馬期名施、或作字子旗、陳人、又作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仕魯爲單父宰。宓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子驕名高、魯人、少孔子五十歲。有力善射、能挽六鈞之弓。或謂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僕者御也、刻卽高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秦子丕名商、魯人、少孔子四歲。孔子父執、秦堇父之子也。或謂字丕茲、或謂字不慈、或謂秦商楚人、少孔子四十歲。殆楚有同名者與、惜無可考。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左邱明、字失傳、楚左史倚相之後、魯太史也。有氣節、以巧言令色足恭爲恥。受春秋於孔子、復取諸國史書印證其事、著爲內傳、以明春秋之義。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授曾子之次子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授虞卿、卿授張蒼。蒼在漢初爲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授趙人貫公、貫公之子長卿授張禹。禹爲蕭望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初春秋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賈誼八世孫徽從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徽子逵傳父業、永平中、獻其書於明帝、寫藏祕閣。章帝好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而鄭氏與鄭氏衆、鄭氏安世三代習左氏春秋。是時、鄭賈兩家各有發明、自外孔僖、服虔、穎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及高密鄭康成、皆傳左氏。魏則王肅、董遇爲之注、而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於是左邱明傳春秋之功乃顯。甚矣、傳世之難也。後儒謂左邱明有二人、又謂左邱明目盲、皆誤。漢儒釋論語、以爲恥巧令足恭之左邱明、卽著內外傳之左邱明、是一人之據。古書明字音同盲、而字義相反、是誤以明爲盲之由。前代配享孔子廟堂、繼改從祀於廡、封伯、稱先儒。後改稱先賢、今因之。

孔蔑、以字行、亦作子蔑、名忠、一曰名弗、或作名串、又作名患。傳聞之譌也。孔子兄孟皮之子。受業於孔子。見家語。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叔仲會、或作噲、字子期、魯人、亦作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孔

子、後惟會得從祀、而孔璇無聞、亦闕典也。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陳子禽名亢、齊大夫陳氏支子也。或謂名伉、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初師端木子、後乃受業於孔子。嘗禁止其宗子家用殉、能守詩禮之教者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孫子石名龍、一云名寵、衛人、亦作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或謂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於是子石始從學於孔子。黃本驥曰、周有兩公孫龍、一趙人、論堅白異同者、非子石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牧皮、力牧之後、與曾晳、琴張同以狂稱、餘失考。我朝雍正二年、增祀於廡、稱先賢。

聖門從祀僅有名字及年地可考者四十二人、曰公晳季次、曰梁叔魚、曰冉子魯、曰顏子柳、曰伯子析、曰曹子循、曰秦子南、曰奚子晳、曰公祖子之、曰廉子庸、曰罕子索、曰公西子尙、曰壤子徒、曰冉子產、曰后子里、曰左子行、曰狄子晳、曰商子秀、曰任子選、曰榮子祺、曰顏子聲、曰原子籍、曰公子中、曰秦子之、曰漆雕子文、曰公夏子乘、曰燕子思、曰句井子疆、曰步叔子車、曰石子明、曰邽子斂、曰施子恆、曰樂子聲、曰顏子叔、曰漆雕子斂、曰縣子橫、曰顏子襄、曰鄭子家、曰公西輿如、曰顏噲。

公晳哀、字季次、齊人。一作公晳克、字季沈、魯人。其實一人也。或謂孔子嘗嘉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愚以爲此非夫子之言也、不足據以爲事實。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梁鱣、字叔魚。或作名鯉、名仲、字子魚、字子兔。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冉孺、字子魯。或作名儒、字子魚、字子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辛、字子柳、亦稱顏柳、見禮記。或作名幸、名韋。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伯虔、字子析。亦作名處、字子晳。又字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奚容蒧、字子晳。一作奚蒧、字子楷、子偕、魯人、亦作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祖句茲、一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廉潔、一作廉絜、字子庸、一字子曹、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罕父黑、字子索。或作宰父黑、字子黑、字子素。魯人。前代封
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西蒧、字子尚、一字子上。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
先賢、今因之。
壤駟赤、字子徒。亦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前代封伯封侯、
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
賢、今因之。
后處、字子里、一字里之。齊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
賢、今因之。
左人郢、字子行。亦作左郢、字行。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
後稱先賢、今因之。
狄黑、字子皙。亦作狄皙、字皙之。衞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
後稱先賢、今因之。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
賢、今因之。
任不齊、字子選。亦稱任選、楚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
先賢、今因之。
樂旅、字子祺、一作樂祁、一字子顏。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
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噲、字子聲。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原亢、字子籍。一作原亢籍、或作原忼、原抗、字籍、又作原桃。
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肩定、一作公堅定、字子中。亦作公肩、字子仲、或作公旬。
或曰魯人、或曰衞人、或曰晉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
先賢、今因之。
秦非、字子之。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漆雕徒父、一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友、子有。魯人。前代
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夏首、一作公夏守、字子乘、亦稱公夏乘、魯人。前代封伯
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燕伋、字子思、亦稱燕思、名級、秦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
稱先賢、今因之。
句井疆、字子界、一字子疆、衞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
先賢、今因之。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
稱先賢、今因之。
石作蜀、字子明、一作石之蜀、石子蜀、樂之成。紀人。前代封
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邽巽、字子斂、一作邽選、或作國選、邦巽、魯人。前代封伯封
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施之常、字子恆、一字子常。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
先賢、今因之。
樂欬、字子聲、一作樂欣。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

賢、今因之。

顏之僕、字子叔、亦作顏叔、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漆雕哆、一作名侈、字子斂、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縣成、字子祺、一字子橫、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祖、字子襄、亦作顏相、字襄、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鄡單、字子家、或作鄡單。前代封伯封侯、從祀、今稱先賢。

公西輿如、字子上。前代封伯封侯、從祀、今稱先賢。

顏何、字冉、魯人、亦作晉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罷。我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秦冉、字開、又作子開、蔡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罷。我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縣亶、字子象、一作縣豐、或作縣亶父、魯人。我朝雍正二年、增祀於廡、稱先賢。

聖門從祀以二爲一者二人、曰申棖、鄭國。

申棖、魯人。家語作申續、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申棠、字周。唐宋封伯封侯、以申棖、申黨同從祀。明去申黨、獨以申棖從祀、今因之。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有薛邦、字子從、而無鄭國。司馬貞謂史記避高祖諱、改邦爲國、薛訛作鄭耳。唐宋封伯封侯、皆以鄭國從祀、今因之。孔氏繼汾曰、鄭國、薛邦應是兩人。

聖門應從祀、確有可據、而尚待增補者一十有六人、附列於後

孟懿子、仲孫何忌。

南宮縚、即南容。

孔璇。

子服何。

顏涿聚、即顏濁鄒、顏讎由。

孺悲。

公罔之裘。

序點。

惠叔蘭、即子蘭。

常季。

鞠語。

康璵。

薛邦。

賓牟賈。

申黨。

季襄。

述曰、漢時稱門人、門生、弟子有別、周時稱門人、稱弟子、皆受業者也。考孔子門人三千、名不盡傳。家語弟子解

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列實七十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漢祀孔子、兼祀七十二弟子、其餘不盡祀。唐祀孔子、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初祀孔子、從祀者裁爲七十二人。大觀時増至八十二人、明初因之。嘉靖時、減爲七十六人。孔氏闕里文獻考曰、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有顏祖、顏何。無琴牢、陳亢、縣亶、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合二書所載、弟子共得八十人焉。又曰、我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爲據、第黜公伯寮而進孟子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人之數始復其舊。又曰、左傳有仲孫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家語有孔璇、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晳、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都文翁石室有[illegible]瑪、得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無可採入從祀者。番禺丁志璧曰、淮南子氾論篇、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然則孔子門人可指者共九十七人、今所述除公伯寮外、尚得九十六人、分配享、從祀、闕祀、記之以便釆覽云爾。

闕里述聞卷之四

闕里述聞卷之四補　　曲阜鄭曉如敬述

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

公孫僑鄭伯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故稱公孫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謚成子、簡定二公時賢大夫也。執鄭政四十四年、列國重之、其事實詳左氏春秋。惜司馬遷以子產爲循吏、未足盡其所長。晉人稱子產爲博物君子、鄭子皮薦子產爲卿、以紓鄭國之難、乃救時賢相也。昔孔子至鄭、兄事子產。及其卒也、聞之出涕、稱爲古之遺愛。又嘗稱之曰惠人、曰衆人之母、又許其有君子之道四。我朝咸豐七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賢、位東廡之首、始還先賢蘧瑗位西廡之首。

蘧瑗字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衛之賢大夫也、謚成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爲人仁而有禮、敬以事上、不以闇昧廢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孔子嘗稱其出處合乎君子之道。至衛兩主於其家。伯玉不敢挾貴、及長、亦歸禮事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我朝雍正二年、復祀位東廡之首、稱先賢。咸豐七年、還位西廡之首。移西廡首位先賢林放於東廡位公孫僑之次。

述曰、家語謂孔子嚴事、鄭子產、及魯孟公綽、重衛蘧伯玉及周老聃、齊晏平仲、楚老萊子、吳季札、皆朋友也。今

子産、伯玉得從祀於孔子廟廡、謹補述於門人考後，別爲故交入廟一門。

闕里述聞卷之四補

校記

①之怒：《孔子家語》卷三作「不怒」。

②不喜：右引作「不善」。

③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右引作「其仁爲大學之深」。

闕里述聞卷之五　　曲阜鄭曉如譔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公明儀魯之武城人也。初師顓孫子張、後質孝行於曾子
與、又嘗問稽顙於孔子。考孟子七篇、公明儀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其賢可知也。我
朝咸豐三年、從祀廟廡、稱先賢。
公羊高東周齊國人。受春秋於子夏、因作傳、授其子平、平
授其子地、地授其子敢、敢授其子壽。壽與齊人胡毋子都
爲漢博士、著於竹帛。至董仲舒、始顯於朝。又四傳而何休
爲之解詁、其書遂大傳。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
永徽中、改從祀於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穀梁赤字元始、一云名喜、名俶、東周魯國人。受春秋於子
夏、因作傳。自孫卿、申公、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列於學宮。
晉范甯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爲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
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於廡。宋大中祥符二年、追
封睢陵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孟孫氏名激、字公宜。以子軻顯揚、追封邾國公、配享啟聖
王位、居先賢顏氏曾氏之次、稱先賢孟孫氏。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作子輿、鄒人也。鄒亦作騶、本邾國。父
激、字公宜、魯孟孫之後。母仉黠氏。以爲仉氏者誤。周烈王
四年歲次己酉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或謂孟母夢神人
乘雲跨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
驚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父
卒、母仉氏守節撫孤。居近屠肆、孟子幼嬉戲、嘗學爲屠人
宰割之事。孟母曰、此非可以居吾子也。遷於郊、居近墳塋、
孟子又學爲埋葬哭泣之事。孟母曰、此亦非可以居吾子
也。遷於學宮之旁。孟子朝夕學爲揖讓之禮、進退周旋之
節。孟母曰、此眞可以教吾子矣。遂安居焉。稍長、出從外傅、
偶倦而返。孟母引刀自斷其機。孟子懼、跪而請問。孟母曰、
爾之學、猶吾之織也。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
丈疋。今爾學爲聖賢、乃厭倦而歸、猶吾織布、未成而自斷
其機也。孟子感悟、力學、世遂以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爲美
談云。比壯、受業於子思子之門人、得聞孔子之道。嘗曰、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考孟子之生在孔子卒後一百又七年矣。其出處與孔
子來孫箕、晜孫穿同時。來孫五世、晜孫六世、以孔穿爲孔
子元孫者誤。孟子道既通顯、從學弟子日進。三十七歲乙
酉、應魏聘、見其君罃、以仁義說之、罃稱之爲叟。周顯王三
十有三年也。先是魏爲齊秦楚所敗、徙大梁、改國曰梁、故
七篇中稱魏君爲梁。次年丙戌、梁君魏罃卒、是爲梁惠王。
子赫立、孟子去梁。厥後應齊聘、爲齊君辟疆客卿、迎母就
養、子仲子偕來。仲子名失考、田氏所生也。或謂孟子既冠、
娶田氏。嘗入室、田氏未及衣、欲出之。孟母曰、何爲。禮云、將

上堂、聲必揚。今爾不然、而獨責人乎。遂止。七篇舊注云、孟仲子與孟季子、皆孟子從昆弟、然孟氏譜則以孟仲子爲二世、孟睪爲三世。或謂顯王四十三年、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卿。次年去齊、復適梁。梁君赫不似人君、有定天下之問。孟子答以定於一。周愼靚王二年、梁君赫卒、是爲梁襄王。孟子去梁、復任齊。竊疑孟子久於齊、復至梁、中間或至任。周愼靚王四年甲辰、孟母卒於齊、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今孟母葬在鄒縣馬鞍山曲阜縣之東南偏也。六年丙午、孟子終母喪、五十八歲矣、復爲齊客卿。齊伐燕。周赧王元年丁未、齊取燕、不能從孟子伐罪弔民之謀。諸侯怒齊、孟子致爲臣而歸。既而齊君田辟疆卒、是爲齊宣王。次年戊午、魯用孟子門人樂正克爲政。克好善、孟子喜其能救世、由鄒至魯。克請魯侯見之、嬖臣臧倉沮而止。孟子前此嘗之宋、見宋君偃。又之薛、見薛公田文。皆不能行其道。其在宋也、滕世子適楚過宋、請見、勉之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在薛也、有欲害孟子者、薛公餽金千兩、設兵備。滕定公之卒也、世子立、是爲滕文公、名皆失考。滕君請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既而孟子應滕聘、自鄒至滕、將行仁政。滕君使其臣畢戰問井田之法、爲楚人許行等所撓、終不果行。孟子歸老於鄒、年已六七十矣。當是時、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臏、田忌、皆以富國强兵、戰勝攻取爲賢。周蘇秦以合從說韓、趙、魏、齊、楚、燕六國之君、取相印。張儀、公孫衍又以連衡敵之、欲驅東諸侯西事秦。而處士楊朱、墨翟爲我、兼愛之言盈天下。孟子懼焉、獨以正人心、息邪說、勸學傳道爲己任、而時不見用、無所動心、惟以顯學孔子者取信於及門。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家、壽八十有四。及門萬章諸賢畧輯其平生之言行爲書、題其篇曰孟子七篇、傳於世。或謂孟子卒日爲冬至、鄒人因廢賀冬之禮、遂成俗。考周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此說似可信。漢文帝得孟子七篇、置博士以傳後、罷。唐韓愈特尊信七篇之文、以爲孟子救世有功、萬世永賴、不在夏元后以下。宋孔道輔官兗州剌史時、訪求孟子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孟子鄒國公、詔鄒縣立廟、今南門外之孟子廟是也。元豐七年、以孟子配享孔聖廟、封孟父邾國公、孟母宣獻夫人。元至順元年、改爲鄒國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其大宗子孫徭役。正統三年、以孟父邾國公配享啟聖王。景泰三年、特授孟子嫡裔孟希文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罔替。今博士宅在孟子廟西偏。嘉靖九年、改稱鄒國公曰先賢孟氏、鄒國亞聖公曰亞聖孟子。今皆因之。復加封孟母端範宣獻夫人。今鄒縣孟子廟以門人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改稱先賢配享、以孟仲子、浩生不害、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唐韓愈、宋孔道輔、皆稱先儒從祀。按閻氏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附

四書釋地以傳、惜與孟子七篇仍多牴牾。黃氏本譜據孟氏家譜、證以史鑑、刪除謬誤、別撰孟子年譜、刻入癡學。又撮其大要、恭錄本闕祀典、刻入聖域述聞。語可徵信、今所考多從之、而又加詳焉。或謂孟子生于安王十七年、誤。

樂正子名克、樂官之後、孟子弟子。爲人好善、仕魯晉。陶潛曰、樂正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公都子、名失考、孟子弟子。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萬子名章、孟子弟子、與公孫丑等記孟子七篇傳世。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公孫子名丑、孟子弟子。陶潛曰、公孫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謹曰、聖門從學者雖三千、身通六藝者僅數十人、各具聖人之一體者十餘人、具體而微者數人、再傳而後、徒有誦法孔子之虛名而已。古稱有秦火之厄、入廟配食者、以有功於經書爲斷。公羊氏、穀梁氏各傳春秋、在孟子以前、唐代之配享廟堂者以此。然二氏不盡得聖經之旨、旋改爲兩廡從祀、宜也。孟孫氏之先大夫僖子、能識孔子爲達人、使其二子受業於門。懿子、敬叔能先後疏附聖人、得有行可之仕、魯國幾興、其功大矣。挺生亞聖、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天之所以報孟孫氏也。亞聖以學孔子之願、遂正人心之欲、明倫修道、養氣知言、雖未得親受業於孔氏之門、然私淑闕知、實能接跡夫升堂入室者矣。列爲四配、人無閒然。至於樂正、公孫諸儒、不惑於楊墨之說、獨尊信孟子、而亦得從祀於闕里、所謂攀龍附鳳者與。

闕里述聞卷之五

闕里述聞卷之六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伏勝、濟南人、宓子賤之裔。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將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焉、伏生有女代之言云。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敎者大率皆本於伏生。史記、漢書皆爲之立傳。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兩廡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我朝道光年間、以其後裔一人世襲奉祀生、居山東鄒平縣。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禮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及秦焚書、散亡益多、猶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漢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以無師說、無敢傳者、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爲今文儀禮、漢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堂生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廟廡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强①之謂也。又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又曰、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

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②、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武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臯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敎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於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賢是以閎夭太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又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敎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敎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郞康居殊方萬里悅德歸義此大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武帝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上所對③、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衆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嚮之應形聲也。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在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愁窮急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武帝取仲舒第一、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疑決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

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敎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究以對策之言爲精確。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廡。明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裔孫。少學詩於申培、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漢武帝時、五經博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侍中。會共王欲廣其居、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其尚書敘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還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六卒。或疑巫蠱事在安國卒後、此敘不應言及、恐是其後人僞託。然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寫爲隸古也。承詔作傳既畢、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其後人之事也。據此則安國原敘當止於將來句、其書序以下云云、似是後人所續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郯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由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丘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丘卿。蒼說禮數萬言、多采取家語之文、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今所傳禮記、卽戴聖所刪曲臺記也。明嘉靖九年、以蒼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毛亨、河間人也。傳詩有功。初、孔子刪詩爲三百十一篇、以授及門諸子。而卜子夏以之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再傳至孫卿、三傳至毛亨、稱大毛公。我朝同治二年、以亨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毛萇、趙人也。受詩於毛亨。萇爲漢河間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萇每說詩、王悅之、因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今本詩經、卽毛氏本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年間、封伯爵。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漢平帝永明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錄。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逵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引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然周官雖周公所作、在當時亦未

能盡行也。唐貞觀二十一年、以杜子春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鄭康成、漢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其私心實忌之。康成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愼五經異議、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號爲經神。子死於寇、有孫名小同、守其書。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我

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兄弟三人、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與妻黃氏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賢龐德公、司馬徽及徐庶、崔州平等皆重之。時漢昭烈皇帝尚未得志、屯新野。徐庶見昭烈、昭烈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稱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劉表長子琦、亦雅敬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與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立、聞曹操來征、將遣使請降。昭烈遙聞之、棄樊、率其衆南行、爲操所追破、獲徐庶母。庶辭漢、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昭烈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偶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東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

吳。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遂破其衆於赤壁、操引敗軍去。昭烈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召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五年、漢中悉平、昭烈稱漢中王、亮以下俱加封。二十六年、羣下勸昭烈稱尊號、不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皇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二年、留亮守蜀都、御駕征吳。亮諫不從。亮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止主上東行。三年春、昭烈病於白帝城、召亮至屬以後事。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敕後帝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於永安宮、謚昭烈。亮輔後帝卽位、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七擒獲、主孟獲、七縱之、南蠻心服、曰、南人不復反矣。其秋凱旋、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討賊。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烈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罰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日、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足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深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事、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眞帥師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遣司馬懿西鎭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節度、爲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九年、亮上疏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討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以巾幗遺懿、欲激之戰。懿忍之。其年八月、有大星墜於五丈原、亮疾病、卒於軍。遺表薦賢才、時年五十有四。及退軍、懿追之、軍反向、懿懼退師。民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諸葛君眞名士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而已。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謚曰忠武。初亮自表後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創造損益連弩、木牛流馬、銅釜等器、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皆出人意表。其言教書奏遺稿具存、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鍾會征蜀、至漢川、祭其廟、令軍士不得於墓之左右芻牧樵採。魏鄧艾問亮之長於蜀老、對曰、未見所長、惟其身後未見有及之者耳。晉史臣陳壽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時亮年二十有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魏武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子有言、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竊謂陳壽之論、可爲當矣。而儒者或以爲貶、誤也。明初設歷代帝王廟於京師、洪武二十一年、以亮從祀漢昭烈帝。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乾隆年間、
高宗純皇帝稱亮曰、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其遺事詳忠武誌、其子孫盡節見史書通鑑綱目、茲不贅述。

述曰、漢儒以通經注經從祀者、除罷黜外、今存九家。伏氏、高堂氏、董氏、孔氏、后氏、大、小毛氏、杜氏、高密鄭氏、皆傳經有功、而自脩無忝者也、允矣。然如河間獻王劉氏、德功在六經、亦無從可議、而從祀缺焉、殆如孟懿子之因賢而畧與、可謂有遺賢矣。諸葛氏直接德行之踪、不以傳經重、而以出師表爲輔翼聖經之文、所謂六經注我者也。此從祀中所以自成一家與。然漢去孔子未遠、遺躬行之訓者尚多、如犢固之對君、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石奮之脩身齊家、子孫感化、黃憲之虚言庸



行、諸儒悅服。由屑蟜之明哲保身、管甯之不降志、不辱身、非皆讀書有得者歟。雖不以通經注經名、千載下尚論通儒、亦若諸葛氏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殊令人稱其名、而景仰不置云。

闕里述聞卷之六

校記

①勉強：《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作「強勉」。

②器頑：右引作「嚚頑」。

③前上所對：據右引當作「前所上對」。

闕里述聞卷七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范甯字武子、晉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其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譏清談之士、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和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海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其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亡、人人易處。文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

或有靖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姓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生、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日永、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舊制、諸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晉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財。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濫、所為狠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云云。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晉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甯罷官後、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有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時、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我

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之曰通。隋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乎。通遂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時通始十歲、隆異之。及通十有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帝坐太極殿、召對、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文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遂歸。累徵不起、專以教授爲事。煬帝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六年、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河汾之敎、號爲極盛。十年、尙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郞國子博士徵、皆辭。十四年、卒於家、門弟子私諡曰文中子。通子福郊、福時。時生勃、幼慧、工文詞。明嘉靖九年、以通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辭、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疲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竆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擧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敎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還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贄策。贄言、勞心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掣、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恐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轉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擧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拒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

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勢承平、武備寖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欃、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虜難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控北虜。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廐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泚、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促芃還鎮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李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芬之術。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情事、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箠揙、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以取馬、責將家以出兵、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王侯之廬、算裨販之緍、貰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憪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自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

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所祐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益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在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者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勞力、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甯哉。德宗問事之切於今者、贄勸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德宗曰、朕豈不推誠、然頃上封事及奏對者、惟訐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斷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衆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庶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

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以賢臣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諫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諍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考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義也。陛下又以遷闊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進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必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觸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藏、況疏隔而猜忌乎。是時賊未平、德宗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德宗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

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循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孰與加虛號以受實患哉。德宗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遂以稾付贄。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初、德宗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襦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曰、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佛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給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以奉私求、蕩心侈欲、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德宗悟、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德宗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德宗許晟移軍、又請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並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德宗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德宗曰、試官、虛名耳、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耶。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疑殆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榮秩

以彰賢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敍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德宗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頃刻是爭。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其間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發憾、故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乃是天誘其衷、通歸途、濟大業也。德宗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德宗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有。今與舊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乃止。京師已平、欲詔渾瑊訪求奉天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疲瘵之甿、殘廢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內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益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舊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尊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此。遂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偶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德宗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德宗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嗚泣、德宗改容撫慰、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省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詔許之。

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復詔宰相自擇。贄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材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必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德宗嘉之、然仍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猥集、案牒叢淆、僞冒常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有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梲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無以應敵。乃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蠶織[1]、西輸賄繒[2]、以償馬貲、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人[3]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其要不精、圖之而其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纖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必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所長者殆、用所長而乘所短者安。夫以水草爲居、射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功[4]、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反物宜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

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所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邊調屯士以戍邊郵、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其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

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虞、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則不能甯居而狎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壤。闊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奪氣。又使去親族、捨圍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辟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一 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徒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屏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刼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猶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賞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媿、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詆諆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

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辭、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術、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榷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之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趫敏、動則中國懸其衆、不敢抗敵、則懼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附隴右於扶風。所當二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者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最在均齊、故法無貴賤之差、餉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彼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色甲兵、某人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材無足取、當退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披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遠決、號令不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以分力、輕其任以弱心、由是分闘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

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彊相掕、兩軍相持、事機所繇、銖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畜夫樵婦、斃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邀、敗者滅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由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甯綏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人利可治、六失可去矣。德宗愛重其言、而不能行。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選⑤、德宗用裴延齡。贄言延齡險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德宗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德宗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德宗不許。順宗立、召還、詔書未至、卒、年五十有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史臣曰、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贄有助焉。將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疫、祗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我

朝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唐德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以贊從祀。道光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高才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鬭、知賊淺深、若募以爲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讙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乃上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滅百歲。周文王年

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財、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憲宗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憲宗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禄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

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孼臣奸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順從。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遂爲皇甫鎛所沮、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偸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持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人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

爲恭、行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既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穆宗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旋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有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史臣曰、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其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後儒謂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有正人心之功、與孟子七篇相表裏、皆非虛譽也。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述曰、晉人能知清談爲非、而恪守庸言庸行者、卞壼、陶潛皆可錄、不獨范氏也。范氏所在興學校、優禮孔、顏、曾、孟四氏子孫、加人一等。此其所以得從祀與。隋王氏有文中子之稱、其書人多譏其夸、非庸言也。然河汾生濁亂之世、出處能不背於道、從祀可無愧矣。唐陸氏、韓氏皆工立言者、且實踐庸行焉、非通儒豈能如是乎。其從祀也固宜。

闕里述聞卷之七

校記

①靈織：《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作「以事」，當是。

②以：據右引，當作「北」。

③人：據右引，當作「入」。

④功：右引作「之」。

⑤李選：當作「李巽」，見《舊唐書》卷一三九、《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⑥人：據《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當作「入」。

闕里述聞卷之八　　曲阜鄭曉如講筵

孔門後學入廟考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常曰、不爲良相、便爲良醫。又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旣長、知其家世、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表請還范姓、更名仲淹。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仲淹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兼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倦。四方從遊者衆、嘗推其俸以食之、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諫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踵之、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

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然之、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其事竟寢。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閒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條上救敝十事。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宜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仁宗問夷簡、對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韓縝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

明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削黜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而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竦。仁宗論仲淹、宜釋夷簡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上①、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稍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仁宗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韓琦劾奏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宋庠請斬仲淹。仁宗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辭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

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仁宗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仁宗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意。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並請用龐籍、文彥博、滕宗諒、孫沔等爲助。仁宗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詔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仁宗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仁宗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仁宗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請倣前代、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仁宗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詔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名日著。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仁宗以仲淹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堡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數千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仁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史臣曰、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爲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錢公輔義田記曰、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族聚者九十口、歲給稻八百斛。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范氏規日與人米一升、歲與人縑一匹、嫁女錢五十千、再嫁三十千。娶婦三十千、再娶十五千、葬者三十千、幼十千。善哉、我

明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韓琦字稚圭、宋相州安陽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監左藏庫、禁中需金帛、皆內臣批肯取之、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衛校以爲病。琦奏罷之。徙開封府推官、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宰相器也。拜右司諫、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無所建白、四人同日罷。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有內降、不可不止。琦遇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謂曰、比來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矣。琦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當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爲諫官三年、自序諫稿、謂諫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益利路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時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多不予直、琦爲緩調、給之。招募壯者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賴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初、明道中、簡州以災傷嘗募納粟、後鬻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至是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非官粥也。盡發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

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趙元昊叛、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至則選練材武、治戰守具、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琦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乃命仲淹守延州。康定元年、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撥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琦曰、無約而講者、謀也。命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約曰、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又移檄戒之。福違節度、沒于好水川。琦自劾、及竦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乃言罪不在琦。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琦在秦州、脩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詔琦去秦、賊不敢窺塞。未幾、復陝西四路招討使。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乃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習戰鬭、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又建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互出犄之。因以招橫山、規取河南、而元昊遂稱臣。召入爲樞密副使、琦自請捍邊、章五上、不許。又與范仲淹決策上前、期覆元昊。朝廷不果用。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臣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琦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停放禁軍不堪戰者萬餘人、遂討平羣盜、盡修鄜延城障。歸、陳西北四策、請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厲兵、營修洛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杜衍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等相繼罷。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厭境、弼以正辨屈之、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副、辭避不受、及其居位、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求補外、出知揚州、徙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吏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眾。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遂著爲法。徙知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驕不可使。琦用軍制勒習、

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賻賞其家、恤其孤幾、使繼衣糧。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鋭三陣、日月教習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歲大飢、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取以爲法、璽書褒美。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內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此皆良田、棄不耕、適足資敵、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中書習舊弊、每事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惟意所去取。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領、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琦自爲相、即與諸賢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赦、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衆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邮。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于三代之仁義、多琦所論議施行。是時、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來常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爭以立嗣爲言、依違未及行。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姑待之、後宮將有就館者。已又生女、琦乃懷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會司馬光、呂誨皆以爲請、琦進讀二疏、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遂力贊之、議乃定。時英宗居濮王喪、命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猶豫不決、招議聽生變故、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及仁宗崩、英宗嗣、琦預大議、宮門徐闢、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廨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琦性厚重、未嘗名其功。每燕坐從容、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初、英宗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有他語、朱制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貫次六軍、次見百官。琦獨召允弼先入、言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何不立尊行。琦曰、先

帝有詔。允弼曰、爲用宰相。遂循殿陛上。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貿。次召諸親王、次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卽位數日、于喪次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驚愕、不知所措。琦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敢惱官家、且當服藥。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英宗疾久不平、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或默觀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之曰、相公亦不易勝矣。然他人動之、不顧也、須琦強之而後服。時太后垂簾聽政、英宗方寢疾、琦慮宮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太后慫曰、相公是何言也、我日夜更盡心。琦曰、太后保護、則衆人自保護。同列皆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毋乃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英宗疾甚時、有不遜語、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不能容之乎。歐陽修復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太后一日密札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但曰領旨。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此不復言太后短矣。琦以山陵有事、乞晚臨、後上殿、既見密奏、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無可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又曰、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隙開卒難合矣。琦潛察英宗疾良已、乃建議一出祈雨、使天下人識官家。太后曰、帝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今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頤指卽辦。數日、素仗成、帝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人情大安。琦必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卽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宮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遂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至時、琦卽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屏後見太后衣也。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立、乘帝疾、語言錯謬、交構兩宮。時司馬光、呂誨交章請誅之。尙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琦以帝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皆經國長算大策、補綴缺畧、編成十餘軸以獻。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夏人寇大順、琦

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卿所料也。夏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祁諸館伴、琦乃條料十事以授諸、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某事、則以某辭折。十得其八、夏人譟服。英宗疾革、琦入問起居、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早建太子、以安衆心。帝頷之。琦請親筆指揮、帝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潁王也、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請即以今晚宣麻。帝又頷之、由是國本定矣。神宗即位、中丞王陶彈琦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臣以示琦、琦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之動、出陶知陳州。琦力求去位、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謝、帝泣、琦亦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帝曰、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居相位、臨事喜慍不形于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時青澗守將种諤取夏綏州、夏主諒祚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釁復啟。朝議欲棄綏、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乃卒存綏州。改判大名、充安撫使。王安石始行新法、百姓苦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勵精求治、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遂稱疾不出、帝猶欲罷青苗法、而執政中有論須安石出乃定議者。已而安石既出、持之益堅、且令曾布條析其說、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熙寧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本臣屬北方、今誘之使來、一也。取吐蕃之地以建

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捌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壍池、五也。頒弓矢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海。故散靑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强敵、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其鎭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闕訟者、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遼使每過魏都、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于外國如此。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初、新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見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太宗、眞宗嘗獵于大名之郊、有詩數十篇、舊刻于石。琦留守日、纂詩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摹本以進者、琦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後韓絳來、遂進之。琦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邊功、不當更導之耳。琦在外、其心常係社稷、至老益篤。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廢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又曰、慶歷中、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論議、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琦性含容、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琦獨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嘗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凡人于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又因論進退曰、處進退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懸車四朝、元勳盛德、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凡薦人于上前、未嘗輒漏其語、聞因上有宣論、或同僚談說人始知之。云

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卽以袖覆狀、仰首與語、手卷以授之。有玉盞一雙、絕寶也、吏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帥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琦乃語主吏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吳瓌素有節郭、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瓌爲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憤敗如言。錢明逸出爲秦州、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諸公、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識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或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公是間氣。我朝咸豐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文名遂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正不勝邪、數爲仁宗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名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仁宗獨獎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仁宗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並駐②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耕、勿爲敵

有。議久乃行、歲果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仁宗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仁宗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善良、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以修鹽詞爲指、其孤甥張氏獄、雖辯釋、猶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徙潁、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③]年矣。仁宗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表乞澄汰內侍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河決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仁宗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請建儲宮、言甚切直、其後立英宗爲太子、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

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嘗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修平生與人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英宗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與衆不同。太后出手書、許英宗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孺有私憾、造帷薄不根之謗以辱修、展轉達於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神宗使詰其所從來、言者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力辭、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史臣曰、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姿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孤、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

蘇④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皆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金石遺文、一以摭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

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敍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議者以爲知言。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未嘗求仕。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簴、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移保寧節度推官、改湖州教授。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科條纖悉備具。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律、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數年。喟然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所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宋大臣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

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遣。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讙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答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初、仁宗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稱疾不之官。神宗熙甯十年、卒年七十有六。贈祕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賜謚康節。史臣曰、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淸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過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宋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廡、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邵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邵子裔孫世襲博士。

周輔成、宋道州營道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歷二十三年、以子敦頤顯揚、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周敦頤、字茂叔、宋周輔成之子、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學士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能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辭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

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神宗熙甯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爲名。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有七。黃庭堅稱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史臣曰、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著通書四十篇、發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啓發人多類此。宋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周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周子裔孫世襲博士。

程珦字伯溫、宋中山人。高祖羽、爲太宗朝三司使、父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遷潤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調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

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人譁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新法行、守令奉命惟恐後、珦獨抗議其未便。使者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有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顥、頤師事之、卒成大儒。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求撰碑銘。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淸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嘉靖十年、以子顥、頤顯揚、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程顥、字伯醇、程珦長子。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爲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問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使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訟遂息。茅山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儲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神宗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神宗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

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鎭甯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讙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河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鎭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神宗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分以挽縴爲業、且察爲奸者、境遂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靑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有四。史臣曰、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宋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廡。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程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大程子裔孫世襲博士。

程頤字正叔、程顥次子。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

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時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甯。卒、年七十有五。史臣曰、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著易傳、春秋傳、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宋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廡。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程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程子裔孫世襲博士。

張迪、先世大梁人。父復、真宗朝仕至給事中、集賢學士。迪仕仁宗朝、爲殿中丞、知涪州事。卒於官、有政聲。我

朝雍正二年、以子載、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張載字子厚、張迪子。以父卒於官、僑寓郿縣橫渠鎭之南、遂爲郿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足取、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純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甯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月見

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世儒曰、未知人而遽求知天、未爲賢而遽曰尋聖、學者大弊也。載則謂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兩銘懸講堂、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年高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⑤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⑥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張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張子裔孫世襲博士。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没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破之、水迸、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丁内外艱、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

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時判禮部、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仁宗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仁宗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

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衞州、母楊歸其兄、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卒、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英宗疾愈、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為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以細故加矢刃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以金遺舅氏。太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太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太后、以防矯偽。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已而還都知任守忠等官、光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復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遂責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用。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力辭、曰、臣不能為四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臣願俟宰相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

皆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初、光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遣將种諤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神宗大悅、手詔奬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無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殆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神宗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會安石草詔、仍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神宗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變⑦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神宗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租戾、今不糶米而責錢、乘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神宗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呂惠卿憸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神宗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謂光害政、不可在高位。會河北安撫使韓琦論青苗法、神宗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神宗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方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矣。抗章至七八、神宗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罷光樞密之命。光進試館職策題、以安石三不足畏爲言。神宗問、專主此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會官制行、神宗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神宗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

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吕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容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九月卒、年六十有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哲宗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人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之。史臣曰、光孝友忠信、恭敬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繫辭二卷、翰林詞草三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經話⑧一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弗爲也。紹聖初、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哲宗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

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稱先儒。今因之。我朝康熙六十一年、兼從祀宋哲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

李綱字伯紀、宋邵武人也。自其始祖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徽宗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桓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上極言之。敏果以綱論入奏。徽宗召綱議、綱刺臂血上疏言、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徽宗既禪位於欽宗、綱又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紊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內姦、使君子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欽宗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請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請欽宗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又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問可將者。綱對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持避敵之議、乃以綱為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後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不能堅守。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欽宗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欽宗色變、下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欽宗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

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衞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衞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諫曰、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欽宗悟、遂輟行、命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衞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皆感泣。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金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千餘人。金兵退、請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弗許。欽宗遣李棁往、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棁果不敢措一辭、還報。綱曰、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留宿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若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欽宗慰留之、使綱出治兵、而誓書由內行、皆如約、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金人仍日肆屠掠、綱曰、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欽宗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恃勇先期發、欲乘夜斫敵營、擒斡离不而奪康王歸。弗克、欽宗聞之、命綱往援。綱率諸將且出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金使責宋、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先是、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遂退師。欽宗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金別卽攻高平、宰相咎綱急儆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于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朝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

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欽宗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爲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絶、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諭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宦官乃進。綱諫曰、如此、是示之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欽宗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欽宗賜詔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徽宗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捎其奏適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嘗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餘道病

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詔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被斥。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議者益肆、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欽宗書裴度傳賜之、綱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既而趣召數四、綱統宣撫司兵萬二千啓行、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⑨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旋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被謫。金兵再至、欽宗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還、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康王、高宗也。即位之後、拜綱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高宗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綱不爲動。高宗聞綱至、遣官迎勞、賜宴、趣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高宗爲之動容。綱乞追寢成命、力辭者再。高宗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靖、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因以十事請施行、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

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遂極論僭逆張邦昌應誅、僞命臣寮宜問。黃潛善爲張邦昌回護、呂好問附之。綱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必用邦昌、第罷臣。高宗感動、汪伯彥因言李綱氣直、臣所不及。乃詔謫邦昌及吳幵、莫儔等。又准綱奏、附恤死節李若水、霍安國、仍詔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高宗謂綱、昨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綱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鎭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高宗問誰可任者、綱舉張所、傅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請兼及兩河與勸王之師。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

捷得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請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殺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公途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眞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高宗然之、命薄一官、開封守闕。綱舉宗澤、爲留守、澤果能挫敵、軍民賴之。綱自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家屬。時宋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高宗嘗問靖康時淵聖勤政、省覽章奏、至夜不寢、然至播遷何耶。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高宗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又屢諫勿幸東南、黃潛善、汪伯彥隱嫉之、高宗遂疏綱、諫章多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旋以潛善、伯彥沮撓招撫、經制兩司、綱力爭、謂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非細事。又請還幸、從潛善、伯彥議、則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因求去、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御史張浚劾綱、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由是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荊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鼎、澧、嶽、鄂、荊、南一帶、皆當屯兵、俾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

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攻宋、綱具防禦三策。詔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引古證今、力諫高宗不可偏安、當修省以成中興之業。奏疏三千餘言、皆切中時務。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行。除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命赴行在所奏事畢之官。六年春、綱至、引對内殿。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久、綱請出奇取勝、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已而宋將劉光世、張浚、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高宗進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以驟勝生怠爲戒、淮西鄰寇以全軍叛歸劉豫、綱又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論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以爲必有可矜、乞寬浚罪、以責來效。高宗將幸平江、綱以爲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北還、金使偕至、宋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綱聞之、上疏言甚激烈、與衆論不合、高宗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乃允其請。次年薨、紹興十年也、年五十八。高宗聞之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荊廣記、制置江右錄。史臣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黄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我

朝咸豐年間、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述曰、宋儒入廟配食者、除罷黜王安石外、尚三十四人。

今以范氏、韓氏、歐陽氏、胡氏、邵子、周氏、周子、程氏、兩程子、長安張氏、張子、司馬氏凡十三人爲一卷皆趙宋汴都臣也。益之以邵武李氏一家、則北宋之所以終、而南宋之所以始矣。

闕里述聞卷之八

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有人獻玉盞一雙、絕寶也、每召客、特設一席置之。一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帥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吳瑗素有節槩、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瑗爲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慣敗如言。錢明逸出爲秦州、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諸公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大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識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觀書文、晝夜不倦、學顏魯公、遒健端重類其爲人。後有人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公是間氣[illegible]。

朝咸豐二年從祀廟廡、稱先儒。⑫

述曰、宋韓氏與范氏并稱、曰韓范、又與歐陽氏富弼共稱、曰韓范富歐。韓皆居范前也、然范先韓卒、故從祀之位、韓居范下。傳宜照位次編入前、偶遺之、今補於卷八。

校記

①塞上：《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作「塞門」。按，塞門、承平均爲砦名，作「塞門」是。

②並駐：《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作「駐並」，當是。

③十二年：《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作十一年。

④「蘇洵」前闕字，據右引當作「曾鞏王安石」。

⑤予：《張子全書》卷一、《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均作「子」，當是。

⑥施：據右引當作「弛」。

⑦變：據《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當作「欒」。

⑧續經話：當作「續詩話」。見《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按，是書尚存，各本均署作「續詩話」。

⑨一二：據《靖康傳信録》卷下當作「一一」。

⑩張浚：《宋史》卷三五九《李綱傳》作「張俊」，當是。

⑪同⑩。

⑫本頁「魏府時僚」至「稱先儒」一段文字原爲《韓琦傳》文，已收入本卷。此處重出，當刪。

闕里述聞卷之九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楊時字中立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神宗朝中進士第、値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甯元豐之際、名重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者回以聞。徽宗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甯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甯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甯、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衞、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又言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寇盜窺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

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鬭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十三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

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改安石爲廟廡從祀。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詆時罷時祭酒。時言元祐黨籍中、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除給事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及徽、欽失國、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卹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著書講學。卒年八十有三、謚文靖。時在東郡①、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

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謝良佐字顯道、宋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譏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發赤。明道乃曰、卽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請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顥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額有泚、憤悱如此。旣成進士、又事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且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嘗苦多懼、削習于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忠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遷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旣立、其事頓簡。是時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徽宗時、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其後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曰、當爲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其講說。酒五行、良佐撤爵曰、聽講、乃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及覈職歸、謂學者曰、學旣透得名利關、尙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于世味若存若亡。迨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著錄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其以生意論仁、以實意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其以大學一書爲入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教人綱領。其語天德王道之要、爲實斯是編以傳其趣、故嘗手爲釐訂②云我

朝道光二十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入太學、師事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哲宗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甯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再命讀之、注

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繪、璋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用。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③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宜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久。④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視大臣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識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眾。黨論何時而彌。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

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摭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膂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⑤、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栗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遲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偶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命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撥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定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强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

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昔與黄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斁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左相呂頤浩令黄鑑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刊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周祕、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詔贈四官、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

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宋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欽宗即位、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朝臣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高宗紹興四年、止於涪、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甯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屛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奏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請召安國、且上章薦焞、言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遠過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

復以疾辭。高宗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高宗請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高宗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高宗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耳。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詐謀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問遐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遠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又遣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詔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⑥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援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叅⑦、

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淩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諫和、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焞不欺暗室、專功主一。其於聖人六經、耳順心得。嘗奉詔撰論語解、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信然。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於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紹興中、卒、年四十有六。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謚文質。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熹之父松、熹之師李侗、皆執弟子禮於仲素、故熹能知仲素。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李侗字愿中、宋劍浦人。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

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心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旣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飮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鄕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敎、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每諷誦之、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

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落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致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遇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吾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朱松字喬年、宋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聞楊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徽宗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高宗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召爲屬。松辭。鼎再相、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薦、除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閒、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惟其言之聽。三人者、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熹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明嘉靖十年、以子熹顯揚、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朱松子。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因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韓元吉同召。熹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聖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意誠心正、

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以和、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孝宗隆興元年、復召入對。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胡銓、梁克家、龔茂良先後薦、力辭、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邪私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其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所奏凡七事、上為動容。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

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誠、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朝臣鄭丙、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者、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胡晉臣除侍御史、論林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逾月再召、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介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僻

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袞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以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在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臣、議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媚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

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儲、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具文、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漳州經界竟報罷、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卿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甯宗即位、有旨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甯宗開懷容納。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始甯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稍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

乃獨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時紹熙五年閏月也。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甯宗慶元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以十罪，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七十，依所請⑧。六年，卒，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⑨、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⑩。進講者七。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論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後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甯宗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皆行於世。大學、論孟、中庸立於學官。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廡。明崇禎十五年，移先

賢位七十子下。我

朝康熙五十一年升配大成殿位東序卜子之次、爲十一哲、創典也。乾隆三年、又以有子升配大成殿、爲十二哲、移朱子於西序顓孫子之次。朱子之後、世襲博士二人。

述曰、宋儒講學於南渡後者、皆程門弟子、楊氏其首也。傳至朱子、講學注經之功兼備矣。故以楊氏、崇安胡氏、尹氏、羅氏、李氏、朱氏、朱子之傳爲一卷、其淵源較然不欺也。

闕里述聞卷之九

校記

①東郡：疑當作「東都」，指北宋。此乃承《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之誤。

②「其語」以下三句有誤。按此文實抄自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謝良佐傳》，該書此數句作：「其《語録》則朱子少時爲學，實賴是編以發其趣，故嘗手爲釐定云。」

③《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於「屯田郎」下有「辭」字。

④已久：右引作「已命」。此數句標點作「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

⑤恐：據胡寅《斐然集》卷二《先公行狀》作「怒」，當是。

⑥不決：據《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當作「不次」。

⑦參：當作「累奏」，見《和靖集》卷二《辭免除徽猷

閣待制第三劄》。

⑧「七十」二字衍，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⑨范念得：據右引當作「范念德」。

⑩四十六日：右引作「四十日」。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張栻字敬夫、宋緜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廕補官、辟宜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盡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勑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縱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①誠深察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心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心中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詔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諫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孝宗默然。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亦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孝宗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

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諫。即詔罷之。除栻左司員外郎、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儉、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終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居家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吏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首[2]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盜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辯詐偽、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亟、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當時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曰、吾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嘉定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呂祖謙字伯恭、宋丞相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後得張栻、朱熹講說[3]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

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當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慮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小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勢操制、苟玩而弗慮、則群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寖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敵國外患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陛下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初、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有五。謚曰成。祖謙學宗關洛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

哀。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行於世。其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陸九淵、字子靜、宋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與止異凡兒。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亦無不然。後登乾道八年進士。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不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甯崇安縣。少師史浩薦、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時。除勑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與衆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召④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答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尚之醨澆、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

窮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實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朱主道問學、陸主尊德性、語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辨無極而太極之非、則貽書往來、究不能強同也。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皆能恪守其傳者。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蔡元定字季通、宋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晚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朝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元定、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事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牽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請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及侂胄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

之議、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蔡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指要、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熹爲之序。明嘉靖十年、議入廟、以其子沈先從祀孔子廟廡。元定應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蔡沈字仲默、蔡元定子。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悦。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命而義不可受、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隱而卒。明正統二年、封建陽伯、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黄榦字直卿、宋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吕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甯宗即位、熹命奉表入謝恩、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歸、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慮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任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⑤、不令而政行。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

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溺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

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逕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戰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何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擾胄而起矣。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觀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惟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義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珏歸自維揚、榦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擄殺戮者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令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懲

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觀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聽管絃之嘲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觀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共詆排之、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旣沒數年、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賜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宋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子來守其鄕、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源。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陳其所得、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未幾、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萬古之前、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凡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旣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之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苟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

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又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功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澈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天理人欲，分數驗於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鎖綁，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也。湻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詭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湻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有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我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字景希，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子。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德秀共諸子學，妻以女。甯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illegible]，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尙。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郞，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祕書郞，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郞，同列相譏，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郞，上疏言：金人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

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舊、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覈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大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長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相、欲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以祕閣修撰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議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甯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荒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劾貪墨守林炎、張忠恕、舉循良李道傳、先是都司胡榘、薛拯等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聲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甯宗悟、以德秀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多仁政。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年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升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贈給有差。朝議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德秀諫止之。江華縣賊亂、德秀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軍

變、德秀治之、而劾其激變者。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矣。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揚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又擧知袁州趙政夫爲廉吏、且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曾侍經筵於淸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遠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甯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並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朔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佗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擠。畏公議、未敢發。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擧玉隆宮。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梁成大請加竄殛、理宗不許。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畏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爲。或咨寃惟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甯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廩僅三百人、嘗司與本州給之、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取進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

之廢壞、窩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理宗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靑光祿大夫。史臣曰、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宋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淸源雜志、星沙集志。旣薨、理宗思之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魏了翁字華父、朱蒲江人。幼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甯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初、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恂恂、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遲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劾其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豫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敎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敎、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甯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

令、持吏短長、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舊、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親爲講說、務摭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嚴吏姦、詢民瘼、剌舉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陴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撫綏大舊、蜀名士多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愧天位、並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寧宗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營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

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甯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盡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進見、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

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來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蒞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重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官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闈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黑白。理宗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封章多乞召了翁及真德秀。理宗因民望而並召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蔽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illegible]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理宗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理宗悉嘉納、且手詔奬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匯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理宗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並以江淮附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理宗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以疾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恩禮雖隆、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遍

召還、皆非理宗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理宗震悼、輟視朝、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鈔、師友雅言。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何基字子恭、⑦宋婺州金華人。父伯慧、臨川縣丞。黃榦知臨川縣事、伯慧使二子師事之。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苦刻⑧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眾。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滿詠、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精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沈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愈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理宗景定五年、詔舉賢。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王柏字會之、宋婺州金華人。大父師愈、崇政殿說書、從楊時受易、論語、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七篇、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

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沒而家貧者、爲之斂且葬焉。求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祭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著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其、卓議獨見多類此。及柏將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闢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凝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遺、三味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陸秀夫字君實、宋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景定元年、秀夫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時辟之幕中。秀夫性沉靜、每公私宴集、獨端坐如愚、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及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而邊事急、僚屬多亡者。秀夫愈自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兼起居舍人。後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益王廣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等追從之。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秀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初以秀夫熟知軍務、每事咨訪。後議不合、使臺諫官劾罷之。張世傑咎之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召秀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井澳風、帝驚疾崩、謚端宗。衆相約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遂與衆共立衛王昺、年八齡矣。時陳宜中入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悤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以進講。及厓山破、秀夫趨帝舟、是時元兵四合、秀夫度不得脫、遂先驅妻子入海、自負帝赴海、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秀夫年四十四。我
朝咸豐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灼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寖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理宗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請遷都、人莫敢議其非。天祥時爲甯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度宗在位之六年、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誥[10]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恭宗立、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幷結溪洞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德祐元年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待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

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尹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二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連衡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且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聞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亦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篠叢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瀠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端宗景炎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衞。時賞、孟瀠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復會昌。六月、敗元軍、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瀠等盛兵薄贛城、鄒㵯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甯、武寧⑪、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

走、卽鄒渢于永豐。渢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厲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三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四月、端宗崩、衞王昺繼立。六月、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母病沒、詔起復之。長子亦死。九月、宋葬端宗于崖山。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⑫趨南嶺。鄒渢、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戸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天祥至潮陽、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索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末聯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一笑而罷。宋主昺祥興二年、元滅宋、置酒大會於崖山。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時元世祖命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又何用。積翁欲如其請、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因於燕凡三年。元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元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始命刑於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而天祥已死矣。時歲在壬子冬十二月也。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

如生、年四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史臣曰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居獄四年、忠義之氣著於詩歌。有義士張千載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太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我

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陳澔字可大、宋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尤精於禮。仕宋爲黃州軍判官。澔承其家學、潛心戴記。宋亡、隱居教授不仕。元年八十有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宮、正統中、以其說取士。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述曰、宋儒以濂、洛、關、閩稱。朱氏雖徽人、而生朱子於閩、故閩學尤著。緜州張氏、呂氏、陸氏、蔡氏、朱子之友也。凡四家。小蔡氏、黃氏、漳州陳氏、朱子之弟子也。凡三家。此外則有真氏、魏氏二家、講習於宋道學之時。何氏、王氏二家、接跡於弛僞禁之後。陸氏、不辱文氏成仁、都昌陳氏注經、皆死於元而心於宋者。合之得十三家。共纂其傳爲一卷。而舊說則以都昌陳氏當列入元儒、可彼豈尚論之正哉。

闕里述聞卷之十

校記

①心：據《宋史》卷四二九《張栻傳》當作「吾」。

②師首：右引作「帥守」，當是。

③構說：《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謙傳》作「構索」。

④召：據《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當作「詔」。

⑤皆善：據《宋史》卷四三〇《黄榦傳》當作「皆喜」。

⑥湖海：右引作「胡海」。按胡海人名，作「湖海」非。

⑦字子泰：《宋史》卷四三八《何基傳》作「字子恭」。

⑧苦刻：右引作「刻苦」，當是。

⑨書經：《宋史》卷四三八《王柏傳》作「魯經」。

⑩語諷似道：《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作「語皆諷似道」。據此，「語」當作「語」。

⑪武軍：據《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劉岳申《文丞相傳》作「武寧」，當是。

⑫遁：據《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當作「道」。

闕里述聞卷之十一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趙復字仁甫、元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者從之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以金章宗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

傳、子史、禮樂、各①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之有遺、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墜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來學。郡縣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不可得、遂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及世祖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册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

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賢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瞻日月、獨星官爲能步厤食之數、誠以得其法故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之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稍可紓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鈔數之便、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夫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爲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耳、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弊、天下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2]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甚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几席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累年、猶莫測其意。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分、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

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訹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則召之命之、況加厮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

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天下哉。然此特論難進者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心、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誣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與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折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

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敬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況薄有功而厚有過、人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變異、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亦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恕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出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莫若道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於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愛民、用賢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反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

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在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面、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書奏、世祖嘉納之。衡進見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世祖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世祖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世祖前。世祖曰、衡言是也、吾意

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世祖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薦衡宜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世祖命左右掖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耶。世祖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職、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世祖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子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促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敎、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遣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有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③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六④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誤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請於世祖、命衡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宫官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公安則道行有時、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墳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游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元成宗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廡。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者、衡居魏時所署室名也。明嘉靖間、釐正祀典、去封爵、稱先儒、今因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

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黄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粹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而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信百家之説、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爲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元成宗大德中、卒。順帝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今因之。

吳澄、字幼淸、元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日、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世祖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澄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及久、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仁宗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顥學校奏疏、胡文定公瑗六學教法、朱文公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以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直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英宗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⑤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帝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英宗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

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敍次、而不效古乎。時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澄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還、言於泰定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賜金織文綺二、寶鈔五千貫。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然冰釋。以斯文自任、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定老子、莊子、大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明宗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有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罷。我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許謙字益之、元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之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皥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有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及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苟於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仁宗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服。初、成宗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何忍獨飽。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順帝至元三年、卒、年六十有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再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宮。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進曰、元儒入廟廡者五人、趙氏爲北方講學之倡、宗程朱者也。河內許氏窮達合道、本傳不言師承、觀其奏疏、是有志探源孔孟者也。金氏親炙於何王二氏、遠宗朱也。吳氏辨朱陸異同、雖以陸說爲優、而其所得、則邵學也。金華許氏受業於金氏之門、亦遠宗朱者也。嗟乎、宋哲宗以前、儒盛於北、而講學盛於程。南渡以後、儒盛於南、而講學盛於朱。元之始有七儒八丐之目、是以儒相詬病矣。幸趙許諸名儒出、繼程朱講學、元之君臣始重儒、然元人即知重儒、其崇尚聖人之教、尚未逮偏安之金、又何論漢宋。史臣曰、元儒苟安天下數十年、職是故也。信夫。

校記

①各：據《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當作「名」。

②僞本：右引作「爲本」，當是。

③踰：右引作「驗」，當是。

④六十六：右引作「三十六」。

⑤輸：據《元史》卷一七一《吴澄傳》當作「輪」。

闕里述聞卷之十二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人。父克勤、明太祖洪武中循吏。孝孺自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文宿胡翰、蘇伯衡皆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孫卽位、是謂建文帝、召孝孺爲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建文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荅。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命孝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邸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吳傑、平安、盛庸兵。帝以書示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援。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稍懈。懈則衆離、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建文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歸京、孝孺私就問嵓燕王何言、兵勢若何。嵓言王語直、其上下如父子、然吾軍雖十倍於彼、氣驕而懈、且諸將不和、未見有必勝之道。孝孺默然。嵓入見、具以實奏。建文帝曰、齊黃誤我。孝孺奏言嵓受燕賄、不足信也。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奉書如前請。孝孺曰、兵一散、難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願毋爲所惑。於是殺勝。燕聞之、遣兵掠沛縣、燒糧艘以絶南軍餉道。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絶餉道、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臣別有一策。燕世子仁厚、得國人心、其弟高煦校譎、素忌其寵。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必趣歸北平、則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則兵氣振、可圖進取也。於是孝孺草書貽世子、而令錦衣衞千戶張安齎往。世子得書、不啓封、並安送至軍前、間不得行。明年五月、燕王駐師江北、建文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我據天塹之險、與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於是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孝孺乃令人燒江北船以阻北兵、而陳瑄早以戰艦降燕矣。燕兵遂渡江、時四年六月乙卯也。建文帝憂懼、不知所出。孝孺曰、今城

中尙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爲守。然是時京師空虛、實無所爲勁兵也。孝孺又以前遣郡主未足濟事、於是遣李景隆譜偕諸王以說燕王、卒不聽。或勸建文帝他幸以圖興復、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開、燕兵入宮中、火鎭撫伍雲執孝孺以獻、燕王命繫獄。先是、王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主頷之。至是燕王稱帝、欲孝孺草詔。孝孺至、悲慟聲徹殿陛。降榻勞之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遂磔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時年四十有六。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前後坐死者數百人。孝孺工爲文章、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無敢藏孝孺文者、門人王稌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明成祖崩、仁宗即位、論禮部、建文中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至是、孝復子琬得釋爲民、方氏得不絕。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福王時贈孝孺太師、謚文正、妻鄭謚貞愍、孝友贈翰林待詔。我
皇上同治二年、從祀廟廡、稱先儒。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明成祖永樂六年、舉於鄉。端五歲時、見河圖洛書、即畫地質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甎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賑、存活甚眾。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止爭訟。監司大吏過、必造謁。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教。遭艱、歸澠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五

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墓側。後改葬澠池。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又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在。不知道卽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而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粲然具備、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天地萬物、盡欲屏去、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哉。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曾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端歿、門人私謚靜修。我
朝咸豐十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薛瑄字德溫、明河津人。父貞、洪武初舉人、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瑄幼由靜坐中增穎悟、日記千百言不忘。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監司見其所作詩賦、大奇之。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皆深於理學者、貞乃並禮爲瑄師。瑄由是盡棄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次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宗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英宗正統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稱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

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變下媼忽悲泣、振問其故、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眞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人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時①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請減一等。英宗數召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瑄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英宗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本、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朱子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英宗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淸。宏治中、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已而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惟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愼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騖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眞、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淳實、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楨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有一。神宗萬曆十三年、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

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視爲活孟子云。獻章儀榦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母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孝宗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神宗萬歷十二年、追謚文恭、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蔡清字介夫、明晉江人。少從侯官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憲宗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乞假歸講學。選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焉。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居家授徒不出。武宗正德元年、起江西提學副使。甯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誹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有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歷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喜射②。孝宗宏治十二年、成進士、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劉瑾逮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

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十二年正月、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奏從其請。守仁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以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九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甯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斆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餘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先是、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

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衞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甯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勸王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疑。十餘日、諜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己。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鎭。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甯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逆黨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珹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逆黨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逆黨方朝宸濠、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武宗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

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甯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嫉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承、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南征、武宗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嘗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與朝臣祝續、張綸讒毀守仁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武宗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武宗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時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世宗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

猺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世宗命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世宗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世宗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絶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世宗報聞而已。守仁已病、具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有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世宗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

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畲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世宗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穆宗隆慶元年、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穆宗獨允禮臣議、以瑄配。神宗萬歷十二年、大學士申時行等奏、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從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眾論所歸、亦宜並祀。神宗從之。萬歷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羅欽順字允升、明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官、屢遷至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略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為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為著困知記。自號整庵。年八十有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我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明武宗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請武宗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忌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上敬學疏言、文王緝熙敬止、誠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乾清宮災、復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解職歸。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為新政之助、畧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定、諂言日進、引為己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堤護鹽池、行呂氏鄉

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温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關解梁書院以居之。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大僕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遷國子監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世宗將郊親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値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帝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講學者不歸守仁、則歸若水、專力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異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我
皇上同治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呂坤字叔簡、明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皆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事、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温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偏⑤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一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雨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疲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鬭怨民、誰與合戰哉。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綢、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

罷、西域回青、不急之需、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僅過阻艱、必成傷損。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民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斗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搦擇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錫襲益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

稱受脅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上、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兩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貪、十厢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除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逆耳犯顏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隣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眾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

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
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
東征、而爲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旣苦、轉運
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
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
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
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并籍家資、誣以多贓、
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
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
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
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
之內、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
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
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
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祚
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懷
酖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卧榻之側、
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
嚴、愼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
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
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
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

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愼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
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
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
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
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
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
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而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
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
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
如故、卽宇中⑥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
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
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
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
言、翻然若出聖心、驚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
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
旨許之。於是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
鑛濫殺不辜、坤頗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
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
神宗以坤旣罷、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
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
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
禍心。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略言坤

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此媚鄭貴妃也。將以奪坤。神宗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黨臣刺親見用坤之殺、不殺、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將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書、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過千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坤卒於家。熹宗天啟初、贈刑部尚書。我

朝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劉宗周字起東、明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娠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餌、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懈。宗周少端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然慟父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時中朝有崑、宣二黨、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疵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熹宗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且盡。宗周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莊烈帝崇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

誅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絶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飾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竭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動遭譴謫已耳。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逞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幾許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今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此⑦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莊烈帝以爲迂闊、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强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勿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爲湯罪己、興也勃焉。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隱痛、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官⑧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闕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勅

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莊烈帝意。三年、以疾在告、
進蘄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
宜當宜平。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
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
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驕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
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
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
疾、指爲偃蹇、激莊烈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
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
豪家最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
淸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淸門外。嘗出見優人籠
篋、焚之通衢。賜恤罪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
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愼行、林
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入都、愼
行已卒、與釬入朝。莊烈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
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
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
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
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
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
賊由此日繁。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
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

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莊烈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釬輔
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
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
第、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
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
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
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
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
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
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
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多
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
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
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於督撫。
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
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
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
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
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廷無吁咈
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
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

不敢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怵惕失律之誅、慎天憤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莊烈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輒手其疏、徘徊起行數周、已而意解、傳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時太僕欽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莊烈帝雖不悅、然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莊烈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眞、遂不用。宗周得予告、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輒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鎭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餉臟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皆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巡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廢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鐫削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

睽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莊烈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莊烈帝臨朝而嘆、謂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遂以命之。再辭、不許、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明年、擢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整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莊烈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褒之。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從之。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莊烈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對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又問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從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略、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辯論久之、莊烈帝色解曰、朕已悉。敕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狂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又言、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莊烈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

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非烈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開、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鎭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鎭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謂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謂甲仗未具。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鎭將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鎭、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鬧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宴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闕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詔九邊督鎭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鴟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聚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欲殺宗周

矣。宗周遵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闕、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職訟而尋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闖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洵洵為速雛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諸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福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䤡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敢加害而去。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鬭。士英以統鎮言為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鼂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欲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吳甡合謀也。姜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刼乘輿、遷之別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討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嫉宗周、欲去之、薦阮大鋮知兵、特授兵部右侍郎。宗周曰、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騈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

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温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以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陽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領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而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進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史臣曰、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每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手著人譜傳於世。嘗盡畫衆心圖、以空明中著一點者爲欲之萌、以積點成全黳者爲惡心、以全黳中見白者爲善念生、以去盡黳而無點者爲復完本之明、開發後學、最有功。我朝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黃道周、字幼平、明漳浦人、天啓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

之。未幾、內艱歸。莊烈帝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頒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易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奇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而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擯外患、諸臣用之以滋張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莊烈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鯖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騶人、則就騶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龍、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莊烈帝益不悅、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勘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顛連於下、而諸臣

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覩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鋏嚴、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搆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訴。莊烈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為口實。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莊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未許。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為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未可多得。莊烈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楊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又謂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目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則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又言臣二十躬耕、足手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屝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莊烈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為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言、鄤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莊烈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

乎。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又問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莊烈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旨、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辯、其奏甚佞、且言道周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莊烈帝詰問之。乃問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章見惡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莊烈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鄤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又問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敢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莊烈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莊烈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莊烈帝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莊烈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莊烈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方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奏對又不遜、莊烈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未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張若麒遂阿嗣昌意、上疏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擬旨責學龍濫薦。莊烈帝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鎭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踰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

臨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斥黜⑨、爲親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莊烈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莊烈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莊烈帝曰、亦不免偏。時周延儒自以嗣昌既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上恩、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陳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吳甡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莊烈帝皆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解學龍、葉廷秀賢。既還、召見道周泣曰、臣不意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及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疏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至婺源遇 大清兵、道周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道周學貫古今、從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當享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我朝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縣人。明神宗萬歷庚子科舉人、晚年居河南輝縣。少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弱冠、父母相繼亡、哀誠中見心性本原、喪塟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明熹宗天啟五年、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光斗、大中被逮、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投鹿氏。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善繼適贊軍事、其

父正璧張果中與奇逢同志、出身營救、先舍兩家子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此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寃、自非有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淨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悲歌燕趙。昔盧次楩、一弄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謁王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云云。承宗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將清君側。矯宗詔止於途。坐光斗、大中以贓、各累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醵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爲送都門、而光斗、大中已先斃於杖。明年、順昌又以檻車被逮、擬贓五千。奇逢復爲謀畫、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燄方張、光斗等素所交遊、皆搖手縮戶、噤不敢發聲、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逢與正、果中也。保毋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不得、介所知餽名馬、固卻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客茅元儀爲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赴。明莊烈帝崇禎九年、兵薄容城、奇逢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鄉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奇逢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圮、未築而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歸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奇逢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衆。乃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糧、爲守禦計。暇則敎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我

朝定鼎、屢徵不起。僑居於輝、慕蘇門百泉之勝、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家焉。率子弟躬耕自給、弟子日進、稱爲夏峯先生。奇逢講學以黜華崇實爲務、不立講學門戶、常曰、講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又樂易近人、不纏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及田甿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衷相告。天性孝友、讀父書輒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其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皆行世。卒、年九十有二。史臣曰、奇逢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愼獨、遊其門者、高明沈潛、成德達材、如鼴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

之難一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避遁浮邱、辭色峻厲、心氣和平、雖縱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平日之學養可知矣。我

朝道光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述曰、明儒從祀廟廡者十有三人、方氏、曹氏、薛氏、胡氏、陳氏、蔡氏、王氏、羅氏、呂氏、甯陵呂氏、劉氏、黄氏、孫氏、其學皆能力行不欺。然講學各是其是、發明聖學竟不同。嗟乎、世無孔子、孰能合衆器而陶鎔於大冶之一鑪耶。此則漢宋以來古今同慨者矣。

闕里述聞卷之十二

校記

①時：《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作「下」，當是。

②喜射：《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作「善射」，當是。

③象湖：右引作「象湖山」。

④承：右引作「乘」，當是。

⑤偏：據《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當作「徧」。

⑥宇中：右引作「宮中」。

⑦此人心：《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作「正人心」。

⑧文官：據右引當作「文武」。

⑨罵：據《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傳》當作「罷」。

闕里述聞卷之十三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契祖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

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瑣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甯，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僞通海侯李玉廷踞雩都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廷果來犯，見有備，御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御史金鋐薦斌文詞淹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遹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甯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甯巡撫。

上諭內閣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斌瀕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諸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

能潔已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逐
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
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
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
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
嚴察劾奏。
駕至江寧、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柱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
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遣員履勘、仍然水
淹、即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
乃寢。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
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撲不
暇、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
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
斌條列錫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
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饑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
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
即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
劾蘇州府知府趙祿星、揚州府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陳
協濬、宜興知縣蔡司霑、如皋知縣盧埏、雎甯知縣葛之英、
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疏革勘
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留之、部議不
准、得
旨、祖進朝既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
勸廉吏。時吏部行取知縣為御史、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錢
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
輒謂遷擢難期、頹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
以察吏安民為念、徧告屬員、
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
苟能潔已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
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
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
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
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
俯准行取、以勵循良、
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
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
旨、劉滋、郭琇既湯斌稱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斌
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艷曲、
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擲之值、至數

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學習拳勇、輕生好鬬、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聲、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屏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臣恐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冀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向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尚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則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束水入海、遽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褫其職。

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棻、少詹事耿介、中允閻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侯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踰六旬、精力尚健、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

上遂授介爲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諭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宰執。

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世盜名、請逮繫嚴鞫。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

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嘗九卿會議時有漢

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論教爲言、而臣忝長宮僚、動遵典禮、
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罪何
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萬一、而
臣動遵典禮、循省自歎。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積、乞 賜
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
劾斌、奏
論申飭、不痛自引咎、並 毀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
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閣音布、
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如尸之人。
吏部尚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
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塔俱應
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遣太
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
論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
懷。

命由驛還柩。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尚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宣宗成皇帝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縣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
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
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煩、賦多逋
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
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
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
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
後擬。既而獲盜、鞫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
初報不道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
愧、得
旨詔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
樞薦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
官之日、萬民號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云。

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
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
知縣。二十三年、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
實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
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
時九卿奉
旨公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兗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並舉。
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奏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與清苑知縣
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得
旨行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州縣
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
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間有未被災之
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
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
所入無幾、私債之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
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
部議、尋

敕部遵前旨、盡行蠲免。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
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
兵之地、無藉於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
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為例、其不奔喪者鮮矣。名教自此
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三十年、戶部
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
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
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準。隴其疏言捐納一
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
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
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
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
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
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
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
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卑下可知。使之久
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 敕部通稽捐納之
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肅、選
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
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

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恃乎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不保舉也。今若並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搢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卽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淸、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淸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已捐納官員、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案俸陞轉。督撫旣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慮龐雜。至出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末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局。貲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狥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僨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僭慣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淸廉之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謬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俞允、稱先儒。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謚。諸臣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

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
諡。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予諡、立碑給價
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隴
其所著有四書大全因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
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
衞濱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行
于世。

述曰、漢高帝初不好儒、然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封孔
子之後爲奉祠君、獨能敬儒教之宗主、天亶聰明也。其
後諸帝師孔子、搜求遺經、設立博士、故漢多考據之儒。
宋太祖知用讀書人、太宗重孔氏家世之遠、其後諸宗
崇尚儒術、故宋多性理之儒。明太祖尊奉孔子之教、向
往闕里、獎勵儒士、故明多氣節之儒。我
大清入關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尊
師重道、比於前朝、有加無已、作人之化深矣。故通經明理之
儒、疊出、見於阮氏元所記列傳者甚衆。然迄今二百餘
年、入廟配食之典、特嚴。即老臣宿學如胡氏煦、數十年
編輯周易函書、敬奉
高宗純皇帝特旨、收入四庫經部、猶未得與廟廡從祀之禮、
嚴之至也。湯氏、以理學名臣蒙
高宗純皇帝褒爲漢臣論德第一、至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始准其從祀、所謂久而彌光者、與陸氏恭逢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當時
面諭廷臣准即從祀、
龍光之速、出於
天心獨斷者也。本傳原文二篇、謹錄於右、以爲闕里述聞之
第十三卷。

闕里述聞卷之十三

孔門後學從祀罷祀未復考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楚元王交之四世孫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行修飭、①擢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已而獻言神仙使鬼神爲金之術、令典尚方鑄作、費多不驗。乃下更生吏、繫當死、其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宣帝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宦官宏恭、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沮之、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于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辭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元帝惜之、乃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又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念以骨肉備九卿、雖在畎畝、猶不忘君。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一、條其所以。有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靑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元帝內重堪、而患衆口。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見問興。興傾巧士、謂上疑堪、因毁之。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元帝免豐、亦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爲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於是召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是時尚書皆顯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病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更生傷之、乃著嫉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元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適數有大

異、而上方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有②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成帝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詞旨極切。成帝感其言、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屢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成帝不能用、而内嘉其言、常嗟嘆之。時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先⑧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有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于君、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成帝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及權臣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壽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誦神仙方術罷。朱文端公軾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歲向年三十、其鑄作黄金事前于此、則向未及壯也。且其失在于過信父書、考向之誠諒忠懇、庶幾社稷之臣、其學之醇、西漢儒者未之或先也。顧以年少一眚、爲世疵議。夫仲舒繁露頗雜禨祥、横渠早歲亦喜談兵、至若逃禪以歸儒、變曆而求眞者、往往有之。苟其能以晚蓋、則始術曾不足以相累、何獨于向而必過爲嚴論哉。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與戴德同受禮于后蒼。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漢興以來、迄于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篇。至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六篇、世傳大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篇。蓋其闕者、即聖所刪耶。德任至信都王太傅。聖常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行部錄

因徒、有所舉以厲衆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贓吏罷。朱文端公軾論曰、大學中庸、先聖設教傳道之書也、而皆出于聖、則聖之爲功豈獨傳禮一家學已哉。史謂其行治多不法、意聖迂闊慕古、不盡循用漢法、故武所舉因徒、聖無所決、而媚武之、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所以治者、非武所知也。是即行治不法之一事也。夫儒家者流、于法律刑名多概棄之、鄭樵因此遂議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樵安從知武所廉得者爲贓非耶。聖行事少所表見、獨見于何武傳者如此。因嘉其傳經之功、而疑于其罪跡、故錄之。若馬融爲梁冀草詔而殺李固、則情罪彰灼、君子不能爲之辯矣。

賈逵字景伯、漢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既悉傳其父業、復能兼通大夏侯尚書及五家穀梁之說。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爲左氏國語解詁凡五十一篇、上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甚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摘光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章帝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賜錢二十萬、論潁陽侯馬防曰、逵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逵數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章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並作周官解故。遷爲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盡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欣欣羨慕焉。和帝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尋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號爲通儒。十三年、壽七十二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鄭賈之學。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附會圖讖罷。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漢世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聘衆、衆曰、太子無外交之義、漢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風以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坐罪、衆不染于辭。明帝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遣衆報之。衆至、單于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守閉之、欲

以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將復遣使、衆諫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又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絕望中國耳。南單于居漢久、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明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節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不聽。衆不得已遂行、仍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爲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召爲左馮翊。章帝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數被貴劾、執議不移。章帝竟不從。其後受詔作春秋解十九篇。八年、卒官。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于鄉。朱文端公軾論曰、仗義死節之臣、必于犯顏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衆之諤諤在廷、用能奮節北匣、不爲國恥。唐殷侑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衆者、其誠得于經者多耶。衆父興與光武論郊祀、光武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爲讖。光武怒、興遂惶恐遜辭以免。衆之抗直、過于興矣。

盧植字子幹、漢涿郡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既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及竇武援立靈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武、勸辭大賞以全身名。且請依古禮置諸子官、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强幹弱枝。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靈帝徵爲博士、乃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請立毛詩、周禮、左氏博士。會南夷叛、以植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全大體。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靈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植陳八事、一曰用良、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二曰原禁。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三曰御癘。宋后爲王甫所構、憂死、家屬被誅、宜聽收葬。四曰備寇。王侯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五曰修禮。應徵有道之人、陳明洪範、禳服災眚。六曰遵堯。郡守刺史一日④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七曰御下。請謁希餌、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八曰散利。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靈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

超、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雲梯、攻之垂拔。靈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可、豐還讒之。靈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黃巾、盛稱植方畧、嵩皆資之以濟成功。乃復尚書。靈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進爲張讓、段珪所害。袁紹將兵入宮、讓等刼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又進兵排宮、攻省內。讓、珪等遂將少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王允遣閔貢隨植後、追之。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既至、鼎陵虐朝廷、大會百官、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獻帝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土穴、不用槨、附體單帛而已。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于鄉。後漢書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猶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也。朱文端公軾論曰、進之召卓、曹操亦笑其失謀。卓之廢主、袁紹亦折其逆志、事計雖同、而乃心實異、惟植忠于帝室、而智足察奸、勇足厲氣、其常懷濟世、豈虛哉。夫直養者剛之本也、當植之在講筵、目不轉盼、所養固已剛矣。讓、珪逃死、何敢濫加橫戮。蔚宗論植大節、乃舍抗卓而述其追帝、不已末乎。

何休字邵公、漢任城樊人、少府豹之子也。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坐廢錮。初、公羊之學自齊胡毋子都作條例、以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公羊遂有嚴、顏二家博士。至休、乃略依胡毋生條例、隱括使就繩墨、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者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先是、扶風李育亦治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及論五經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休既善公羊、兼通歷算、乃與師博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黨禁解、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疾

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靈帝光和五年卒。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注風角等書黜。朱文端公軾論曰、殘經之不亡、賓諸專家是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在學官、不可廢也。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漢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于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猶可庶幾也。初、其父與晉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⑤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措。刑之本、在于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晉武帝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宏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于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

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隷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並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外、不應晷度、上二元乾度歷、行于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武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于皓。皓果召⑥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武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旬月不報。復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

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自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伍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⑦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眾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遺命葬于濟陽城東首陽之南、以儉自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建短喪罷。

述曰、我朝雍正二年、復祀先賢蘧伯玉、林放、秦冉、顏何、牧皮、先儒鄭康成、范甯共七人。乾隆二年、復祀先儒吳澄一人。今考未復者、鄭公伯纍、荀況、揚雄、馬融、王肅、王弼、王安石、無可議矣。至于戴聖、劉向、賈逵、鄭眾、盧植、服虔、何休、杜預八人、儒者多傳其有傳經之功。顧炎武有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桑之祭先蠶、學之祭先師一也。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二十二人配享宣聖廟堂、誠以能用其書、垂於國冑、祀之乃以報其傳經之功也。有明嘉靖時、欲以制禮之功、掩其豐昵之失、是私妄議、殊乖古人之旨。此論甚公。然則改祀之鄭氏、盧氏、服氏、鄭祀之戴氏、劉氏、賈氏、何氏、杜氏不可以不補述也。

校記

①行修飭：據《漢書》卷三六《劉向傳》當作「以行修飭」。

②著有占驗：右引作「著其占驗」，當是。

③先：右引作「三」，當是。

④日：據《後漢書》卷六四《盧植傳》當作「月」。

⑤三十：《晉書》卷三四《杜預傳》作「五十」。

⑥詔：右引作「召」，當是。

⑦史：右引作「吏」。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

曲阜鄭曉如敬述

皇朝太學釋奠考

謹案

欽定大清會典、凡釋奠於
先師之禮、爲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以四配十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東西兩廡。

通禮、將祭、先二日、禮部尚書一人、詣犧牲所眡牲、所牧豫設香案於庭中、南向一、東西向各一。遣官補服、太常寺贊禮郎二人前引、詣香案前、北面、所牧立案右。牧人牽牛羊過案前、導以旗仗、所牧跪告。牲次東向眡鹿、西向眡豕、所牧跪告如前儀、畢、引由北門退。

右眡牲。

先三日昧爽、太常寺進齋戒牌銅人、設黃案於　乾清門中門之左。太常寺卿率所屬咸補服、恭奉齋戒牌在前、銅人在後、導以御仗、入自西長安門至　午門、徹仗。太常寺官十人前引、由中道入進　太和門、　中左門、　後左門。侍衛二人引至　乾清門、階下。太常寺官恭設於案、齋戒牌南向、銅人西向。太常寺行一跪三叩禮、退。會典、

皇帝於大內致齋三日、王公百官均於私第致齋。

右致齋。

通禮、是日昧爽、太常寺司祝恭送祝版於內閣、授中書舍人、安放潔室、敬書祝詞於版、畢、內閣典籍預設黃案於政事堂中、舍人奉祝版、陳於案、南向。大學士詣案前立、北面。

展祝文敬書

御名畢、舍人奉祝版、仍安放潔室。

右書版。

昧爽、太常寺設黃案於

太和殿中

御座之南、設香亭奉祝版亭於殿內左楹之東、設奉玉帛香亭於殿內右楹之西。太常寺贊禮郎、讀祝郎、各官具玉帛於篚、貯香於盤、祗候。

太和門外、太常寺卿率屬贊事於殿內。屆時、太常寺卿杂欽天監博士二人至　乾清門奏時。

皇帝龍袍袞服、乘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至

太和殿北階、降輿、

御殿、立右楹前、西向。記注官四人立殿右門外、東面。司祝自內閣奉祝版入　太和門中門、玉帛香隨入、前列提鑪二。太常寺贊禮郎十人導引、升中階、至丹陛上、導引止。司祝奉祇版、各官奉玉帛香進殿中門、以次陳於黃案、三叩、退。太常卿展祝文、贊禮郎布拜褥。

皇帝詣案前、次第恭閱、畢、行一跪三拜禮、興、復位立。太常卿韜祝版、贊禮郎徹拜褥、司祝各官進至案前、三叩、興、恭奉祝版、玉帛香依次設亭內、三叩、退。司香官就香亭、奉香合立於亭東。司拜褥官布拜褥於香亭前、退立司香之右。太

常卿二人恭導
皇帝至香亭前立。司香跪進香、
皇帝上香。畢、行一跪三拜禮。興、復位。司拜褥官徹拜褥、司香
奉香合置亭內、鑾儀衛率校尉舁亭、香亭在前、祝版亭、玉
帛亭以次由中道出。前引如儀。太常卿跪奏禮成。
皇帝乘輿還宮。太常卿隨亭送　大成殿及　崇聖祠安奉。
右閱祝版玉帛香。
先一日、宰人預鑿坎於宰牲亭之西。國子監官設香案一
於宰牲亭外、光祿少卿一人、朝服詣香案前上香、遂及御
史、禮部祠祭司官、國子監監丞朝服眡宰。宰人割牲、以豆
取毛血、瘞於坎。
右眡割牲。
將事前夕、國子監祭酒率屬潔蠲殿內外、藉以機薦拂拭
神座。工部官張大次於
大成門外之左。夜分、太常卿、國子祭酒各率其屬入、具器
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鑪
一、鐙二。
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鑪一、鐙
二。
十二哲位前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各羊一、豕一、
鑪一、鐙二。殿中設一案、少西、北向、供祝版。其東南設一案、
西向、陳禮神制帛九色、白香盤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設
一案、東向、陳禮神制帛八色、白香盤三、尊二、爵二十有四。
凡牲陳於俎、凡帛　正位　四配異篚、十二哲東西
共篚。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冪勺具。東西廡二位同案、每
位爵一、實酒。每案簠一、簋一、籩四、豆四。
先賢案前羊二、豕二、香案一、爐一、鐙二。
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爐一、鐙二。設案一於南、北向。
陳禮神制帛二色、白香盤二、尊三、虛爵六、俎篚冪勺具、兩
廡陳設同。
崇聖祠　正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
八、鑪一、鐙二。　配位前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羊豕各
一、鑪一、鐙二。中設一案、少西、供祝版。東設一案、陳禮神制
帛五色、白香盤五、尊四、爵十有五。西設一案、陳禮神制帛
四色、白香盤四、尊三、爵十有二。兩廡東二案、西一案。每位
爵一、實酒。每案陳設簠簋籩豆羊豕鑪鐙、如配位之數。各
南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虛爵三、俎篚
冪勺皆具。鑾儀衛設洗於大次之外。樂部率太常寺協律
郎設中和韶樂於殿外兩階、金鏄鐘一、編鐘十有六、在東、
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縣以簴業。東應鼓一、柷一、
麾一。西敔一。東西分列琴六、瑟四、簫六、篴六、篪四、排簫二、
塤二、笙六、搏拊二、旌二、羽籥三十有六。太常官設洗於
崇聖祠階下之東、如式。

右陳設。
陳設畢、大常寺博士引禮部侍郎一人入　廟、恭詣　大
成殿周省齊盛及籩豆登鉶之實、次詣兩廡省畢、引詣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省眡如儀。
右省齍。
辨行禮位、殿內正中爲
皇帝拜位、北向。階下甬道左右爲分獻官拜位、正殿分獻官
六人在前、兩廡分獻官四人在後、均北面。陪祭王公位階
上、東西各二班。百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東西各五班。重
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均北面。辨執事位、鑾儀衛司
拜褥官二人、立
皇帝拜位之左。稍後、太常寺司祝一人、立祝案西、東面。司香
四人、司帛四人、司爵九人、立東案之東、西面。司香三人、司
帛三人、司爵八人、立西案之西、東面。侍儀禮部尚書侍郎
各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各一人、樂部典樂一
人分立東西案之南、東西面。太常典儀一人立殿左門外、
西面。司樂協律郎、樂工、歌工、文德之舞六佾於階上、樂縣
東西序立。糾儀御史四人、禮
部祠祭司官四人、引禮鴻臚官四人分立王公百官之次。
掌燎官率燎人立於燎鑪之隅。兩廡國子生司香　帛①司
爵、東西序各二人、序立兩案之南、均北面。承祭　崇聖祠
官拜位在東階下、分獻官四人拜位在承祭官後。讀祝官
拜位在殿中門檻內、均北面。太常司祝典儀掌燎各一人、
正殿國子官司香九人、司帛九人、司爵九人、兩廡國子生
司香司帛司爵每案各一人。
右辨位。
其日五鼓、步軍統領率所部清蹕除道、自　東華門至
廟門、御道左右塗巷皆設布障、鑾儀衛陳　法駕鹵簿、
不陪祀。王公百官朝服咸會、祗候送
駕如儀。日出前六刻、司祝恭請祝版設於祝案。太常卿赴
乾清門奏時。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駕發警蹕、　午門鳴鐘鼓
駕出東華門、導迎樂前引、不作、執鐙纓官左右夾導、如詣
東郊之儀。
右鑾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　四配、兩序、兩廡分獻官十人
於　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
左右門外序立候。
駕至、隨入。引陪祀百官入　大成門左右側門、豫於行禮位
稍南東西序立祗候。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竢。太常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盥、鑾儀衛官跪奉盥、奉巾如儀。司　拜褥官豫布　拜

導於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立。前引
內大臣止立殿檐下、提鑪官執鐙官侍衛均於階下止立、
後扈大臣隨侍。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人於甬道左
右、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百官於庭中左右、
均就拜位、北面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共迺
職、文舞執羽籥進。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協
律郎舉麾、工鼓柷、樂作。贊引奏、就上香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對引官至祝案前止立。司香跪進香、贊引奏、上
香。
皇帝上炷香、三上瓣香畢。奏、復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　四配、十二哲位
前、兩廡分獻官各詣　先賢、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贊
引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興。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
戛敔、樂止。
右迎　神。
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之章。
樂作、司樂舉節、舞羽籥之舞、有司揭尊冪勺挹酒實爵、司
帛一人奉篚、司爵一人奉爵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墊中、
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奉爵進至　四配、十二哲位
前、兩廡司帛奉篚司爵由南案前奉爵、各詣　先賢、先
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前跪三
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秋、祇奉舊章、謹以
牲帛酒菓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尙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篚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
右初獻。
典儀贊、行亞獻禮。司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樂作、司

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　四配、　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
止。
右亞獻。
典儀贊、行終獻禮。司樂贊、舉　終獻樂。樂奏敘平之章。樂作、司
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　四配、　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
獻儀。樂止、文德之舞退。
右終獻。
典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
止。
右徹饌。
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樂奏德平之章。樂
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樂暫止。
右送　神。
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跪、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篚、司香跪奉香、司爵
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司拜褥官徹拜褥、俟祝帛過、仍布
拜褥。
先帝復位立。　四配、　十二哲、兩廡香帛饌均送焚燎。太常
寺贊禮郎引分獻官退、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
拜位東西。樂作、贊引奏、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由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法駕鹵簿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不陪祀王公百官仍
朝服祇候、
駕至、跪迎。　午門鳴鐘、樂止、王公隨
駕入至內金水橋、恭候
皇帝還宮、各退。太常寺官徹　乾清門齋戒牌、銅人、送寺。
右禮成回鑾。
崇聖祠同時遣官致祭、贊引、太常寺贊禮郎引承祭官入
祠垣左門、引分獻官隨入、承祭官詣階下、盥手。典儀贊、執
事官各司其事。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
典儀贊、迎　神。司香奉香盤、就各香案前立。贊引官贊、
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肇聖王
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
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一叩禮、興。不贊詣左右　正
位前、跪上香、儀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引分獻官升東西階、
入殿左右門分詣　配位前、跪上香、如儀、降階、復位。引兩
廡分獻官分詣兩廡　從位前、跪上香、復位、均如前儀。贊
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
奠帛、爵、行初獻禮。贊禮郎引　承祭官升階、贊詣中案前、贊
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

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中。跪、行一
叩禮。興、不贊。以次詣左右案前、跪奠帛、獻爵儀同。贊禮郎
贊、跪讀祝位。引承祭官詣拜位立。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
奉祝版跪案左。贊跪。承祭官分獻官皆跪。贊讀祝。司祝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曰、惟
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當仲春秋、謹以庶
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尚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肇聖王位前篚內、三叩、興、退。
承祭官分獻官行三叩禮、興。贊、復位。引承祭官出、降階復
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自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配
位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②從位前、跪、奠帛、獻爵、叩、興、
復位、均如正獻儀。亞獻各獻爵於左、終獻各獻爵於右、均

如初儀。典儀贊、徹饌。有司徹饌。畢、贊送　神。贊禮郎贊、跪、
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奉祝帛饌
送燎。司祝司帛司香司爵各奉祝帛香饌、以次恭送燎位
如儀。承祭官避立西旁、俟過、復位。贊禮郎引詣燎所、眡燎。
贊、禮畢。仍引由祠垣左門出、各退。

右　崇聖祠祭儀。

每歲遣官釋奠禮儀。將
通禮、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三日、豫期眡牲、眡割
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恭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餘辭同前。受而供諸殿內、祝案行禮如
儀。祭日、陳設牲帛器數如前儀。設福胙於殿內東案尊爵
之旁、別爵一、設洗於階下之東。禮部侍郎省盥如儀。承祭
官拜位、親王郡王在階上、大學士在階下。讀祝、受福胙拜
位在殿中門檻內。分獻官在甬道左右、陪祀官在庭內左
右、均北面。司香、司帛、司爵、
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
等官充、兩序兩廡暨　崇聖祠殿廡、均以國子生充。序位
如前儀。奉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東案之東西面、接福胙、
國子生二人立於西案之西東面。雞初鳴、承祭官分獻官
豫集於持敬門內致齋所、太常寺贊禮郎十有四人、俟於
持敬門內、均朝服。昧爽、贊禮郎二人引承祭官入門、又四

入分引兩序分獻官、由左側門入、至階東盥手畢、詣拜位前立。鴻臚寺官引陪祀官咸詣拜位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供迺職。文舞六佾進。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作、贊禮郎贊、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行一叩禮、興。不贊、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贊禮郎分引東西序分獻官各一人、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退、降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東西各二人、分詣　先賢、先儒位前、跪、上香。退、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中。跪、行一叩禮、興。不贊。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贊跪。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皆跪。贊讀祝。司祝跪讀祝如儀。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叩禮、興。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奠帛、獻爵儀同。退、降階復位。贊禮郎分引兩序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奠帛、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兩廡分獻官分詣　先賢、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暨　四配位前、奠爵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爵於右、餘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文德之舞退。典儀贊飲福受胙。贊禮郎贊、詣受福胙位。引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奉福胙二人自東案奉福胙至

先師位前、拱舉、退立於承祭官之右。接福胙二人自西案進立於左。贊禮郎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右一人跪進福酒、承祭官受爵、拱舉以授於左、接以興、次受胙、如飲福之儀。贊、叩、興。承祭官三叩、興。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德平之章、樂作。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有司各奉祝帛香饌、恭送燎所如儀。承祭官避立拜位西旁、俟過、復位、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詣燎所、眡燎畢、仍引出門、樂止。陪祀各官退、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陳設、承祭官分獻官行禮儀節同前。

臨雍釋奠禮儀考
通禮、
臨雍既諏吉先二日、
皇帝通齋、王貝勒貝子公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翰林院詹
事府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國子監官、衍聖公及五經博士
陪祀至京者、咸致齋。
右致齋。
眡牲及眡割牲、與上丁釋奠禮同。
至日夜分、太常寺卿國子監祭酒率其屬入、具
大成殿及兩廡陳設、不供祝版、餘器數與上丁禮同。
右陳設。
省齋與上丁釋奠禮同。
辨行禮位
皇帝拜位在殿門內正中、北向、分獻官位階下甬道左右、陪
祀王公位階上、東西各二班。百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翰
林詹事官七品以上暨國子監官均陪祭、東西各七班、翰
林詹事府在東、國子監官在西。衍聖公在東班之首、五經博
士及孔氏族五人、顏曾等氏族各二人與見官京師者、在
東班官之末、均北面。餘執事官序位與上丁禮同。
右辨位。
鑾輿出宮、與上丁釋奠禮同。
駕將至國子監、祭酒司業率屬朝服、國子生吉服、序列於成
賢街道左跪迎。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俟、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盥畢、入　大成門中門、升階、入殿中門就位。國子
監官由西側門入、暨陪祀王　公百官就拜位序立、如上丁
釋奠之儀。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協
律郎舉麾、工鼓柷、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戛
敔、樂止。典儀贊、行釋奠禮。司樂贊、舉奠獻樂。奏宣平之章、
樂作。有司揭尊羃勺挹酒實爵。司帛奉篚、司爵奉爵、以次
恭就
皇帝之右。司帛跪進篚、
皇帝受篚、拱舉授司帛、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跪獻於案、退。司爵跪進爵、
皇帝受爵、拱舉授司爵、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奠於正中、退。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
殿左右門、詣　四配、　十二哲位前、奠帛獻爵如儀。出、降
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
出、復位均如儀。樂止、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典儀贊奉帛送燎。司帛詣
先師位前跪、三叩奉篚興、由中道出送燎。贊禮郎引分獻官、
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拜位兩旁。贊引奏禮成。
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出殿中門降中階至 大成門外、入大次更衣、樂止。
皇帝出大次升輿、詣彝倫堂講書畢還宮。

月朔釋菜考 賓興釋褐考附

通禮、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昧爽、與國子監典籍啓殿門及東西廡門、率廟戶潔埽內外。展 神幄、拂拭 神案。每案陳菜棗栗各二、豆籩一、鐙二。設案一於殿內之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各陳香盤三、尊一。凡尊實酒、羃勺具。司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四二人立於殿內東西楹、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質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由 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咸就位、北面立。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贊行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眡注酒。司爵舉羃酌酒實爵、引贊引祭酒復詣
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祭酒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兩廡、引贊引分獻官二人盥手、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獻、國子監司業。兩廡、以助教學正等官各一人分獻、執事以諸生、行禮儀節同。
歲屆賓興、 殿試臚傳後、諸進士擇吉詣國學釋褐、遇釋菜於
先師。第一甲一名進士正獻、二名三名進士兩序分獻、二甲一名、三甲一名進士兩廡分獻、執事以國子監肄業生。是日清晨、引贊引諸進士公服咸入、上香、行一獻禮、陳設及行禮儀節、均與月朔釋菜禮同。

右釋菜儀。

月望上香考

通禮、望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籍拂 神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質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諸生吉服入 大成

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奠儀。通贊贊行上香禮。引贊引
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業
三上香興、引詣 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
業退、降階復位。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分詣兩序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學正二人盥
手、分詣兩廡 先賢、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儀同。通
贊贊跪、叩、興、祭酒司業以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殿以助教一人上香、兩廡以典簿典籍各一人
上香。儀同。

右上香儀。

因事祇告

通禮、因事祇告之禮、遣官一人、將事暨執事官均致齋一
日。豫期、太常寺設案一於 大成殿內正中少西、北向。翰
林院具祝文、（臨事撰擬。）太常寺卿送內閣恭書、受而供諸殿內
案上、行禮如儀。至日、
先師位前陳鹿脯鹿醢、榛栗蘅蔛桃實蓮實鑪鐙具、設案一
於東、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爵三。太常寺司祝
一人立於案西、東面。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立於
案東、西面。設洗於階下之東。雞初鳴、承祭官豫竢於持敬
門內齋所。贊引太常寺贊禮郎二人竢於門內、均朝服。質
明、引承祭官自 大成門左側門入、盥手、就位、上香、讀祝、
行三獻禮。升降進退、均與春秋上丁遣官禮同。

闕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附）

通禮、
皇帝東巡、詣 闕里、 親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豫期、
衍聖公率博士潔掃 大成殿內外、分獻官歷從王公、文
官郎中、武官參領以上、地方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
聖公暨十三氏五經博士、咸與祭。先一日、
皇帝通齋、與祭百官畢齋。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中書舍
人、敬繕祝文於版。（翰林院時撰擬。）隨 大學士一人公服、恭書
御名、以授太常寺官、齎奉陳於殿內如儀。

右具祝版。

眡割牲儀與祭帝王 陵寢同。
祭之前夕、工部官張 大次於奎文閣前、鑾儀衛官設洗於
次外。夜分、太常寺卿率屬入 廟、陳樂縣於殿階上、陳
文德之舞六佾於樂縣之次、遂及守土官詣 大成殿、
崇聖祠暨前後兩廡、供具陳設器數與太學釋奠禮同。

辨行禮位

皇帝拜位在 大成殿內正中、北向。武備院官司拜褥一人、
立於拜位之左。分獻官位杏壇下、陪祀王公位杏壇上、文
官位庭左直東階下、武官位庭右直西階下、地方官以其
班列於朝官之次、衍聖公位東朝官之首、五經博士位東
朝官之末、均北面。辨 執事位、祝注官四人、侍儀禮部尚書

一人、或侍郎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人、或副都御史一人、樂部典樂一人、糾儀御史、禮部祠祭司官各二人、引禮鴻臚寺官四人、太常寺典儀一人、司樂協律郎、樂工、歌工、舞佾、殿內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太常寺官、兩廡執事生、各以其職爲位。掌燎官率燎人立燎鑪前、均如太學之儀。承祭 崇聖祠官、王公位階上、大學士以下皆位階下、兩廡博士分獻位階下、執事生以職爲位、與太學禮同。

右供張陳設序位。

將事之日、守土大吏率屬治道清蹕、鑾儀衛陳 騎駕鹵簿。（詳軍禮。）於 行宮門外、領侍衛內大臣及內大臣、勒所部羽衛官、護軍統領、宗人府王公勒所部後管官、均朵服、於 行宮門外祇候、不陪祭。扈從官序列 行宮門前、候

駕出 送。届時太常寺 卿赴 行宮奏請。

皇帝龍袍袞服、乘輿出 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右鑾輿出行宮。

駕將至、衍聖公率十三 氏五經博士及不陪祭之守土官、序立 廟門前道左跪迎。鴻臚寺官引陪祭王公序立於奎文閣前。內外各官、文 由東金聲門入、武由西玉振門入、序立於庭內左右、均東 西面。太常寺贊禮郎引分獻官序立於玉振門外、執事官 豫入殿庭就位、均朵服。

駕至、由 廟中門入、至 同文門奎文閣前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入大次。少竢、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 鑾儀衛官跪奉盥奉巾如儀。司拜褥官豫布拜褥於 大成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自奎文閣步入 大成門中門、升中階、詣殿中拜位前、北向立。內大臣侍衛止立階下、後扈大臣隨侍王公於侍衛後隨入、由東西階升詣杏壇上。分獻官入玉振門、詣杏壇下。衍聖公率五經博士入金聲門、及百官就拜位、均北面東西序立、東班西上、西班東上。典儀贊、執事官各共迺職。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上香。初獻、讀 祝、亞獻、終獻、徹饌、送燎、樂章、樂舞及行禮儀節、與太學釋 奠同。惟迎 神送 神、行三跪九拜禮。

崇聖祠遣官同時致 祭、並如太學之禮。

右致祭儀。

致祭禮成、贊引、對引恭導

皇帝出殿門、降中階、至 奎文閣前乘輿、詣詩禮堂講書。（詳嘉禮。）是日、工部官豫張大 次於鍼粹門內、光祿寺官設案一於孔林露臺正中、設奠 池於案上、武備院官設拜褥於奠案之前。

皇帝講書畢、祇謁 孔林。衍聖公率十三氏五經博士及不陪祭之守土官於鍼粹門外道左候

駕出、跪送。

皇帝由承聖門出、詣大次、更常服。少竢、步出毓粹門、乘輿、前
導後扈如常儀。扈從王公以下、三品文武官以上、豫往享
堂垣門外序立。衍聖公率孔氏子孫通仕籍者、及不陪祭
之守土官、均常服、豫往觀樓門道左候
駕到跪迎。
鑾至　孔林大門外、內大臣侍衛咸下馬、導從過洙水至
享堂垣門前降輿。禮部尚書侍郎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升中階、詣露臺拜位。後扈大臣隨侍奉爵、內
大臣一人立於左、內務府官司壺、奉壺、司爵奉爵、立內大
臣之下。鴻臚寺官引王公百官隨自左右門入、王公夾階
下、左右文武大臣侍衛於庭中、左右立。衍聖公及族人陪
位、如在　廟之序。
皇帝跪、王公以下皆跪、司壺舉壺酌酒、司爵以爵承酒、授內
大臣。內大臣自左奉爵、跪、恭進
皇帝、興、少退立。
皇帝拱舉酹酒奠池中、內大臣跪受虛爵、興、退。
皇帝行一拜禮、羣臣隨行禮。再酹三酹、酌酒、進酒、
皇帝率羣臣各行一拜禮、均如初。興、內大臣及執壺爵者退。
鴻臚寺官豫引王公大臣侍衛於享堂垣門外之東序立、
衍聖公率其族暨不陪祭守土官、仍於觀樓門道左祗候
駕出、跪送。禮部尚書侍郎恭導
皇帝降中階、出中門、乘輿還　行宮、不陪祭扈從官跪迎如
來儀。
右謁　孔林。
因事祭告考
慶典遣官致祭之禮。豫期、有司諏遣官吉日、太常寺具禮
神香、祝祝文翰林院隨事擬、制帛一、送禮部封題、授遣官齎往。詳列祭帝
王陵寢儀。遣官至　闕里、衍聖公飭官屬潔殿廡內外、備執事
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以五經博士充通贊、引贊、以奉祀
生充。先一日、遣官及執事官齋、守土官③、戒辦牲牢器物。其
夕、宰人割牲於廚、守土官公服眡宰、瘞毛血如儀。祭日昧
爽、守土官率祀生入　廟陳設
先師位前、牲帛、簠簋、籩豆、尊爵、鑪鐙、器數與春秋丁祭同。設
案一於殿中少西、供祝文。設洗於東階之下、引贊二人竢
於大門。質明、執事官豫入就位、均朝服。遣官朝服入　廟、
引贊引自東側門入、詣東階下、盥手、升階、至階上正中北
面立。通贊贊就位、遣官就拜位立。迎　神、上香、初獻、讀
祝、亞獻、終獻、送　神、徹饌、送燎、儀節與春秋丁祭同。祭
畢、引遣官仍降東階、由東側門出、執事官各退。
皇帝時巡省方、過魯、遣官一人詣　闕里祗告
先師孔子。豫期、太常寺官具祝文翰林院隨時擬、香帛、授遣官齎往。
既至、守土官潔備脯醢果實、屆日陳設行禮、與太學因事
祗告禮同。
右因事祭告。

直省釋奠釋菜考

通禮、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獻、以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廡以知府同知各一人。眡割牲省齎盛以道員各一人。糾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饌、引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嫻禮儀者執事。在城文武官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班兵外朝會同。致齋二日。祭前一日、有司飭廟戶潔掃殿廡內外。眡割牲官公服、詣神廚眡割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省齎、祀官偕執事人咸入就位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秋、祇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右祝辭。

迎　神、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韵答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獻、奏宣平之章。辭曰、予懷　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舞羽籥之舞。

亞獻、奏秩平之章。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罍甗。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終獻、奏敘平之章。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

天牖民、惟

聖時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舞均如初。

徹饌、奏懿平之章。辭曰、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　神、奏德平之章。辭曰、鳧繹峩峩、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烝民、育我膠庠。

右樂章樂舞。

崇聖祠同時致祭、正獻以督學使者主之。若按試他郡、則

以布政使一人攝。分獻以教諭訓導、執事以學弟子員、餘陳設行禮並如太學 崇聖祠祭儀。

右 崇聖祠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曰、惟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申守土之忱。茲屆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尙

饗。

右祝辭。

監司分駐各府者、主其地 文廟之祭、他府州縣以長官爲正獻、其貳及所屬兩序分獻。 崇聖祠皆教諭正獻、前後兩廡皆食餼學弟子員各一人分獻。陳設器數、行禮儀節與省會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奠儀。

月朔釋菜、望日上香、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分班行禮、與太學同。

右朔望釋菜上香儀。

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稱錄

迎 神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至聖、德盛道隆。生民未有、百王是崇。典則昭垂、式茲辟雍。載虔簠簋、載嚴鼓鐘。

初獻奏宣平之章。辭曰、覺我生民、陶鑄賢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禮備樂和、豆籩嘉靜。既述六經、爰斟三正。

亞獻奏秩平之章。辭曰、至哉

聖師、克明明德。木鐸萬年、惟民之則。清酒既醑、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材斯植。

終獻奏敘平之章。辭曰、猗歟

素王、示予物軌。瞻之在前、師表萬祀。酌彼金罍、我酒惟旨。終獻雖終、弗遐有喜。

徹饌奏懿平之章。辭曰、璧水淵淵、芹芳藻潔。既歆

至聖、亦儀前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禋假有成、日月昭揭。

送 神奏德平之章。辭曰、煌煌辟雍、四方來宗。甄陶樂育、多士景從。如土斯植、如金在鎔。佐予敷治、俗美時雍。

法駕鹵簿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辭曰、

先聖垂軌、千載是祇。虔奉師表、景行行止。奠兩楹

神降之格後人文在茲。

右各樂章。

皇朝經筵釋奠考

謹案

欽定大清會典、凡釋奠

傳心殿之禮、爲殿於

禁城內。

文華殿之東。每歲春秋仲月、

皇帝御經筵、先遣官祇告

傳心殿

皇師伏羲氏、

皇師神農氏、

皇師軒轅氏、

帝師陶唐氏、

帝師有虞氏、

王師夏禹王、

王師商湯王、

王師周文王、

王師周武王、均正位南嚮。

先聖周公、東位西嚮。

先師孔子、西位東嚮。

皇師、

帝師、

王師位各一案、每案帛一、鉶一、籩二、豆二、爵三、簠一、簋一、尊共一、篚共一。

先聖

先師位各一案、每案帛一、鉶一、籩二、爵三、尊一、篚一、罇一、鐙二。帛爵均豫設。恭遇

皇帝親詣行禮、日出前三刻、太常卿詣

乾清門奏請行禮

皇帝御袞服乘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皇帝入

文華門、降輿、贊引太常卿二人自殿垣西門恭導

由景行門入

傳心殿中門、就拜位前北嚮立。典儀官贊執事官各共迺職、贊引官奏就位。

皇帝就拜位立、司香官各奉香盤進、贊引官恭導

皇帝詣

皇師伏羲氏位前、司香官跪進香、贊引官跪上香、

皇帝立上炷香、次三上瓣香、以次詣各

神位前上香畢、復位、贊引官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

贊引官奏跪

皇帝跪、贊讀祝、司祝讀祝畢、詣

皇師神位跪安於案三叩退。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典儀贊、奉祝帛、次帛
次香、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旁、西嚮、候祝帛過、復位。祝帛燎半、奏、禮成、恭
導
皇帝出景行門、詣
文華殿。
御經筵、禮成、陞輿還宮。
述曰、我
朝尊崇
至聖先師祀典、遠邁前朝、其禮儀不可畧也、謹照
大淸會典恭錄、以爲述聞第十四卷至衍聖公祭祀禮儀、倘
於闕里志闕里文獻考殿中侑饗兩廡從祀主式及祭
器形制陳設祭品圖式、備於各省府州縣志、皆民間易
見之書、茲姑从畧云。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補

曲阜鄭曉如敬述

聖廟殿廡位次考

大成殿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西配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東哲位
先賢閔子 損
先賢冉子 雍
先賢端木子 賜
先賢仲子 由
先賢卜子 商
先賢有子 若

西哲位
先賢冉子 耕
先賢宰子 予
先賢冉子 求
先賢言子 偃

先賢顓孫子師

先賢朱子熹

東廡先賢位

先賢公孫僑

先賢林放

先賢原憲

先賢南宮适

先賢商瞿

先賢漆雕開

先賢司馬耕

先賢梁鱣

先賢冉孺

先賢伯虔

先賢冉季

先賢漆雕徒父

先賢漆雕哆

先賢公西赤

先賢任不齊

先賢公良孺

先賢公肩定

先賢鄔單

先賢罕父黑

先賢榮旂

先賢左人郢

先賢鄭國

先賢原亢

先賢廉絜

先賢叔仲會

先賢公西輿如

先賢邽巽

先賢陳亢

先賢琴張

先賢步叔乘

先賢秦非

先賢顔噲

先賢顔何

先賢縣亶

先賢牧皮

先賢樂正克

先賢萬章

先賢周敦頤

先賢程顥

先賢邵雍

西廡先賢位

先賢蘧瑗
先賢澹臺滅明
先賢宓不齊
先賢公冶長
先賢公晳哀
先賢高柴
先賢樊須
先賢商瞿
先賢巫馬施
先賢顏辛
先賢曹卹
先賢公孫龍
先賢秦商
先賢顏高
先賢壤駟赤
先賢石作蜀
先賢公夏首
先賢后處
先賢奚容蒧
先賢顏祖
先賢句井疆
先賢秦祖

先賢縣成
先賢公祖句茲
先賢燕伋
先賢樂欬
先賢狄黑
先賢孔忠
先賢公西蒧
先賢顏之僕
先賢施之常
先賢申棖
先賢左邱明
先賢秦冉
先賢公明儀
先賢公都子
先賢公孫丑
先賢張載
先賢程頤

東廡先儒位

先儒公羊高
先儒伏勝
先儒毛亨
先儒孔安國

先儒后蒼
先儒鄭康成
先儒范甯
先儒陸贄
先儒范仲淹
先儒歐陽修
先儒司馬光
先儒謝良佐
先儒羅從彥
先儒李綱
先儒張栻
先儒陸九淵
先儒陳淳
先儒眞德秀
先儒何基
先儒文天祥
先儒趙復
先儒金履祥
先儒陳澔
先儒方孝孺
先儒薛瑄
先儒胡居仁

先儒羅欽順
先儒呂枏
先儒劉宗周
先儒孫奇逢
先儒陸隴其

西廡先儒位

先儒穀梁赤
先儒高堂生
先儒董仲舒
先儒毛萇
先儒杜子春
先儒諸葛亮
先儒王通
先儒韓愈
先儒胡瑗
先儒韓琦
先儒楊時
先儒尹焞
先儒胡安國
先儒李侗
先儒呂祖謙
先儒黃幹

先儒蔡沈
先儒魏了翁
先儒王柏
先儒陸秀夫
先儒許衡
先儒吳澄
先儒許謙
先儒曹端
先儒陳獻章
先儒蔡清
先儒王守仁
先儒呂坤
先儒黃道周
先儒湯斌

崇聖五代祠正位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

東配位

先賢孔氏孟皮 至聖之兄。
先賢顏氏 復聖之父。
先賢孔氏 述聖之父。

西配位

先賢曾氏 宗聖之父。
先賢孟孫氏 亞聖之父。

東廡先儒位

先儒周氏 周子之父。
先儒程氏 程子之父。
先儒蔡氏 蔡氏沈之父。

西廡先儒位

先儒張氏 張子之父。
先儒朱氏 朱子之父。

述曰、闕里廟配食之賢儒屢增、故其位次亦屢遷、就今時之位考之、附於此卷之末。時同治三年上元甲子也。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補

校記

①據下文所述，「帛」上闕文當爲「司」字。

②據上文所述，「兩」下闕文當爲「廡」字。

③守土官：當作「守土官」。

孔聖全書

明萬曆十二年刻本

明・蔡復賞 輯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明蔡復賞輯，明萬曆十二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

復賞，巴陵（今湖南岳陽）人。卷端自題恩貢出身，南京户部修職郎。

其書原缺卷三十一，又缺目録第一至五葉。《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云前有《自序》，稱是書始成，就正於兵部侍郎姜廷頤。廷頤乃次爲六卷，上卷曰《經書》，中卷曰《子史》，下卷曰《雜説》，首卷曰《帝王崇重盛典》，尾卷曰《經術經理世務》。六卷内復條分爲四十卷云云。案《序》稱上中下卷首尾卷凡僅五卷，不應稱六卷。又書三十五卷與四十卷之數亦不合。書前有凡例二十一條，以爲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想見聖人之儀，故以孔廟舊藏孔聖遺像繡於卷首。又考《家語》、《史記》及孔子世譜載先聖世系頗詳，此亦不敢簡略，故卷首以世系次之。又係以林廟墓宇，俾學者覽之，則雖未盡至其地，而闕里奇觀亦大略可睹。又以歷代帝王，不能外吾孔子之道以致天下之順治，故有崇重之典，自當首加於孔子。此書首卷即係以崇重之盛典。又以衢州家廟及宋時封爵、世次之派附入在内，庶幾不二本。孔子言行見於四書五經，爲衆所共知者，亦悉加輯録，以五經四書白文爲上卷，而不録傳注。記禮子史載孔子之事，間有可疑，本書亦兼收並録。又下卷内雜以緯書野史、詼諧夢語、道經佛譚。蓋以世人多有性耽於雜説者，故道聽塗説，凡可以助詞鋒談柄者靡不畢紀，使日用不知之細民亦得識聖道之緒餘於萬一。

是書對文獻所載孔子一言一事，往往俱録全文，不爲省約。孔子言行散見諸書，互有異同，也通常彼此並録。書雖主爲孔子而作，其中或録及弟子與國君、卿大夫及逸民之類。其他輿地、書學、琴譜、樂舞、蒙學、諸子百家等，凡與孔子相關者，無不備録。此書之作，意在求全，其間鄙俚荒唐，龐雜割裂，鬼神怪誕之語，優伶褻譚之詞，無不載入，頗爲蕪蔓。其保存資料，匯集群籍，固不無功勞；但玉石俱採，薰蕕同器，亦貽人譏。讀者慎擇之可也。

郡國志[1]　輿地志　地理志　荊州記

皇覽冢墓記　聖賢冢墓記　地道記

十道志

卷之三十三

國朝釋奠儀註　釋菜齒胄　衍聖公謁廟上任

視學儀注俱附南雝志　岳州府志俱採

卷之三十四

易緯乾鑿度　考靈曜　璇璣錄　易遯　詩緯含神霧

禮緯稽命徵　樂緯動聲儀　春秋辟緯孔圖

感精符　握誠圖　元命包　說題辭　孝經緯

鉤命決　援神契　中契　右契

論語緯摘象輔　比考讖　撰考讖　隱義

喪服要記　天祿閣外史　鶴林玉露

邵氏後錄　七修類藁　玉燭寶典

西樵野記　閒中錄　古今事實　參同契

聽雨紀談　中洲野錄　可齋雜記　訓蒙

衡波論　抱朴子　錦綉萬花谷　小兒論

事林廣記　文林廣記　事文類聚　說郛

卷之三十五

路史餘論　高士傳并續　歷代要畧　辨正論

破邪論　風水辨　文昌化書　勸敬字紙文　楮記室

野語　野史　雜詠類編　曆法通書　五星書

玉寶故事　伏生尚書　博物志并續　隨隱漫錄

墨娥錄　西征記　筆記　藏一語腴　義山雜纂

讀書隨識　雞肋編　韓嬰外傳　野客叢書

綠畧　捫虱新話　明道雜志　旁廷事實

吹劍錄　續事始　虞廷志林　續幽怪錄　師曠禽經

雲林石譜　希通錄　愛日齋叢抄　負暄錄

碧雞漫志　亡懷錄　田家志　浩然齋意抄

西京雜記　讀書愚見　隋唐嘉話　談苑

三柳軒識　南楚新[illegible]　[illegible]　江南錄　[illegible]錄

東谷所見　師古隋遺錄　羅虬詩　護法論

蘇軾志林　瑣微論　羅壁識遺　桂亭賑錄

菊坡叢話　釋常談　嬾真子　三吳因話

酉陽雜俎　韻府續編　三輔黃圖　朝野僉載

孔子三朝記　九朝野記　夢珍集

康齋日記　歷代名畫記　日記故事　綱目故事

文言故事　搜神記　搜神廣記　孔子縹筆

神仙傳　感遇集　述異記　列仙傳

目錄終

書目有全概者有採用者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
禮記　孝經　五經集傳　五經大全
五經正義　五經通義　十三經註疏　大戴禮
周易程傳　尚書大傳　汲冢周書　詩大小序
詩經疏義　杜預春秋傳　論語　大學
中庸　孟子　四書或問　四書大全
三墳書　孔子家語　曾子書　老子
墨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尸子　楊子　文中子　顏子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春秋繁露　韓詩外傳
齊丘子　賈誼新書　劉晝新論　桓譚新論
慎子　鄧子　鄒子　牟子　關尹子
孫尼子　孫卿子　王孫子　聱隅子
鶡冠子　亢倉子　韓非子　子華子
淮南子　金樓子　尹文子　無能子
鹿門子　公孫綽子　公孫龍子　左傳
公羊　穀梁　國語　說苑
新序　越絕書　鹽鐵論　近思錄
戰國策　繩尺論　十科策　晏子春秋

陸賈新語　蔡中郎文集　白虎通　風俗通
徐幹中論　宋潛溪文集　王陽明文集　方正學文集
王充論衡　文章正宗　東萊博議　周子通書
張子正蒙　皇極經世　伊洛淵源　朱子成書
朱子語錄　程子語錄　程氏遺書　伊川文集
太平御覽　文獻通考　山堂考索　韓文
柳文　歐文　蘇文　明文衡
蕭文選　唐文粹　宋文鑑　元文類
鶴林玉露　白孔六帖　容齋隨筆　杜氏通典
邵氏後錄　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王符潛夫論　晉書　宋書　朱子經濟文集
薛文清讀書錄　五代史　前漢書　孝子傳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　晏子類要　應劭漢官儀
黃憲天祿閣外史　集古錄　道學傳
劉歆物理論　陸德明經典釋文　王肅喪服要記
姚崇文集　典術　初學記　續宋元綱目
宋景文筆記　江戎論表書　綱目發明　綱目集覽
文心雕龍　朱子通鑑綱目　古史　史記
資治通鑑綱目　隋書　唐書
綱目索隱　綱目廣義　後漢書　三國志

孔子石柯刻像　小荀子申鑒　續博物志
緘一　語腴　李義山雜纂　讀子　隨識　雞肋編
野客　叢書　高似孫緯畧　捫蝨　新話
張文潛明道雜志　虜廷　事實　吹　劍錄
馮鑑續事始　三教　嘲謔　厖達　志林
李復言續怪錄　悅生　隨抄　師曠禽經
雲林　石譜　希　通　錄　愛日齋叢抄　孫憧雜錄
碧雞　漫志　沈括忘懷錄　孝經　序語　陸詠細志
葛洪西京雜記　讀書　愚見　三柳軒雜識
南楚　新聞　陶儀　說郛　江南　錄　龍　城錄
東谷所見　顏思古隋遺錄　羅虬比紅兒詩
張商　法論　蘇軾　志林　坎欿瑣微論
羅璧識遺　瑞桂亭暇　錄　誠齋搿雲法　釋　常　談
嬾真子錄　曾三異因話錄　擊壤集　李　杜　詩
山堂考索　諸儒　奧論　吳與弼康齋日記
搜神廣記　述　異　記　李廌師友談記
李元綱厚德錄　秇林　伐山　丹鉛　總錄
歷代奏疏　百　家文　範　群書　鈎玄　群書　備[illegible]
藝文類聚

孔聖全書義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按朱子綱目載、唐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素王之風、仁義爲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故以孔聖二字標題。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冢、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舊藏遺像、編於卷首。

一、攷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世系頗詳、朱子序說畧之、蓋傳信也。噫、世系詳畧、雖於孔聖無所輕重、然神明有自、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豈敢畧之而不錄哉。故卷首即以世系次之。

一、天下宗學孔子者、罔不欲親至闕里、升聖人之堂、而謁孔林之墓。然而有不可得者、則以封疆之遠、山谿之險、有所限域耳。故是書卷首、即繫以林墓廟宇、俾學者覽之、則雖未嘗至其地、而闕里奇觀、大畧亦可睹矣。

一、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亾②皆不能外吾孔子之道以致天下之順治。則其崇重之典、自當首加於孔子矣。故瓊山丘氏濬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蓋秉彛好德之良心也。故此書首卷、即繫以帝王崇重之盛典。

一、衢州家廟及宋時封爵世次之派、附入在內者、庶幾不二本也。

一、孔子言行見於五經四書、爲衆所共知、而亦必述錄者、何哉。嘗聞諸楊子云、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置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昔程頤亦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故此書以五經四書皆爲上卷、豈敢以爲衆所共知而甘爲常珍之棄邪。

一、或謂錄五經四書而無傳註、恐初學不能通曉其義。噫、班固有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即一經也）。存其大體、玩經義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故用力多而鮮成德也。何以傳註爲哉。若夫傳註史斷、與百家文集、凡足以表白聖人之心、辨論聖迹之誣、發明聖道之蘊者、則又未嘗不備錄焉。固不敢以煩厭也。

一、記禮子史、載孔子之事、間有可疑、迺兼收並錄者、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亦春秋之所許也。况此書之作、正欲以求全也、而何以刪爲。雖然、人心之靈、本有真知、凡事之可疑可信者、自有不可得而揜昧者矣。

一、此書皆先聖大訓、所以垂世立教者、雜說宜不與焉。今下卷內雜以緯書野史、詼談褻語、道經佛語者、非敢侮聖人之言

也。惟以世之愚夫野叟、多有耽於雜說者、故道聽塗說、凡可以助詞鋒、資談柄者、靡不畢紀、使日用不知之民、亦得識聖道之緒餘於萬一焉。則井蛙可以窺天、而蠡蠡可以測海矣。況讖緯術數之書、宋儒皆輯於太平御覽、而僧道技藝之言、我國朝亦備載於永樂大典。是雜說既可以進呈、獨不可以訓凡民乎。故觀是輯者、當以傳載異人之誦詩、美芻蕘之詢觀之。

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此書併及之者、蓋以宇宙間有常必有怪、有陽必有陰、則怪異鬼神之事容或有之、未可執一論也。

一、此書有因孔子一言一事、俱錄全文、不爲省約者、所以備文章之大觀、便學者之覽閱、庶免無頭學問、掛一漏萬之誚也。

一、孔子言行散見諸書、互有異同者、則彼此並錄。如大同而僅有數字小異者、則云見於某書、所以省繁文也。

一、此書主爲孔子而作、其中或錄及弟子與國君卿大夫逸民之類者、以其事與孔子相涉、故併及之爾。

一、輿地等志俱載於書內者、蓋欲知春秋時之列國在於今日之何郡何邑、因以見孔子之足跡遍天下也。

一、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爲石鼓、勒之鼎彝則爲款識、摹之施金則爲印章。故孔子之古文體制、俱載於書內者、庶幾古人文字、猶見於千百世之後也。

一、孔子當時嘗以興詩立禮成樂爲教、雖在患難中猶絃歌不已。所以弟子如子路、曾皙輩、雖侍父師之側、亦鼓瑟鼓琴焉。故是書內并載琴譜、樂舞諸書、及後人之題詠。學者於開卷誦讀之暇、倘能歌詠而舞蹈之、則性情血脈、庶乎有養、而亦可以無負於興詩成樂之教矣。

一、蒙學未諳句讀、則覽不克篇、未諳反切、則詩不叶韻。故全書加之圈點、而詩經又加音釋、所以便習讀也。

一、除五經四書外、其餘諸子百家、在先讀者則先錄之、在後讀者則後錄之、並未論人品高下與時世古今以爲篇次也。

一、孔門弟子記孔子之言行於論語、惟以八寸爲尺者、欲其約省懷持之便也。今梓行聖言、宜方策官樣、而乃小其規制者、亦當時弟子意耳。

一、此書謄寫之人不一、其間未免有抄傳之誤。昔宋人爲經筵侍講、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爲立。夫以進講正本尚有錯誤、況於書肆中乎。覽者遇有誤處、幸改正之。


孔聖小像
孔子母禱
述中庸讚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高明配天、覆幬不偏。
博厚配地、持載無外。
四時錯運、日月代明。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文系子思、極讚先德。
敬書卷端、以表聖蹟。
顏子小像

校記

①此前原稿有脱頁。

②亡：當作「王」。

孔聖全書
歷代帝王崇重盛典首卷卷之一

魯司寇像　王紅色綠辨黃緣紫褐衣



行像



孔聖異質

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度或作王。）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腰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何孟春（明朝侍郎）曰、謹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所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非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復見、而天下學宮刻吳道子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儀像其可徵歟。○何孟春餘冬序錄聖賢類目類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無鬚、惟宗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又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發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云。蔡氏子曰、所謂孔子無鬚髯者、豈抑少年時偉容邪。

孔庭纂要與搜神記又云、隆鼻、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

類卑陶、其有類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孔庭纂要曰、孔氏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顔子從行者最眞。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麈、據曲几而坐、或侍十哲、而有持櫻蓋捧毛磬者。或列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乘車而十哲從行者。皆後人追寫、非先聖本像。

闕里誌曰、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顔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眞。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充頭禹耳、萃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所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顔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多、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眞也。顔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君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昔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末僂微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觀也。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王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摩詰亦莫能作也。

齊子與適齊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曾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

○孔聖眞容

周敬王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

東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迺有封侯賜爵者。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靈帝於此類而皆見拜擢、宜乎當時士君子恥與爲列矣。然聖人之儀形、工於畫者多肖之、非如土木之雕塑、美惡肥瘠各異其狀、故不可以靈帝用人之失、并其畫聖像而非議之也。梁元帝初在荆州、起宣尼廟、帝攻書善畫、自圖孔子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以其善畫、善書、善贊也。

元武宗年間、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書懿諱於其左右、居常瞻禮。至於祝辭、則用朱玉印以誌之。其崇奉吾夫子勤懇類此。至大元年冬閏月、與魯王遣使致祭林廟。皇妹乃魯國王之配也。聖人之儀容、雖婦人女子亦知企慕若此、况其他乎。

○孔聖塑像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始命工建塑容像。

按瓊山丘氏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何祀吾聖人而亦爲像云。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肥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孔子像坐、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曰列像廟堂、實則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弟子、獨不霑享乎。望請春秋釋奠、列享于二十二賢之上。又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享。詔從之。自是顏子等十哲、曾參皆爲坐像。又圖繪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悉令從祀。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刻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俾用瓘言也。按此十哲曾參坐像及親製御贊皆始於此。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之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孔子廟、歛容北面、式瞻睟容。乃闕里廟中塑像之睟容也。親製御贊、刻石廟中。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謁先聖像、恭覩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併刻石于太學。

宋理宗淳祐元年、臨太學、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大明聖朝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置先聖孔子像一龕於文淵閣。像乃銅範飾金。文淵閣、午門內之東、文華殿之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先行四拜禮於先聖。

○孔聖木主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四年，剏建南京太學，欲定文廟之制。殿上正座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自孔子以下四配十哲兩廡，盡去塑像，惟用木主。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庚寅，詔兩京國學及天下府州縣衛宣諭司等儒學，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四配十哲兩廡，俱革前代謚爵。撤去塑像，易以木主，其舊像皆瘞於地中。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謹按天順六年，先臣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毅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夫觀丘文莊與林蘇州所議，則文廟之在南京、蘇州者固已行聖祖之制，而當時天下郡邑猶未改革。至嘉靖中，繩其祖武，始詔天下盡革之。先臣之議，殆若啓其機耶。

○歷代御製贊文

唐睿宗太極元年御製贊曰，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御製贊，序曰，檢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祠。易俗化民，旣仰師於舜訓，崇儒重道，宜嵩峻於徽章。爰贈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窮。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德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宋徽宗宣和四年御製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旣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孔聖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爲尼父。

謹按孔子沒，哀公誄之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①。鄭氏曰：誄，謚也。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也。蔡氏子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父。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改孔子謚爲文宣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三月丁未，進封孔子爲鄒國公。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彝倫。至於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憲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焉洙泗，懷道滋深。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

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唐高祖武德中，以孔子爲先師，周公爲先聖。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配享，從房玄齡等建議也。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

唐高宗永徽中，復以孔子爲先師，周公爲先聖。顯慶二年，詔以孔子爲先聖，以周公配武王，從無忌等之議也。長孫無忌等議曰：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是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頗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音，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且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其聖道，迄於今日，胡可降茲？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於是始爲定制。

乾封元年正月二十日，追贈孔子爲太師。詔曰：朕聞德契幾神，盛德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丘，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屬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

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丘、願爲師友。瞻茲崇墓、思承格言。雖寂寞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冀崇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亦宜更改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衛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主者施行。尹起莘曰、過曲阜、祠孔子、庶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况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唐侍以其姓同，而尊之爲祖，故有是贈。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爲先聖諱之耳。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爲輕重哉。

唐武氏曌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面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制。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樂用宮懸。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宜優其秩。於是贈顏子爲兗國公、閔子至子夏爲侯、共十哲。曾子至琴張爲伯、共六十三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駕至兗州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文宣王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加謚爲玄聖文宣王。二年、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以玉。制曰、王者順考古道、遵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不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儒載之

師表。肆朕纂承、欽承命曆、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
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齊魯之地、飭駕數仞之墻、肹蠁遺
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其獻以惟寅。是用稽前策之
文、昭聰敏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
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蓋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恬澹玄聖素王之道之言加以玄聖也。

大中祥符五年、以玄聖犯聖祖諱、詔改為至聖文宣王。

瓊山丘濬曰、宋真宗幸闕里、尊孔子。有司定儀注、止肅揖。帝
不從、特行再拜、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靴袍、其所加
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黔卒所言妖妄之神、
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
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
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聖人之輕重也。

謹按謚曰玄聖、於禮雖非矣、改稱至聖、則固百世不可易之
論也。豈當時諸臣久之而論定、論定而後改之歟。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孔子仍舊冕用九旒、服用九章、圭用桓圭。
顔子以下各依公侯伯本爵、自至一品至正四品冠服。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大常寺考正文宣
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鏤板印
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
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冕旒。

政和元年、孔子改執鎮圭。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
旒、服十二章、檢到唐郊祀錄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衮冕以衣之。按周禮王者之服衮冕十
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繅斿九就、今文宣王冠服皆
依故典。宋崇寧四年、冠冕十二旒、服猶九章、至金方始十二旒十二章也。

元武宗於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
王、制曰、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
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丘濬曰、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②、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
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
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
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
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當崇重其道、則

雖冲幼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illegible]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尊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塵羹瀆倫、聖道安在。宋眞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而僞作天書、聖道如何。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尊聖人以實理。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六月、詔孔子封爵仍舊。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畧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謹按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姚燧謂預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觀此則知追封爲王之爵、文宣大成之謚、誠不知其可也我。

皇祖於陟位初年、即作興斯文、培植國本。既躬祀孔子於太學、復遣使致祭於曲阜。其崇儒重道、無以加矣。嗣是又以宋濂考祭孔子之禮、稍有遷慢、謫知安遠。其留心聖學、銳意禮文者何惓惓也。使當革去天下神號之時、諸臣有以封號之非上聞者、未必不從。但開國之初、百務鮮暇、議禮制度、日不暇給、故當時鉅儒元老之思慮、一時有未及耳。此孔子之封爵所以仍襲其舊也。因革損益、斟酌適宜、賴有聖子神孫之善繼善述者。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擬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祿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

加謚。宋徽宗廢下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
以奇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甚之甚也。至於雕
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
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
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土之
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
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略節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
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
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時璁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也。再疏請
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
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
不能行王者之道耳、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
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僞謚曰
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
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
崇、其實自為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于釋老
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
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
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
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乃成化時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
而上擬乎事　天之禮也、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
享之否、不觀魯僭王之禮乎、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
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嘗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孝身遵之哉。夫既
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
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
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
之以壞。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
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先師宗譜

黄帝（姓公孫，諱軒轅）　玄囂（己姓，即少昊金天氏）　蟜極（姬姓）　帝嚳（姬姓，即高辛氏，契之祖）（子姓）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商成湯（即天乙）　太丁　太甲　沃丁　大庚　大戊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小乙　武丁　祖甲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微仲衍　宋稽　丁公申　湣公共
宋公衍　宋公向　世子勝　正考父　孔父嘉（乃孔姓之祖）　木金父
祈父　孔防叔　伯夏　啓聖叔梁紇
至聖孔先師　嗣聖孔鯉　述聖孔伋　白　求　箕　穿
謙　鮒　忠　武　延平　霸　福　房
均　志　損　曜　完　羨　震　嶷
撫　懿　鮮　乘　靈珍　文泰　渠　長孫
英悊（嗣悊）　德倫　崇基　璲之　萱　齊卿　惟晊　策
振　昭儉　光嗣　仁玉　宜　延世　聖佑　若蒙
端操（端友一支在宋，昔封衍國公，今不並載於世系者，何也？端操、思晦之後，明楊文貞公曰：繹聖人之後，當以守墓奉祀者爲大宗，故世系惟載在魯一支，與後分宋、金兩朝各封者不同。）　璠　拯　元措
之全　治　思晦　克堅　希學　訥　公鑑　彦縉
承慶　弘緒　聞韶　貞幹　尚賢

右孔氏出自子姓，自契至湯，自湯至微子啓，自啓至正考父，凡三十七世，皆從子姓。考父之子孔嘉父，別爲公族，其子孫遂以孔爲氏，故孔子嘗自謂曰「丘，殷人也。」當春秋之時，臧孫紇亦稱之曰「孔丘，聖人之後。」至漢去周未遠，考究必真。又以孔子之裔封爲殷紹嘉公而奉湯之祀，則孔子之爲子姓、爲湯後明矣。

歷代追封孔子父母及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追封文宣王父叔梁紇、母顏氏。詔曰、朕以秖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唯降靈之所自、亦錫羡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大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追封伯魚母幵官氏。詔曰、朕時巡魯甸、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浹。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爰茲咸秩、特示追崇、丕厥方來、式昭遺範。幵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元武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冑。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聿覩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賜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尊、敬其所親、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爲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爲啓聖王大夫人、主者施行。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而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幵官氏、來嬪聖室、丕裕世家。邊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閫、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像、稱其命爵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大明

自洪武年間以後、孔子父母封謚仍舊。至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詔革前代追封、改稱啓聖公孔氏。嘉靖十年、兩京國子監（即太學也。）天下府州衛縣等儒學俱建啓聖祠、春秋二仲與先師廟同時致祭。先是、

世宗皇帝用大學士張璁等議、因先朝學士程敏政言、別立一祠、中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神位木主如四配之制。（見前）以顏無繇（音由）、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神位木主如十哲之制。（見前）○（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爲邾國公、順帝元統三年五月、贈顏子父爲杞國公、今皆革去。）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神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位之制。（見前）

○謹按洪邁曰、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熊禾曰、貢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我世宗肅皇帝撥衍御極之初、詔于先父食於義爲允、彝倫所繫、祀不可瀆也。即首舉而釐之、一如熊禾諸子所議。父父而子子、尊尊而親親、經其正矣哉。二千年間、始有此舉、卓乎其不可尚也已。

歷代敕封孔聖子孫

宋徽宗崇寧元年、敕封二代孔鯉爲泗水侯。制曰、孔氏之道、萬世所資。鯉實嗣之、親聞詩禮、會堂從享、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

敕封三代孫孔伋爲沂水侯。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大觀二年、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宋度宗咸淳三年、詔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子思爲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者明如此。鄆城侯孔忠、其昆也、家語作孔弗、孔子兄之子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

元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子思沂國公爲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穡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稚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具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謹按自子思而下、歷代制誥甚多、今不悉錄、姑述其槩以

見帝王崇重之意、與國媲美也。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過魯、祀孔子、會孔氏男女。

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過魯、祀孔子、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十九代孫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又賜孔氏男女束帛、金錢。

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會孔氏親屬男女諸生、賜褒成侯以下帛有差。

〇按章、安二帝會孔氏男女、其慈和徧服之恩、真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矣。自昔以來、鮮有此舉。

魏文帝（諱曹丕）黃初元年正月、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代孫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命者名也）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南齊武帝（諱蕭賾）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秋。川竭谷虛、陵崩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與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峻極、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簠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嘆、忽踰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爲紹

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宗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曆、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爲嗣。主者施行。

唐玄宗二十七年、改封三十五代孫璲之爲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璲之、纂承曆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應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改封文宣公、兼兖州長史、還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詔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

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侯在朝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允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内外量設黄麾仗。襲文宣公親伯叔兄弟、僉許陪位從之。又是日、帝立殿之西序、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孔延渥等（渥係孔子四十五代孫、真宗賜同學究出身、終府化令。）面奉旨、造酒以供祭祀。

宋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侯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能、歆素風、其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經書、仍賜銀五十兩、帛五十疋。

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君、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於此。比朕稽考前訓、博采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得。朕念先帝崇向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

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爰朕纂臨繼承先志、不敢失隊、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四十六代孫愿爲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及不在故郡、朝廷旣許存外、何能更繼宗堂、以至祠宇穨弊、恬不爲怪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今後不許襲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祀事、厚睦親族、實家門之幸。奉聖旨依宗翰所奏。翰乃孔道輔子也、孔子四十六代孫、進士及第、終刑部侍郎。是年、敕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主先聖祠事、不預他職、每三年爲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司官薦舉、依吏部移關陞資、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入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宋徽宗宣和三年、敕除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誥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旣法其言、遵其道、舉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爾先聖之系、官東魯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華芸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可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

崇寧三年、復封孔端友爲衍聖公、管勾祀事。誥曰、自晉魏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先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弁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

宋高宗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夫子論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顧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於世封。惟欽惟慈、則無墜命。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代孫孔搢爲衍聖公於衢。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淳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欽哉、可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宋光宗紹熙四年、授四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宋年無考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朕聞盛德必百世祀、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于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烝祭、當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

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分衍祥、清洙流潤。之蘭異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遜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賜疏世爵之封、仍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於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封。誥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爵、領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輿百王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忝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〇謹按宋金之時、孔子之裔南北封公者各一。夫以孔氏子孫而受金虜之封者、何哉。蓋孔氏子孫專以主先聖祠事為職、與有官守言責者不同、故苟可以存祀、雖夷封亦可受也。孔子不有言乎、微子去之。知微子之抱祭器而去殷、則知孔氏之受夷封、非忍於背宋矣。或曰、果若此、則孔端友之扈宋而南渡也、非歟。是不然。從高宗而南渡者、忠以事君之義也、受金封而存祀者、孝以事親之仁也。忠孝兩得、非聖人之後而能若是乎。

元文宗至順二年、藝文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爵居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從三品銀印給之。至元順帝至正八年、又陞秩從二品、定子弟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大明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親筆諭五十五代孫祭酒孔克堅曰、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每賓職王家、非胡君運去、獨為今日之寵異也。吾率中土之士奉　天逐胡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為襲封衍聖公、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詒、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宜令孔希學

准此。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內使林英、承勑郎曹儀齎至勑符、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　覲、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勑速行勿怠。○是日、勑孔希學、鄉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勑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勑諭。○是日、又勑下禮部、滌所在以安之、毋怠、如勑奉行。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勑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凍、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悖於祖之訓者矣。已勑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諭。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怨聲、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襲修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勑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訥襲封衍聖公。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騭、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冞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曆知、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子訥服闋來朝、今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勑、無怠、往欽哉。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孔子孫孔彥縉襲封衍聖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為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冑。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脩聖學、承藉家聲。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彥縉妻夏氏爲夫人誥、曰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
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
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
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凡
天下後世有事於脩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
可不慎哉、可不敬哉。益穆柔順、毋忝於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　賜孔子孫孔公鑑誥命、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
世、我　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其子孫者、所以隆崇
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
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茲特推恩追錫　誥
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是日、封公鑑
妻胡氏、　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深
矣。故　國家之於羣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乃故襲封
衍聖公孔公鑑之配、今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於聖人之
後、茲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也）歲次壬午八月十有五日、

文皇帝遣行人允誠諭祭於故襲封衍聖公孔鑑[illegible]公之靈曰、
嗚呼、唯卿生於神明之胄、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朝廷
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悼、唯飭乃子
彌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
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丙辰三月初四日庚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爲
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祗承宣
聖之祀、弗忝厥後、嘗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
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辛未朔越十有三日庚申、⑧
皇帝遣行人遜永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
克慎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內助之美、撫子孫而有慈
訓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倏爾遐棄、亦無
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諦聽之。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勅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
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　先聖先賢、爾三
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　京、
有司以禮應付口粮脚力、毋或稽遲、如勅奉行。故勅。
景泰六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緒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 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弘緒、既稟冲粹之資、而為世嫡、宜膺顯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繩先、惟學可以希聖。往惟懋哉、光寵是承。欽哉。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泰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先師孔子之道、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而為後世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優加於其躬、錫封之恩、宜移於其後。爾孔弘泰、乃孔子六十一代孫、生稟清資、行遵禮度、宜膺顯爵、以貫爾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往懋哉、毋替朕命。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孔子六十二代孫孔聞韶為衍聖公④、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建中弘化。眷惟 先師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啓封、俾奉世祀、崇儒象賢之典、自 祖宗列聖至於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進脩、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百代之宗祀。夫忠信乃可行乎州里、孝弟乃可通於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温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朕命。故諭。

以上誥封、追贈、諭祭父母、祖父母及妻、各錄一篇、以昭我國朝崇重先聖之後之意、餘不復錄。

歷代以孔子之裔世職縣尹

宋仁宗即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爲之。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兖州府仙源縣曰、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遵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

徽宗崇寧三年、勑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仙源縣官、許最長承襲。

○按先是四十代孔緒爲唐曲阜令、四十六代孔宗禎爲宋仙源知縣、孔宗壽又知仙源縣、五十四代孔希凱、五十五代孔克欽、孔克昌俱爲元曲阜令。至我

大明洪武七年、衍聖公同族衆孔思矩等舉保五十五代孫孔克伸。是年七月、勑克伸爲從事郎、知曲阜縣事。（即宋仙源縣）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値胡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閒偃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敍天地位其位、黔黎務其務。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伸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兖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于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五年三月、勑孔子五十五代孫孔克畣（字耕夫）爲曲阜縣知縣。

勑曰、朕聞古人有必報不忘者、先師也。蓋明德傳道、終身不禍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　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縣孔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畣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　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畣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官而信、以來庶民、節用愛人、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文。（字士周）是年十一月、勑希文知曲阜縣事。

勑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寥焉。雖然、始伏羲
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焉。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
之後、聖賢之道在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
敷宇内、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爲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
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
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遵民族以賢推、惟孔希文最。
今特以希文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兖州曲阜縣事。爾吏曹如
勑奉行使往、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
範（字士則）治已公廉、吾於從政。是年二月、勑希範任曲阜知縣。
勑曰、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
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極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
世或私於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
孫之故、前代特俾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
爲承事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窒爾欲、無以勢陵下、無
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
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衆人、
不亦善乎。欽哉。
永樂九年、衍聖公同族衆保舉孔子孫孔克中爲曲阜知縣。
皇帝勑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子之嫡爲衍聖公、承於世
世、又簡其裔之良者、爲令於鄉邑、以治教其民、著在令典、皆
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
命爲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毖勤忠孝、承流宣化、儆
慎不渝、以允膺寵命、無忝於爾聖祖。欽哉。
宣德九年、衍聖公同族衆保舉孔子五十八代孫孔公鐘（字聲之）任曲阜知縣。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師法孔子、既封其後爲衍聖公、以奉先聖之祀、
復擇支裔之賢者爲邑令、所以著褒崇之意。爾山東兖州府
曲阜縣知縣孔公鐘、蚤服家訓、衆推爲賢、用擢是職。茲特賜
之勑、命授承事郎。服此隆恩、益修弗懈、以無忝聖祖。欽哉。
景泰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諤（字蘊伯）
爲曲阜知縣、後陞兖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以牧民之責寄於郡縣、長貳必得其人、方稱斯
職。爾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派宗闕里、擢令本邦、撫
字勤勞、允稱任使。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　勑命、以示褒
嘉。爾尚深體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益修厥職、以惠愛斯民、
毋縱毋刻、歸於至中。欽哉。
天順五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公錫授曲阜知縣、再陞兖

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尊崇宣聖、既封其後爲衍聖公、以奉闕里之祀、復擇賢裔、俾宰鄉邑者、所以昭褒異之典也。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乃孔子五十八代孫、早擢鄉舉、衆推曰賢、爰擢今官、以理厥事。歷年滋久、茂著聲猷、是用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爾尚益堯乃心、勵乃行、懋修不懈、無忝爾祖⑤。欽哉。

漢世封孔子之裔紹成湯後

西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子十四代孔吉爲殷紹嘉侯、一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滿百里。吉旦之子何齊亦繼父襲公爵。初、詔求殷後、推求其嫡、不能得。梅福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埀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埀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謂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父之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之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言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匡衡曰、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

○按此表奬孔子爲成湯之後、其子孫不列編戶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封殷後孔安爲紹嘉公。安十六代也。建武十三年、以孔志襲封褒成侯、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周公之後爲衛公、以爲漢賓、位在三公上。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之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相傳至獻帝初、而國絶。魏時再襲封、遂世世不絶矣。

孔氏三世祖子思子奉祀博士、世以嫡次承襲。

孔子六十二代孔聞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授翰林院博士。

孔子六十三代孔貞寧、字致用、衍聖公聞韶次子、授翰林院博士。

○孔、顔、孟三氏子孫儒學學錄

三氏子孫教授司、係魏黃初三年襲封宗聖侯孔羨所立、歷代因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禮官亦議立學於是、賜國子監書六本、置學官教授一員、依本州學正之例、優與供給、以訓其子孫。如鄉鄰願從學者聽。其學官或於舉到學官人內差之、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者充之。

元世祖中統三年、一云元憲宗四年。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孔氏、顔、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顔、孟子弟。先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令准此。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奉

高皇帝聖旨、孔、顔、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其三氏儒學設教授一員、師儒官內保陞學錄一員、孔氏子孫內除授、又設學司一員、皆衍聖公舉保堪用人

數具呈部省，以憑銓用。

○尼山洙泗書院學錄

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前代各設山長一員，奉侍香火，教授後生。今改為學錄，亦從衍聖公舉保。國朝以來，以孔子五十九代孫孔彥重、六十一代孫孔弘泰歷珍任尼山書院學錄，以孔彥逵、孔弘述任洙泗書院學錄，迄今因之。我明累朝學錄名字不復盡錄，舉一二以見其餘。

○附衢州世襲博士

國朝弘治六年，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家廟祀。彥繩，宋時衍聖公孔端友嫡派裔孫也。孔子五十九代孫。端友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為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入元始廢，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

○謹按：南渡之後，當時遂分南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阜。至我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於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於衢。天扎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前古矣。

歷代給田免役

北魏時、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宋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奉敕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內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內撥二十頃充歲時祭祀。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且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名人戶耕、不用制祿之法。

金章宗明昌元年三月、給官田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七毫。○五年、續置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奠釋費。

元英宗至治二年春正月、勑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張時泰曰：嗚呼、爲往聖開來學、爲生民立元命、爲萬世開太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夫子者出、則人類絕之久矣。雖有帝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民大矣、獨忍使其子孫之有貧乏乎。彼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篤一偏之說、以聾瞽愚騃、引徒延蔓、蟠居中原。自世祖以來、每朝靡費鉅萬、略不致惜。至於吾夫子之子孫、但卹其貧乏、而未嘗見其有殊恩厚禮焉。嗚呼、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元人之謂也。

○愚嘗有言：今之待孔氏之後者、然則何如而後可。亦曰自存卹之外、如宋與我朝之賜祭田以供其祀事、如北魏之賜土田以養其子孫、庶乎其無貧乏矣。

元順帝至正三年、沛縣泰家庄撥到贍學田十大頃、曲阜縣撥到贍學田九頃五十畝。

大明

高皇帝洪武七年三月、欽奉聖旨、賜衍聖公本戶祭田三十頃。

漢高祖十二年、封孔子九代孫爲奉嗣君、與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子十三代孫紹殷湯後之時、詔孔氏子孫不列編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復也。免其家租稅。

金熙宗皇統二年、勑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勑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廟戶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蠲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除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粮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大明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欽奉

詔赦内一款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差發欽此。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崔尚書賓侍郎同宋學士濂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高皇帝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粮有司依例科徵欽此。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劉尚書等官於

奉天門外奏奉

聖旨傳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當月二十四日本部劉尚書等官於　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子子孫典故進奏欽奉

聖旨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地依舊納糧免差。

○謹按前代及我

國朝賜給孔氏田地僅及七百餘頃世世相因自來無糧其曰族人田地依舊納糧者蓋指續買民田而言非謂革其舊賜之多而止免新田三十頃之少也觀洪武二十年丈量起科前項免數蓋除額外不載冊内即可知矣。嘉靖末年山東糧叅議張鑑均田之時欲止除我

朝新免不准前代舊賜強使孔氏糧差反重於編戶不識何所見也於乎世之忠臣烈士有一勞一善於國家者皆欲復其子孫何獨於孔聖之後而顧靳其餘澤邪。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優免差役。

○謹按張時泰綱目廣義曰周之亾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則復之而又有襲封後昆之美夫編之復之固無加損於聖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亾豈不信哉愚則曰宋之復也止於闕里而我

明之復也則及於流寓復崇先聖之後誠有過於宋矣。

憲宗純黃帝⑦成化元年因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克昫奏稱養贍不敷溫飽無託欽蒙　聖旨將孔氏名下續買民間徵糧地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豁稅糧三分之二。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奏稱臣切世嫡獨享富榮而一般宗族貧難者多。切慮木本水源連枝同派臣祖視之均是子孫臣專主祭田止供祀事別無俸祿可以贍給同氣與言及此竊不自安等因欽蒙

聖旨孔氏稅糧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詔內議定先賢稅糧，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額酌量徵派，其後年另加添者，盡行革除。欽此欽遵。

歷代衢州給田免役

宋高宗紹興八年六月，詔衢州於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以奉先聖祀事。

大明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順天府推官徐郁奏言優崇道學事奉　旨優免衢州子孫差役。

正統十年給賜宋時賜浙西衢州子孫祭田五頃，從彭貫言也。先是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彭貫謹　奏爲尊崇道學事，畧曰：臣仰惟　宣聖儀範百王，標準萬世，如天地之高厚，如日月之昭明。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崇祀之典，載諸簡策，昭昭可考。迨至我　朝列聖相承，褒崇之意，祀事之儀，益加於古。比者皇上親幸太學，行釋奠禮，此尤億萬載臣民罕見之盛事。普天之下，莫不有廟，莫不有祀，皆蒙　朝廷須給官錢買辦祭物。曲阜家廟亦蒙　欽賜祭田三十頃。今孔克顒[8]等告係曲阜嫡派，每年自辦祭儀，實切艱難。今　得前由，原係其家世守之業，洪武年間偶被外姓冒籍遣犯刑憲，彼時恐未招出孔氏祭田緣由，有司又失於奏　請，分豁其田，混作民田，竟至入官。臣恐歷年久遠，無田供祭，子孫必至廢墜，家廟必至淪沒，有玷儒風，未便。伏望

皇上憐憫念其宣聖嫡派，仍將前田五頃賜之，俾南北子孫均霑聖澤於無窮，永主祀事於不已，實爲萬萬年斯文之慶幸也。爲此具本專差司吏徐宗傳親齎謹具

聞。伏候

勑旨。

○謹按　國朝洪武年間舊制，孔氏子孫皆免差發，顔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是

太祖於先聖之後，較之賢裔尤爲加厚矣。及觀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於正宫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夫誦此

聖諭，則孔氏子孫之賦役雖當聚免，而亦不當混施，以濫及也。

歷代給灑掃戶（廟墓俱有）

魯哀公十七年，因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

後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夫子廟中置卒史一人，掌領祭之禮器，從魯相乙瑛之請也。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黄初元年，詔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可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掌灑掃。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以充灑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供饗祀。

唐睿宗太極元年，給兖州隆道公祠戶二十，以供灑掃。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戶以供灑掃。

開元二十七年，詔賜百戶灑掃，百繼充春秋饗奠。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掃五十戶灑。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灑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幸林廟，以廟側數十家爲灑掃戶。

宋眞宗景德四年，詔兖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置二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回，幸林廟，奉旨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勑於本縣中等人戶内差廟戶五十，以

充本廟灑掃諸般祗應。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勑依舊法，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大明洪武二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林廟灑掃人戶依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戶，撥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議得，女戶、樂戶二十六戶，不見歷代載籍明文，別難定擬。

校記

①此處所引魯哀公誄爲節文，《史記·孔子世家》所載云：「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②伏義：誤，應作「伏羲」。

③此句紀日有誤，若「辛未朔」，則十三日當爲「癸未」，而非「庚申」。

④「公」下當脫「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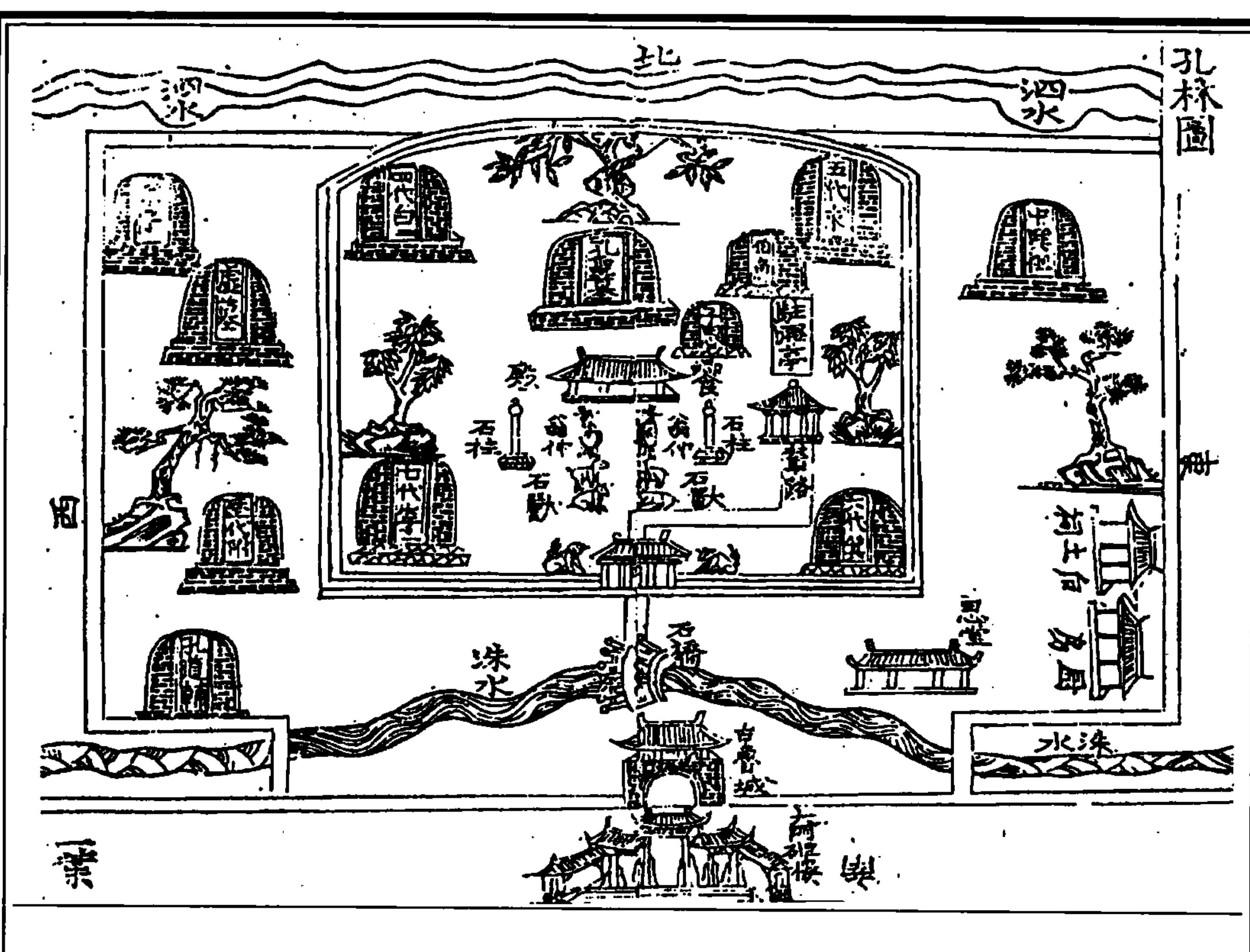
⑤蚕：當作「忝」。

⑥殷丘人也：當作「丘殷人也」。

⑦黄帝：當作「皇帝」。憲宗純皇帝，見《明史》卷一三《憲宗紀》。

⑧前由：當作「前田」，見下文所述。

⑨「灑」字當在前「掃」字上，作「灑掃」。



○孔聖林墓

先師墓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又云去魯城一里、又云在今孔子廟東北三里許、周圍潤十里、世呼爲孔林。樹木繁茂、無鳥巢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爲世所貴。○孔子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在孔子墓東少南、相去僅十步。孔子南人、蓋尚右也。子思墓在先聖墓之南、近東、相去十數步而已。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中、伯魚左而子思右也。○先聖塚塋先聖沒、公西赤爲之識、誌也。及掌其殯葬、亦以孔子告備於天所受黃玉並瘞於魯城北一里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其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舊已增高一丈二尺、後又增圍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前夾路石柱二、石獸四、翁仲二。○有祠壇在塚前。先聖旣沒、弟子於塚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以石。所謂墓前有壇石即此。厚三尺許、方亦如之、其數四十有九。至唐又以封樿石壇易之、四面皆歷代題名。○漢永嘉元年、韓叔節造神門一間、齋廳三間於墓東南、春秋爲族衆餕神惠之所。○駐蹕亭在先聖墓東、伯魚、子思二墓之間。宋眞宗東封回、幸闕里、顧問先聖墳瘞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躬至孔林、奠、再拜、奠謁畢、坐於此亭中、宣兩府、兩制之臣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撰辭辯認、盤桓久之。○輦路即宋眞宗幸林①之日、左右奏以夾道林木有礙車輦、乞行剪伐、勅令

勿敢上。特降輦乘馬而進，頁於墳所。故後世自林前至石橋直趨駐蹕亭有車輦之路，皆甃以方石。○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樹有百種，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所宜木來，人植一本於墓而去。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惟楷木爲多，閒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爲手板及杖。楷木出廣東南海。○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虛墓五間在正墓西北，皆石爲之。先聖沒時，戒弟子爲虛墓，後秦始皇欲伐冢，有白兔出於虛墓之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每年寒食日，孔氏尊長率內外族人詣祖林，自先聖墳而下，徧詣諸墳祭享，各獻楮鏹，禮畢，會食於前廳。次日詣防山上齊國公叔梁紇墓，會食如上儀。又次日長婦以下俱詣。

○禮按朱子上宋孝宗山陵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朝。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子思之葬其祖，門人之葬其師也，可謂達於三代之禮矣。

○按續通鑑曰：宋高宗時，金人粘沒喝入襲慶州，即今兗州府。衍聖公孔端友以避敵南去，軍士欲伐孔子墓，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夫金人夷虜也，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而禁伐其墓如此，彼欲發塚而追兕者，獨何心哉。

〇歷代脩墓

周敬王四十三年，葬夫子，群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自是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冢。

魏明帝太和十九年，帝幸魯城，命兖州起園，栽栢，脩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辰，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絶，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残毁，并下魯郡，復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剪。可蠲墓側數户，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栢六百株。

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如魯城，命兖州爲起園，栽栢，脩墓，更建碑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駕幸孔子宅，致祭先聖，又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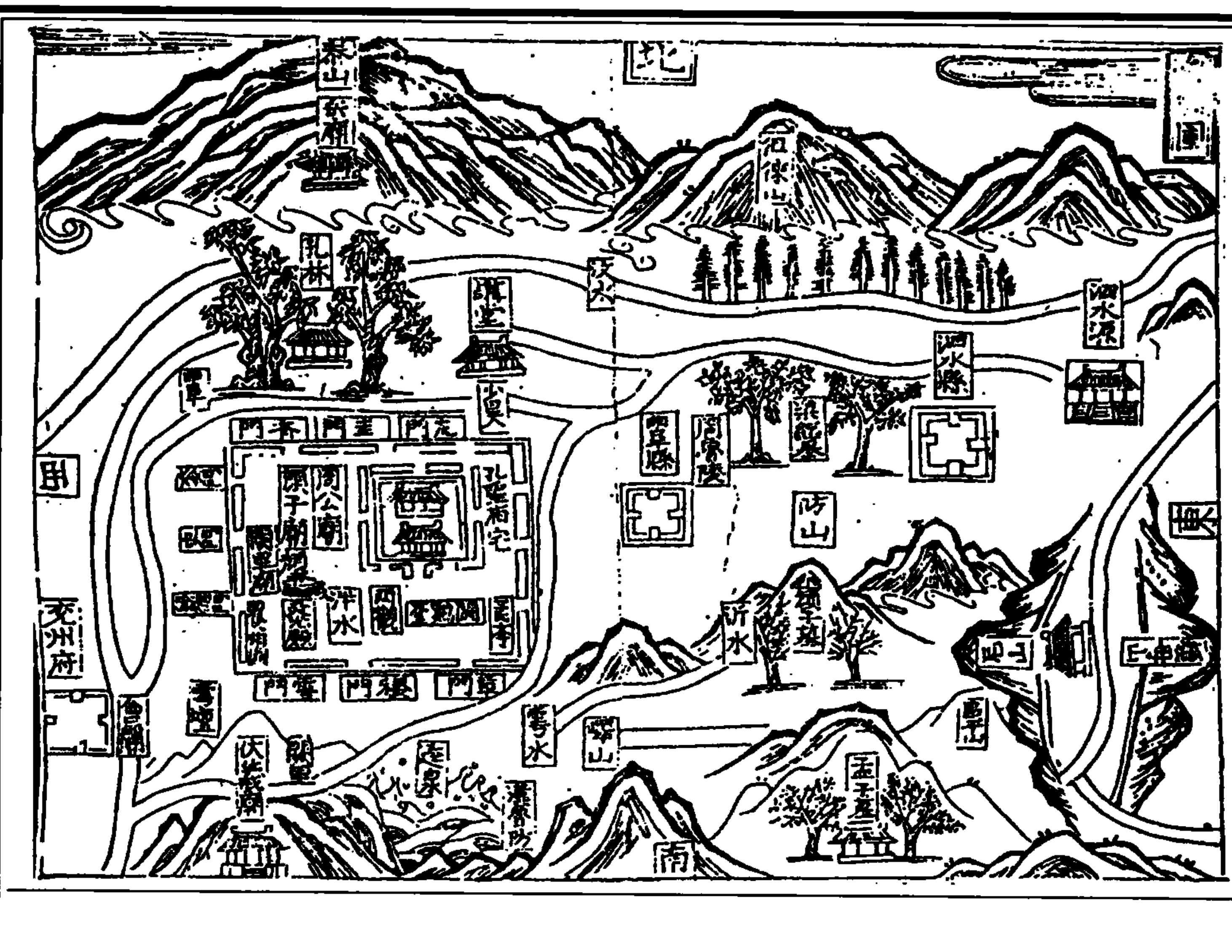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謁墓再拜，勅所爲葺祠宇，禁樵採。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東封回，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墓奠拜。

宋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告捉。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月，金人犯闕里，有喧言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

金熙宗②天會七年，駐兖州，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發二代泗水侯孔鯉墓者③，方深六尺餘，又發破四十六代孫刑部侍郎孔宗翰墓，命執縛，詣陵周覽訖，以伐墓十二人至廟南十里外悉殺之，故聖墓迄今無恙。又續置廟户，勅官爲應副食直。



一若係

國朝廟宇規制

孔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舊縣城內、即孔子闕里之舊宅。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又云先師宅在闕里。乃孔子先世祖孔金父自宋遷魯所居之地。昔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與後世帝王如魯拜謁祀奠之所、及索隱所云孔子沒、弟子行禮於家。子家云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爲齋、藏孔子衣冠、琴、履。又云後代即孔子所居之室、藏孔子平生衣冠、琴、書、車、器、施于壽堂中、皆此地也。綱目集覽云、按孔子生在鄹邑昌平鄉之闕里、長徙曲阜、仍號闕里。素王紀事云廟東南三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闕里志云孔子廟相傳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金、元以來、屢經修造、樓閣岩嶤、宮宇壯麗、誠君子之攸芋也。昔金人陵梁、中國神像衣冠皆塗、獨夫子廟貌尊嚴不易。粘罕、兀朮過此闕、是古聖人之廟、下馬羅拜而去。夫子之道德、雖夷虜亦知敬慕如此、況於華夏文明之域乎。

洪武、永樂、成化年間廟制

外爲屏牆、屏牆街內櫺星門、門之東西有牌樓二、東扁曰德侔天地、西扁曰道冠古今。櫺星門內又有門、馬門內石橋三、石橋

東西二門、東曰快覩、西曰仰高。石橋後有大門、卽三門也有左右二角門。門後大中門、東西亦有二角門、大中門東爲成化碑亭、亭後爲洪武碑亭、又東爲衍聖公齋居、西爲弘治碑亭、亭後爲永樂碑亭。碑西爲縣學齋居、大中門後有宋時所建御讃殿、殿後爲奎文閣、閣東左便門、門東爲元至正碑亭、碑亭又東爲宋金碑亭、又東爲毓粹門。閣西又便門、又西爲元大德碑亭、又西爲唐碑亭、又西爲觀德門。宋碑亭後一門曰燕申門、門内東爲廟庫門、後爲詩禮堂、堂後爲家廟、廟後爲神厨。唐碑亭後一門曰啓聖門、後爲金絲堂、堂後爲啓聖王殿、殿後爲寢殿、閣後爲大成門、門後爲杏壇、杏壇東爲東廡、杏壇西爲西廡、壇後爲孔聖大成殿、即正廟也。殿後爲亓官氏夫人寢殿、寢殿東爲泗水侯伯魚殿、西向、與東廡連脊。寢殿西爲沂國述聖公子思殿、東向、與西廡連脊。又殿東爲后土祠、殿西爲焚帛所。○四直崇垣四隅角樓四座、以備王官之制也。

　　弘治年間刱新廟制迄今仍舊

大成殿九間、祀至聖先師孔子正南面、四配顏子等分坐左右、十哲閔子等又分坐左右、在四配之下、退後重行。其制兩簷高七丈八尺、闊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俱鐫花。石柱中俱楠木攢柱、圍圓一丈、梁檩枋欵俱楠木能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片、俱渾金盤龍、簽花龜背。槅外泊風板木柱、俱銀硃。神龕七座、供卓七張、弁香几俱水花硃油漆。及與内外枋檩斗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粧繪。龕座七處、俱須彌椽磨石甃砌、甃甕俱綠色琉璃鋪地、砌墻俱大號方甎、城甎、露臺并臺基兩簷俱起花石須彌座、石闌干、兩簷俱磨光係吻索四條、并馬黄枸子包槅葉、壽山福海俱用銅。○寢殿七間、祀孔子夫人亓官氏。兩簷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供卓香几各一張。其蓋瓮鋪砌、油漆粧畫等項、自寢殿以下大畧同前、不復詳述、惟便門等處則用次等青綠。○泗水侯殿三間、述聖公殿三間。○東廡西廡帶前後轉角共一百間、今東祀澹臺滅明等四十七位、今西祀宓不齊等四十五位。○杏壇亭一座、在正殿露臺前、上有金党懷英篆杏壇二大字。○大成門五間、門北有宋真宗御賛殿基石碑一十有二。○左門四間、即東廡南轉角爲門、與大成門一直。右門四間、即西廡南轉角、與大成門一直。○唐宋金元并我　國朝碑亭八座、俱在大成門之外。○居仁門三間、在碑亭之東。由義門三間、在碑亭之西。○毓粹門三間、在居仁門之外、廟正東。觀德門三間、在由義門之外、廟正西。○奎文閣五間。○左便門五間、在奎文閣東、與奎文閣一直。右便門五間、在奎文閣西、與奎文閣一直。此二門内有漢魏碑及宋勅。○宋修廟門五間、在奎文閣之前。○金修大中門三間、在宋時廟門之前。○三門三間、在大中門之前。○家廟五間、

在正廟之東、南向、祀孔聖及二世、三世祖、并中興祖、俱依家禮。府君夫人共爲一櫝之制、而昭穆序焉。○家廟前小便門三間、詩禮堂五間。○啓聖殿五間、高三丈、濶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孔父叔梁紇。○後寢殿三間、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祀孔母顔氏。啓聖殿前小便門三間、金絲堂五間、專貯樂器。○東燕申門三間、西啓聖門三間。○神厨二十四間、高一丈六尺、共面濶二十五丈六尺、深各一丈六尺。○庫房九間、高一丈六尺、濶八丈五尺。○后土祠三間、高一丈五尺、濶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衍聖公齋居一十一間、縣官、學官等齋居一十一間、乃春秋祭祀齋宿之所。○焚帛所一處。○井亭一座、在宰牲房之西。○舊碑亭三座、從新蓋完新碑亭四座、二簷、各高三丈五尺。○石碑三統、各長一丈三尺一寸、濶一尺七寸、厚一尺七寸。龍頂高六尺六寸、濶七尺三寸。龜趺高四尺五寸、長一丈五尺、濶七尺五寸。○櫺星門三間、闕里牌坊、仍舊從新修整、彩畫油漆俱臨街。○襲封衍聖公府在今家廟東外門、與今廟外東便門相鄰。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創造正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司房各十數間、儀門三間。弘治十六年重建、稍移於東、在今衍聖公宅居前。○衍聖公住宅在今襲封公府之後、房舍頗多、今不傳録。○家廟一所、在今衍聖公住宅正寢之東。○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在今襲封府正南、與今廟東墻相鄰。魏黄初二年、襲封宗聖侯孔羡立、歷代因之。 國朝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重修明倫堂三間、後堂三間、啓蒙齋五間、養正齋五間、禮門三間、教授住宅十八間、學録住宅十八間。

○以上闕里廟圖我 ○國初正殿七間、至弘治時爲九間、寢殿五間、至弘治時爲七間、其餘俱皆增廣。又謹按以前聖廟皆以殿名、至嘉靖年間改爲先師廟、後殿改爲後寢、大成門改爲廟門、啓聖王殿改爲啓聖祠者、以其華前代所封之王號、故不以殿名也。

○按孔廟兩廡之前、直抵大成門内、檜栢杏三等之木不知幾百株、亦不知幾千年、但見高聳盤鬱、拂雲蔽日、飛青落翠于階庭戸牖閒、四時一色、所謂故國者有喬木之謂、信不誣矣。天下廟宇勝槩、豈復有踰於此者乎。

○附宋時廟宅規制

孔聖正殿、亓官夫人寢殿、東西兩廡。(見首卷。) ○殿榜乃先聖正廟宋仁宗嘗御書飛白殿榜。○門榜本廟直外前三門、門上皆有榜、乃宋仁宗皇帝御篆。○御書樓在三門之後、御路之前、所以藏御賜書者。○御路在書樓後。○東西二亭、東亭宋朝修廟碑、西亭唐朝修廟碑。○儀門在碑亭後。○御輦殿在儀門内。杏壇在御輦殿後、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宋乾興四年④、四十

五代孫孔道輔監修祖廟、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毁拆、因甃爲壇、環植以杏、魯人遂名曰杏壇。漢明帝東巡、視舊宅、親御此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堂上。後以爲殿、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户曹孔忻監修廟宇。○齊國公殿在聖殿之右。○齊國太夫人殿在齊國公殿後。○五賢堂在太夫人殿。○齋廳在正殿廊東門外。宋眞宗東封回、視廟駐蹕眞諱待次之所、及回鑾次兗州、復詔去鴟吻、許爲廳、族人與祭者致齋於此、因以名焉。○客館在廳廊東門外之南。○客位在廳廊東門外之北。○襲封視事堂在客位東一門之北。○恩慶堂在視事廳後、乃孔中丞典鄉郡者會孔氏内外親戚之所。○宅廳乃孔氏接見賓客之所。○家廟在恩慶堂之西。○雙桂堂在恩慶堂東北隅、孔舜亮、孔宗翰嘗會學讀書於此。宋皇祐元年、兄弟同年賜第、因以名之。

附金時廟宅規制

金熙宗皇統、大定⑤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明年又建二世祖伯魚、三世祖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廳堂、黌舍、門庫、庖廚凡四百餘楹、歷四年成、其制猶質素。至金宣宗明昌二年、勑曲阜修孔子廟、差彼處官提控所用錢、又降錢八萬三千貫有奇、增後位、狹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栱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檻、簷楹、並硃漆之、煥然一新、與夫廳堂、黌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曩昔、於此爲備。仍設廟學教授、置下馬牌於廟門。○其制、先大中門、次二門、門之東西爲廻廊、次至聖文宣王廟、廟前東西二廳、次奎文閣、閣後曰大成門、門内東西二賢廊、門後曾國公殿、殿後爲杏壇、壇後爲大成、大成殿西爲三代殿、殿後爲鄆國殿、奎文閣差後東西二碑樓、碑樓後東西二門、東曰居仁、居仁之外又一門曰毓粹、西曰由義、由義之外又一門曰文德、東碑樓後一小門曰歸曲、歸曲内東一室曰官位、歸曲後曰齋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爲家廟、家廟後差西北爲土地廟、西碑樓後一門、門内之西曰三賢堂、門内曾國公殿、殿並而西曰毓聖侯殿、曾國公殿後曰曾國太夫人殿、殿後西位族人所居之處。廟東別門曰廟宅、外門門東爲家學、學之東爲教授廳、由外門直入之門曰廟宅、廟宅東曰祭祀庫、宅後曰裏門、裏門之後曰視事廳、廳之東曰襲封宅、廳之後曰恩慶堂、堂後東位族人所居之處。

○歷代修闕里廟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始立先聖廟、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東至舊曲阜縣二里、即先聖舊宅、或傳云、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圬以粉塗、庇以茅木。

○按自魯哀公立廟之後、至於蜀漢、歷七百餘歲、而修廟之典不見史記。豈當時廟制頗隘、孔氏子孫封侯食邑、自行完葺、如宋末孔揔、採木蒙山、增廣林廟之事歟。及觀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重修、又觀唐開元七年、兗州牧、京兆尹常元圭等重修、豈當時少有損壞、有司即行修理、而不必請命於朝歟。抑當時修廟之典、著在令甲、永爲定式、有司以時遵行、而史不勝書歟。不然、兩漢之時、如高祖、光武、章帝、安帝皆嘗過魯親祀、使果廟貌傾頹、則彼數君者、皆英君誼辟也、豈無一人命修者乎。

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魯郡修起舊廟。

南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揚、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

○謹按、劉友益曰、修廟、修兗州廟也。夫兗州、夫子所生也、自晉以來、廟廢不修、至是修之。

南齊世祖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祊。

北齊顯祖於東魏武定八年、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廟宇、遣使致祭。

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先聖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和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笥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典禮、改築舊廟、約房棟、咸使維新、芳繁潔潦、以時饗奠。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修宣尼廟於兗州。

唐懿宗咸通十年、鄆(音運)、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請修、從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勅兗州修葺孔子祠廟。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用一品禮於文宣王廟門、立戟十六枝。(此立戟之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嘗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

宋眞宗天禧五年、詔以封禪行闕遺材椽桷榱梓之屬、於轉運

司支係官錢脩葺、益加洪麗。
景德三年、王欽若奏、諸道州府監軍文宣王廟多是摧壞、及
其中脩蓋完葺者、被勾當軍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
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况係出聖
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
何貴。乘以曆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
宮遺列、教父靈祠、頹闕脩崇、文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爲
置對之司、混羞撓於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
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須於明制、欲乞特降勑命指揮、令諸
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
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
等在廟內住居。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聲、用
洽舞雩之禮。候勑旨奉　勑、宜令逐路轉運使遍指揮轄下
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勑孔廟石刻。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溫良押
賜、仍降御祭文。上初寫碑、牌一作。時巾櫛而書、其尊師重道如
此。時四十六代孫孔舜亮宰仙源、因進詩百韻、秘閣校理張
師中亦進賀金耀文歌於上、降詔獎諭。
宋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以省錢脩葺宣聖祠廟。先是、州
縣慢於申請、廟久不脩、至是始完葺。

元豐五年十一月、奉旨下轉運使於係絹錢內支錢二千貫
文、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重脩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
士工匠等、以四十七代孫孔若升監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勑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三千貫脩葺本
廟。其制外三門、門皆有榜、宋仁宗皇帝御篆。
宋徽宗政和元年、奉聖旨、文宣王廟門舊立十六戟、今增立二
十四戟。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
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顧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孔端
友監脩。又四年、命後苑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頒降本廟。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謁廟奠祭、北面再拜。因謂儒臣曰、
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道可尊、故萬世高仰。乃於皇
統二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脩聖殿、委四十九代孫曲
阜主簿孔璠監督、并禁官司侵占聖廟地者、著甲令爲不刊
之典。皇統四年、再於行省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
作司見材重葺殿廟。
正隆五年、勑轉運司佐貳一員專一脩換損壞。
元文宗頒楮幣三十一萬四千五百緡、增脩闕里廟制、命守土
官董其事。
明朝
洪武十年、我

太祖高皇帝詔重脩宣聖廟。二十年、復增脩飾。

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我

太宗文皇帝御製孔子廟碑文曰、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地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詞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汙隆、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治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存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麗、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萬世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雜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乎聖模。仰惟

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乎、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鐘鼓煌煌、琛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成化十八年、六十一代孫孔弘泰因廟年久、請復脩建。廣正殿爲九楹、展兩廡、家廟以及門牆樓閣、一皆從新爲建、規制有加。我

憲宗純皇帝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

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

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後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脩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

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所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高德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学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弘治十二年六月、孔廟災。

朝廷特出帑藏銀十五萬兩、委布政司參議程愈、按察司僉事李宗泗、黄繡獨任監督者餘二年。十六年畢工、巡撫都御史徐源奏 聞、 勅遣内閣大學士李東陽落成、祭告。其廟之戧盛、典禮之隆、超絶前古矣。我

孝宗敬皇帝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幷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為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盡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勑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為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幷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祭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爾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洽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〇歷代闕里祀典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仍孔子堂第始立先聖廟奉祀。

〇按此乃後世建廟修祀之始。

西漢高祖十二年丙午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躬謁孔子、以太牢祀之、封九代孫孔騰爲奉嗣君。

〇按此乃後世躬謁及封建之始。丘瓊山謂後世封孔子子孫始於漢元帝時、誤也。

〇謹按、劉友益曰、帝方破黥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

漢元帝初元年、下詔令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致祀孔子。

〇按、此乃後世令其子孫以食邑奉祠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破董憲還、如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祠孔子。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遣宗室貴詣孔氏宅、賜酒肉。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舊宅、使司空以太牢祠之、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祀及七十二弟子。

〇謹按、劉友益曰、綱目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

〇尹起莘曰、前史皆書幸孔子宅、至綱目脩之、始以詣孔子宅爲文。嗚呼、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式廬表墓、古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號謂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舊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衆人等爾。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耕于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語。

〇按此後世祀及七十二弟子皆由於明章二帝之始。

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〇謹按徐氏曰、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雖在倥偬、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而祀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宗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祀孔子、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漢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魏文帝嘗不黃初元年、致祀立碑。
魏明帝嘗敵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如魯城、親祀孔子於廟。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後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擊宋、自東
平趣鄒山。十一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劉友益曰、漢章祠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蓋尊也。魏主方
事干戈、而知崇先聖、特爲此行也。綱目書曰進至、且以太牢
書、岡於高帝、宜矣。尹起莘曰、拓拔夷虜、在戎馬之中、猶知尊
聖人。典午氏晉也中原正統、請脩孔子廟、乃寢而不報、何哉。綱
目皆明書于冊、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後魏高祖文成帝拓拔濬詔宣尼廟別勑有司行薦享之禮。
元魏高祖孝文帝魏姓拓拔、至是更姓元、故云元魏。名元宏。
延興三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
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寖頓、禮章殄
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
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
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
常檥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高允祀孔子以太牢。
泰和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
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南齊高宗明帝蕭鸞建武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
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
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然靡關。
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
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
使牢餼備禮、欽享兼申。
永泰元年、詔增仲尼祭秩。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社首、還京師、途經曲阜、親幸孔
廟、以太牢致祭、追贈爲太師。其遣官致祭祝文曰、維乾封元
年歲次庚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皇帝李治謹遣司稼正
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于
先師孔宣父之靈。惟神王鈞陳睨、靈開四肘之源、金鶚流禎、慶
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
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膺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
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傳鐘鼓之音、戢和。父子
罄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
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祗配、展義云亭、感罔禮之尚

存、悲素王之獨往。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凝舟、非復祥淬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乃命倚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有而爲友。幸陳菲奠、用旌無朽。梅嘯霞粱、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車駕如孔子宅、親設奠祭先聖先師。又遣使以太牢祀墓。先師、顏子也。

開元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五代時、後周太祖郭威廣順二年、親征兖、容超、六月朔、如曲阜謁孔子祠、將致敬、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一作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奠于祠前、又登其墓再拜。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訪孔子、顏淵之後、以孔子四十三代孫前曲阜令孔仁玉復爲曲阜令、以顏淵之後嫡孫顏涉爲曲阜主簿。

○劉友益曰、綱目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子之也。卜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尹起莘曰、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於是展敬行禮、而左右諫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甚矣。此謁祠拜奠、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主也。胡寅曰、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塗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臨天下之大聖、乃以不當拜之爲諫、是特趨利而不顧義、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次。知淺俗之論易入、義禮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還、十一月朔、幸曲阜縣、謁孔子廟。初、有司定儀、肅揖而已、上特詣廟、服鞾袍、酌獻再拜、欽容北面、式瞻睟容、請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奠拜。又詔以親奠祭器俱留廟中。又詔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復遣官以太牢致祭于闕里、祝文特進御名、其文曰、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皇帝趙恒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誕敎之

素風。躬謁真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享。

大中祥符二年。御賜書并祭器用等碑。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啟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寔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迴鑾敬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有加。式咨誨謙之方。更畫闡揚之旨。宜以所賜

太宗皇帝御製御書⑥。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于闕里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汚。此勅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按此以經史器物藏于書樓之始。

○周德恭曰。真宗得天書。議封禪作玉清昭應宮。紛紛制作。無一當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胸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有不可得而汨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而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謹按唐代宗時。歸崇敬謂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嗟呼。韓愈有言。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雖師道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矣。崇敬俗儒。安知禮哉。當時公卿無韓、石二子之賢。無有辨其妄者。遂施行其言。而下拜之儀。至周太祖始復之。宋真、仁二帝又從而行之。祝文特署御名。可謂度越俗儒之常見者矣。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遣官致祭。其文曰。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越十九日壬寅。皇帝趙禎謹遣兗州通判田洵。致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尊。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敎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時牆仞。遂迎門扉。奮乎飛渠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花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惟降格。逞冀饗觀。尚饗。

宋徽宗政和四年。從四十七代孫孔若谷之請。御書大成殿三字殿額。頒降闕里本廟。又從襲封衍聖公之請。差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禮器各一副。

宋寧宗慶元年間。定祀令。文宣王為中祀。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廟。次年廟成。躬謁。

金章宗皇統⑦元年。帝謁文宣王廟。北面再拜。明昌四年。親祀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禮。朕將拜焉。明昌六年。又遣官致祭。其文曰。維明昌六

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帝　謹遣朝列大夫、秦寧軍節度使
孫即康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國家體崇儒術、道宗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
樂具舉、法服彰施。庶幾鑒格、來集繁禧。尚饗。
○按遼金皆夷狄也、亦子之乎。周德恭曰、春秋之法、中國而
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金主親祀孔子、則尊
崇先聖之道至矣、是乃夷狄而中國者也、豈不以中國之例
待之哉。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以南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元武宗海山於成宗鐵木耳大德十一年、遣官齎聖旨加封孔
子作大成至聖文宣王、依例致祭、牲加太牢。其文曰、維至大
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
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
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
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至大四年、詔遣官以銀幣詣闕里致祀、其文曰、維至大四年
歲次辛亥十月戊辰朔四月⑧辛未、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資
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
脩禋類、徧於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爾欽崇。
爰命儒臣、恭詣闕里、脩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
格。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享。文係翰林侍講張上翺奉命撰。
元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遣官詣曾、
以大牢祀孔子、上手香加額以授之。其文曰、維延祐七年歲
次庚申五月丁亥、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謹遣說書王存義
詣曾、以大牢祀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
舜。嗣服伊始、遂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兗國公、鄒國
公配。尚享。
元順帝至元元年夏四月、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至元五
年、因曲阜廟繕脩完訖、命遣宣聖五十四代孫致祭。其文曰、
維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
妥懽帖睦爾謹遣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
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大牢、
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文係翰林直學士謝端奉勅撰。
大明聖朝闕里祀典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稽古右文。洪武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于
國學、仍詔孔子曲阜廟庭亟遣使致祭。於是遣祭酒孔克堅
等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
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
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于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
里、爾其敬之。

○謹按、先臣尹起莘發明資治通鑑綱目有曰、自堯、舜、禹、湯、
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
至糜爛絶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夫孔子之功其大如
此、資之於人心、揆之於天理、宜其報德報功之無盡矣。是故
古昔人君、或於太平無事之時、或於干戈倥偬之日、或於巡
守臨莅之餘、或於即位視學之初、即首謁孔子、而尊奉之者、
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然自漢以後、非無
祀事之修、崇尚之意也、而致治終於不古者、何哉。蓋徒知尊
聖人之名、而不能行聖人之道耳。仰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祀孔子、推明教化、振起斯文、其於聖人之道、
非惟尊之、而實能行之。此士習不變、人才彙興、而聖人綏來
動和之化、帝王時雍逓衛之治、所以復見於天下也。傳萬年
靈長之祚、其精神命脉端在於此矣。
洪武舊制、於京師立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其餘忠臣
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天下
不徧祀也。徧祀之者、惟孔廟。初洪武二年、上欲以孔子釋奠
止令行於曲阜林廟、而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
其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祀孔子如
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尚書程徐亦上疏、其
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
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
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
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
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
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
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
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
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
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
本始、報功施也。疏入、
上從二人之議、通祀之典、永爲世守、不止行於曲阜。

○謹按、我
國家推行孔子之道、使家誦其詩、而戶習其禮、則雖遍天下
之士民家嘗而戶烝、隨分以致敬、無不可者、而况於天下之

學宮乎。我

太祖之不欲通祀於天下者，亦西漢以前孔廟之祀止行於闕里之初意爾。卒從廷臣之議，而使通祀之典世世引之而勿替，其睿斷宸謨，誠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以祀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

○謹按：宋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暘曰：宋朝設登歌之樂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仰惟我

聖祖洪武年間舊制，釋奠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則習舞合樂之意，惟我　明始復古矣。

永樂十四年，

太宗文皇帝遣官祭闕里，因闕里之孔廟成也。

宣德元年，

宣宗章皇帝遣官詣闕里祭告先師，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以初登極也。嗣是遂爲故典。其祭文曰：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因嗣位改元也。

景皇帝景泰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七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佑我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以復辟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視學後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化元年，歲次乙酉，三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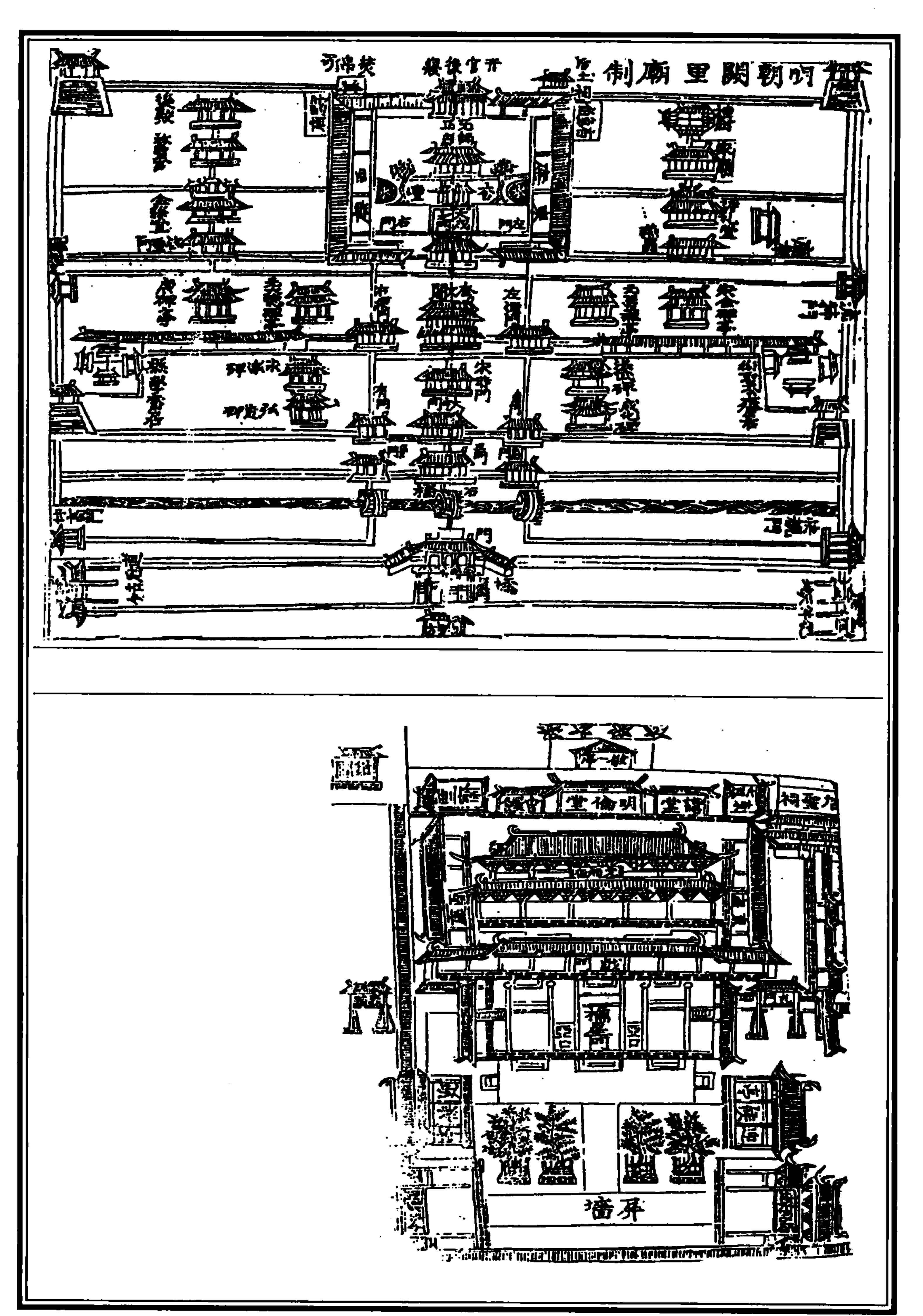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宗，萬世所資，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惟深，時申祭告，永資聖化，翊我　皇猷。尚饗。

成化十二年冬，詔增孔廟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各爲十二，仍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臣王獻敢昭告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

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
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以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
遣儒臣、遠詣闕里、用申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親學祀孔子、仍遣官詣闕里祭告、
其文曰、維弘治元年三月某日、
皇帝謹遣大常寺少卿田景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
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
治平。尚饗。
弘治十二年、以闕里廟災、遣官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二年歲
次己未、九月戊午朔、越十三日⑨庚申、
皇帝謹遣大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
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不弔。肆維統緒承傳
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以慰聖靈。洋洋在天、尚
其歆鑒。謹告。
○謹按天順四年庚辰、京師春闈火。是年孔林亦災。至弘治
己未、相距甫四十年、而孔廟又災。豈亦適然之厄耶。我
孝宗乃遣重臣祭告、以妥先聖在天之靈、以示天下更新之意。
然則文運大亨、教化浹洽、國祚昌熾、而如燎之孔揚也、夫豈
偶爾之故哉。
弘治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遣官以香帛并
御製碑文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
越二十七日丁亥、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
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隆報祀、四海攸
同。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曾予衷。爰勑有司、命工
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
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明朝闕里廟制
明倫堂
屏墻

謹按我
朝
太祖設立國子監之制、左廟以祀聖賢、右學以育賢俊、亭廡廳廨庫庖湢以至肄業之所、（即六堂內號與待琉球國官生之光哲堂也。）會饌之堂、皆在其內。官廨外號射圃蔬圃以至曬麥之場、水磨醬醋之房、旋繞於外。及
太宗時、乃增倉囷以食妻子、乃拓號舍以息疾病。迄今四周延袤十里、燈火相輝、規制之備、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嘗聞也。及
世宗時、又以啓聖祠夾立於廟學後左右之中、敬一亭並立於彝倫堂六堂之後、盡倫盡制、蔑以加矣。若夫天下府、州、縣、衛儒學之制、或倣監制而爲之、或以明倫堂東西齋建於聖廟之後、或以啓聖祠敬一亭立於聖廟之左、不能盡如國子監之規制者、則因地勢之廣狹而爲之、然大約亦相類也。

歷代太學祀典（附府州縣衛學）

西漢世宗武帝建元元年以後、（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建太學、置博士、使天下知尊孔氏、從董仲舒之言也。

○謹按、尹起莘曰：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武帝繼之、傑然有志。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及如魯而還、（音旋）親視太學。

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祀周公孔子之位、以大。是年、詔郡縣皆致祀聖師。（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也。）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正始五年、講尚書通、（尚與上通、謂書經乃上古之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正始七年、講禮記通、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如正始禮。

東晉中宗元帝司馬睿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東晉顯宗成帝司馬衍咸康元年、帝以講經、親釋奠。

東晉孝宗穆帝司馬珊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太學。

東晉烈宗孝武帝司馬濯寧泰三年、帝釋奠于中堂、以顏子配享。

泰符堅祀先聖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

南宋太祖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二年、採晉故事、裴松之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架也之樂。祭畢、上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在。

○謹按、文獻通考曰、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懸、鏄磬、備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架也。軒架、諸侯之制、三面懸、去仲呂、蕤賓、林鐘、缺其一面、如軒車之有藩、故謂之軒架也。判架只東西兩面懸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鐘、大呂、應鐘也。

南宋北齊用軒架、唐時用宮架、宋時用判架。

後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于先聖先師。

元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三年、立先師廟於京師。泰和十六年、脩堯、舜、禹、周、孔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唯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

元魏肅宗孝明帝元詡正光二年、幸國子學、親祀、講孝經、以顏子配。

南齊世祖武帝蕭賾永明三年、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六月、以淮南皆爲魏境、孔廟隔絕、謂門里之孔廟隔絕也。初立孔子廟於江左。

○劉友益曰、綱目書初立何、記始也。宋嘗脩曾孔子廟矣、至梁主始創立於江左、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發明曰、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見前此未嘗立也。

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請太子著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縣、合昇殿者皆服朱衣。

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北齊之制、天子講書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於孔顏。

陳高祖宣帝陳頊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陳後主陳叔寶至德三年、釋奠于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周靜帝宇文闡大象二年、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隋高祖文帝楊堅代陳而有天下。隋制、國子學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釋。

○按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別祀周公。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叡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流風無斁惟兹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脩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其廟周公南面坐孔子西面坐。

○按自晉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言廟然不知創立辟雍孔廟始於何君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孔各自爲廟非共一廟也。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親釋奠於先聖周公先師孔子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尹起莘曰國子學乃諸生講肄之所前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爲以詣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此其爲禮固非他臨幸之比是以書詣也況幸學之說出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之高祖開創之先首能舉行是禮亦足以見崇尚之意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子安得不喜誠而樂道之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四年詔天下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按前此雖有廟不過立於闕里與國學耳至此始有令天下州縣立廟之文。

○按文獻通考曰古者入學則釋奠於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祀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考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陽氏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圮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祀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奠祀百神之以驚動禍福炫耀愚俗爲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學校不脩果何益哉若唐之貞觀間則學與廟而俱興可謂盛矣。

貞觀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帝詣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孔子先師顏子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爲亞獻光州刺史趙弘

智攡司業爲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國子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其官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仍脩附於禮，令爲永式。

○按，此後世國天子遣官釋奠之始。前此釋奠學官，自爲祭主，直書姓名也。至是始有皇帝謹遣之文。

○按，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而褒崇先聖之典，不一而足，可謂拳拳然加意吾道者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傳祚之遠，幾於三百，夫豈偶爾之故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詔宣父廟祭用宣和之樂，樂章國子博士范頵撰也。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釋奠于太學。永隆二年，皇太子親行釋奠。開曜元年，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唐中宗景隆二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國學。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唐玄宗開元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冑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瑛獻訖，褚無量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群臣、諸生以差賜帛。

開元年間，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祭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春秋釋奠則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姓名）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享。（此文乃大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太子亦跪。）又祭文：○太師持版進於先師顏子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脩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開元七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醢。

○按，唐憲宗時，劉禹錫謂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音璧）雍、頖（音泮）宮，非及天下。今春秋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正觀中，詔脩孔子廟兖州。後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相，不學，使王敬宗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凡天下州縣歲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籍其資，使增學校。

夫禹錫此奏，請罷天下州縣之牲牢，則非也。蓋立廟於天下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孔子也。使天下之知有孔子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吾道也。吾道明，則天下治矣。天下治，則國家之費出有經，而財用自裕矣。昔者唐之太宗有見於此，所以天下咸有事於孔廟，而不惜乎一祭之費也。禹錫之見，何獨不及此乎。矧唐憲之時，天下之冗費其不節者亦多矣，何獨於祀孔子之禮而欲儉之哉。

開元十三年，令天下州縣立廟祀孔子。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之時，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開元二十八年，又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仲秋上戊祭之，祭典與文宣比。

〇按此後世稱孔子爲文廟，太公爲武廟之始。⑩

〇按：謹唐德宗貞元四年李紓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⑪，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勳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爲敬祭。嚴涗反、于尚等議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請有去武成王號⑫，復爲太公廟。陸淳等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請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磻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夫此群議甚協輿情，故至今從之。

唐代宗永泰二年八月，脩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及祭軍官、六軍將軍皆就觀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之後，文武二舞、宮縣之樂皆不能具，至是乃奏宮縣於論堂。

代宗大曆元年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子弟皆服朱紫。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國學，學官升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後於每年春秋釋奠，祝板書御名訖，北面而揖。

貞元九年，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若上丁釋奠與親饗太廟、大祠同日，即用仲丁。其貢舉人謁先師，請別擇日。帝從之。

〇按此令貢舉人謁孔廟之始。

唐宣宗置右宮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內有孔子內殿。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聖賢像，自爲

孔顔賛書于座端。二月又臨學。四年四月又臨學。

○問德恭曰、宋主視學、見於得國之初。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分注備載美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宋太宗淳化元年、幸國子監奠謁先聖。端拱元年、臨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臨國子監行禮、召孫奭講堯典説命。

宋眞宗咸平二年、幸國學奠謁先聖。

大中祥符七年、用王旦言、先天節禮畢、詣孔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以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舘雕印、頒行諸路。

宋仁宗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閲七十二賢賛、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孔子廟。慶曆四年夏四月、以錫慶院作大學講殿所備、五月帝謁孔子、有司言、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

景祐元年⑬、詔釋奠用登歌。

○按陳暘樂書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終之、遂發咏焉。登歌清朝、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之於天下、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顔回、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架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宮架則過矣。聖宋春秋上丁釋奠于東序、上戊釋奠于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宋哲宗元祐六年冬十月、帝臨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端化殿、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乃還。

○丘濬曰、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材、以爲世道之故、非

但以爲觀美而已。而或者乃欲望爵祿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爲懼、賴主上之寵臨、以光賁我學官、崇重乎斯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爲有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有功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大學、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厲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鋟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宋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明言、考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按、此子思從祀之始。

宣和四年三月初二日、車駕幸大學、奠謁。

政和二年、大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

四年三月、幸大學、祗謁先聖、上駕於大成門外、步趨而入、升自東階、跪足上香、執爵三祭、再拜而退。退御敦化堂、三公宰輔以下坐、講賜茶、命高閌講易泰卦、須詔示樂育之意。幸養正、持志二齋、覽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始命駕言還。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貌像、翼翼欽慕、恭覽唐明皇及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文、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併刻石于太學。

紹興十一年二月、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先是、十年十一月、金主立孔子廟于上京。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如紹興之儀。又命刻幸學詔書。

宋光宗紹熙四年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宋理宗淳祐元年、幸大學、躬謁先聖、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景定二年正月、手詔皇太子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敢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孔子。

宋度宗咸淳三年、行釋奠禮于孔廟。

元世祖奇渥溫氏忽必烈於中統二年六月（乃宋度宗景定二年也。）詔、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令洒掃脩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管工匠並不得於其中營造。凡有官院亦不得令諸人搔擾。使臣安下、違者治罪。

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爲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孝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今祭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乎。自今以往、擬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襴衫、戴唐巾、行釋菜之禮。

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世宗大定十四年、詔依禮官議、釋奠先聖、依唐開元禮、合行祭器禮科、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元成宗大德四年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至大德十年正月、營國子學於文宣之廟西偏。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始建立之、從左丞相哈剌哈孫之請也。是年八月、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元武宗至大二年正月、集賢院奏言、須釋奠孔夫子之儀、三獻樂章、頒於天下、定制春秋二丁用太牢。

元順帝至正七年三月、臨國子學。

○按周德恭曰、順帝每事驕奢、不恤國政、而獨於臨太學之事、差近人情。此由其人欲雖多、而天理間有萌動之機爾。

大明聖朝大學祀典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親祀孔子于國子學。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中三皇、孔子等祀、則天子遣官致祭。故是年令仲春秋上丁、傳制遣官祭先師于國學、丞相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

洪武二年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立學、每學皆有孔廟。

洪武三年十一月、令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洪武四年禮成、大學正位、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一、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籩豆簠簋悉代以甆器、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

○謹按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

蝕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
至元未之有改、至我
聖祖始正之云。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于國學孔廟。
洪武五年、作文廟成、（此文廟基址在今南京應天府儒學及貢院處。）命官以大牢祀、
上遂視學釋菜。
洪武五年八月、始詔天下司、（布政司、按察司、宣諭司。）府、州、縣、衛學通祀
孔子、欽頒釋奠儀與祀孔子樂章、祭文。（樂章祭文詳見儀注。）禮三獻、樂
三奏、舞用六佾。
○謹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
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所以報其垂教之功耳。唐玄宗開
元十九年、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
孔子禮。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雖堯、舜、文、武猶不
得而賢之也、况於太公乎。洪惟我
朝於歷代帝王當時功臣皆不偏祀之、而通天下以祀之者、惟
吾孔子、其隆師尊道、可謂至矣。信乎、
大聖人之所作為氣象自是其迥異也、豈唐玄宗諸君之所能
及哉。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謹按、上丁致祭於夫子者、常禮也。然日食、天變之大者、天
子於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示人君之克謹天戒也。我
聖祖於上丁日食、即詔更釋奠之期、可謂敬天之至、而得聖人
春秋之意矣。此所以協氣薰蒸於宇宙、雖有災咎之象、而無
其應也歟。
洪武十四年五月、改建南京國子監成。（今監在雞鳴山寺十王廟之左。）帝先
祀孔子以大牢、而後視學、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先是四月、
詔監學通祀孔子。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
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
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
以褻。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
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
用古之器數、不乖戾而不和、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
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
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
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勑每月朔、國子監祭酒以下行釋菜禮。先期、太
常寺送豕、脯等物、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之府學、令州縣學有司

如府學式制造以祀孔子。
洪武舊制循唐開元二十七年以來之禮尊孔子於南面顏、曾思孟之配享十哲及兩廡之從祀俱左右分列而東西相向。
○謹按宋元以顏曾思孟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皆左右列而姚燧謂顏曾四子並南面者則金人之制也。夫金人北方廟像之制以四子與孔子並列則師弟子之禮泯滅無存矣。熊禾又謂宋時以前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未分左右。今制則以四子與十哲兩廡皆左右分列東西相向、獨吾夫子巍巍在上宛然當時顏淵子路閔子侍側之氣象、其示人以師弟之分禮讓之節者何昭明矣哉。
洪武舊制凡祭貢聖廟用蘋香秉炬。
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三月丁巳祀先師視太學。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八月即位之初遣官釋奠先師。
永樂四年三月朔日辛卯親視太學服皮弁舍菜行四拜禮。
先是將視太學二月朔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寧過厚、必服皮弁、釋菜行四拜禮。遂先謁先師後視太學授經祭酒胡儼及司業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嘉問勉飭圜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又勅群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
○謹按後世尊君大甚於是有以孔子為周之陪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嗚呼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於周也。况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乎。雖以宋之賢君、亦止於再拜耳猶未聞以四拜之拜君親者而拜其師也。尊師重道夐絕前古其唯我　明矣哉。
○謹按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我
太宗皮弁之服真能復古禮矣。
英宗睿皇帝正統九年春新建北京太學成。三月上臨幸祗謁

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大學循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後入閣上
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大學、彦創新者莫
多於佛寺、梁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
一佛寺之費。論及時循舉、以致發賢及民之效。從之。○先是、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産者、以所産代。
景皇帝景泰二年、上幸大學、特召孔顔孟三氏子孫觀禮。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三月、視大學、行釋奠先師禮。
○謹按朱熹曰、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
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幣。我
太宗躬詣先師、行釋菜禮、至
憲宗則行釋奠、何若是其不同乎。伏覩
太祖因禮部定奏天子親祀與遣官致祭之儀、嘗諭之曰、凡祭
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
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也
力所致耳⑯。由是言之、則釋奠、釋菜、惟在於致力之何如、而不
在於物之豐與嗇也。我
祖宗之承祀也、尊醪俎饌、皆供之於耕耤、而頒之於太常、其交
於神明者、信得其道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斯之謂
與。
成化十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自十三年春起、贈⑰六佾舞

爲八佾、加籩豆各爲十二。先是、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爲神聖廣運帝、加服衮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
者干羽舞于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
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輕議。惟佾數居
下、宜令大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
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籩豆、佾舞、從洪謨言。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釋奠先師、用太牢、加幣、改分
獻爲分奠、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視學、遣官詣闕里、取襲封衍聖公孔聞
韶等三氏子孫赴京觀禮。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謁孔子廟、遂視大學。至嘉靖九年十一
月、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説、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
至聖先師孔子、四配乃元人所稱爲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
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
公侯伯等封爵。又從璁引程敏政之説、別立祠以祀叔梁紇。
至嘉靖十年、以改稱先師之故、乃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帛、
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舞六佾。配、從祀賢
儒及后聖祠、分奠用酒脯。車駕遂重幸京師大學、仍行南京

與闕里遣祭焉。其文曰、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某月朔某日、
皇帝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
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　先師、列聖相繼、奉
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
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　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
文典冊具在。予惟寡昧之人、近仰遵　祖憲、去胡元褻慢之
偶像如　祖制崇禮之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
祖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穎　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
贊之也。爰擇令辰、南京則云、特令南京禮部堂上官。奉安
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此。惟　先師鑒知、求依陟降、尤
運　神化、敎我君民、俾予性理番開、而無負　皇天付託之
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負　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
望焉。先師鑒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
子配。尚　饗。
○謹按禮王制曰、王親視學。夫學謂之視者、古制也。蓋古之
帝王、自爲世子時、則齒讓於學、及爲天子時、則樂育於學。故
靈臺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有聲之詩曰、鎬京辟雍、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文王武王之視學也。自漢以
來、則天子之涖學、或即位而一舉、或繼世而僅見、涖有常期、
不謂之視、而謂之幸矣。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膺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重臨太學、祗謁先師、不
數年間、而兩親視焉、誠所謂曠古之盛典也。天下臣民何幸
於　今日、而復覩乎文武成周之古制與。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歲　月、謁奠先師、遂視太學、命儒
臣進講經書。
○謹按洪武元年春正月、將告祀南郊、
太祖戒勅百官執事曰、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
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
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
少忽矣。夫天與孔子之道一也、事天即所以事孔子、事孔子
即所以事天也。對越在天者惟在於一誠、則謁奠孔子者、其
可以不誠乎。自漢以來、如唐玄宗非不謁孔子也、因泰山之
封而始幸其宅。宋真宗非不謁孔子也、因天書之故而始奠
於廟。故先臣張時恭曰、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
之不幸也。噫、二宗之矯誣上天、不必論矣。宋之孝宗、中興守
文之主也、淳熙四年、即位已十五年矣、始謁孔子而臨大學、
其出於誠邪。我　國朝
列聖以來、暨我
穆宗皇帝、皆於改元之初、即首謁孔子焉。是一念之誠敬、有以

動天地而格聖賢脗合於
皇祖之遺訓矣。視彼前代之人主果孰得而孰失哉。
皇上萬曆四年丙子歲八月初二日謁先師視學以雨甚撤
講命孔顏孟三氏子孫至太學觀禮賞賚優渥。
仁聖皇太后曰自今風調雨順矣。一時士庶咸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天施地生均沾化雨矣。

歷代表章聖經

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書法云予之也。予其除秦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董仲
舒因上親策問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經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
奏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之。上可其奏。
○丘濬曰武帝即位之初即得董仲舒之真儒仲舒首以是
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
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
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
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續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
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書法云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
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上親稱制臨
決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
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

○書法云、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是年與建初四年。
漢成帝綏和二年、詔劉歆（又名秀）與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曰輯畧、曰六藝畧、曰諸子畧、曰詩賦畧、曰兵書畧、曰術數畧、曰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禮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六經也）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胡氏曰、法家膠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則脩六藝者爲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
河平三年八月、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漢章帝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廣平王劉羨皆與焉。
○劉友益曰、宣帝之後、甘露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尊經也。
漢靈帝熹平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故曰石經。）議郎蔡邕以經籍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命邕爲古文、（孔子壁中書也。）篆、（篆有大篆、小篆也。）隸、（隸書主於徒隸、從簡易也。）三體書之、刻石立於洛陽城之南堂前太學門外。（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於是後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觀視摹寫者塡塞街陌。
○書法云、嘉尊經也。自是補遷遷成綱目、必書之。
魏主髦幸大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晉武帝泰始三年秋九月、禁星氣讖緯之學。
○書法云、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秦符堅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書法云、自晉初書禁星氣讖緯之學、於是復書禁老莊、圖讖。符氏可謂知所尚矣。然終以讖誤、何哉。
終綱目書禁圖讖四、禁老莊則一而已。
晉安帝時、魏拓拔珪元興二年、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發明云、魏於是乎漸進矣。晉爲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徒、不脩孔廟。拓拔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

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貴在中國。

南北朝時、魏主宏太和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二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太和十九年、禁胡語、求遺書。

○書法云、求遺書、自漢成河平三年一書之、至是五百餘年然後復見書、嘉之也。

○發明云、魏本胡人、而能改其胡俗、後世乃有中國之人胡語胡服、若欲效其武勇者、可謂不知愧恥之甚矣。綱目前書魏禁胡服、此書魏禁胡語、皆予之之辭也。嗚呼、用夏變夷臣於魏文見之。

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廩餼。其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書法云、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歷宋、齊未有書者、至是復書、嘉尊經也。梁政於是益有可書者。終綱目、書置五經博士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撰樂社義、尚書大義、毛詩、春秋問答、周易、中庸、孝經正言。

南北朝時、周主贇建德三年甲午夏五月、廢佛道教、毀淫祠。又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書法云、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然不數年後、而自稱天元之帝、興道佛之像。豈立國之時彷彿聖教、以要一時之衆哉。

隋開皇三年三月、詔求遺書。從秘書監牛弘請也。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置弘文館於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蔡允恭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後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詣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一千餘間、增廣生員三千餘人。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又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之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書法云：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詔，高祖七年書詔國子監置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詔何謂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詔，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唐玄宗開元五年，詔訪逸書，選吏繕寫，凡四萬八千卷。

開元十九年，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以詩書賜吐蕃。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從胡廣之言也。

○書法云：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丘濬曰：後世雕印書籍始於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抄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功也。

○石林葉氏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已有之矣。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須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周太祖郭威廣順三年夏六月，周九經板成。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矣。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書法云：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録實也。石經、經板，綱目備書之。

顯德四年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書法云：周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君僅有此耳，故書予之。

宋太祖建隆二年，屢臨幸國子監，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乾德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周德恭發明云：興王之君，其謨謀擧措逈出人表，蓋由其

志在天下、志在斯民、而非晁錯徇偷以輸目前之安、于文王帛之是樂、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垂情古典、尤爲所難。綱目所書、數百年僅見一見、不亦美乎。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賜名崇文、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至端拱元年夏五月、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帝謂侍郎李至曰、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李至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詔數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賜獎、餘第卷帙之數、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六月、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習之所。

○發明云、是年六月、既決冗吏、是月又頒九經。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絶姦欺、九經既頒、則所以明聖道而敎實學、爲國之政、莫善於此。使真宗愼終如始、而不爲他岐所惑、則豈不爲令德之主邪。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按、仁宗置明經科、可謂敎尚經術矣。致使契丹聞風、亦新置國學、須五經傳疏、以養士、則其澤之所被、豈不遠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後御經筵講讀經史、謂曾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義、墨義、麄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進士。是年八月、帝命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

○張時泰廣義云、安石定科之法、最爲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焉、此所以爲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置春秋博士。元祐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王安石）經義字說、又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子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

○置春秋博士、固哲宗之盛典、高太后之賢明、而亦呂公著之所請議也。若呂公著、可謂有功於聖門矣。

宋高宗紹興八年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學士。首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先是、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左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紹興十三年秋、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宋孝宗淳熙十年、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譯易、書、論、孟、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也。金主曰、朕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金明昌　年、講求遺書。

宋理宗淳祐元年八月、求遺書。

○發明云、此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元主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廣義云、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冊也。元人此舉、深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于冊、美可知矣。

大明聖朝表章聖經

太祖高皇帝初建國號曰吳。吳三年丙午夏五月、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大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爲君者但知闢土開疆是榮、爲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

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逈出前古、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

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爲萬世法。又曰、我

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於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言、精義所萃、爲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膺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爲泰乎。

○丘濬曰、人君爲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

蹵比之使其至我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
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往
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爲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
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寳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爲、
自與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踐其祚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
其心而繼述其事乎。
太祖洪武年間、循舊制、翰林院專設典籍二員、以司國家所有之古
今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以司太學
所有之經籍及板本之屬。
○謹按丘濬曰、宋朝以文爲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
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
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
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
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文清
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皆不復置、官
惟於翰林、大學寘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
籍固有所職掌、幾於虛設。竊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
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
有者、蓋亦無多、其閒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
一有所疏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國家無事、正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爲治
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
而泯盡、豈不遺千古之永歎哉。臣請勅內閣儒臣、將南北兩
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兩京兩監各分貯一本、其
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勅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給與人
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之本監典籍
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疏失之虞
矣。
洪武三年五月、詔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
鄉試、辰戌丑未春會試、殿試。教人取士、以五經四書爲主、士
各專一經、兼治四書。學庸主朱氏章句、論孟主朱氏集註、易
主程朱傳義、書主蔡傳古註、詩主朱註、古疏、春秋主左氏、公
羊、穀梁、胡氏、張洽五傳、禮記主古註疏。
○謹按丘濬曰、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
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

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爲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仰惟我

太祖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故自

祖宗以來、所恃以爲求賢輔治之具、建功立業之本者、舉不外此、則其所以明六經之文、正六經之義、而行六經之道者、於斯爲至矣。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商確古今、評論文學、殆無虛日。

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幷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四書如舊、惟易經專宗朱子本義、書專宗蔡氏、詩專宗朱子集傳、春秋則專宗胡傳、禮記則專宗陳澔集說焉。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蘊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若[18]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先是、

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至是書成、故頒行中外。

〇丘濬曰、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爲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爲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行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命諸儒考正而會萃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於是人皆知如是則爲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爲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無此疆彼界之殊矣。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

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
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永樂五年十一月、大典成。先是、
上諭翰林臣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於是以姚廣孝、解縉總其事、以胡儼、楊溥等及儒士陳濟爲總裁、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儒老成有文學者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後以卷帙太繁、未及刊布。
○謹按、宋之史臣有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防範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曰、秦漢而下、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崇文之書爲部至於六千七百、爲卷至於七萬四千。自南渡之後、雖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故宋之不兢、或以爲文盛之弊、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仰惟
文皇之時、其君汲汲於道藝、其臣孳孳於經術。是以輯書之多、有非前代之所能及者。雖其卷帙浩繁、然譬之萬派歸海、而四瀆可分、繁星麗天、而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惜乎當時之因其繁而未及刊布也。刊布之方、曷若命下禮部、散於善梓之處、一省之中、各分千有餘本、刻成之後、各印數百餘冊、而獻之於
朝、俟總會類齊之日、然後布之於兩京、而分貯於各省焉、則古今之全書於是乎可睹、而我
文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初意、亦庶乎其不孤矣。天下多士、何幸如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每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

以上見二十一史、朱熹綱目、續通鑑綱目、丘濬續大學衍義補、樓緩皇明政要、陳建皇明通紀、鄭曉吾學編、薛應旂憲章録。

校記

①「林」上當脱一「孔」字。

②睿宗：當作「太宗」。按，天會爲金太宗年號。

③慕：當作「墓」。

④乾興：誤。宋乾興無四年。

⑤「大定」爲金世宗年號，作「金熙宗」誤。

⑥御製製：當衍一「製」字，或後一「製」字誤。

⑦皇統：誤。「皇統」爲金熙宗年號，而非「章宗」。下文「明昌」方爲章宗年號。

⑧四月：當作「四日」。

⑨十三日：此句紀日有誤。「戊午朔」，則「庚申」應爲初三日，若云「十三日」，則應爲「庚午」，而非「庚申」。

⑩按謹：當作「謹案」。

⑪太尉：當作「太牢」。

⑫有去：當作「削去」。

⑬「元」下當脱「年」字。

⑭元世宗：當作「金世宗」。按，「大定」爲金世宗年號。世宗朝議孔廟釋奠禮，見《金史》卷三五《禮志》。又，本條當移前併入金代君主内，不應屬入元代諸帝條。

⑮不乖戾：「不」字疑衍。

⑯也：當作「已」。

⑰贈：當作「增」。

⑱若：當作「苦」。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三

後學蔡復賞　編述

五經題辭

或謂秦人滅學、恐古之六籍親經孔子之所刪定者鮮有存焉、盍未詳考耳。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壁中。則此四經者、無一字不存也。出孔安國尚書序。秦人焚書時、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禁。出班固儒林傳。詩爲諷誦之書而不滅。出隋書經籍志。則此二經者、在秦固無恙也。唯禮書惡其妨害己之所爲、而爲秦煩滅、至漢初興、幸有石經出於淹中。魯之里名。儀禮五十六篇、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孔安國既得之於孔壁、而河間王又獻之於漢廷。劉定之曰、禮記全經凡百三十一篇、皆出於孔壁、漢藝文志所謂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之禮書也。漢初去周未遠、傳授必真、是禮經亦未盡亡也。但其篇章間有錯亂者耳。然則謂孔氏之所刪定後世鮮有存者、誤矣。蔡復賞題。

○昔人又云、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以今攷之、易與春秋首末俱存、隋書謂秦人焚書唯失易之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能記憶而傳之於漢、疑未必然。禮經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出朱熹。詩亡其六篇者、蓋爲笙詩元無其辭也。或謂書有百篇、亡其四十餘篇者、蓋以書皆蝌蚪古文也。古文廢之已久、人不能知。所知者、安國悉已校定、所不知者、安國上之官府。然則所亡之四十餘篇、其藏於官府者乎。是書亦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當時雖未廢錮、而今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昌黎公曰、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觀於此言、則知孔子六籍之所以傳遠矣。出馬端臨文獻通考。蔡復賞題。

易經題辭

昔伏（同安）羲始畫八卦，因重之爲六十四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初無文字也。（重卦，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有六十四，是伏羲已自畫了，不是文王重也。又曰：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蓋伏羲之易未嘗有辭，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理無不具，故曰先天。文王之易始有彖辭以推演其義，故曰後天。如孔子十翼十篇，程子謂孔子爲文王之易而作傳，皆是後天也。）歷代因之，畧有損益。夏易首艮，謂之連山。商易首坤，謂之歸藏。文王作彖卦，周公作爻象，謂之周易。三易始有文字。孔子刪述六經時，以連山歸藏考之於杞宋，而文獻無徵，校之於周易，而理不能過，乃裁而正之。是三易爲孔子之所脩正明矣。孰謂夏商二易未嘗正於夫子，而劉光伯等乃得連山於晉，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校正之邪。（出劉定之。）三易既正，八索以祛。於是乃作十翼，曰上彖、下彖，曰大象、小象，曰上繫、下繫，曰文言、說卦，曰序卦、雜卦，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出易經大全述旨。）吾夫子之所以輔翼易道者，無餘蘊矣。孰謂汲冢竹書別有陰陽二篇之說邪。（晉武帝時，汲郡人掘魏襄王冢，得竹簡，有周易之上下篇，與今不同，又有陰陽說，而無孔子彖象文言。）夫易雖更四聖也，至孔子十翼之作，而後其說始盡。世雖歷三古也，至孔子中古之末，而後其理大明。然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蔡復賞題。

易經衍義

夫天地不能作易而有易，有易者其是理也。作易者盡是理也。河圖不出，羲卦必畫；周易不作，孔易必成。蓋天地之精，不能不洩而爲圖；聖人之蘊，不能不發而爲言，其道一而已矣。是故乾、坎、艮、巽、震、離、坤、兌者，伏羲始畫之八卦也。十三卦中已有制器尚象，六十四卦已有横圖、圓圖，伏羲所因之重卦也。文王爲上彖、下彖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孔子從而釋其義焉，故通謂之彖也。周公爲大象、小象之辭，以明六爻之得失，孔子從而解其象焉，故通謂之象也。繫辭以統論全經之本體，文言以發揮乾坤之大義，序卦以定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明六十四卦之大道，說卦又以廣八卦之德業，十翼之義蓋如此。是故繫辭必出於孔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爲非者，特疑其子曰二字耳。殊不知孟子作七篇而有孟子曰，周子作易通而有周子曰，蓋立文之通例也。而謂孔子未嘗繫辭可乎。十翼各自爲卷，聖人之完經也。王弼以彖象而分附於卦爻之下，鄭玄以文言而增入於乾坤之中，於是學者始不見完經，而文辭貫穿之意何其闕然不屬乎。若夫篇分上下者，蓋以卦有乾者則居上篇也，卦有坤者則居下篇也。上經以乾坤爲首，而終於坎離者，蓋乾坤乃天地之道，而坎離成陰陽之質，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之始終也。下經以咸恒爲首，而終於既濟者，蓋咸恒乃夫

婦之道，而既濟則坎離之交，男女合而後有生育，此下經之始終也。是始終之卦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按上下篇文王孔子時已分。孔子以乾健爲馬，而周公取象於龍者，以其均爲純陽之物也。孔子以坤順爲牛，而文王取象於馬者，以其均爲行地之物也。是卦象之說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至若伏羲之畫、文王之辭若專於卜筮，而孔子之贊教人之法若專於言理者，蓋象數者固理之所由以寓也，卜筮者固理之所由以用也。理之與數本無二致，而又豈可以差殊觀哉。恭俟後賞者。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于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朱子周易序

易之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書易傳後曰、易之爲書、更三聖人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唯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决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孔聖全書古本周易上卷卷之三

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①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去聲）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貞。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音機）不如舍（音捨），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谷）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吐活反）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七具反）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敕紙反）之。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②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

執言、无咎。長（丁丈反）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坤下坎上

比、（毗志反）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無首、凶。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說叶活反）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上聲）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力專反）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音機）望、君子征凶。

巽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直結反）人、亨。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波我反）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山革反）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音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九三、无平不陂（彼偽反）、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坤下乾上

否（備鄙反）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初九、同人於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平聲）咷（述力反、旅卦同）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程傳如字、本義讀作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步郎反）、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五九③、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旨見大有卦、升卦同）于西山。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息薦反）甲三日、後（胡豆反）甲三日。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音智）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 坤下巽上
觀（官喚反）、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初九、屨校（音教）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音昔）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音干）胏（緇美反）、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何可反）校滅耳、凶。

䷕
賁（彼僞反）、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賁其趾、舍（音捨）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白波反）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音殘、在千反）、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芳福反、又作覆、象同）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側其反畬、音餘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災、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厲利已。夷止反九二、輿説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讀爲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古毒反元吉。六五、豶符云反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音捨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乃教反利有攸往、亨。初六、藉在夜反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徒稽反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徒坎陵原二反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針甚反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④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許六反牝牛、吉。初九、履錯七各反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徒河反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下經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七具反女吉。初六、咸其拇。茂后反六二、咸其腓、房非反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音容反又音童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武杯反又音每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

賁之勝（音升）說（傳如字，本義吐活反）。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許六反）臣妾，吉。九四，好（呼報反）遯，君子吉，小人否（傳音鄙，本義方有反）。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音石）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⑤，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呼落反），悔厲吉。婦子嘻嘻（喜悲反，彖同），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更白反，彖同）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 兌下離上

睽（苦圭反），小事吉。初九，悔亡，喪（息浪反）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昌逝反），其人天且劓（魚器反），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吐活反）之⑥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 坎下震上

解（音蟹，彖傳、大象並同），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佳買反，象同）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音蟹，象同），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食亦反）隼（荀尹反）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初九，已事遄（市專反）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⑦凶，弗損益之。六三，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夬古快反。號傳去聲。九三爻同。本義戶羔反、爻內並同。）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九二、惕號、（莫音暮）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求龜反）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餘反。姤卦同。）九五、莧陸夬夬、（莧閑辨反、又胡練反。）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 巽下乾上

姤、（古豆反）女壯、勿用取女。（取七喻反）初六、繫于金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蹢直益反。躅直錄反。）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假更白反。豐渙卦辭並同。）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戶羔反）一握為笑、（烏學反）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略反）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齎音咨、又將啼反。洟音夷。）无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無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徒敦反）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紱音弗）利用亨祀、（亨讀作享）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二、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說音悅）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藟力軌反）于臲卼、（臲五結反。卼五骨反。）曰動悔有悔、征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去聲）无得、往來井井、汔（許訖反）至、亦未繘井、（繘音橘）羸（律悲反）其瓶、凶。初六、井泥（乃計反）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食

反)鮒(音附)甕敝漏。九三、井渫(息列反)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側舊反)无咎。九五、井洌(音烈)寒泉食。上六、井收(詩救反)勿幕、有孚元吉。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初九、鞏(九勇反)用黃牛之革。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利⑨。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初六、鼎顛趾、利出否(音鄙)、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塞悉則反)九四、鼎折(之舌反)足、覆公餗(送鹿反)、其形(一作刑)渥(音屋、一作剭)、凶。六五、鼎黃耳金鉉(玄典反)、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許逆反)、笑言啞啞(烏客反)、震驚百里、不喪(息浪反、卦內並同)匕鬯。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⑩。九四、震遂泥(乃計反)。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桑落反)、視矍矍(俱傳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引眞反)、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苦旦反)、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若圭反)羊无血、无攸利。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庚白反)之、勿憂、宜日中。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作昧、亾大反)、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

无人（闃苦鵑反）三歲不覿、凶。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息浪反、象同）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食亦反）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西薦反）庚三日、後（胡豆反）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音几）、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起呂反）逖出、无咎。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胡臥反）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亡池反）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音機）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息浪反）其茀（方弗反）、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傳魚訖反本義許訖反)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孔聖易彖

古本以上彖爲一卷、下彖爲一卷、今合爲一卷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去声六二象同)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往況反)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志又何咎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音悅)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丁丈反)、小人道消也。

彖曰、比之匪人⑮、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時掌反)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⑯、人道惡(烏路反)盈而好(呼報反)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法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下、遐嫁反)動而說(音悅)、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彖曰、臨、剛侵而長(丁丈反)、說(音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如字、下觀天、大象觀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時掌反)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⑰。文明以正⑱、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丁丈反)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外⑲、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音悅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彖曰：習坎，重直龍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直龍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音悅，男下遐嫁反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丁丈反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乃旦反，下同。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蹇，難也。難乃旦反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音智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時掌反）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始豉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音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丁丈反）乃終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音悅）、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非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彖曰、困、剛揜（本作掩、於檢反）也。險以說（音悅）、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時掌反）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音悅）、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去聲）。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普庚反）飪（入甚反）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時掌反）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正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

乎鬼神乎。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兑説（音悦下同）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西薦反又如字）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乃旦反）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如字又時掌反）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音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孔聖易象

古本以大象爲一卷、小象爲一卷、今合爲一卷云。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音智)光大也。括囊无咎、愼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式豉反)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下孟反、六三象同)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于萬反)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象曰、雲上(時掌反)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音洛)。○需于郊、不犯難(去聲)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以善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都浪反、後放此)位、未大失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許六反)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去聲)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音捨)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息亮反)天地之宜、以左(音佐)右(音佑)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富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音避)難(去聲)、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以豉反)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蒲侯反)多益寡、稱(尺證反)物平施(始豉反)。○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國邑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音捨)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去聲)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悉井反)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利貞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象曰、上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如字又音志前言往行、下孟反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始豉反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象曰、水洊在薦反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下孟反習教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履錯之敬、以辟音避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音麗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袁萬反小人、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下孟反）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音避）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佳買反）悖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始豉反）祿及下、居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袁萬反）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音捨）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象曰、澤上（時掌反）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終有慶也。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器、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象曰、木上（如字）有水、井、君子以勞（力報反）民勸相。（息亮反）○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音捨）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象曰、洊（在荐反）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力智反）羣醜也。孕婦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之舌反）獄致形。○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大[3]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機、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夫、遠袁萬反害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下孟反○不出戶庭、知通塞悉則反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時掌反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下孟反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蒲拜反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以中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傳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于包羲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者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以豉反)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音洛)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以豉反)。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〇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于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武周繫辭、而有望于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音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音洛)天知(如字)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音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如字故君子之道鮮息淺反矣。

雲峰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夫音扶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上同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上同坤、其靜也翕虛級反、其動也闢婢亦反、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音扶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音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丁亂反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烏路反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胡臥反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音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下孟反發乎邇、見賢遍反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自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丁管反）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音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丘建安曰、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孔子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雲峰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時設反）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紀宜反）于扐（郎得反）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

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象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音基)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之間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丁丈反)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下孟反)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許兩反古文嚮字。)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音預下同)於此。參(七南反)伍以變錯(七各反)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音機)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音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莫報反)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丁亂反)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音智下知以叡知並同)。六爻之義易(音亦)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音預)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音扶)。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賢遍反)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音泰)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音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吐南反)賾索(色白反)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賢遍反)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

凶、所以斷(丁亂反)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音机)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下孟反)。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直龍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七樹反)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官奐反)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音扶)一者也。夫乾、確(苦角反)然示人易(以豉反)矣。夫坤、隤(大回反)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音象)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賢遍反)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于況反)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音古)、以佃(音田)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陟角反)木爲耜(音似)、揉木爲耒(力對反)、耒耨(奴豆反)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口姑反)木爲舟、剡(以冉反)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直龍反)門擊柝(他洛反)、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下緩反)木爲杵(昌呂反)、掘(其月反)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於旣反]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下孟反]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于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音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紆縛反]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下、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未③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入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食亦反]隼[恤允反]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古活反]、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羌呂反]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河可反]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音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仙善反]不及矣。易曰、鼎折[之舌反]足、覆公餗[音速]、其形渥[於角反]、凶。言不勝[音升]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賢遍反]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顔氏之子、其治③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扶又反]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音因)縕(紆云反)、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以豉反)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章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爲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仕勉反)、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音扶)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幽。開而(而字亦疑有誤)當(去聲)名、辨物正言、斷(丁亂反)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丁仲反)、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下孟反)、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以豉反)、益長(丁丈反)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尺證反)而隱。履以和行(下孟反)、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袁萬反)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袁萬反)、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時掌反)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葵癸反)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一遙反、下同)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以豉反)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音扶)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音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如字、又一遙反、下同)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音升)邪。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都浪反)、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以豉反）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有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誠齋楊氏曰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没天下之公文王无遇于紂而有遇于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盛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下孟反）恒易（以豉反）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莊呂反）能說（音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音預）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烏路反）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爲夫子只是櫽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于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傅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于經不盡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音尸）參（七南反）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音石）八卦相錯數（色主反）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況晚反）之艮以止之兌以說（音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音悅後同）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乃飽反）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呼但反）乎火、說（音悅）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以內反）、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右第八章。○雙湖胡氏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首、兌爲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色白反）而得男、故謂之長（丁丈反）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詩照反。下章同）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音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邦角反）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房甫反）、爲吝嗇（音色）、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音孚）、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音郎）竹、爲萑（音丸）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主樹反）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音煩）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如九反）、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紀力反）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以制反）。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音干）卦、爲鼈、爲蟹（戶買反）、爲蠃（力禾反）、爲蚌（步項反）、爲堅。其于木

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力火反〕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其廉反〕喙〔況廢反〕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力杜反〕爲妾爲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子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藴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藴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藴字甚分明序卦正是易之藴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藴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于无窮便是精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去声餘如字〕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乃旦反〕故受之以蹇蹇者難〔難同並〕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

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丁丈反)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音悅下同)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賢遍反)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賢遍反)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乃旦反)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起呂反)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時掌反)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丁丈反)小人道憂也。

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竊意彖、象、繫辭、說卦、雜卦專言象數、乃用易之括例、唯乾坤文言純以義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也。○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行下孟反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進齋徐氏曰、文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去聲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直吏反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臨川吳氏曰、夫子于文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釋象傳

至再以見彖爻之辭、義理无窮、蘊奧難盡。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爲行、⑩日可見之行去聲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音現、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平聲下同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音扶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悉薦反天而天弗違、後胡豆反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亾、知得而不知喪去聲。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殺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道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陰疑于陽必戰、爲于僞反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力智反其類也、故稱血焉。夫音扶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節齋蔡氏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十月之陽、特未成爻耳。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

附程傳朱子本義易經大全於後

乾卦　蛟峰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例、以四德釋之。○雙湖胡氏曰、彖傳乃孔子贊文王卦辭、然多發明已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于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只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某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孔氏之多。又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卽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爲首爲君、爲父爲金、爲玉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莫難明于象、象明則占煥、而辭變亦有不難通者矣。○傳曰、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卽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明。○雲峰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坤卦　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卽剛也。○傳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

屯卦　註云、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卽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利、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蓋方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也。

蒙卦　東萊呂氏曰、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姑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疑議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

所謂濟彖也。

訟卦　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本義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師卦　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比卦　傳曰、五居君位、處得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

小畜　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

○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胸中所蘊、不盡同于先聖之意、亦耶然可見矣。

同人　厚齋馮氏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卦、則以一陰爲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建安丘氏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善之、故言其无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謙卦　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

隨卦　建安丘氏曰、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哉。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賁卦　雲峰胡氏曰、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敎本尚儉之爲吉。

剝卦　雙湖胡氏曰、聖人旣于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于剝五爻

取至羣陰以受制於陽爲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陽之義每如此夫。

復卦　朱子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程子曰、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

无妄　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以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頤卦　西山眞氏曰、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

大過　董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遯卦　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世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大壯　隆山李氏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彖、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

晉卦　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于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惟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家人　馮氏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

有補世教爲多。程傳曰、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睽卦　誠齋楊氏曰、禹稷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隆山李氏曰、孔子于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于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誠齋楊氏曰、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無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睽疑亾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强。○雙湖胡氏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于未贊之先、及其贊易、只以一二字點掇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著、然其爲象固已備具于說卦中矣。

蹇卦　誠齋楊氏曰、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邪、蓋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

損卦　程傳、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則一作而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于過甚、則非也。

益卦　中溪張氏曰、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疾之義。此則遷則改、所以貴乎疾也。得善服膺弗不貳過、唯顔子得之。而聞善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夫子所以深憂之也。

夬卦　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個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爻雖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

姤卦　雲峰胡氏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

于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困卦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于陳，畏于匡，孟子毀於臧倉，身雖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

旅卦　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渙卦　雲峯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萃己之精神，以萃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彖言假廟，夫子于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于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盖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中孚　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爲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惟于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既濟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爲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所止之一字，即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盖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廢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校記

①拜：疑誤。

②主人：王弼注本作「丈人」，《子夏傳》作「大人」。

③五九：當作「九五」。

④冥：當作「寘」。

⑤夷夷：當衍一「夷」字。

⑥弧：當作「壺」。

⑦因：當作「凶」。

⑧无：當作「元」。

⑨利：當作「厲」。

⑩青：當作「眚」。

⑪午：當作「于」。

⑫曰：當作「四」。

⑬吉：當作「告」。

⑭志：當作「吉」。

⑮比：當作「否」。

⑯神講：當作「福謙」。

⑰「天文也」上脱「剛柔交錯」四字。

⑱正：當作「止」。

⑲外：當作「咎」。

⑳非：當作「以」。

㉑木：當作「水」。

㉒於：當作「終」。

㉓「道」上脱「地」字。

㉔貞：當作「恒」。

㉕富：當作「實」。

㉖國邑：當作「邑國」。

㉗生：當作「王」。

㉘利貞：當作「貞厲」，此乃《噬嗑》六五之爻辭。

㉙析：當作「折」。

㉚「對」下脱「時」字。

㉛災：當作「貞」。

㉜大光：當作「光大」。

㉝大：當作「其」。

㉞「快」下脱「也」字。

㉟夫：當作「血」。

㊱險：當作「儉」。

㊲「觀」下脱「象」字。

㊳下「未」字當作「或」。

㊴治：當作「殆」。

㊵「成」下脱「德」字。

㊶利：當作「貞」。

㊷扶陽抑陽：當作「扶陽抑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三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0
SS号=12315541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1-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325C68CE50822CF8D8F7722A8DAD9EB43FEC389C43DA673FD77CBD4B9395DD0EBC69AE95B063901F1B92A32E13AFC9A0E7CD6162271B6333839AE6A91CFD56C70A0559C7FE9A6EFA611326FDA63A7727CEA6771A60DE1527BE4F57A1&jid=/
PDG=